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新世說

易宗夔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精裝十七冊

定價：新台幣二千元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一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新
世
說

10/17/17

新世說自序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一書。託始漢魏。終止東晉。摭逸事。宏獎風流。雋旨名言。溢於楮墨。孝標作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意義。高似孫緯略。極推其典贍。紀曉嵐則謂其糾正義慶之紕繆。甚爲精核。所引諸書。紀載特詳。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不是過也。故淹雅碩彥。羣屐少年。皆喜讀而樂道之。後之作者。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繼之爲皇明世說。清初王丹麓則著今世說。李鄴嗣又著續世說。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臨川王之書。則有間。良以二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身親酬酢。掇其語言。而挹其丰采也。予生也晚。幼承先君子耕莘府君庭訓。又從舅氏李少疏先生游。涉獵

於藝林。卽酷嗜臨川王之書。以彼片語。隻辭。別具爐錘。自甘吻頰。非凡響所能及耳。長遊東瀛。歸爲議士。益廣交海內賢豪。習聞掌故。輒筆之於冊。以備遺忘。因思前清入主中原。亦越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其政俗之嬗變。朝野之得失。軼事遺聞。更僕難數。顧鐘虞雖移。簡冊猶秘。私家著述。充棟汗牛。豈無記載詳贍。可供參考者。欲求一斟酌羣言。足諧雅俗之作。戛戛乎難之。迨鼎革以後。當代執政。革命偉人。黨派紛拏。互相攻訐。民國記載。亦尠完書。國會散後。留滯燕京。端居多暇。爰不揆禱昧。倣臨川王世說新語體例。編輯一書。名曰新世說。內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上起前清初葉。下迄現今。本春秋三世之義。成野史一家之言。品必取其最高。語必取其最雋。行必取其最奇。重實事而屏虛譚。有臧貶

而無恩怨。使閱者流連往躅。雅趣橫生。或疑名賢生平。多嘉言懿行。詎藉此一言一事以傳。不知就此一言一事之微政。如頰上添毫。睛中點墨。但稽已往之陳跡。即可見近日名流逸韻之由來。更可爲他日論世知人之一助。至後之人得覩是書。或覆醬瓿。或亦如今人於臨川王之書。皆喜讀而樂道之。則惟付諸茫茫不可知之數而已。民國七年九月湘潭易宗夔蔚儒作於宣南寄廬。

新世說例言

一是書條目悉遵世說新語原編。惟原編祇分三卷。每卷析爲上下。茲依編輯之便。析爲八卷。

一是書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德行之。可入文學。則文學之。并非以一事概其生平。勿疑論列之不當。

一世說新語稱爲最多。或以官爵。或以地望。或以名字。是書於名賢。或字。或號。祇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省覽。

一是書於先賢稱某公。時賢稱某君。奸佞墨吏。則直斥其名。雖無筆削之權。微寓予奪之意。

一古人著作。如班之於馬。多全襲其辭。以後不可勝數。緣事跡未可憑虛以構。非故襲舊文也。衛正叔之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

出於己。某著此書。惟恐不出於人。可謂先獲我心矣。

一 是書持論務趨平允。近人所著清稗彙鈔。稱洪楊爲盜寇。列孫黃於會匪。固失之偏。而滿清稗史。清宮秘史之類。則又種族之見太深。詆毀之辭過當。茲編一爲廓清之。

一 編輯是書時。所資參攷書。不下百數十種。紀載之事。雖未能一一標明來歷。要皆具有本末。其言之繁冗而蕪雜者。悉翦裁而修飾之。俾歸於簡雅。

一 清代名儒分程朱陸王兩派。經學分漢學宋學兩派。古文分桐城派。非桐城派。詩分漢魏唐宋各派。分茅設蔭。入主出奴。是書則並蓄兼收。藉以覘一朝之風會。絕無門戶之見存焉。

一 每人於紀事之下。注載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見不贅。書有官

者注某某爵里見前。無官者注已見前。

一政事門間列前賢之武功。然祇以對外戰爭爲限。至國內戰爭。全不敢紀。以弭同胞殘殺之嫌。

一 是書本小說家言。以供談助。而德行方正。雅量箴規等篇。修身倫理。教員可爲參攷書。文學品藻。賞譽等篇。國文教員可爲參攷書。其全部又可爲歷史教員之參攷書。至政事爲官僚之圭臬。言語爲議員之南鍼。賢媛爲閨閣之良師。捷悟爲軍人之鴻寶。乃其餘事也。

一 王丹麓所著今世說。詳載清初之事。辭意雋永。妙並臨川。是書采錄數十則。意在宏暢宗風。非敢掠美。

一 昔人因文網嚴密。深自韜晦。往往談鬼說狐。妙託於寓言。詭諫

之列。或則歌功頌德。自附於奴顏婢膝之儔。茲編於怪誕離奇。幽冥果報之說。及帝后達官無謂之諛詞。概不採錄。

一當代名流。高僧閨秀。寄來事略及詩文。有爲時略後者。不及錄入。是編擬俟收輯稍多。再編續新世說一書。以餉閱者。

一孝標之注世說。旁徵博引。幾至二百餘種。京寓書籍無多。於名人履歷。多注未詳者。尙期海內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新世說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卷二

政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卷四

規箴

捷悟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卷五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卷六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卷七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卷八

忿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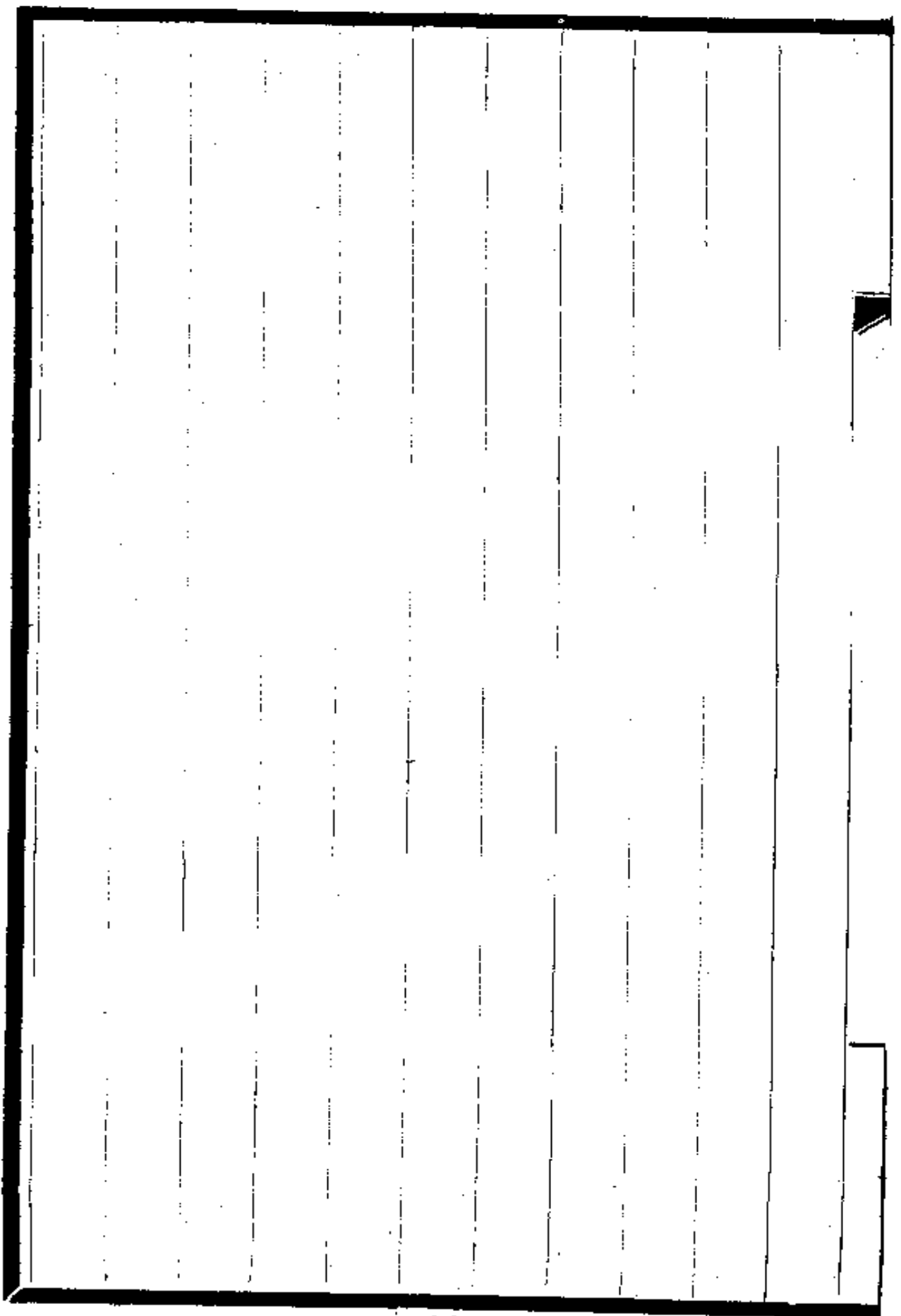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新世說卷一

易宗夔撰述

德行第一

孫鍾元少居京師。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砥以學行。居父母憂。率昆弟苦塊倚廬。六年如一日。學使者李蕃疏以純孝表其門。家故貧。嘗與鹿忠節論學。自晨至日昃。廩得豆麪作糜。怡然無不足之色。

孫名奇。逢直隸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既乃潛心濂洛諸儒之學。鼎革後。前後十一徵不起。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君。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遂移家築於夏峯。聚徒講學。公卿持使節過衛源。輒屏驕從。以一見先生為快。

李中孚純孝博學。晚歲名益高。中朝必欲致之。公臥稱疾篤。縣官昇其牀至省。大吏親勸於牀前。公絕粒六日。至欲自刎。迺得予假。

治疾歸而歎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爾。自是荆扉反鎖。不與人接。顧亭林至則款之。

李名顯。陝西整屋人。年十六。粗解文義。父從軍死。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稍長。以昌明聖學爲己任。縱覽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晚年篤守程朱。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自署爲二曲土室。病夫云。

黃太冲自言受學劉念臺時。頗喜相尙。以氣節迭經患難。漸造於深純。乃追恨爲過時之學。晚年固辭徵聘。徐元文學士延公子百家。纂修明史。公報以書。且諧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吾今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黃名宗。義一稱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以劾魏閹死。詔獄。公年十九入都。訟父冤。得雪。名滿天下。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晚歲乃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王薑齋於鼎革之後。席棘飴荼。發讜論。攻僉邪。既知事不可爲。退而著書。竄伏巖壑四十年。一歲數徙。故國之戚。生死不亡。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衡州。僚屬以勸進表相誣。諉公曰。亡國遺臣。所缺一死耳。今焉用此不祥之人。遂逃之山中。作被襖賦以示意。

王名夫之字而農。湖廣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下後經國變。築土室於衡陽之石船山。著書數百卷。學者稱爲船山先生。
陸稼書居父喪。屏除酒肉。不入內寢。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于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

陸名隴。其浙江平湖人。篤守程朱之學。其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以致功。

陸桴亭少時篤志聖賢。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奇之。曰。此子必以魁儒名世。甲申後。嘗上書南都。不見聽。尋參人義軍。爲當道所指。

目歸而鑿土十畝。築亭其中。閉關謝客。臥以讀書。風波既定。徒步至四明。哭錢忠介之墓。後應諸生之請。講學於東林。

陸名世儀江南太倉州人。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于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遵朱子遺法也。

施愚山官湖西參議。日與諸生講學。偶值會期。兩人具牒請質。公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末座。講兄弟宜相愛。且曰。某也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卽見鬪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尙有同氣。或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兩人忽相持痛哭。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儕小人。今遇大賢而不洗心者。尙得爲人乎。遂讓所爭產爲祀田。

施名閏。章江南宣城人。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徵君。壽民游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旋成進士官。

至湖西道參議政績甚多後應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

李明性以純孝稱其父春秋高日輒五六食公率婦子鷄鳴起盥漱問安每食雙手捧持之自奉糠粃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上塚號泣閱六年如一日學者私謚爲孝愨先生

李故明諸生直隸蠡縣人保定故多儒者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閭孝愨獨篤行卻講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其子剛主有重名於世

顏習齋之父戍遼東沒習齋貧無立錫地百計負其骸歸葬世以孝子目之

顏名元直隸博野人其學主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暇則習六藝講世務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者

范憲斗輔清世祖。統一華夏。殆如漢之蕭張。唐之房杜。宋之趙普。明之劉基。道德尤爲純厚。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一眚不掩者。悉奏請。湔擢。後皆稱職。於直臣善類。保全甚力。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汪汪如萬頃之陂。

范名文。程奉天。藩陽人。本宋文正仲淹後少穎敏。沈毅讀書通大義。杖策謁清太祖於撫順。偉其貌。詢其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當王師入關時。首定大計。勸進兵。詔救檄諭。皆出其手。終世祖朝。位元輔。經營草昧。勳勞最著。予諡文肅。

魏貞庵生平。篤孝友。交友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益喜獎掖。後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恩迹田夫野老。人不知爲舊相。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深省有所得。不輕以語人。

魏名裔。介直隸柏鄉人。生而穎悟。沈默寡言。笑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著書甚多。雖至顯宦。日夕讀書不輟。

魏環溪清節高風。爲清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剡必君子。嘗

言大臣之誼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

魏名象。樞山西蔚州人。其講學篤實純正。與孫夏峯李一

湯陸諸公遺書往復。文章樸直。如其為人。其以薦起也。庶

不足。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

幾何。曰。得一金已足。恆岳曰。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能任

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

顧用方是文端公之孫。篤於風義。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出

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若比肩事主。誼同昆弟。若眷雖生

弟在。兄何患為。躬為料簡湯藥。完顏氣息裁屬。猶戀戀呼八

聲。至身後事。一以任之。後有巡漕御史伊靈阿病垂死。歎曰。

公在。死何憂。公亦典衣物治喪。如送完顏。

顧名琮。顧儼之子。八代之孫。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

開算學館。公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後官東河總督。剛

新世說德行

宋右之河目海口。風度端疑。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侃侃獨據所見。屢邀特允。清軍之平滇黔蜀粵也。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旂下。驅之北行。公抗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離釜鑊。民咸德之。

宋名德宜。江南長洲人。以翰林院編修起家。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予諡文恪。

張敦復。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同官及後進。皆傾心相向。退食惟手一編。蒔花鼓琴。雜賓不敢至其門。其對族黨鄉鄰。下逮臧獲。胥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推爲鉅德長者。

張名英。江南桐城人。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經旬乏食。姚夫人搜得麪數斗。遂舉家食麪湯。其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許人過失。荐舉不使人知。故所居無赫赫名。官至大學士。

李晉卿篤信程朱。上窺羲文之祕。嘗謂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以能擇爲先。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採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

李名光。地福建安溪人。以康熙九年成進士。授編修。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公以蠟丸疏陳破賊機宜。受主知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門下。士揚名時。李紱陳鵬年。趙申喬。冉覲祖。蔡世遠。竝以德望重於時。他若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清初諸鉅公。稱善育才者。必以公爲首。

韓慕廬以文字受知於徐健菴。徐與某要人相構。罷歸田里。領書局洞庭山。踰年。江督傅臘塔承意興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陰自貳。甚或訟言攻之。冀自湔滌。韓公時在籍。獨昕夕造門。助其排纂一統志事。且爲別白於在事者。識者服公之高義。

韓名茨江南長洲人康熙十一年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先是鄉試時徐尚書乾學得公文於遺卷中擊節歎賞尋取巍科其文橫被六合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

徐蝶園剛介負氣不爲威怵中年後精研理學言貌溫溫若恐傷人者老彌篤學與方望溪共事蒙養齋頻頻就望溪考問經義江浦劉元培泰州陳次園交誼之謂徐公中朝耆德子抗顏爲師誨之如弟子可乎望溪曰吾以忠心答徐公實心耳君輩視徐公遂出孔道輔下乎

徐名元夢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起家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立朝侃侃中持黑白無所依附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荐達及薨予諡文定

張敬庵天性樸誠篤信程朱歷官二十餘年輕驕簡從不以眷隨日用菜蔬米麥尺布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家中運載之官治

閩多德政。巡撫蘇州。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後聞其以民舟運輸。仍卻不受。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偶遇災祲。請蠲請賑。廣設常平義社倉。所至好修建書院學舍。閩人肖公像祀於鼇峯。吳人建春風亭祀公。與于清端湯文正兩祠并峙。

張名伯行河南岩邑人舉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歸築精舍南郊縱觀諸子百家及讀小學近思錄乃恍然曰入聖門矣在是矣後任濟寧道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聖祖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官至禮部尚書予諡清恪

楊賓實以事獲罪留滇七年清苦絕塵日或斷炊士民爭餽蔬粟講學未少倦泊奉詔還朝五日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盡天合人之道。

楊名名時江蘇江陰人少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其太學訓諸生之辭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闇然爲己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遷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

新世說德行

六

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高宗時官至禮部尚書及薨予諡文定

應潛齋閱覽博物淡泊寧靜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益盡力著書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鹺歸偶遇諸途時方酷暑公著木棉衣蕉萃躑躅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一絲半粟然是芟芟者非自盜泉來也公謝曰笥中尙有絺綌昨偶感寒冀其汗耳竟還之

應名樞謙浙江仁和人少卽以斯道爲己任偕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最後交沈朗思尤稱莫逆平生嚴取與之節所居僅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恬如也

朱梅麓温然長者王阮亭最服其遣婢一事稱爲盛德

朱名之錫浙江義烏人官至兵部尚書河道總督王士禎池北偶談載其遣婢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惟娃子氣太

重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遺歸之意故自後竝無半語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僕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及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云

張硯齋性極孝友子姓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闐若無人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者以微詞相探因作闈中對月詩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同事慚而退其不惡而嚴多類此

張名廷玉江南桐城人文端公英仲子也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受知聖祖淳加優擢公以名相子回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台輔之望在政府時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魏遺稍貴重者輒峻卻之

福龍翰嚴氣正性懍不可犯迨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自言通籍數十年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脂韋至老猶存故我耳

直內廷時。與蔡文勤雷翠庭善。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吾心之師也。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或變色，事後薦剡，旋及之。既罷相，語翠庭曰：此位詎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耶。

公名福敏，姓富察氏，滿州鑲白旗人。以進士起家。高宗沖齡就傅，時久侍講帷，敷陳啓沃，晚好讀周易，觀彖辭曰：安溪若在，縱不納我，拜當亦稽首門外耳。

朱可亭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二膳，無故不殺生，性介而和，門生某餽以葠，公稱量既畢，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葠，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耶。自浙撫內召，瀕行，劾免二令，謂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後人劾之，罪將不測，今以不謹去，正所以全之也。

公名軾，江西高安人。起家進士官至大學士，與方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

爭爲市道交卽此
可示之以禮矣

方望溪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
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召
入者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尙不知也所著喪
禮或問祛掃人心昏蔽士夫感而服行者多居家客至必令子弟
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

方名苞江南桐城人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
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勸以孝弟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
滇中著滇游紀聞語多指斥朝廷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
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人以爲公也集序復列公名遂牽連被逮
下刑部獄李文貞力救之遂蒙恩宥以白衣
入直南書房後官禮部右侍郎著書甚多

李穆堂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
謂朱子道學問之功居多陸氏尊德性之見爲卓帝聽其言有中

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去

李名紱江西臨川人生有異稟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回翔九列無所附麗卒困於田文鏡幾死獄中押赴市曹刑部郎楊某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

錢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老蒼頭竊取以去稚子見之以竊取告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雞驚耳何云竊也戒勿洩蒼頭聞之感泣自陳公以好言慰之

錢贈公是香樹之父浙江嘉興人以子貴贈官

沈子大長身廣額白鬚偉然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

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幾焉。

沈名起元江蘇太倉州人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後官至光祿寺卿

尹元孚少孤貧母李太夫人以節著口授論語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原於三代皆苟道也事母尤篤孝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在官所措施每夕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跽而請罪非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妻子不得取尺布鎰金日用外多散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由是仁聲義聞播流海內。

尹名會一直隸博野人少受母教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自視恆慊然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

雷翠庭從蔡文勤游。其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生平學宗程朱。而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其出處張弛語默。按之無不合於道者。至小事皆可爲法。

雷名鉉。福建寧化人。少有志於聖賢。見蔡文勤所著學約。遂從之遊。嘗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所謂性善。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爲堯舜也。必待擴而充之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曰道心卽力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心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其說深入而顯出也。如此。

方問亭得子遲。撫浙時購一姬。將納之。夕見所攜詩冊。有相知名問之。其大父作也。公曰。吾少與其祖以詩相知。今乃納其女孫。可

乎。遂還其家。助資嫁之。

方名觀。承安徽桐城人。少時僑寓江寧清涼山寺。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後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官至浙江巡撫。後擢直隸總督。

梁階平性孝友。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葬祭盡禮。顛沛中不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謹。官侍郎時。以己官貶封焉。

梁名國。治浙江會稽人。生負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籍。乾隆十三年。以一甲一名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退食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

朱石君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撫安徽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留幣月。歸公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

朱名珪順天大興人公父受經於高安朱文端故公自十一歲
卽傳高安之學尤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
逝事麻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
寡嫂盡敬撫兄子如己子三黨故交靡不周恤故感人至深

鄭慕斯之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鄭將往尋而莫知所在問
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跡至滇南相見於
逆旅號泣懇俱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赴滇負遺骸歸葬
蒲伏萬餘里一笠一囊露宿草行屢瀕於危世人目爲純孝

鄭名文炳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於道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
要以洛閩爲歸初公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
死東昌太守程鯤化
嘉其孝行以女妻之

王偉人少從武功孫酉峯遊聞關閩正學及見陳文恭聞性命躬
行之說益以自信生平於浮屠老子法未嘗言及亦不加排斥有
語及者輒不對曰吾未曾習此

王名杰陝西韓城人。生而端凝。好學。乾隆辛巳。以第一人及第。公未第時。曾入陳文恭宏謀幕府。文恭名知人。稱公爲賢士。戴金溪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皆適來而適應之。自刑部尙書假歸武林。大府譙之。天雨。著屐往。終飲。羣官擁送。鼓吹啓戟門。呼公輿馬。公笑索繖。自執之。揚揚出門去。

戴名敦元浙江開化人。十歲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以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後官至刑部尙書。
汪瑟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自言生平不敢作刻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貪冒諂諛之習。有不忍爲守太夫人教也。

汪名廷。珍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

新世說德行

十二

莖而臥其
艱貞若此

趙笛樓少孤。從舅氏王春埜游。教以厲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
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聞儕輩中嘉言懿行。輒惕
然不自已。通籍後。致力尤勤。爲日記。至易簣乃已。

趙名慎軫。湖南武陵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
官至雲貴總督。公嘗顏其室曰省儉。年位愈進。功益密。好善嫉
惡。益真且嚴。昆明錢南園
器之曰。人英誠無愧也。

湯敦甫布被脫粟。性尤篤孝。蒸蒸爲孺子慕。當辛巳假歸時。公年
已逾五十。贈公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

湯名金釗。浙江蕭山人。生而端靖。寡言笑。家世服賈。公獨奮於
學。授編修。時徒步從朱文正珪游。請業督過。相爲師友。其爲學
不立門戶。不爭異同。
而以刻意勵行爲宗。

朱樸菴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勸。於外物無所動。爲童子時。歲

游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

益以古人期許之

朱名桂楨江蘇上元人舉鄉試後即度置舉子業究心古名臣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官至兩廣總督年七十有三薨於里第

陶雲汀虬髯山立洪音瓌辯絕類湘潭陳滄洲其清名德望亦幾

與滄洲相頡頏

陶名澍湖南安化人以進士起家官至兩江總督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遇事表裏如一用人必盡其所長

何仙槎家庭澹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黨後進環集聽教誨
躬躬如老儒諸子樸謹嗜學閩內皆布衣而壺殮款客論文誼古
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

何名凌漢湖南道州人年十六補諸生孤露貧苦益力於學夜不能具燈燭恆然松枝自照嘉慶十年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官

新世說

十三

至吏部尚書居恆莊敬刻厲無敢坐無疾趨獨步必斂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整齊正坐而後書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後予謚文安

林少穆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若洪鐘性尤孝友事
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甚約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

林名則徐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旋授編修究心經世之學雖居清祕於六曹事例因革用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勗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名曰親社云

杜芝農位望日崇益敬然不自滿假亦不好爲翹異平居敬慎所
莅事不煩擾而輒就理人望之如高山深林巨壑莫測其中之所
蘊蓄也

杜名受田山東濱州人生而篤謹敏學由天授起家詞林官至協辦大學士贈公致仕後就養京邸出入告面無少間家庭雍

穆於親舊間
情意尤款篤

江岷樵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同年生武岡曾如鑪暨湘鄉
鄧鶴齡陝西鄒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櫬
以歸

江名忠源湖南新寧人為諸生即究心經世學不屑屑章句新
寧地接廣西民搖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法以兵
法部勒子弟是為
湖南團練之始

羅羅山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而能躬行實踐賀制軍長
齡唐太常鑑皆重之

羅名澤南湖南湘鄉人十歲能文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燈把
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卒成名儒

曾滌生初入翰林即與大學士倭良峯太常寺卿唐鏡海徽寧道
何丹畦等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新世說德行

十三

曾名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成進士歷官至大學士兩江總督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經決事後頗採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

王璞山幼而純孝母夫人手生疽公吮之既塗藥血湧出公號泣籲天乞以身代數日痊可人以為孝感云

王名珍湖南湘鄉人二十四為諸生從羅羅山游羅山深器之

沈幼丹生平學在不欺凡事必求心之所安自言在廣信時已分萬無生理以故當存亡利害之交輒卓然有以自立

沈名葆植福建侯官人咸豐六年署廣信府洪楊之役幾及於難

何丹畦弱冠通籍所學以宋儒為宗柘城寶克勤著理學正宗一書辨析流派公為續之於朱陸異同辨之甚明又以己意增輯西山真氏大學衍義學者稱之

何名桂珍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成進士
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士類榮之

李春塢孝友性成居喪廬墓六年屏除酒肉篤嗜宋五子書
與新繁沈孟南同邑黃恕軒力闡洛閩之悒以斯道爲己任易簣
後學者私謚爲貞愨先生

李名光程湖南湘潭人父中山先生博學有潛德公幼受庭訓
故卓然有以自立流俗非笑之或呼爲李七聖人不顧也詩文
亦獨闢蹊徑往往多見道語

黎宋卿貌凝重居恆訥訥然沈毅持大體能堅忍勝人袁世凱帝
制自爲鑄金印大如斗封君爲武義親王君麾使者於門外

黎名元洪湖北黃陂人君習海軍清兩江總督南皮張之洞任
爲要塞司令官南皮雅號知人於海內英俊多所獎借顧尤奇
君曰是謹厚者終當斷大計不僮武略之長也南皮移督武昌
以君爲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辛亥八月鄂軍倡義於武

昌推君為鄂都督。民國成立，國會選舉君為副總統。民國四年，大總統袁世凱謀叛，民國稱帝，君以王爵君毅然拒之。世凱賄君左右以利害怵之，君曰：予自入軍籍，死生置之度外，焉知禍福。世凱死而君就職，為大總統海內翕然稱為東方華盛頓。蔡松坡為雲南都督，滇黔商民感其德澤，醵金為公鑄銅像。公計取其金賑恤兩省饑民，且婉謝之曰：君等鑄我像，享受榮名，在百年千年之後，若輩哀鴻，食此涓滴之賜，當可活命無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聞者賢之。

蔡名鏞，湖南寶慶人，十四補諸生，肄業於長沙時務學校，稍長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歸國。辛亥起義，君崛起為雲南都督，旋派唐繼堯為貴州都督。民國四年，君已卸都督任，留京師。袁世凱帝制自為，君以計脫險，仍赴雲南起義兵。蜀桂響應，君又迭敗袁軍於瀘敘間。世凱憤極而死，遂以再造民國。

黃克強沈默寡言，待人甚寬。袁死黎繼之時，僑居滬上，有同志患瘡死於逆旅，公出資為之營葬，而囊金不足，乃質衣以益之。始克成殮，咸頌其德弗衰。

黃名興湖南善化人性質篤實初就學於兩湖書院頗倡民族主義後遊日本與章太炎孫文胡漢民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諸子組織同盟會實行革命事業在鎮南及廣州起義事雖未成已褫滿人之魄辛亥九月赴鄂爲總司令官無何金陵克復組織臨時政府公被舉爲大元帥南北統一公爲南京留守癸丑之役公逆料袁氏之帝制自爲事敗往日本及美國遊歷袁死乃歸寓滬上一年而沒生平治己甚嚴喜讀會滌生詩文嘗語人曰曾某之志雖與我不同然治己功夫極嚴吾直宜奉以爲法云

宋漁父少孤而貧事母極孝服勤盡養先意承順後以革命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思母常號泣達旦

宋名教仁湖南桃源人十二歲喪父家貧學殖荒落然公能自刻苦好學深思故所學能究原委在日本與孫黃組織同盟會倡導革命主義民國成立爲農林總長以主張政黨內閣辭職組織國民黨政府益忌之民國二年被刺於滬上識者勸之

言語第二

顧亭林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

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顧名炎武江南崑山人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己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六謁思陵屢詔不起後卜居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且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便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著有日知錄及天下郡國利病等書

陳定生少用文學著聞最善金壇周禮部鏣貴池吳秀才應箕相與掀髯抵掌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治亂中朝士大夫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纏纏數千言可聽

陳名貞慧江蘇宜興人父于廷明進士官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言事忤周延儒削籍嘗從顧端文講學東林直聲動天下諸名士慕其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定生相親愛後又爲留都防亂揭攻訐阮大鍼幾罹於禍事既解廬少保公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尋卒

閻百詩在都門與汪荅文善汪著五服考異公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公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

閻名若璩山西太原人康熙十七年召試鴻博不第在都與汪編修琬交汪謂親在不宜言喪禮公力駁之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微乎公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咨嗟延公爲上賓

傅壽髦是青主之子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來訪青主壽髦夜伴客寢則與之

敘中州文獻滔滔作數百語。吏部或不能盡答也。

公名眉山山西陽曲人父青主以高節博學聞天下日者某吏部
郎來訪問郎君安在青主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青
主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青主令伴客寢
夜與客語客大異之詰朝謝青主曰吾甚慚於郎君

毛大可雄辯驚人而能佐之以經義一日與李檢討因篤飲於李
文定天馥宅論音韻之學徵引確當文定與檢討不覺拍掌歎服

毛名奇齡浙江蕭山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授檢討公
入都馮文毅溥辟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留公主其家李檢討
因篤一日來論音韻文定曰吾少讀箕子麥秀歌惡其無韻故
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押是則言敢請檢討未即對公曰禾黍
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好者尤二三聲也有
證乎曰有詩云無言不離無德不報請益曰易云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文定曰善檢討笑曰韻有四聲未聞三
聲也公曰四聲起於齊周顛而沈約成之古無有也古人自爲
韻而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聲不讀虞廷賡歌有
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漙漙清揚婉適我
願彤弓詩有受言藏中心既一朝饗乎文定與檢討乃大服之

毛大可在京師。時值北郊定配位。爭訟紛紜。公以片言解釋之。且引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二語爲證。于時以爲名言。

毛公爵里見前。北郊配位之爭。因其時太常卿徐元琪。謂南郊南向。則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東向爲二配。又東設。西向爲三配。其日月星辰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何則。以崇左也。至北郊。北向。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三祖配位。一如南郊。始東設。而次西設。其山林川澤亦如之。則在昭穆爲顛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疏上詔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蒞議。覆於是。翰林官各持一議。聚訟紛紜。李文定持以問公公曰。南郊尚左。故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北郊尚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北向之右也。文定曰。此亦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禮乎。公曰。有之。在何經。曰。在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語未竟。文定撫掌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其片言解紛多類此。

汪荅文巧於詞令。在京邸與客同食葡萄。客問吳中何以敵此。公

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足令人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汪名瓌一號鈍庵江蘇長洲人讀書勵志行善強記順治十二年進士官戶部浮沈郎署位不副志發爲著作原本經義晚築室堯峯之麓幅巾蕭然學者稱堯峯先生嘗語人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後詔舉博學鴻詞公卿交荐考授翰林然公仍閑居泊然自樂也

徐敬輿於稠座中誤言金盡裘敝爲裘盡金敝客皆笑之徐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金敝乎時賢以比之枕流漱石

徐名敬直浙江仁和人

孫豹人性伉直出語諤諤無所避康熙十七年舉鴻詞科時有奔競執政之門者公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特詔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

八人而公與焉。初吏部長官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逡巡入。主爵者見其鬚眉皓白。引使前曰。君老矣。公正色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等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等又以我爲老。殊可怪也。

孫名枝。蔚陝西三原人。甲申之變。年二十有四。散家財求壯士。起義不果。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文名天下。從游者皆有聲海內。

朱竹垞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在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爲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

朱名彝。尊浙江秀水人。少有奇稟。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不批覽。以饑驅走四方。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典試江南後。引疾歸。

徐竹逸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慝，故罰及其子。公聞之曰：昔孔仲尼有何隱慝，而伯魚遽歿乎？卜子夏有何隱慝，而西河抱痛乎？客言吾不願聞也。客聞而謝之。

徐名喈，鳳江南宜興人。戊戌進士，官司李少負異才，凌厲矯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與人交肫誠懇，款動出肺腑，以相示。

史鐵崖幼承家學，嫻掌故。凡內外銓選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得失，綜貫靡遺。每遇廷議，公出一言，洞中肯綮，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

史名貽，直江南溧陽人。父夔，官詹事。公十八舉順天鄉試，十九登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朝野榮之。後累官至大學士，公好獎植士類，而不使其人知。屢主禮部試，名公卿多出其門。與後進言無不盡語，多譬引鏡風趣。他大臣或懼言溫室樹隱情，惜己公則肆意逞詞，談凋流連忌者亦不能中也。

方望溪爲諸生時，卽名動京師。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賀之，問自

本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共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座。舌橋不能下。

方公爵里見前。魏公廷珍在李文貞座。聞方公此言退而語人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又座師高廷尉初度公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義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

尹望山清談干雲。尤長奏對。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公侃侃而對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悞也。

公名尹繼善。姓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凡一督雲貴。二督川陝。四督兩江。與李衛鄂爾泰田

文鏡同爲一
時名督臣

謝梅莊爲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宗
疑其與李穆堂爲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公辯甚力勵尙
書杜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
當忠諫見奸勿擊非忠也

謝名濟世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
史面奏田文鏡不法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母惑
浮言誣奏擲還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帝震怒先是文鏡
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紱過河南面斥
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爲被
劾諸員報復既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帝先入文鏡言將
罪李紱而公劾疏亦及振國言綸誠
等事故帝益疑爲朋黨而下公於獄

孫懿齋於高宗御極時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至理名言傳
誦一時

孫名嘉淦山西太原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乾隆元年遷左都御史其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悲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蔽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又與心習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

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之所不知，故願聖人之自懷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嘗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高宗嘉納，宣示焉。

乾隆時西疆甫定，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召劉延清入對，且曰：朕思之三日矣。卿意云何？公默不言。帝變色詰責，公徐徐答曰：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翼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帝大咨嗟。

劉公爵里別見。當公進說時，同列皆灑浙變色，而公進趨凝然。若無事。帝竟霽顏曰：然遂罷其議。其能斷大事，片言回天，聽多此類。

紀曉嵐在翰林院，與同人聚談。高宗微行來院，時值盛暑，公方肉

袒遂匿復壁中久之不聞人語公遽攘臂出曰。老頭子行歟。帝實未去。公大踈踏。帝問何謂。公跪對曰。萬壽無疆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昊天子之之謂子。帝乃稱善。

紀名昫直隸河間人。乾隆丁卯領順天鄉試。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庫全書。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談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

乾隆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帝召紀曉嵐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輒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帝含笑。事遂寢。

紀公爵里見前。其在朝以片語解紛。尚。有寶錄館一事。當仁宗時。寶錄館請甄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

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
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帝驟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不可
有之

胡稚威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
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

胡名天游浙江山陰人少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雍正癸卯副
貢生乾隆癸卯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以持服不與試再舉
經明行修亦爲人所欽鬱鬱而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姚姬傳乞終養歸里瀕行時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公曰諸君皆欲
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間所常見之書耳

姚名鼎安徽桐城人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乾隆二十八年
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四庫書成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
御史荐記名矣會文正薨公遂乞養歸當時學者多尚新奇厭
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爲空疏掎擊不遺餘力公獨反覆辨論嘗
言儒者讀書求有益於吾之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
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記人所罕見者爲功其玩物

不尤
甚耶

阮芸臺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某先容。公曰。官可自擇乎。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於寰區。吾於閱兵時見之。至今猶寢寐不忘也。

阮名元。江南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逾年大考。翰詹高宗擢公第一。以嘉慶二十一年總督兩廣。所至提倡學術。後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子諡文達。

汪容甫博學能文。語言怪誕。嘗言生平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衣食而始生。生又不百年而卽死。二憾身無兩翼。不能翱翔九霄。足無四蹄。不能馳騁千里。三憾古人但有著述流傳。不能以精靈相晤對。又有三畏。一畏雷電。二畏雞鳴。三畏婦人。詬誶聲。

汪名中。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積薪而臥。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

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原配某夫人有此離之感故有第三畏

龔璣人名振都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暗與之訐難鮮不挫者一日觴於某貴人第林少穆在座璣人又談興勃發風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苦之酒數行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林公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公孫宏期年化俗尙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稱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蓋輦轂之下人文所聚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甚堅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此方

可謂之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已滿座改容稱善。璉人乃大踖踖。

林公爵里見前。龔名自珍浙江仁和人。一號定盦。所爲詩文皆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徵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遊。晚歲學佛。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會試舉春官以字劣不得入翰林。引爲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所著有

定盦詩文集若干卷

曾滌生嘗謂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曾公爵里見前四語見公日記中

胡潤芝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國家。謀國者當自求之。

胡名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丙申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由貴州安順府知府累官至湖北巡撫。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士有忠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十餘人。多蒙擢用。又以興

新世說 言語

三五

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

左季高論事如燭照數計辯口若縣河與人書牘嘗自署老亮以武鄉侯自比日者與曾滌生論事相迕曾謔之曰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公不假思索即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

左名宗棠湖南湘陰人少負奇氣有大志道光壬辰舉於鄉駱秉章為湖南巡撫倚為左右手凡察吏治軍惟公言是聽後歷官至大學士兩江總督其辦陝甘軍務尤為勤勞卓著時叛回雲集衆議棄新疆公奏五年可以肅清關內後卒如期竣事

李少荃老益倔強折衝樽俎之間時有戲侮外人之事光緒丁酉歲暮俄公使以書來求見公訂次日候謁張樵野侍郎愕問曰明日歲除師焉有暇晷以見外人公曰君輩媿屬在此團樂情話守歲迎新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聊不如招三數外人與之嬉笑怒

罵亦消遣之一法。蓋晚年侘傺之言也。

李名鴻章安徽合肥人以詞林起家累官至大學士直隸總督甲午以前人皆謂公媚外不知公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王亦甚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汝現在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懾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父行劇談數日汝知之乎施竟跛躅而去自是氣殺稍稍

陳樹屏爲江夏縣知事善以片語解紛時值張香濤督鄂與譚撫軍意見相齟齬一日公宴黃鶴樓俱有茗芋意座客某談及武漢江面之廣狹譚言五里三分張言七里三分互相爭執陳於末座徐徐舉手曰江面水漲卽廣至七里三分水落卽狹至五里三分制軍就水漲言之中丞就水落言之兩賢皆無訛張譚聞之撫掌大笑

陳君安徽望江人以進士出知江夏縣事張名之洞直隸南
皮人以翰林院編修起家官御史鐸鐸有聲累官至湖廣總督
所至好大興作屢空其庫藏晚年入軍機乃消極不任事卒後
予諡文襄 譚名繼洵湖南瀏陽人其子嗣同最有名於時

資政院爲清季憲政機關議員分欽選民選二種在吾國闢數千
年未有之創局爾時議員神情亦自道上開院時有三次大演說
一爲某議員彈劾慶親王一爲劉蕤生報告預算案一爲楊哲子
說明新刑律俱滔滔作數萬語聽者神旺記者腕疲

資政院於清季宣統二年九月初一日開院院長溥倫副院長
沈家本祕書長金邦平溥雖爲宗室貝子語言明晰能持大體
其時軍機首座慶親王奕劻擅權當國政以賄成某民選議員
提出彈劾案演說時聲若洪鐘四座鼓掌 劉名澤熙湖南善
化人度支部員外郎欽選議員預算股股員長民國二年卒於
家 楊名度湖南湘潭人以舉人留學日本歸國官內閣統計
局局長爲資政
院政府特派員

陸詠沂於北京發刊帝國日報以延吉鐵路事痛詆外交當局某

一日相晤於公宴座中。某詰之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亟。陸徐答之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時流以爲雋語。

陸名鴻，達湖南長沙人。清季光緒宣統間，在北京輿論界有盛名。民國發行甲寅日刊。

雷繼興工於演說，爲資政院議員時，對於院章及議事細則，剖析毫芒，聞者稱善。

雷名奮，江蘇松江人。民國成立，政府屢授以官，不就職，寓滬上，爲律師。

王壬甫，碩學者。性好談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翦髮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者盈門，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爲光復漢族矣。客亦無以難之。

王名闈，運湖南湘潭人。年未弱冠，卽博極羣書，應禮部試入都，作圓明園詞名振都下。肅順柄政，辟爲上賓，肅敗，踉蹌出都，遶

遊曾左羣帥間不屑任事旋主講蜀中尊經書院淮中船山書院及江西大學堂弟子數千人學者稱爲湘綺先生著書甚多張季直樸僂寡言然有時出一二雋語聞者解頤當袁世凱潛謀稱帝君面質之袁力辨其誣且謂國民如果決定國體中國有皇帝資格者第一是宣統帝第二是衍聖公若搜求明裔內務總長朱啓鈐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將軍朱瑞皆稱合格何必推予君徐徐笑曰然則唱小生之朱素雲亦有皇帝資格歟袁爲之不懌者累日

張名謩江蘇通州人光緒甲午以第一人賜及第歷年從事本省實業及教育民國元年南京政府任君爲實業部總長二年熊內閣任君爲農商部總長見袁氏欲稱帝卽辭職旋里云

滬上爲人文薈萃之藪政治家多於其地開演說大會爲輿論之先河民國二年宋漁父在國民黨支部演說袁政府種種失政民

國五年孫中山在張園演說五權憲法各暢論至數小時衆皆歎服。

宋公爵里見前 孫名文廣東香山人爲吾國提倡革命者第一
人光緒乙未年卽創立興中會謀一舉奪廣東事敗亡命於
英倫後游日本與黃興劉揆一汪兆銘胡漢民等組織同盟會
鼓吹革命武漢起義君適歸國南京臨時參議院十七省代表
選舉君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及清帝退位君亦讓職與
袁世凱論者謂君視天下如敝屣無異於美國之華盛頓云其
所說五權憲法則於立法行政司法
三權之外增入考試及誨官制也

梁任公爲近今大政論家其演說娓娓動聽民國五年在北京虎坊橋演說憲法之綱領與黨固極服膺卽敵黨亦無以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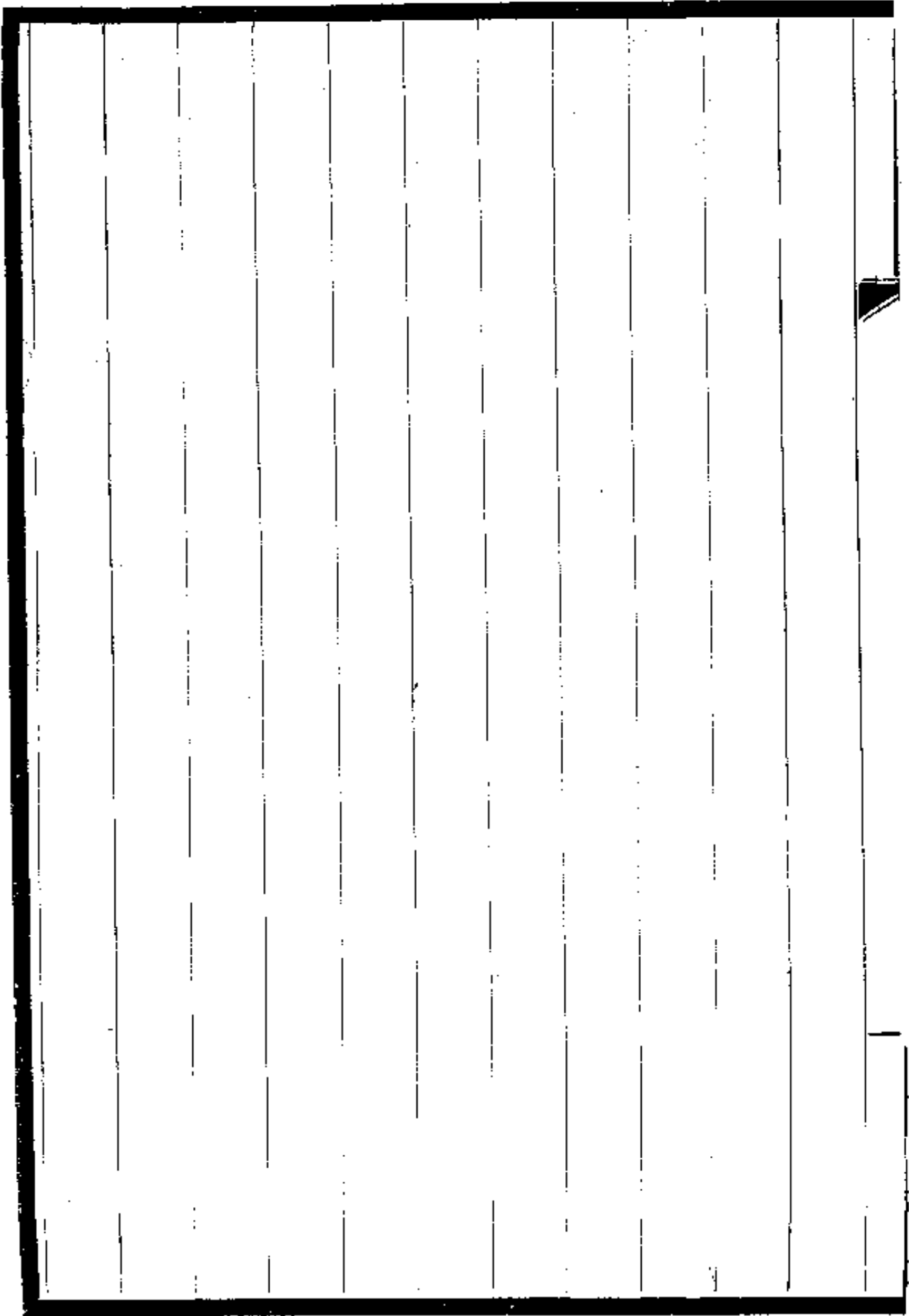
梁名啓超廣東新會人康有爲高足弟子弱冠時卽以文字鼓吹革新事業戊戌政變亡命日本專以雜誌輸入新學術民國二年歸國一任司法總長無所表見袁世凱稱帝君爲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海內稱善旋往滬上主持正論遂以推翻袁氏國會恢復以制定憲法爲第一要義君故出而商榷之

民國二年正式國會成立。以四月八日開會。議員八百餘人。時有八百羅漢之稱。其中演說大家。不過數子。張蓉西。汪袞甫。津津以道。有輕裘緩帶之風。李碩遠。谷九峯。侃侃而談。有劍拔弩張之概。至褚慧僧。王幼山。則不以言語見長。而登臺發言。誠懇自能動人也。

張名耀。會雲南人。衆議院議員。民國五年一任司法總長。汪名榮。寶江蘇人。衆議院議員。民國三年出任比國公使。李名國。珍江西武寧人。衆議院議員。民國五年國會恢復。辭農商次長職。仍爲議員。其辭呈諄諄以制定憲法爲重識者稱之。谷名鍾。秀直隸定州人。民國五年辭議員而長農商。褚名輔。成王名家。襄均浙江人。

王儒堂好著西服。風度翩翩。其演說能於俄頃之間。以英語譯成華語。旋以華語譯成英語。曾於美人李佳白歡迎議員會中一見之。

王名正廷浙江奉化人曾留學美國耶爾大學得學士學位歸國後入武昌爲外交部次長民國元年爲工商部次長署總長國會成立君被選爲參議院副議長



新世說卷二

易宗夔撰述

政事第三

范覲公巡撫浙江。故事督撫受事必劾不法吏。兩司列狀請公閱而笑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一日出片紙臚列兩浙豪惡姓名及墨吏之尤者。劾繫置之。法聞者悚息。

范名承謨。奉天瀋陽人。文肅公子。由編修累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巡撫浙江。會杭嘉湖水災。奏貸庫銀八萬兩買米平糶。并請蠲緩。又許最貧者得附老弱例。肩鹽自給。全活者多在浙。四載民安其治。每出巡山農進瓜果。脫粟飯。公受而食之。日與父老童稚接。以故悉民疾苦。得設施拯恤云。

甯公甫於清初請立六部設言官。開國規模遂以確定。

甯名完。我奉天遼陽人。天命初來歸。其請設言官疏云。六部已立。未設言官者。意以爲國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

官竟至敗壞耶。臣請明辯之。我國未立六部以前，臣不具論六部。既立後，曾見有疏劾人罪者，否？今日秉政者，豈盡循良方正，在屬下者，不敢非其長官，旁人孰敢輕議權貴？古云兼聽則聰，偏聽則蔽。一設言官，人必自斂。君身尚許諫諍，他人安有忌諱？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大用也。至南朝言官之弊，由伊主鑑別之不明，非祖制之不善也。

馮孔博奏設育嬰堂於崇文門外，厥後宛平王相國熙繼之，其式遂偏於天下。又就其旁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觴詠其中，文采風流，照耀一世。

馮名溥，山東益都人。順治三年丙戌進士，丁亥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年八十有三卒於家。子諡文毅所著有佳山堂集。公愛才如命，立朝屢許權貴，嶽嶽無所回風節，尤高。

趙君鄰官湖南，兵備道嘗秉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竝發，左右不得行其私。平反冤獄，判決無留滯，加意恤民，行路爲之感泣。尤嚴絕苞苴，歲時饋獻不敢至其門。

趙名廷臣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以貢生爲知縣十年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湖廣疏荐公清幹有爲遂授湖南兵備道後累官至浙江總督政績甚著沒於官子諡清獻

李鄴園總督兩浙沈毅持大體與滿州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諸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營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者競立鞭之自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雖用兵數年而人民安堵

李名之芳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康熙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恪誠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快愉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名節難每聞中朝錄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

靳紫垣爲清初治河大家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力闢賈讓三策其

一生精力悉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比於宋禮之開會通。陳瑄之鑿清江浦。

靳名輔漢軍鑲黃旗人。由官學士改授編修。歷官至河道總督。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效。略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賈讓三策。其實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既陂。陂即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是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績用。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實。千古河防之圭臬也。

于北溟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之。爭輸田賦。後

以卓異遷合州羅人遮道號呼追送數百里

于名成龍山西永寧人其治羅城也政績最著初隣猺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猺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猺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又獎勵扶惰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士羅人憐公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卻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招流士修學校增陴浚墜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送之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後累官至兩江總督聖祖稱爲古今第一廉吏卒於官子諡清端

姚熙之爲福建總督開海界復民業私傾家財贖難民二萬餘人閩人肖像祀焉

姚名熙聖浙江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康熙十七年總督福建初濱海居民輸賦外又私餉鄭成功以求免劫掠當事遂定沿海之界而內遷其民越界者死民多蕩析離居公請開海界復民業聽降卒墾荒兼收魚鹽蜃蛤利而分屯列戍以衛之滿

兵北歸驅子女以行公涕泣啓康王令軍中敢攜良民者死而私傾家財以贖之凡捐金二十萬兩贖難民二萬餘人

趙慎旗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爲政嚴厲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免徭役民困獲蘇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

趙名申喬江南武進人康熙九年進士四十一年擢浙江巡撫次年調偏沅巡撫定頒漕米斗斛革除鹽商規例并罷免一切無藝之征故公之去湖南也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

衛慎之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公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魏敏果公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衛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衛令一杯水耳

衛名立鼎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值公

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
會聖祖命魏象樞偕科爾坤巡視畿內諸大獄悉以咨之公引
經準律魏大稱善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
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
中之樂乎疏荐盧龍治行
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

陳滄洲長軀虎項美鬚髯目光開闔如電而胸之定力不以榮辱
毀譽生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
幹得民心每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或持醪糒相遺於獄中

陳名鵬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以四十二年擢江寧
知府以行宮簞席或置蚯蚓糞事下獄民人痛哭罷市士人揭
帛鳴鉦環制府問公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噉不退有司械繫
數人制府欲釋之曰爾偶行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願入獄與
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繼至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
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擒訛傳養直斃獄中時
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入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
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救養直遂得出及會鞠公百姓夾左右道
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
明如晝其深得民心如此

楊靜山爲雲南麗江知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乃召土官爲典史。頭目充里魁。令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定婚喪制。建立爨舍。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立生祠。顏曰第一太守祠。

楊名。秘。康熙時由固安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一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許仍令固安。後官至光祿寺少卿。

鄂毅庵署雲貴總督時。貴州仲苗負險肆逆。議撫久無成。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世宗大悅。曰。此奇臣。天賜朕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遂實授總督。公分三路進勦。自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曰庚戌橋。

公名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州鑲藍旗人以康熙三十八年
舉人授三等侍衛累官至雲貴總督其三路進剿苗裔也一由
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七進克長寨羊成堡又以
鎮遠土府刁幹霑益土州安於藩凶詐計擒之尋奏仲苗及川
一則窩黨悉就擒世宗嘉其妥速命優敘條上經理狎苗事宜十
一則皆報可先是四川烏蒙土司祿萬鍾擾東川府府與滇接
壤公奏改東川隸滇從之命同川督岳鍾琪辦理烏蒙事萬鍾
不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皆投誠萬鍾遁鎮
雄旋被獲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獻土會鎮沅猓賊戕
官焚掠勦平之又廣西土府岑映震浮虐公奏明懲治映震惶
懼乞改流存祀旋招撫長寨後路生苗八十四寨又攻破雲南
猓賊窩泥種地方六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公知人善任賞
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張允隨哈元生元展成韓勛
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
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奸又陰
嫉之改流後反者歲數起公漸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優
詔不許竝以為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公益奮親督兵鏖戰
所獲苗皆劊賜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股栗繳上苗寨鎗礮
軍械無算大功告成開通滇黔路八百餘里公嘗親巡三省窮
邊千餘里諸頭目烤香跪伏迎道左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
方里皆中
原里音也

尹望山釋褐五年。卽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澈。嘗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聞者駭服。

尹公爵里見前。屢官兩江總督。清帝深知其才。局恢宏機牙四應。故凡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旣命公。則皆棋危柁險。萬口噤聲。人方慮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貼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變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服。每聞公來。老幼奔走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入內閣。時吏民泣送。公不覺愴然。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憩。慰勞送者。每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囑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弗以總督語有所瞻徇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奏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戮一人。先是天子南巡。總督黃公廷桂。盱衡厲色。供張辦及公三次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

尹元季巡撫河南。慨然以振興洛學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命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邪。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

尹名會一直隸博野人。雍正癸卯成進士。累官至河南巡撫。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開廩給以作業。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母李夫人率公規畫。至廢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靖民而勸農。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糈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表前賢遺迹。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將事焉。

方問亭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用。寄以事無不當。及

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夙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繁劇不易治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又值大軍征伊犁緬甸師屢過境公爲總督二十餘年儲備精密未嘗少缺乏而民無擾累

方名觀承安徽桐城人雍正十一年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後自爲清河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河公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高宗每稱善謂非執成法者所可幾也公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於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得諸望溪先生之緒論爲多嘗值旱蝗清帝責公督捕不力或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焉磁州有亂事公奏誅三人絞七人清帝疑公寬縱廷寄切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九卿軍機大臣會訊乃知公所定之當益以是賢公

傅春和以乾隆十三年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士自奉命以至抵營不及二年而大小金川遂告平定公升帳

受降聲威震於遐邇

公名傅恆，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五年，授侍衛，累官至大學士。其奉命征金川也，時值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征大金川，逆酋莎羅奔無功。公甫至軍，即誅逆酋良爾吉等。初，小金川土酋良爾吉奪其兄澤旺，即烝於嫂阿扣。莎羅奔之侵沃日也，良爾吉實從之。後詐降為賊，謀張廣泗，惑於漢奸王秋言，使良爾吉領蠻兵我師舉動，賊輒知之。公炯其奸，使副將馬良柱誘良爾吉來迎，至邦葛山，聲其罪，斬之。阿扣王秋并伏誅。尋奏言：臣抵卡撒軍營，見所云左右山梁，不過兩坡相對，地非甚廣。賊所守各礮，亦不甚大，不知何以用兵。二年不能進，取蓋從前之誤。在專攻礮卡賊險，礮林立，大兵至守，益嚴，無論攻，其有備。克取為難，即數日克一礮，亦數年不能竣事。今當奇正兼施，因機制勝，或以奇兵出其後，或以偏師另取徑，出則直挫其鋒，不出則專搗其穴。又各路剋期齊進，腹背皆兵，寢食無暇，自必內潰。而賊可擒矣。疏入，報可。公率總兵哈攀龍、哈尚德等攻右山梁。下巴郎平礮，及色爾力石礮，連克之。賊遂膽寒。次年正月，逆酋遣頭目至卡撒乞降。公令曰：莎羅奔、卡親、縛來營，當待以不死。二月，莎羅奔、卡親、除道營門外，設壇，翼日率衆降。公升帳受之。莎羅奔等焚香作樂，泥首請罪，誓遵六事，無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馬爾邦、兇酋資送內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公傳旨赦其罪。莎羅奔等獻佛像一尊，白金萬兩，公却不受。

乾隆三十四年。傅春和復膺特命。經略雲南軍務。二月起行。四月至騰越。七月而造舟工竣。十一月而進圍老官屯。十二月而緬會。懜駁奉蒲葉書以乞降。次年二月而班師。

緬酋時踞老官屯險不可攻。高宗敕造舟并奪賊船。順流直搗副將軍阿里衮等。奏邊外不能通舟。且沿江無辦工所。公至軍詢之。撫夷李景朝。土司線官猛等。知蠻暮近地。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壩。野人所居地涼爽無瘴。野人樂受直執役。甚恭。乃令滿洲綠營兵并從行。奴僕更番運料。至江岸七月工竣。會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及達羅頭目脫猛。殼來降。請備船濟師。公令賈檄諭各土司。八月師發。騰越渡戛鳩江。據西岸。遂抵允帽。九月脫猛烏脫以夷目賀洛及擺夷四十戶來降。請為偵探。猛拱後土司渾覺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十月公取道猛拱。破猛養寨。設台站。留兵七百駐之。遂至南董干。攻南準寨。獲頭目三十五。師次暮獵。猛養頭目札達布棄猛拔營。逸哈坎大兵長驅至新街。賊遁。公夾攻於東西岸。射殺賊目一。斬級五百。餘獲燾一。船一。寨三。糧械無算。公以所獲緬燾進帝賦詩紀其事。十一月進圍老官屯。克毛西寨。緬酋懜駁遣頭目乞降。公以其地氣候惡劣。疏請允降。十二月緬酋懜駁奉蒲葉書。遣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於軍。次年二月班師。

阿雲巖器識宏遠。遇大事必求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在軍每獨坐帳中。秉燭達旦。或拍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及偏裨。每與一二語。即知其性情才局。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死力。自平定大小金川。至征服緬甸。無役不與。而於征服準噶爾。經理新疆事務。尤爲懋著勤勞。

公名阿桂。姓章佳氏。滿州正白旗人。生而沈靜端正。好讀書。乾隆元年。舉副貢。以任子恩。授大理寺正。屢次從軍。官至大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王師累征之。未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穆爾撒納計。篡奪其位。所屬昂吉策凌伍巴什等。率其家屬。敏嘉哈關乞降。高宗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剿。適阿穆爾撒納與瓦發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孤立無助。爲回人擒獻。帝召阿穆爾撒納至熱河。行在封親王。使往王故地。旋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衆叛走。將入俄羅

斯帝命公赴烏里雅蘇台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
隨機搜討成公奏公遇事奮勉旋授參贊大臣因成公赴巴理
坤命公代其任公領索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台是年準噶爾
平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
賊衆甚盛公親率銳卒繞出其右衝擊之賊敗潰回部各城以
次克捷帝念西方旣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
出擾且恐爲俄羅斯兼併乃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
遠難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查
伊犁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
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
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均如議行公酌
留馬匹分設台站以通文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
俱赴伊犁先供兵丁日食又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
技藝者悉發伊犁供用帝皆善之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是
秋豐稔兵食倍足乃奏請於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收放
軍糧均允行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紫光閣公居第
十七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
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耶律文正爲比也

裘叔度敷歷六官咸稱職尤善於治水天子重公材數任之公亦
竭智慮告成功其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公尤注重於疏故無

往而不宜。

裘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累官至內閣學士。一任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侍郎。歷禮刑工三部尚書。三十七年奉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隸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潞水乃水退一尺。則佔土一尺。既報升科。卽呈請築埝。致堤埝直轟波心。橫決益甚。請敕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升科。並不得橫加堤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清帝聽其言。降敕嚴禁。此公治水之大略情形也。

陸朗夫性淡泊。不慕榮利。其初蒞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總督某以閱兵來長沙。見公所食皆菽乳菜韭。訝之。公曰。地方官戒殺祈雨耳。總督素豪侈。聞言瞿然。詈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歸。寓乃盡撤之。人美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感人。

陸名耀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受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累官。至湖南巡撫。

湖南鹽務有歲饋公至峻却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穀已足卽停止催收岳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爲膏火資旣而卒於官

張仲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巡撫長白某銜之將登白簡某方伯頗左右之會有劇盜桀驁狡詐供詞屢翻異讞莫定巡撫謂方伯曰張守如能定讞當令赴任方伯商諸廉訪延公至臬署訊盜僉問其幾日可結曰三日足矣訊時索佳釀一甕乾脯一椀箕坐炕上且酌且問其年齡居址及父母兄弟家中瑣事次日如之三日復如之問至日晡命撤酒脯呼刑具正色語盜曰前所讞一無誤汝何屢斷屢翻也人謂汝桀驁狡詐實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三日所答前後迴不相符瑣事如此反覆况正案耶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卽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

嚴刑處死亦不爲過盜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施嚴刑斃命勿論盜
亟叩頭乞命願吐實誓不再翻公大喜立命畫供案遂結

張名問陶四川遂寧人幼有異稟有青蓮再世之目乾隆五十
五年庚戌進士尋授檢討嘉慶五年授萊州知府其訊劇盜時
一僮煖酒一僮執壺侍一書吏錄供呼盜踞於前左手把杯右
手翻閱案牘而問之曰汝鄉城人歟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
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
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入其長也汝有妻子乎
曰小入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尚未能獵獸也
汝家何業曰無所事事也時方伯廉訪皆在屏後竊聽以張素
工言語必能摘奸發伏不意所問皆瑣事恐不能結深以爲慮
次日公又至臬署問盜曰汝鄉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
曰小入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
鄉汝有父母乎曰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
人小入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入有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
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爲業也至第三日公至臬署方伯
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公笑曰今
日午後當可了結請無慮因傳諭預備刑具聽候結案乃至客
廳仍箕坐炕上呼盜踞於膝前問汝鄉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
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乎曰時而居城時而

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耕，或漁或樵也。公於是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撤酒脯，集皂隸備刑具，聽用正襟危坐，數言而案結。

百菊溪總督兩廣，招降海寇張保，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艨艟數百，轟砲如雷，煙燄蔽天。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睚眦膽落，詫爲天人。保遂面縛，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砲械無算。而粵海全告肅清。

公名百齡，字子頤，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公生而穎異，長奮於學。乾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當軸頗欲延攬之，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致浮沈十餘年，嘉慶初始敷歷重鎮，督兩廣。時海寇張保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陷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

乞降若不坦懷待
之海氛何由息

福瑤林用兵如神平生未嘗敗挫其征服廓爾喀一役尤爲艱險而戰績亦從來所未有

公名福康安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一等忠勇公傅恆子也其由後藏征廓爾喀時有隘道幾一里廓夷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公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全軍分五軍攻隘送退送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公在中軍前軍報沓至不爲動及二更時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砲聲大震火炬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敵驚退相踐我軍蹙之入隘公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逐廓夷屯追奔五十里夷酋懼而乞降

楊蓉裳初令甘肅屢膺繁劇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畢卽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乃若是

楊名芳燦江蘇無錫人少工詩文學使彭文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

新世說政事

峯堡縣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公先期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
賊謀告公立捕殺稱驥賊遽至公與映龍等登陴守五日圍解
袁簡齋歷任溧水沐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終日坐堂皇任吏民
白事小訟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
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
雪之奸民皆斂迹有甌脫地兩氓爭之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公見
案牘如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邨是也
訟久則破家吾當爲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
科

袁名枚浙江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
士散館館以未嫻清字改發江南爲知縣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
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令江甯時有賈人販布
江行觸戰船溺一兵死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公廉知過失殺
無罪累客必傾資乃令乘舟張帆作觸舟
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聞者數賞

陳榕門開府吳中。北禪寺僧爲壇九重。置活佛於顛。肥白瑰異。號於衆曰。活佛昇天。衆施金錢無算。積薪將焚之。公微服詣壇。見佛有淚痕。乃陰敕有司收寺僧。而自語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己輿輿歸。食以藥。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飲食。豢以豨脂。故肥而瘖。儼若佛像。遂論僧極刑。火其寺。

陳名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成進士。授檢討。乾隆二十三年。以兩江總督管江蘇巡撫事。時有石將軍者。吳人以鎮不祥。人禱之。或應。士女多集。奸盜并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盡從我試之乎。衆欣然從之。乃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是弗靈也已。衆乃爽然。時人比之西門豹。

鄭板橋知山東濰縣。值歲連歉。斗粟值錢千。公乃大興工役。招遠近饑民。修城鑿池。以工代賑。復勸邑中富戶。開廠煮粥。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豪。貧民賴以存活者無算。

鄭名燮福建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飢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書畫最有名

長牧菴性廉明撫蘇時擒獲強暴禁止奢侈嘗微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酒館或語以大員頻出爲人民所識恐無濟於事公曰吳俗多詐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之也

長名麟滿洲人後官至大學士

吳甄西總督雲貴政績甚著尤惡淫祀雲南省城舊有華光寺俗稱某天子廟某天壇某天臺者郡凡數十處住持僧道創設無稽神像惑民漁利公檄屬毀其廬投其土木偶於火淫祀遂革

吳名文鎔江蘇儀徵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道光季年十一月擢雲貴總督抵任甄劾不職知縣四人

林少穆撫蘇日嘗謂僚屬曰吾恨不從牧令出身事事由實踐

林公爵里見前曾文正督兩江日亦曰作官當從州縣作起纔立得脚住

夏芝岑官湖南糧儲道。著訓農八則。曰崇本務。曰守恆業。曰惜耕牛。曰勿爭水利。曰勿私溝渠。曰毋遏糶。曰毋好訟。曰亟正供。悉曲中地方情弊。民皆化之。

夏名獻雲。江西新建人。爲湖南糧道時。重修定王臺。及賈太傅故宅。延禮湘中名士。王闓運。吳熙。徐之甲。歐陽中鵠等。日夕吟詠。其中有子敬觀以詩鳴於時。

張香濤督鄂時。嘗語黃仲弢曰。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卽啓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張公爵里見前。黃名紹箕。浙江瑞安人。

陳子韜爲戶部侍郎。與尙書翁叔平意見不合。出爲浙江學政。公素好姚江學說。乃求得王氏裔孫於舟人中。令試補弟子員。士論翕然。

陳名學。茶湖北安陸人。少以厚重爲胡文忠所識。稱爲偉器。同治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光緒二十四年爲浙江學政。

林贊虞爲軍機大臣時。首座慶親王奕劻欲用直隸道員某爲黑龍江巡撫。公力爭不獲。旣而御史趙芷蓀劾某以細人用賄得官。政府派員查辦不實。褫趙職。公以爲言官例許風聞言事。卽不實不當以此塞言路。復不得請退而稱疾。

林名紹。年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甲戌成進士。光緒三年授編修。官御史。時慈禧太后方營治頤和園。疆吏爭報効巨款。公疏言朝廷所以示天下者。當以節儉爲先。不尚貨財之進奉。所以責督撫者。當以地方爲重。無取貢獻之殷勤。至督撫宜表率屬寮。愛養百姓。如其藉誅求以資進獻。旣不得謂之忠。卽或罄帑藏而不顧地方。亦不得謂之智。請力飭停解發還。得嚴旨申飭。旋出守昭通。敷歷封疆。二十三年授度支部右侍郎。軍機大臣。上行走。趙名啓霖。湖南湘潭人。官御史。時以參劾黑龍江巡撫某得重名。後官四川提學。民國成立。躬耕深山中。不復出。

徐次舟令南海縣。有商人攜餅金二百圓。途遇狂風驟雨。天色昏黑。倉皇觸石而踣。昏不知人。醒則金失。亟訴於徐。徐斥不理。商人涕泣以求。徐乃詢其石之所在。令役昇石來。沿途聞縣官審石。隨觀者益多。徐出坐堂皇。歷數石罪而杖之。觀者大笑。徐乃拍案呵叱曰。汝輩喧笑法堂。於律爲有罪。今願受責乎。抑受罰乎。衆曰。願罰。徐乃殊書人罰金一圓。計所得適如商人所失數。遂以昇之。

徐名賡。陸浙江烏程人。光緒初爲粵東陸豐知縣。以折獄稱。旋移南海。其審石一事。嘖嘖人口。君審時指石而責之曰。汝橫臥於通衢大道。有礙行人。罪一。風雨昏黑。行人易失足。而汝不知避讓。罪二。人既傾跌。汝又不知照顧。致令所持餅金爲人所竊。罪三。責畢。卽喝杖八十。觀者大笑。聲震堂宇。君以觀者喧笑。法堂判令人罰金一圓。其現有者卽時繳。堂未有者。記其姓名。居址亦限三日。內呈繳云。

陸春江爲上海令。鄉民杜某有女及笄。父以許字趙子。而不告其

妻婦固悍婦。復不謀於夫。而許字王氏子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以女許婚某姓子焉。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杜爭持之久。不決。相與訴於縣。陸悉召三姓之子。與杜之妻女。而集訊之。竝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吾寧死也。陸故迫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汝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何悔爲。陸令胥吏。飲以芙蓉膏。須臾僵矣。杜及妻大慟。三姓之子亦慘沮無言。陸曰。誰願歛其尸者。趙氏子挺身曰。願。遂以尸歸趙氏。且以他兩姓之聘儀爲賻。而囑其厚葬焉。旣而女復甦。衆始悟所飲非芙蓉膏。乃陸所以委曲成全之也。

陸名元鼎。浙江人。後官至湖南巡撫。

沈孟南以名進士出爲湖南知縣。所至有政聲。令湘潭時。優禮邑

中高賢李春塢後爲零陵令及武岡州牧皆聘李講學其地士林稱善。

沈名錫周四川新繁人後官至湖北道員

江建霞官湖南學政教士子以崇尚樸學風習爲之一變唐才常樊錐楊毓麟何來保諸君皆出其門下每按試一郡畢輒召集高才生文謙細詢人民疾苦告大吏興利除弊又捐廉俸增校經堂名額士論翕然。

江名標江蘇元和人光緒甲午年公以翰林院編修出爲湖南學政提倡實學著有靈鷲閣叢書若干卷戊戌政變以黨錮卒於家唐字佛丞湖南瀏陽人丁酉拔貢生庚子起義漢皋遇難樊後改名誠量字春徐湖南邵陽人丁酉拔貢生留學日本歸死於江南門人蔡鏗最有名楊字篤生湖南長沙人留學日本著中國魂鼓吹革命見國事日危自沈於英倫海峽何字鐵笛湖南武陵人庚子之役與唐同遇難於漢口

吳綬卿爲延吉督辦。時值間島交涉。公以強幹明敏之才。應之日。人雖狡。見其部署井井。亦未敢施無厭之要求。在邊三年。百廢具舉。邊人賴之。

吳名祿。貞。湖北雲夢人。雄傑有大略。自日本學陸軍。歸投効東三省。以才略之富。得握兵權。後爲第六鎮統制。武昌起義。公於北方有所計畫。滿政府命爲山西巡撫。以解其兵柄。旋賂其部下刺公於石家莊車站。識者痛之。

徐研賡以民國二年爲臨澧縣知事。清理積案百餘件。減輕徭役。賑恤飢民。每決死囚。輒掩面涕泣。去官之日。送者塞途。檢點行裝。不僅囊空如洗。且索家中寄金償債務焉。

徐名承。基。湖南湘潭人。歷任寶慶府學教授。常寧縣學訓導。民國二年爲衆議院秘書廳秘書員。國會解散。湖南民政長任福黎調任君爲臨澧縣知事。

孫純齋以起義偉人。民國三年。從黎黃陂來京。向當道求爲定縣。

知事蒞任後振興教育實業諸要政欲以為京畿各縣之模範其時黨獄方興山西都督忽逮捕黨人於其縣君力爭之始得釋

孫名發緒安徽人黎黃陂起義武昌君在幕府籌畫一切頗有功臣民國五年特任君為山西省長

文學第四

魏叔子移家翠微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書尤好左傳及蘇洵文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而彭躬庵林確齋同居翠微與公之伯兄善伯季兄和公皆以古文實學為歸風氣一振世稱為易堂諸子實由公為之領袖云

魏名禧江西寧都人世稱寧都三魏伯曰際瑞字善伯季曰禮字和公而叔子尤著公生負異稟年十一為諸生甲申後棄諸生服隱居教授方流賊之熾也人謂寇遠猝難及公獨憂甚移家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坵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坵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閣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亦至皆與公兄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

王阮亭以詩鳴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爲泰山北斗。時當開國。世人皆厭明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雖身後詆謫者不少。然論者謂清之有公。如宋有東坡。元有道園。明有青邱。屹然爲一代大宗。未有能易之者。

王名士積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成進士。少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茗文。程周。量。劉公。敵。梁曰。緝。葉子吉。彭羨門等。以詩相唱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寶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宋荔裳。施愚山。沈繹山等。酬唱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岳。偏游秦晉。閩越。洛蜀。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澤。蒼萃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云。

張素存學問淵雅。風度嶷然。凡二十年爲太平宰相。朝夕啓沃。得大臣體。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迹。所作古文詞。春容典雅。渢渢乎盛世之音。

張名玉書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文集。中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武功。最爲詳贍。足以昭示來茲。紀平定江南。滅闖。獻二賊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開國之鴻猷。其餘碑誌亦多。清初將相事跡。可備考核。燕許大手筆。蓋無愧色焉。

萬季野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遂成明史稿五百卷。

萬名斯同。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嘗言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

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實錄裁之。遂成明史稿。其後乾隆中張廷玉奉詔刊定明史，皆以公之史稿爲本而增損之云。

萬季野初至京師，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尚書乾學居憂，請公纂讀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三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公故深於經術者。

徐尚書見公所作徵引宏博，因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公最闇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月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公與人往還，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

毛大可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侍史曼殊少而豔，又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

自得公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妬，以曼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懶祭乃成。公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

毛公爵里見前，少有異稟，讀書過目不忘。在京師時嘗僦居屋三間，左右皮圖史寓眷屬，而中爲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間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公，復還詬之。殆五官并用者始寧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稱都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公，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公，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辯，傲視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墨求。然議論獨到處，卒不可廢。詩次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

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歷二十年，遂成聊齋志異十六卷。

就正於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而公不肯。因加評語以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蒲名松齡，山東淄川人。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顧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詞，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其書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利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王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武林北郭，爲往來舟車之衝。四方士大夫過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輒不忍去。著書甚多。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饒猿探果，不能自定。

王名暉，浙江仁和人。自稱松溪子，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霞舉堂其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略八卷、松溪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雜著十種、木菴外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又著今世說六卷，尤爲工妙。

雋旨名言溢於楮墨毛名際可一字鶴舫浙江遂安人負才俊異淹雅博聞文極精妙宦游所至著聲績與西河稚黃齊名時人有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之語

吳錦雯博物洽聞貫穿經史嘗與徐世臣輩創爲恢麗瓌瑋之文海內誦之號爲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

吳名百朋浙江錢塘人舉人少奇敏讀書五行竝下爲文數千言立就官蘇州司李徐名繼思浙江仁和人少擢茂才異等遭亂不仕隱於竺乾山中嘗謂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若逃形全真肆志方外陸名圻浙江錢塘人少與陳子龍吳錦雯徐世臣等爲登樓社世號西陵體莊鍾史禍作被株連及事白歎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

丁樂園早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撫以書衫袖婺州吳器之贈詩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時傾倒若此

丁名澎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少有雋才與弟景鴻濬稱爲浙中三丁

嶺南三家首推陳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陳著獨澆堂集其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王阮亭趙秋谷皆至嶺南於廣州詩人獨推重陳公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推挹至矣

陳名恭尹廣東順德人工詩古文兼精書法未冠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自號羅浮布衣隱居不仕 屈名大均廣東番禺人著有翁山詩集 梁名佩蘭廣東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卽假歸周游名山與海內諸名宿相酬唱漁洋竹垞及潘次耕皆推重之著有六瑩堂集

趙秋谷天才駿厲通籍時適詔開鴻詞科當世號稱能詩者麇集都中新城王阮亭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一時鴻儒俊才多出門下公獨掉臂其間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

成韻調。新城自負妙契。公著聲韻譜以發其祕。所著談龍錄。顯與新城持論相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爲亢也。

趙名執信。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右贊善。充明史纂修官。同時朱錫鬯、吳天章、陳元孝皆折輩行。與之交。旋以國恤觀劇罷職。既歸。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各極天趣。

朱竹垞之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則牢籠萬有。與王阮亭并峙。爲南北兩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皆篤論也。

朱公爵里見前。著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百卷。瀛洲道古錄五代史註各若干卷。

康熙之時。以駢體文名海內者。毛大可、吳漢槎而外。首推陳其年。檢討其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常自謂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江都吳園次、錢塘章豈績與公齊名。然園次才稍

弱。豈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公學子山。如李崆峒之學杜。園次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豈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

陳名維崧江蘇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鴻詞科以諸生授檢討纂修明史著有湖海樓詩文詞集五十卷 吳名北騫江蘇吳

江人著有秋笳集 吳名綺江蘇江都人著有林惠堂集 章名藻功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士官庶吉士著有思綺堂集

顧景范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寧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顧名祖禹江南無錫人所著方輿紀要一書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云

何屺瞻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公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世之書。脫漏訛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世。

何名焯。江蘇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晨炊未具。不計也。所校定兩漢書考證。尤精核。乾隆五年。方侍郎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公。凡有評識。必洞徹其表裏。通核其時勢。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精密絕倫。若此。公與方望溪論文不甚合。望溪最惡錢牧齋文。公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有言乞以告我。公沒後。世或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何氏爲書頗雜出。

方望溪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

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爲知言。

方公爵里見前。公少時遊太學。李文貞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退之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

朱竹君博聞閱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

朱名筠。順天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督學安徽。及福建。黃景

仁洪亮吉皆北面稱弟子戴震汪中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公幕中獨無間言公嘗與客飲連舉數十觥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顛題名鏤石而返後

王懷祖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公遂不復爲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

王名念孫江蘇高郵人文肅公子八歲能屬文受學於東原戴先生所著廣雅疏證一書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

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公昔亦同見。及此因殺書先出。遂輟作然。公所分乃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詞斬然不素。更有爲顧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讎。凡經史子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

秦味經爲禮部侍郎時。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僅存什一。朱考亭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爲完書。乃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夙所考定者。增輯排纂。作五禮通考一書。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

秦名蕙。田江南金匱人。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數年。遷禮部右侍郎。後累官至工部。及刑部尚書。其官禮部時。

作五禮通考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題統之以古今郡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並載入嘉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方恪敏見而好之與同參訂此外與參校者為德州盧雅兩元和宋懋庭青浦王述庵嘉定錢曉徵王西莊休甯戴東原皆當世通儒也

沈歸愚晚達以詩受高宗殊眷下直蕭然繩扉皂緋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洵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為虛美公進詩集求賜序帝欣然許之稱公之詩遠陶鑄夫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

沈名德潛字確士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選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侍郎高宗為序其詩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

新世說文學

三

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間矣。高王蓋指高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時日本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為中正。贈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與遠夷之意也。

乾嘉之世，經學昌明，殆如日月之中天。自清之初葉，樸學始萌，顏習齋、顧亭林、毛西河、閻百詩諸公，開風氣之先。其後鉅儒踵接，元和惠氏、武進莊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盛於吳中；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繼起於宣歙；曲阜孔氏、桐城姚氏、儀徵阮氏，莫不遠紹微言，兼通大義，遂使遺經墜緒，煥然一新。

顏公顧公毛公閻公已見前，均為清初經學大家。元和派有惠周惕所著《詩說》，士奇為周惕子所著《易說禮說春秋說》。

棟為士奇子所著為易例周易述易漢學易大義易微言周易
 本義辨證古文尚書攷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九經古義
 惠氏三世治經至棟而益盛吳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棟之
 弟子一為江藩著周易述補爾雅小箋一為余蕭客著古經解
 鉤沈皆於漢學一派有功後學者也武進派有莊存與所著
 曰周官記周官說周官說補春秋正辭四種述祖為存與從子
 所著曰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考證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
 經小學述說文古籀疏證劉逢祿為述祖弟子所著曰尚書今
 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論語述何發墨守
 評箴膏肓評廢疾申何龔自珍為逢祿弟子所著曰婺源三傳
 書魏源亦逢祿弟子所著曰書古微詩古微武進又有古文學
 派孫星衍卓然名師所著曰周堂集解尚書今古文馬鄭注尚
 書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魏三體石經考孔子集語當時洪亮吉
 與孫齊名然亮吉所著左傳詁遠不如孫之精深高郵亦有
 王念孫所著曰讀書雜志廣雅疏證引之為念孫子所著曰經
 義述聞經傳釋詞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於
 是千古沈疇不可解之文詞循其例無不渙然冰釋後有俞樾
 者私淑之為羣經平議為諸子平議為古書疑義舉劄而後四
 部書之訛文脫簡重門洞開嘉定錢氏大昕不專治一經而
 無經不通其說經之文散見潛研堂文集大昭猶子塘坵
 例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律呂新

義律呂肇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羣經補義戴震爲永弟子所著曰戴氏遺書段玉裁爲震弟子所著曰經韻樓全書說文解字注永之學出於朱子而震乃操入室之戈曲阜孔廣森所著曰臯軒所著書孔廣林所著曰孔叢伯遺書桐城派始於方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劉大櫚爲苞弟子傳古文辭而不傳經姚鼐爲大櫚弟子有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說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至鼐以參合義理考據爲宗儀徵派有阮元所著曰皇清經解詩書古訓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曾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後有長沙王先謙者續編皇清經解亦能推衍宗風網羅散佚云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爲沈歸愚袁簡齋翁覃溪三家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跌宕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其品不高與之齊名者爲蔣苕生趙甌北二家詩真率袁雖卑視之論者以爲氣體尙在其上也翁公病漁洋末派之流爲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

正軌故其時大宗仍不能不推沈公。

沈公袁公爵里見前。翁名方綱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尋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澈洋溢於其中。蓋真能以學爲詩者。蔣名士銓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尋授編修。詩負海內勝名。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贈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趙名翼江蘇陽湖人。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以第三人賜及第。自少游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後遊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爲笑樂。

黃仲則自湖南歸。詩益奇肆。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公及洪稚存入幕。三月上巳。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公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眎坐客。皆爲之閣筆。

黃名景仁江蘇武進人。未冠遇洪稚存。逆旅中始共學。爲詩旋客湖南。王提刑太岳署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

瞑坐大樹下牧豎見者皆以爲異人居安徽督學署半年與同事者議不合出署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已不及矣長沙梁賡陶論詩有云前人錦袍捉月去後人白袷當風來一撫遺編一惆悵不知誰是謫仙才非虛語也洪名亮吉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賜第二人及第後以言事指斥乘輿落職遣戍伊犁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少研經術與同邑孫季述齊名人稱孫洪詩文有奇氣與黃仲則齊名江左又稱洪黃黃後客死汾陽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性嗜山水游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

洪稚存嘗仿鍾嶸詩品評隲同時名家之詩至爲允當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洪公爵里見前其詩詩之略云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酌詩如泛舟茗霽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崛強張上舍鳳翔詩如俚鬼笑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合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蔣侍御和寧

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
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
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
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
非己有王待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
如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
鮑郎中之鍾詩如崑崙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壘詩如廣筵招
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
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
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
客游春衫裳倜儻蔣檢討衡詩如長孺鷗直至老益堅汪明經
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
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
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
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半空鶴唳清
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
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阮侍
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
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
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鞬精采溢目王典
籍芭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
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

栽益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座管
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樹詩如另闢池
台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
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劫
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
貌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
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
明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
如金碧池台炫人心目楊布政揆詩如滄海泛舟忽得奇寶孫
兵部星衍詩如飛天仙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
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
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
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
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
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毫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
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
鑿險絕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峯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
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芳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
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
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
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
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

詩如青果入筵其味自別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
谷項州侔傭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
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磨詩如大隄游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
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涉險驂騑攬空
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
飯不飽彌猴僧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顏詩如張
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
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
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
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
張宜人鮑芷香詩如
栽花隙地增種桑麻

王蘭泉貫通諸學不名一家詩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皆稱旨詞
擬姜夔張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治經與惠氏
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宗朱子旁及河
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又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賓
朋文宴提倡風雅後進執經請業舟軍錯互戶外屨恆滿士藉品

藻以成名者不可勝數。

王名相江蘇青浦人少穎異博學善屬文乾隆十八年進士從阿文成征大小金川叱馭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軍書於礮火矢石中無誤無畏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論公者謂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爲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爲繁碎分茅設蔭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邃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治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胸心增長識力淳泓迤演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

紀曉嵐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一書此外不復自爲撰箸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公胸有千秋而不輕著一書其所欲言者悉於四庫提要中闡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

紀公爵里見前公文集外所著爲閱微草堂筆記七種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

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
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畢秋颿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始宋迄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

地理志。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詩文下筆。卽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

畢名沅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引見日公儀觀修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累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生平篤於故舊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泰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酒唱酬無虛日

章實齊爲史學大宗所著文史通義一書命名仿劉知幾史通其揚權古今褒貶傳記實與史通同爲千古不刊之書而史德史釋諸篇且爲史通所未及。

章名學誠浙江會稽人嘗修永清縣志葉廷瑨謂其思精體大深得史裁如職官選舉有表年經事緯先後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勸睦姻輿地水道有圖開方計里形勢瞭如又有建置圖但詳制度而略景物至於列女傳尤極匠心爲之但有

一節可書片言爲則無不描摹警效刻畫儀容以慰冰潔之志若夫闕訪有傳防猥濫也卽以待參稽前志有傳明淵源也卽以維廢墜其體裁皆足爲後之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論史例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劉子元史通一編獨擅千古實齋可以繼武矣

姚姬傳受古文學於劉海峯海峯與方望溪生同時居同里日與之討論義法望溪推爲今世之韓歐公乃稟其師傳覃心冥進益以所自得推究壺奧開闢戶牖世人翕然推爲正宗幾有青勝冰寒之喻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姬傳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稱爲桐城派求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百餘年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可謂盛矣

姚公爵里見前 劉名大槐安徽桐城人姚之世父薑塢編修 範博文強識誦法先儒與大槐友善諸子中尤愛姬傳每談文

必令侍側。姬傳幼時卽喜親大槐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範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大槐。姬傳後主江寧書院。二十餘年門下著籍之士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棣寶山毛嶽生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及同邑劉開爲最有名者。

吳山尊好作駢儷文字。沈博絕麗。朱文正謂其合邱遲任昉爲一手。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驛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袁之爲文師事胡稚威博綜淵茂。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邵則規撫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劉之清轉華妙。吳之委婉澄潔。洪之寓奇氣於淳樸。葦新意於古音。孫之風骨適上。思至而理合。孔之力追初唐。藻采旖麗。曾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鬯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

吳名嘉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袁公洪公爵里見前邵名齊肅江蘇昭文人乾隆七年進士少卽能爲

六朝初唐之文同年生王芥子太岳初亦好爲駢體文見邵作
數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倣史漢及韓柳矣年三十六卽罷歸
田里主講毘陵書院獎借後學著有玉芝堂文集 劉名星煒
江蘇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兵部侍郎著有思補堂集
孔名廣森山東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
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好著述少受經於戴東原
於經史小學沈覽妙解著述甚多駢文則有儀鄭堂駢體文三
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 吳名錫麟浙江錢塘人乾隆四
十年進士官編修官至祭酒浙江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
鴻起而振之吳之詩境超妙實爲朱查杭厲之後勁旣工駢體
尤善倚聲 曾名煥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至
貴州巡撫著有賞雨茆屋集 孫名星衍江蘇陽湖人與同里
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齊名袁簡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
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官以第二
人及第授編修早歲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
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間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
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
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
棊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

閔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阮公爵里見前。劉名嗣。結江蘇陽湖人。與同里董基誠董佑誠同以駢文名於時。樂名鈞。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集。與吳蘭雪同為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遊遊王侯公卿間。

彭名北。蘇江蘇鎮洋人。查名初。揆浙江仁和人。楊蓉裳名燦。芳荔裳名揆。江蘇金匱人。蓉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公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為詞章詩出入義山昌谷間。而自成一體。儼體文。驚才絕艷。世謂盈川復生。荔裳少擅風雅。與其兄蓉裳齊名。

劉名開。安徽桐城人。為姚姬傳高足弟子。著有駢體文二卷。梅名曾。亮江南上元人。著有柏規山房集。郭名慶。江蘇吳江人。吳名慈。鶴江蘇長洲人。

張度。西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

詞。人呼太白後身。其再入都也。值西師凱旋。朝廷行郊勞禮。方問

亭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公為賦饒歌。大書其上。復為良鄉居民賈

戶作凱旋榜帖。千餘紙。一夕立就。晚年養疴鄉里。湖廣總督畢秋

鵬。迎至節署。集名流為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公援筆為長歌。四

賦。迎至節署。集名流為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公援筆為長歌。四

賦。迎至節署。集名流為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公援筆為長歌。四

座嗟賞。

張名九鉞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既罷官徧游嵩洛偃輦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

張仲冶之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

張公爵里見前著有船山詩草若干卷學者稱船山先生

法時帆生平以詩文爲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獎進主持壇坫者三十年嘗稱舒鐵雲王仲瞿孫子瀟爲三君作三君詩以紀之。

公名法式善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卽以宏獎風流研求文獻爲己任其爲詩質而不臞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 舒名位直隸大興人少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以奇博橫恣之才從威勤侯勒保軍幕治文書有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勤侯征狝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率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身長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侯爲么妹執柯將以歸舒舒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一時傳爲佳話著有瓶水齋詩集 王名曇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烟霞萬古樓集寶東臯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 孫名源湘江蘇昭文人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真閣集年十五隨父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授筆賦詩已有驚人之句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 著有長真閣集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爲張藥房馮魚山溫箕坡趙渭川而必以黎二樵爲之冠黎公足迹不逾嶺嶠而詩名滿海內巨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

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閩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言。

黎名簡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憂未赴廷試。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所居曰百花村。亭曰衆香閣。曰藥煙生。平擅詩書畫。三絕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與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鈔若干卷。張名錦芳廣東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馮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著有羅浮草堂集。溫名汝。適廣東順德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攜雪齋詩文鈔。趙公希璜廣東長寧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

鄧湘皋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稍長則搜討楚故。不遺餘力。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己。所纂沅湘耆舊集。綜一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爲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編

纂歐陽文公圭齋集尤爲有功於先哲。

鄧名顯鶴湖南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迹半天下凡海內荐紳大夫才俊士多慕與爲友晚居長沙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求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云

阮芸臺爲浙江巡撫立詒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卷條對不用局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詒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生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

阮公爵里見前以嘉慶五年授浙江巡撫公所著書曰擊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野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說學錢溉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菽崖攷古錄孔奭軒儀鄭堂集胡西林詩集張解元吏部詩集僧誦茗蔗查集李四香算書凡數十家

何子貞以書法名海內。然其生平學問。專肆力於史漢。罷官後。恆爲各省大史。聘修通志。體例精嚴。撰述贍洽。詩宗昌黎。東坡有蒼莽橫逸之氣。所著有史漢地理合證。東洲草堂詩文集。玄女室雜記。春陵倦憶錄。士林珍之。

何名紹。基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文安公長子。其書法詳巧。藝門。

朱伯韓嘗從倭良峯。曾滌生游。與聞宋儒緒論。其經術考據。則與何子貞。張石洲相切劘。至於詩古文。精深雅潔。則與梅伯言。邵位西。劉椒雲。馮魯川。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

朱名琦。廣西臨桂人。官至道員。

桐城之文末流。倣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

南屏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曾氏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訇隱韡自成清越嘗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先生啓之然尋其聲貌與姚氏略不相襲所謂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歟

吳名敏樹湖南巴陵人爲湘楚古文大家其治經也融會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不愧近世之鉅儒著有梓湖文集曾公爵里見前其門下以古文著者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於骨長於用複而短於使單裕釗善敘事而規模不免狹小汝綸習於間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廣此五人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曾氏入室弟子也

龔璉人魏默深爲文有偏霸之才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所未逮而爲道咸間文壇之飛將

龔公爵里見前魏名源湖南邵陽人著有書古微詩古微聖武記海國圖誌等書其著聖武記時龔璉人手書一聯以贈之

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
典成一家言其推挹可謂至矣

道咸以降駢體文亦多斐然可觀者如李申耆周荇農傅味琴趙
桐孫王壬甫李蕤客諸家皆氣清體潔而蕤客尤詞旨淵雅體格
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追徐庾不愧為一朝之後勁

李名北洛江蘇武進人 周名壽昌湖南長沙人 傅名桐安
徽州人 趙名銘浙江秀水人 王已見前 李名銘慈浙
江會稽人

國內戰爭原無足紀洪楊之役王壬甫乃著湘軍志敘湘軍之緣
起與瑣事雖表揚功績而言外見意於諸將劣迹曾不少諱曾滌
生且有微詞羣推為史狐之筆湘軍將帥惡之購其版燬焉

王公爵里見前所撰湘軍志十六卷羣帥後
屬王定安別撰湘軍句則皆諛頌之詞矣

石達開以文武兼資之才起而革命未獲成功好事者傳誦其檄

新世說文學

文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其意氣可謂橫絕一世矣。又傳其感懷詩結句云。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藹然仁者之言。令窮兵黷武者見之。當爲愧死。

石爲雲南人在太平天國封翼王後與秀清不合率孤軍至四川遇難云

李少疏幼貧嗜讀恆負薪山中且樵且讀卒之貫通羣書言行一遵先哲以經術詞章授徒里中從游者數百人咸推爲儒林之模楷。

李名光榕湖南湘潭人晚年被舉孝廉方正

汪柳門自謂於書無所不窺而史漢尤精熟某學使思有以難之一日叩之曰龔定盦詩有九月猶開窈窕花之句窈窕花何物汪不能答某學使轉告之曰桂也班書具在君殆偶爾遺忘耶汪大

窘。

汪名鳴鑾江蘇吳縣人官至侍郎

易耕莘長身玉立清瘦如鶴熟精昭明文選工為六朝小品賦嘗作熏籠賦一篇歐陽節吾稱其雅韻絕倫幽豔在骨。

易名志伊湖南湘潭人少即清矯絕俗與人交不輕然諾詩詞尤為清雋顧連不得志於有司年未四十賣志以終

張樵野起家簿尉粗識文字中歲始力學駢散文詩竟能卓然成家書亦超逸絕俗真奇才也。

張名蔭桓廣東南海人官至戶部右侍郎光緒戊戌政變遣戍西行有西戍遺詩一卷關內外途中所作悲涼激越令人不忍卒讀

張冶秋置身通顯而愛國憂時於杜陵為近光緒戊戌己亥間蒿目時事鬱鬱不自勝嘗為感懷詩八首悲壯淋漓直逼秋興。

張名百。湖南長沙人。起家翰林院編修。官至郵傳部尚書。其感懷詩有二首。云：戎氛近逼，姬周日黨，禍紛乘趙。宋年憂極，真思蹈東海。時危忍見哭，伊川乾坤擾。擾事未已，風雨瀟瀟。秋可憐，萬里敢忘心。報國諸君應有力，回天五十二翁霜。雪姿經霜，歷雪到清時。教忠深負先臣訓，補過難酬聖主知。數畝敝廬人外想，聯牀風雨夢中思。故山無恙堪招隱，會籍青雲餌紫芝。

釋寄禪。少不識字，爲人牧牛。一日見籬落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大哭，遂出家。雲游海內，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到長沙以告郭筠仙。郭始教之爲詩。中歲以後，宗法六朝，步趨王孟，高者直逼盛唐。與湖湘老輩鄧彌之、王壬甫相酬唱矣。

釋名敬安，湖南湘潭人，自號八指頭陀。書法古拙，間有不知之字，則畫形以象之。晚年爲天童方丈，立僧教育會，往來京滬間，以傳播佛學爲己任。

孫師鄭輯近賢詩約得二千餘家，爲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

其中雖瑕瑜互見。然旁搜博採。每人綴以小傳。實爲近代風雅之陽秋。

孫名雄。江蘇昭文人。清季官學部。張文達奏派爲文科大學監督。工駢體文。詩輯四朝詩史一班錄爲詩史閣圖編徵題詠。

張香濤開府江漢。朝野人士卽已雲從。迨入樞府。都人士以一親丰采爲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文讌詩會。卽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鬪角。作詩鐘一二。故當日十刹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菴。皆爲名流暢敘幽情之所。而寒山詩社。亦卽起於是時。

張公爵里見前。公以光緒三十三年入軍機處。

江建霞以文學負盛名。所作詩尤驚才絕艷。上掩玉溪。冬郎。次回疑兩集不足道也。詩文多不留稿。有人傳其綺懷詩數章。弱冠時

讀書鴛湖所作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江公爵里見前綺懷詩九首錄其二云鏡鵲晨開理鬢雲從知
碧玉遜雙文最憐心地明恩怨孰問家聲舊贊勛弱賀臨風同
柳細劫花經雪勝蘭焚夢中洒盡鴛鴦淚痛絕人間小鄂君帳
底偷翻子夜歌鏡中難畫石家螺偶開玉匣飛珠鳳誰說紅牆
卽絳河南內無人留覆鈕北山有鳥怕張羅那堪譜續金荃夜
慘綠年華鬢已皤情詞哀豔似非少年所作然論其晚境抑鬱
無聊身世實足愴感是詩彷彿預爲之識也

徐研甫於光緒戊戌督學湖南仿張香濤督學蜀中之輜軒語作
輜軒今語教導士子趨重實學其於經學一門頗主廖季平公羊
今學康長素六經是劉歆僞書各說葉奐份遂作輜軒今語辨逐
一論駁之朱師晦又作辨輜軒今語辨一時觀者如墮五里霧中
莫辨真理之所在

徐名仁鑄順天宛平人以翰林院編修視學湘中所賞拔者皆
一時名士八月政變以牽涉新黨革職廖名平四川井研人

爲王闈運高足弟子初通公羊漸貫通羣經謂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國尚書周禮所以治天下蓋與舊說異乎異焉康名有爲廣東南海人著有偽經考諸書爲吾國譚新學主張變法之第一人葉名德輝湖南湘潭人朱名德裳湖南湘潭人

文芸閣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光緒朝有珍妃者幼從文讀頗通書史屢爲帝言之甲午大考翰詹帝以公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駸駸有大用意尋爲忌者劾罷歸而著書有晉書藝文志補注純常子支語及雲起軒詞鈔各若干卷

文名廷式江西萍鄉人庚寅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楊崇伊以交通內監劾之

彭藻才詩詞富麗尤工駢體文光緒乙未入詞林時值萍鄉苦旱斗米千錢公以書致張香濤才藻橫溢情詞復極沈痛中有霽雲斷指包胥頓首之句張立發庫金十萬賑恤之鄉人至今誦其德勿衰

彭名樹華江西萍鄉人
光緒乙未進士授編修

光宣之間岑雲階瞿子玖袁慰亭端午橋諸要人相繼罷免梁辟
園以目疾閑居長沙作豔體詩四章分詠之名流和者數十人以
王壬甫曾重伯所作爲最工一時膾炙人口

岑名春萱廣西西林人時由兩廣總督入爲郵傳部尚書免職
瞿名鴻機湖南善化人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免職袁名
世凱河南項城人以外部尚書軍機大臣免職端名方滿洲
人時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免職梁名煥奎湖南長沙人光
緒癸巳舉人爲江南知縣以目疾辭里所居青郊別墅頗有湖
山之勝曾名廣鈞湖南湘鄉人以翰林院編修出爲廣西知
府著有解菴詩存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
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
樓之上湘綺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而彌之和陶冲淡

微遠深。躋神味。李蕤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韻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蕤客游。頗究心於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菴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雋妙。晚年稍覺頹唐。此宗效者甚多。而佳者難覲。若同光體詩人。出入南北宋。鄭蘇龕。陳伯潛。陳伯嚴。沈子培。爲其宗之魁傑。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蒼幽峭。體會淵微。思精筆鍊。蘇龕伯潛優爲之。一派生澀奧衍。語必驚人。字忌習見。伯嚴子培優爲之。范肯堂。林畏廬。陳石遺。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羅瘿公。黃秋岳。梁仲異。夏劍丞。則後起之秀也。

王已見前。鄧名綸湖南武岡州人。著有白香亭詩集。章名炳麟浙江餘杭人。博極羣書。尤精佛典。古文辭亦戛戛獨造。自成一家。樊名增祥湖北施南人。為人足智謀優。文學以庶吉士改官陝西渭南令。鹿傳霖撫陝榮祿任西安將軍。皆倚重之。後洊升陝西布政使。然以盛氣凌人。屢起屢躓。入民國後。一為袁政府參政。羈滯京師。常與易哭菴作詩歌鼓吹。女伶其格漸卑。易名順鼎湖南龍陽人。少有才子之目。其詩工於對仗。運用故事。往往奇闢。驚人民國三年。出為印鑄局幫辦。少年之作如星光。忽墮岸千尺。水氣平添波一層等句。不可復覩矣。鄭名孝晉福建閩縣人。著有海藏樓詩集。陳伯潛名寶琛福建人。著有發菴詩集。陳伯嚴名三立江西義寧人。著有散原精舍詩。沈名曾植浙江人。作詩喜用僻典。與伯嚴之好用奇字。又少異焉。范名當世江蘇通州人。林名紆福建人工書善畫。自號冷紅生。譯著歐美小說。最有名。陳名衍福建人。著有石遺室詩集。李名官龔福建人為詩最工。嗟歎。羅名惇巖廣東人。黃名濬梁名鴻志均福建人。夏名敬觀江西人。

近有南社者。為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社中聞人。如黃克強。宋漁父。仇冥鴻。甯太一。程韻蓀。汪精衛。柳亞子。陳漢園。高天梅。田紫琴。白楚香。姚鵷雛。邵次公。汪蘭皋。

景太昭居覺生馬小進馬君武馮自由張蔚西黎淮蓀葉競生李
印泉顧養吾諸君皆稱文壇健將歲出叢刻兩巨帙分詩文詞錄
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
詩史相近然黃宋仇甯程黎諸君子相繼殂謝黃壚向笛觸緒生
悲令人不忍卒讀矣

南社創始於清光緒己酉柳亞子爲之倡故柳連年被選爲主
任黃宋二公已見前仇名亮湖南湘陰人辛亥起義公以

山西獨立響應之民國二年在北京發行民主報痛詆袁世凱
民國四年袁黨誘之入京遂遇難甯名調元湖南醴陵人性

鯁直工爲詩文早歲入同盟會萍醴之役錮長沙獄中三年酌
酒賦詩歌聲琅琅出金石既出獄北走燕京主帝國日報大言

高論彈射朝政無所避武昌兵起乃奔走湘鄂間襄黎元洪譚
延闓戎幕旋任三佛鐵路局長宋漁父被刺君乃辭職走滬上

電致譚延闓說以獨立袁政府密令各捕遂遇害於武昌程
名家榿安徽人民國四年在北京謀刺袁世凱不成而被害

汪名兆銘廣東人柳名棄疾江蘇吳江人陳名家鼎湖南
寧鄉人衆議院議員田名桐湖北人衆議院議員白名逾

新世說文學

桓湖北人衆議院議員 姚名錫鈞江蘇華亭人 邵名瑞彭
浙江淳安人衆議院議員 汪名文溥江蘇毗陵人 景名耀
月山西人衆議院議員 居名正湖北人參議院議員 馬名
小進廣東人衆議院議員 馮名君武廣西人參議院議員
馮名自由廣東人稽勳局局長 張名相文江蘇桃源人衆議
院議員 黎名尚雲湖南人參議院議員 葉名夏聲廣東人
衆議院議員 李名根源雲南騰衝人由衆議員
任陝西省長 顧名澄江蘇無錫人數學有重名

近有陳仲甫胡適之錢玄同傅孟真諸君發刊新青年創爲文學
革命之議主張以白話爲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
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
的文學陳則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爲根本上之解決錢並主
張廢去漢文另採用一種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爲
的文字傅則欲剷除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謂吾國數千
年來所有學術爲陰陽學術所有文學爲偈咒文學若非去此誤

謬自與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觀諸君之緒論類皆以舊文學爲死文學。須一律掃除。主張言文一致。於新文學界放一異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漸。未始非吾國文化進步之一轉機也。

陳名獨秀安徽懷甯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胡名適安徽績溪人錢以字行浙江吳興人皆在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斯年山東聊城人北京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生

詩鐘爲聯句之變體。不知起於何時。最盛於同光之際。閩粵湘人尤喜爲之。其以鐘名亦不知果取何義。前輩流傳名句多賦物體。如萬里江山歸赤帝。項羽一生名節誤紅娘。鶯鶯大力將軍都是膽。趙雲橫行公子本無腸。蟹螯胯下英雄紅勒帛。經布牆頭姓字碧籠紗。題名錄是也。同光以後盛行建除體。逐字對嵌。周而復始。各一唱。以至七唱。都人士結爲寒山詩社。月必數集。雅歌消遣。陳翼牟爲社中之

健者作詩鐘九友歌以張之龍陽才子鐘中仙搖筆思攫榜花元

忽然攫得喜欲顛一生奪魁數累千易哭王郎清純俗塵捐粥粥

恥與人爭先偶探驪珠眾稱妍王書瘦公選句如選錢收拾奇零

一一穿命題擇字爭新鮮問鼎不得心茫然嘲甲評乙舞翩躚羅

公會侯苦思殊可憐伏案狂吟如秋蟬嘔心鏤腎百慮煎曾伯誰

其匹者高閬軒哆口瞠目繞室旋軒然一笑得佳聯駸駸欲度鐘

王前高閬軒亞子風神翩鳳騫美人秋水隔娟娟聽唱黃河頌屢延

捐顧亞軒落第口呼冤顧亞就中強記推鄭虔宵寒面壁如參禪窅然

枯坐聳兩肩抱膝無言口吹烟鄭叔吾宗主事腹便便臚唱清聲

動九天精思直透秋毫巔踞榻仰臥赤兩顴以手畫肚肚欲掀陳

備關尹好事勤且賢主持壇坫稱中堅都集刊行始甲編賡續不

公

已俟百年。吳江楓冷萬人傳。關穎讀陳君之歌。知諸君子跌宕裙屐。流連琴尊。白戰無喧。清談有侶。固一時之佳話也。

陳翼車名士廉湖南湘鄉人內務部僉事詩學義山深有所得
易羅二君已見前 王名式通山西人 曾名福謙福建人
高名步瀛直隸人教育部司長 顧名瑗河南人 鄭名沅
湖南人公府祕書 陳公備名慶佑廣東人交通部主事
名賡麟廣東人 交通部司長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mostly blank rectangular area, likely a scan of a page. The page is mostly white with some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dark mark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blank or nearly blank document page.

新世說卷三

易宗夔撰述

方正第五

侯朝宗故與陳定生吳次尾相善。陳吳二君方共檄阮大鍼罪。作留都防亂揭。阮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君。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權公覺之。謝弗與通。而阮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公置酒高會。徵其伶。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阮。遂戟手罵詈不絕。阮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

侯名方。域河南商邱人。幼從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懷寧阮大鍼。故魏闡義兒也。屏居新世說方正

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鉞罪作留都防亂揭宜與陳貞慧
貴池吳應箕實主之大鉞愧且恚然無可如何故欲因公以求
解於二君

顧亭林康熙丙辰至都門。其甥東海兩學士設宴。延之上座。三爵
既畢。卽欲行。兩學士請曰。甥尚有薄饌。未薦舅氏。幸少需。飲至夜
闌。張燈送歸。何如。公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
賄二者夜行。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兩學士屏息肅容。不敢
更置一詞。

顧公已見前東海兩學
士卽徐元文徐乾學也

魏貞庵因事納諫。正直不阿。嘗侍世祖坐。世祖稱唐太宗英主。對
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

魏公爵里
已見前

清初各部尙書侍郎。滿漢各一人。漢尙侍多仰滿人鼻息。不敢有異議。馮孔博爲吏部侍郎。時議各省遣大臣二人廉察督撫一案。滿侍郎太必免與公議相左。盛氣相陵。奮拳欲擊公。公徐曰。會議也。獨不容吾發言耶。且可否自有上裁。豈爾我所敢專主。時曹屬環跪公前。使稍貶捐。從滿議。公堅持不可。疏入。帝亦卒聽公言。

馮公爵里見前。康熙四年。停各省巡按議遣大臣廉察督撫。每省各二人。吏部尙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遂議設公廨。頒敕印。公執不可。曰。國家設立督撫。皆重臣。今謂不可信。復遣兩大臣監之。甚無謂也。夫權重則勢相軋。難保屬吏不仰承。左右啓隙。端太必免性暴。仇聞公言大恚。瞋目起立。欲舉拳以毆公。公故云云。其後太必免反修好禮。下於公。然終以罪誅。

徐立齋介然謹禮法。門庭闐如。有沈生者。中表兄弟也。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罪。出重金求免死。公能一援手乎。公變色曰。是何言。速去。無污我。遂擯沈生。

徐名元文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賜進士第一累官至戶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旋罷領書局

孫承恩之弟名暘者以罪遣戍公戊戌廷試卷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世祖稱賞之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馳至公寓面詢學士故與公善因語之故且曰畢世升沈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公曰禍福命耳君既不可欺弟亦不可賣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無悔乎公曰死無悔學士復奏世祖嘉其不欺遂賜第一人及第

孫字未詳江蘇常熟人順治戊戌狀元授職修撰

于北溟爲兩江總督捕大盜魚亮置獄中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匕首自屋梁下公叱問何人曰魚亮也公解冠几上自指其頭曰取魚亮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

手不得

法有市

斬決西

于八
駐陸

疑而

年定

壽我

千今

格宜意

汚直禁

撫朱且

其非老。

執法嚴

新世

公名格爾古德姓鈕祜祿氏滿洲廂藍旗人初由筆帖式爲副理事官康熙二十年由內閣學士授直隸巡撫政績稱最

孫若羣少勵品學言動皆有則鄉里稱小聖人以進士謁選京師任侍郎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侍郎有友時往山左學使任知公之二子應童子試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

孫字未詳山東淄川人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滔滔不竭善評騭窮通壽夭皆以文決之康熙癸丑知交城縣事遺其子歸淄就婚去後見其近作歎曰吾子其不再返矣歸後竟卒治交多異政遷四川知州卒於官

張警菴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公之教也

張名鵬翼福建連城人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焉

日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

徐青牧持躬方正。論學不苟同。李中孚南遊來訪。與深談良久。李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公正色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

徐名世。沐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困於舉子業。如井蛙焉。與陸桴亭。高彙。旗馬。一庵諸公往來論學。無虛日。

汪茗文爲兵馬司指揮。其時旗人橫甚。某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率黨數十人。臥踞廳事。公厲聲曰。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窺民乎。卒直民而紕旗人。

汪公爵里見前。順治中。曾由戶部主事降爲北城兵馬司指揮。又懲豪家奴以勢陵人者。任滿且去。北城民炷香提酒送者。填溢衢巷。

姜西溟在京師時。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公學。頗欲援之。登

期明相有幸。僕曰安三。勢傾朝野。公不少假借。性德乘間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親。亦不能爲力者。蓋有人焉。爲之梗。願先生少假顏色。則事且立。諧公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

姜名宸。英。浙江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精書法。爲諸生名。澈。九重。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始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當未第時。徐尚書乾學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竝退就弟子。列獨公與爲兄弟。稱健菴。罷官歸。猶領一統志。公預志事。相從南歸。於是構健菴者亦惡公。以故連蹇不得志云。

施文賢爲京兆尹。令行禁止。畿輔肅然。步軍統領託和諾行驕縱。輿前常擁八騶。公遇諸途。乃拱立道旁。俟其過。託驚駭。下輿問之。公厲聲曰。定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故立以俟。孰意汝也。欲劾之。託跪謝乃已。

施名世。綸福建晉江人。襄壯公琅次子。康熙二十四年由任子授泰州知州。有重臣來治河。其從官強聘州民女爲妾。公持之急立還。諸民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臘塔以公清廉正直。題留得旨。留任。擢守揚州。禁冶游俗尚一變。聖祖南巡。召對良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後以特旨授順天府尹。再遷至漕運總督。江泰淮揚稱爲施青天。

任葵尊官御史。巡視北城。有錦衣駿馬者突其前。公呵叱之。從者曰。此某王所嬖之千金。且也。公大怒。率隸卒逐之。且匿王府。公坐門前。必得且乃已。王命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入奏。聖祖曰。彼非陵汝。行吾法也。汝若庇優。是虧吾法。王大懼。叩首而出。

任名宏嘉康熙中官
巡城御史正直有聲

陸稼書令嘉定時。蘇撫慕天顏生辰慶祝。羣吏爭獻納珍物。公獨於袖中出布一匹。屨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謹爲公壽。天顏笑却之。卒以微罪劾罷其官。

陸公爵里見前。公以康熙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缺。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又以盜案落職矣。

湯潛菴爲蘇州巡撫。權相明珠有家奴。言事多效。所至大府郊迎。過蘇。畏公不敢謁。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召之來。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闢大門。傳呼奴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肉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慚沮。卽日去蘇。

湯公爵里見前

陳滄州署霸昌道。奉特旨許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

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卒。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聖祖示以公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

陳公爵里見前。初學士沈涵密荐公。聖祖還其奏。五十六年召公見。曰。沈涵荐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

朱可亭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鬪殺獄。總督喻某權撫篆。疑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乃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而出。

朱公爵里見前。總督喻將劾公。適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荐之。旋行取授刑部主事。

鄂毅庵爲雲貴總督時。楊公名時獲罪。聽勘。新撫朱綱欲入楊罪。

呼三木以待軍民。洵洵欲爲變。公力持之。嘗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慚沮。

鄂公爵里見前。公好護持善類。楊公會夜夢羣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而散。及見公如神人貌。

方望溪夫人蔡氏卒，熊一瀟尚書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

方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以劾田文鏡事，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地。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崛強，欲痛有所摧折，仍湔洗而復用之。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尚書珽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

仍置請室。

李公爵里見前公在獄時日讀書飽啖熟
眠故甘撫胡君期恆亦在繫數爲鐵漢

蔡聞之服闋至京師。適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竝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

蔡名世遠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門選庶吉士授編修
既休致歸主講鼇峯世宗嗣位特召入都命侍皇子講讀累官
至禮部右侍郎予諡文勤

余田生知江津縣。時值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公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

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乞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依矣。望哀赤子。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公曰。還報年。公閉門待劾。原文已聞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

余名旬福建福清人。自爲諸生。卽以名義爲己任。好面折人。康熙丙戌成進士。以雍正時知江津縣。折辱年羹堯使者。年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爲吏部主事。

全謝山年十四補諸生。例謁黌舍。內附設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公見二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牆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

全名祖望。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儔。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列下等。以知縣候選。乃歸不復出。既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屢主葺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才甚

衆其學淵博無涯。於書靡不貫穿。卒後弟子錄爲經史問答。又哀爲鮎琦亭集。

魯亮儕受田文鏡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公入境。聞父老說令賢至縣。見令溫文爾雅。詢知借俸迎母而庫虧。竟不取印。辭令馳去。至省見田。田盛怒。睨公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乾笑。顧左右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公免冠而前曰。裕一寒士。以求官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得民心如是。見其人。知其虧帑故。又如。是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其不知。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公若以爲無可哀憐。裕再往取印。不遲。田默然。旋目公曰。奇男子也。非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公曰。裕少時能日。

行三百里。明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支，以爲信。田許之。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

魯名之裕，其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公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公衣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帳下健兒競技賭跳，故武藝尤絕人。

謝香泉任台諫時，以直聲著。權相和珅有寵，奴常乘珅車出入，人避之，莫取詰。公巡城，遇諸途，命卒曳下，答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公益怒，痛答奴，遂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相國坐耶？」京師咸呼爲燒車御史，和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

謝名振，定湖南湘鄉人。公以文章名一時。喜山水，旣罷官，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杖履，迎之飲酒。賦詩名益高，和伏誅，復以官部郎以卒。

高宗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張映沙者，文

和相國之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張乃呼隸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聞之大驚。上章劾奏。帝察其情。謂近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安敢爾。其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降特旨。令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矣。

張名若瀛安
徽桐城人

董蔗林相國長子淇。以廢官部郎。中年夭折。相國悲咤。一日謂門下士曰。予自問生平無罪。西河之痛。天何罰之酷耶。衆或引孔子伯魚釋迦摩侯羅爲解。相國愈不懌。洪稚存編修在座。率爾對曰。師秉國鈞。上之宜法。皋夔伊傅。次之亦當效。房杜范韓。乃庸庸。祇祇徒效孔光石慶之所爲。不能造福。卽有餘殃。慎毋以無罪自蒙也。相國惘然久之。

董名誥浙江富陽人乾隆二十八年館選授編修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國史館總裁洪公爵里見前

吳槐江性樸直奏對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督直時仁宗返自關東駐蹕夷齊廟公與董文恭戴文端同召見帝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耶公越次對曰皇上此行欲面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跡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帝目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陛下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壅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帝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曰臣曾侍皇帝謁太上皇帝蒙面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

無益害有益。將來如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無以對朕。言猶在耳。陛下宜謹佩勿諉。同列皆爲橋舌。而公神色自若。

吳名熊。光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以中正榜授內閣中書。累官至兩湖兩廣直隸總督。

楊時齋家法極嚴。正子國楨。少倜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公方提督固原。長公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並予假省親。國楨至。轅者以公命止之。不許入。國佐入爲跪請。久乃召而庭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起武舉。蒙上拔擢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汝忘之也。命予杖。官吏爲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上。遷按察使。陛辭。宣宗諭曰。好爲之。有如不稱。當語而父知耳。蓋當是時。帝亦知公之家法也。

楊名遇春四川崇慶州人以乾隆四十四年中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峯堡調赴台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由把總擢守備後征黔苗勦教匪累官至固原提督道光五年賞公紫纒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

何允彪嘗假館杭州山村小菴中四顧荒寂忽夜聞剝啄聲則一青衣麗姝翻然而入公叱之對曰葉砧久出今忽得書妾不識字乞先生爲我誦之公擲書地下曰村中豈無一識字者何必乘夜求我我非魯男子速去毋恩乃公婦慚而退

何名焯浙江蕭山人道光時官雲南巡撫拒夜奔爲諸生時事

王子懷於咸豐初爲御史抗疏直言於國家大計多所建白旋游升戶部侍郎遇事力持正論朝貴爲之斂迹時肅順柄國頗忌憚之遣客通殷勤公意頗動訂於某日偕謁客待於外堂車駕矣衣冠而出過廳事東偏有巨鏡忽面鏡瞻顧一周拈髭自語曰焉有

堂堂王子懷而爲權貴屈節者乎。遽謝客。客還報。肅恚甚。將謀所以中傷之。乃引疾歸。

王名茂。蔭安徽歙縣人。咸豐戊午。京察時。大學士瑞常管兵部。王爲左侍郎。及過堂。瑞舉一等諸員。姓名語尚待。王起正色曰。某某特善奔走。非真能辦事者。若某某皆勤於職事。爲守兼優。應以一等與之。瑞怫然曰。如君言。乃非我所知。請君爲我定之。王曰。誠然。中堂事多不常。至署茂蔭終歲。在部察諸司勤惰較詳。敬當爲中堂定之。徑取筆標識。促其畫諾。付胥繕摺具奏。瑞大不平。然竟無如何也。

胡潤芝律己甚嚴。於宗族姻戚。不稍假借。在黃州時。族人某來謁。飲食之者數月。一日辭赴前敵。問其故。以營官某奉調。囑與偕行。公勃然怒。面諭營官曰。吾有族戚。力豈不能庇之。汝輩借以結納。風氣一開。伊於胡底。姑記過一次。以儆。因自給族人歸貲。並通飭各臺局營員。任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官及同僚情面。濫爲

汲引若經訪聞立即參劾。

胡公爵里見前

沈幼丹性剛直。朝貴無敢有請託。有之亦置不答。李次青夙稱骨肉交。公督兩江時。李薦一族子至。留署數月。公忽召詢之。若家幾人。歲需幾何。對以百金足矣。公立出千金助之歸。不與差遺。

沈公爵里見前。又有同鄉摯友。以知府需次山西。乞函於沈。致桂撫爲之先容。沈笑不應。徐檢尺牘三四函示之。則桂撫關說未報者也。因曉之曰。彼若受而應之。吾何從施面目。君第去。若無所事。吾當按月資給。君遂以四百金贈其行李。名元度。湖南平江人。以孝廉從曾國藩軍。積功官至雲南按察使。升布政使。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

七門紀載詳瞻

彭雪琴貌清癯。如閒雲野鶴。出語聲微細。至不可辨。然每盛怒。則見之者不寒而慄。巡閱長江水師至皖。合肥李氏勢方盛。少荃相

國猶子某素飭法。時出奪人財物妻女。官不敢問。一日奪鄉民妻去。鄉民訴諸公。公命以刺邀某至。詢之曰。鄉民告若奪其妻有之乎。某直悍然應曰。然。公大怒。命笞之無算。府縣官皆至。悚息哀求。公不之許。俄巡撫以刺至。請見。公命延接。陰囑吏曰。趣斫之。巡撫足甫登舟。而吏持頭復命矣。公乃移書合肥相國曰。令姪壞公家聲。想亦公所憾也。吾已爲公處置訖矣。合肥復書謝之。

彭名玉麟。湖南衡陽人。從曾國藩軍。以水師名。每年巡閱長江。必戮數人所至之處。將弁士卒咸有戒心。公之衣履。皆質類村叟。偶出行。一奚奴隨之。亦村童也。一日過浙江石門灣。灣固大鎮。亦往來孔道。有水師管帶官駐焉。公憩於茶寮中。每夜有說故事者。鎮人羣集聽之。正中一座。爲管帶席。他人不敢僭。公卽據其席。寮主勸其移他座。公婉謝之曰。俟管帶至。吾當謹避之。俄而二弁負大燈。導管帶至。坐客避席。寮主趣公起。公不聽。管帶大怒曰。何物村人。膽敢據吾座。二弁亦大聲呼叱。公徐徙他座。蟻伏無言。管帶猶餘怒未息。坐客莫不悚懼。俄而公潛去。立召管帶。管帶至。則視高坐堂皇者。乃適所斥坐上村人。匍匐如

死囚公略叱曰一管帶
官威福至此耶命斬之

閻丹初署鄂藩時鄂督官文恭有某弁以變童保副將矣恃寵而
驕一日入民家欲姦其處女女不從殺之而逸其父母詣府縣訟
冤府縣莫敢問公大怒急謁文恭弁已求救於文恭公上謁而文
恭辭以疾公謂有要事必須面陳如不可風卽就見於臥室闈者
仍固拒之公曰中堂病必有痊時俟痊必傳見吾卽居此以待命
從者持襪被來臥起官廳三日夜中丞司道多方勸解公出誓言
謂不斬弁不還署文恭乃自出見卽長跽以請公岸然不爲動中
丞嚴公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獨不能稍開
一面網乎公不得已扶文恭起與要約立弁弁職押歸原籍文恭
諾乃呼弁出令頓首謝再生恩公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

衣重杖四十立發遣事訖始向文恭謝文恭由是益敬憚之

闕名敬銘陝西人以同治初署湖北布政使司嚴名樹森陝西人與公同鄉

劉孟容爲陝西巡撫編修蔡壽祺言事譏公夤緣詔公自陳公復奏曰凡夤緣者必其平日縈情於寵利不勝歆羨戀慕思一得之以爲快然後喪其本心捐棄廉恥爲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故凡小廉曲謹之士麤知自愛卽有所不屑爲不必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臣雖愚陋其於希榮慕祿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絕於心蓋其自治尙有精於此者而此特其粗節乃蔡壽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謗惟所欲言直欲厚誣天下謂無復有粗知廉恥之入之事則何其情之悖也

劉名蓉湖南湘鄉人少懷奇自負不肯隨時俯仰嘗與羅羅山講學有志於古曾滌生聞其名造訪遂相友善曾居京師時嘗

寄詩與公有臥龍之譽同治二年以四品京堂授陝西巡撫

穆宗晏駕孝欽后欲攬政權不爲立嗣廷臣無敢抗爭者光緒己卯穆宗梓宮永遠奉安吳柳堂侍御乞派隨扈行禮至薊州遂密奏穆宗立後事自盡於所居之寺中奏上孝欽雖不悅仍批其摺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憫

吳名可讀甘肅人道光庚戌進士授主事轉御史以劾成祿言太激左遷吏部主事操行清潔不附權貴

光宣之間慶王奕劻當國舉朝莫敢撻其鋒臺諫中乃有正直不阿之趙江二君焉趙芷蓀以黑龍江巡撫事首揭其奸革職江杏村繼之其疏中有云江蘇巡撫寶芬陝西巡撫恩壽爲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爲其姪壻浙江鹽運使衡吉爲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其子載

振之乾兒。悉實事也。疏上。都下喧傳。爭爲公危。果奉旨命其明白。回奏。及覆奏。乃歷數諸故實。末更謂臣非不知趙啓霖劾奕劻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汲引私人。恐或貽誤大局。激於忠愾。冒死直陳。旋奉旨切責。命回原衙門行走。公旣被放。卽奉母返閩。繪梅陽歸隱圖以示志。

趙君爵里見前江名春霖福建莆田人當時以廣西趙炳麟與趙江稱臺諫三霖其實麟並非霖炳麟亦未許巨奸幸而得與其時廣和居酒樓有無名氏題壁一首詠其事云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鶯聲嚶嚶呼爺日豚子依依戀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因又和作一首云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請安應亦喚爸爸岐王宅裏翻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江翌雲爲司法總長時。因政府濫發特赦命令。執法不行。潔身遠引。誠不愧爲獨善之士。以視薰心利祿。靦顏阿附者。真有霄壤之

別。或傳其書懷有句云。急流尚幸抽身早。閱世初知獲咎多。尤見君之持躬方正。有畏惜清議。深自引咎之意。

江名庸。福建人。以民國六年爲司法總長。其辭職後書懷七律云。回天詎有魯陽戈。日薄崦嵫可奈何。世亂青山難獨往。酒酣燕市且悲歌。急流尚幸抽身早。閱世初知獲咎多。何事中年要陶寫。縱橫書卷待摩挲。非惟立身品節可嘉。卽詩境亦高尚。

雅量第六

顧亭林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齧。再爲鈔寫。略無愠色。有勸其熏瓦倒壁。一盡其類者。公曰。鼠齧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度置不動焉。能五易其稿耶。

顧公已見前

世祖初入關。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竹虛。獨守敝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其避兵他處者。率多

受警或被劫。公語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於今益信。

徐公已見前
竹虛名未詳

董蒼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風起浪湧。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懾。無人色。公危坐自如。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助。

董名俞。江南華亭人。童時喜讀古人詩。略上口。即能爲聲。偶之言。庚子舉孝廉。與兄閩石進士。並以才名顯。後坐公事。摧挫不得用於世。卜築南村。方塘小榭。歌嘯自得。雖突煙常冷。意豁如也。

徐羽儀讀書靈鷲山。夜陟北峯望月。有虎怒嘯。山谷震動。客勸之避。公笑曰：虎雖猛獸。焉能噬人人。惟畏虎。虎故噬之。意氣自若。

徐名一。鴻江西懷玉人。生而早慧。容狀魁奇。經明行修。不枉道以逢世。嘗自歎曰：吾讀書獨不得明道爲憂耳。何慕富貴富貴能福人。亦能禍人。應舉渡鄱陽湖。風變舟覆。遇救得免。同舟半皆溺死。公覓其尸。衣冠殮埋。又爲文以祭之。方去。

丁藥園居法曹詩名滿京師。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訟於庭。公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

丁公爵里見前

諸駿男嘗同姜匪思過金山。颶風大作。舟直觸郭璞墓石。時匪思在別舟。意諸必惶怖。使人視之。則諸方吟嘯自若。作過金山詩。

諸名九鼎。浙江錢塘人才巨而學贍貫穿經史。百家之言爲人英偉。偶儻有不可一世之概。姜名圖。南浙江仁和人。官御史。

世祖定鼎時。優容名士。不肯以文字罪人。聖祖時爲皇太子。嘗以藥餌饋尤西堂。尤作啓謝之。中有贈之芍藥。投我木瓜。及月宮桂杵。竊是嫦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等句。聖祖以爲大不敬。言於世祖。請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興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且尤某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聖祖默然。

尤名侗字展成一字悔菴江南長洲人以鄉貢除永平推官康熙戊午召試博學鴻儒世祖親擢五十人悉入翰林纂修明史授公檢討年最長入院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三百篇予告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戶外屢恆滿著有西堂雜俎良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行世

計甫草自海陵歸里渡揚子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皆垂首歎惋公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得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勃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湯潛庵爲江蘇巡撫其赴任時布衣牛車從一老蒼頭中途遇一年少官衣冠華麗騎從紛紜或先之或後之有時觸其輿蓋從者輒怒聲呵叱公不與校避之路隅無何抵逆旅公已入上屋年少官後至從者叱店主令相讓店主以已有客對從者曰不問誰何

必移以讓某縣太爺至。詎容他人佔此。店主婉商於公。公卽移入旁舍焉。

湯公爵里見前。或傳郭琇爲兩湖總督時。亦有此事。郭則移入旁舍。後令蒼頭傳年少官來見。令呈部憑援筆批其手本云。該令沿途騷擾不勝民社之任。可聽候參處。

李湘北貳吏部時。韓慕廬學士同預廷議。遇事有不平者。輒對公聲色俱厲。公微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

李名天。馥。安徽合肥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以康熙二十二年爲吏部左侍郎。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後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諡文定。

陳滄洲守江寧。爲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迻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

承鑠而行。

陳公爵里見前社名于皇湖北黃岡人明末遺逸

韓慕廬以禮部侍郎引疾歸里嘗棹小舟出游會長洲縣令出隸卒爭進遂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公戒從者勿言令亦竟不知爲公也。

韓公爵里見前

柴虎臣家居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衣被公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耶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予之其人嗚咽去。

柴名紹炳浙江仁和在西泠十子中文名尤著持躬尤端謹著有省軒集

徐青來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時徒步里巷兒童見之羣相指曰

徐潮來矣。公問羣兒曰：汝等何以識吾爲徐潮也？兒曰：聞人以此呼公，故知之。公曰：潮我名也，未可呼。我字青來，自後汝等可呼我爲青來耳。

徐名潮，浙江錢塘人。先世業漁。公生之日，江湖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儲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

雷翠庭立朝，謬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淪茗，無應者。公怡然。或問之，公曰：若輩在吾家廩，給甚薄，自懈於趨承耳。

雷公爵里見前。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怒。至臨大節，則斬然不可奪。在朝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殷殷如布衣時。

鄂毅庵嘗閱兵，雜容會日暮，大雨從者失道，供給不繼，公略無愠容，獨坐草室中，讀書達旦。

鄂公爵
里見前

阿雲巖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容齋參劾獲咎。其後阿公總督雲貴。岳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阿公偶詠詩示之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阿公爵里見前。岳名鍾琪。甘肅蘭州人。生而駢脅。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游擊。以征青海功累官至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後征準噶爾。拜公爲甯遠大將軍。久無功。鄂爾泰劾公忽縱賊張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乾隆十三年征金川。會莎羅奔有功。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三等公爵云。

梁階平爲湖南巡撫時。嘗出巡州縣。辦供張家丁索賄不遂。故阻陳膳。欲激之使怒。公乃枵腹終日。絕無怒容。亦不知爲奴所給也。

梁公爵里見前。以乾隆三十六年巡撫湖南。公以經術飭吏治。清風惠政。士民感之。晚秉樞要。外雖渾穆。而胸中涇渭秩然。

董益甫以拔貢入都朝考。徒步負襆被至邗上。求附載於北行舟。

朝夕坐舵樓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某貴公子赴京應試者。幸勿相擾。公誦如故。公子方與賓從飲酒度曲。厭而呵問之。公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應試耶。狎客等從而和之。公不能堪。負氣奔岸。徒步至京師。旋鄉會試。聯捷授職。編修。越數年京察。由監司洊擢四川布政使。某公子亦以貳尹需次蜀中。憶及前事。頗不自安。謀引退。公聞之。召入見。好言慰之曰。昔淮陰侯不仇胯下之辱。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

董名教曾江南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累官至閩督。予謚。

文恪

徐華亭督學浙江。某生員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公批其眉曰。杜撰置之三等。洎發落日。某生面陳曰。顏苦孔之卓。出揚子太玄經。

非生員杜撰也。公卽起立曰：使者以僥倖太早，少讀古書，卽改爲一等末名，以誌予過。

徐名未詳

湯敦甫在京師，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御者誤觸之，菜傾於地。翁捽其御者，詈且毆，索償菜值。公啓簾問曰：值幾何？我償汝。翁言錢一貫。公揣囊中已空，命同來家中取錢。翁不肯曰：償則此地償耳。公爲之窘。適南城兵馬司指揮至，起居已曰：此小人由某攜回，重懲可也。翁始惶恐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如數與之。翁叩謝去。公仍停轡，與指揮言良久，意翁行已遠，乃別指揮叱馭去。

湯公爵里見前

林少穆遣戍伊犁時。王定九相國以其詳悉水利。特請留辦河工。未幾卽合龍。一日王宴客。公與焉。忽傳旨到。使者謂於合龍日開讀。明日啓讀。則曰林則徐於合龍後仍往伊犁。王與賓客左右皆驚駭不已。公神色自若。卽日怡然就道。

林公爵里見前。王名鼎。林公議戍時。河決開封。王以首輔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既至伊犁。將軍某固夙器公者。問之曰。君欲遠乎。欲近乎。公曰。願遠。乃批發極遠之地云。

曾滌生未達時。讀書岳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數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爲汝遮矣。公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牀側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讀書。某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擾人清睡。公爲之低聲默誦。後治軍。從容談笑。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碁一局。前敵交綏。或

遇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曾公爵里見前

李少荃久居顯要。禮絕百僚。然有面折其過者。則亦深自引咎。某令進謁。行半跪禮。公拈髭如未見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令曰。聞中堂近患目疾。特來省視。公嗤其謬妄。令曰。下官頃向中堂行禮。中堂未見。恐目疾已深。中堂反不自覺耳。公爲之舉手謝過。

李公爵里見前。公之簽押房手書一聯云。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

劉毅齋嘗撫新疆。每食必與幕友偕。欲辦一事。往往自挾文牘。就友商榷。一日言某事將出奏。有袁珪齡者。佐公幕久。乃駁之曰。此中丞職所應爲。何必入告。公曰。借此見某之多所興辦耳。袁曰。吾嚮以中丞爲貪。觀此益信。凡貪者不必愛錢也。卽愛名亦謂之貪。

他友竊議其戇。公竟受之。不以爲侮。

劉名錦。棠湖南湘鄉人。忠壯公松山之猶子也。少卽從忠壯治軍。以同治十年授新疆巡撫。

張香濤晚年躁釋矜平。有猶子捷南宮。受賀之日。賓從續紛。席將半。各贈硃卷一冊。座客多貢諛詞。黃仲弢且讀且嗤。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公逡巡避席而入。他日語人曰。黃君所評誠不謬也。

張公黃公爵里均見前。

王夔石與剛毅同官樞密。一日剛於擬諭旁。自增毋蹈積習四字。而書蹈爲跌。公見之。乃取硃筆密點跌字四圍。復以正楷書一蹈字於旁。始終未變辭色。

王名文。韶浙江仁和人。以翰林起家。累官至大學士。光緒二十五年同剛毅入軍機。

張冶秋愛才如命。顧不喜善詔者。某爲公所重。會公之妾有疾。某設香案祈禱於寓中。公聞之曰。吾愛其才。吾未審言至此。遽止。自是雖貌重之。不若嚮者之殷摯矣。

張公爵里見前。贛人某甲以篋人子受公識。拔得官部曹。飲食教誨無所不至。甲數負公而卒。涵容之光緒甲辰某乙至京。初謁公。卽誨之曰。若年少同門。如某者勿與親洽。乙唯唯。意謂己屏諸門外矣。而公資贍其妻子如故也。後數年甲假公名行詐。僞公知之。召至贈以四百金。溫語之曰。速整歸裝。長安居大不易也。

葉逋梅以光緒甲辰由濟南赴曹州。在車中方手書披覽。猝遇盜至。君從容下車。語盜曰。吾輩窮書生。無珍物。苟不棄者。任取之。不汝怨也。第勿攫吾書耳。乃植立道左。覽書如故。盜搜篋。傾囊呼嘯而去。

葉君名未詳
雲南昆明人

黎宋卿爲大總統時。段芝泉爲內閣總理。一日率全體閣員詣總統府商議要政。意見不合。段拂衣而去。某閣員竟咆哮大怒。黎君乃神色閑暢若無事者然。

黎君已見前。段名祺。瑞安。合肥人。以民國五年爲內閣總理。某閣員或傳爲范源廉。然面詢范君則不認有咆哮之事云。

識鑒第七

吳漢槎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鱗大加箠楚。後見吳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始服計之卓識。

吳名兆。壽江南吳江人。童時作膽賦。累千餘言。長繼復社主盟。才名動一世。順治丁酉。領鄉薦。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流徙尚陽堡。二十餘年。作長白山賦。有研京鍊都風力。宋右之徐健菴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笳集。計名名江南吳江人。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瑰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

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榜。公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爲大器。榜發，乃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名海內。

丁公爵里見前。李公原籍合肥，有同族占河南永城籍。公卽以其籍登順治十四年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散者復集如初。吳園次獨落落然，不以榮悴易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沒於京邸。兩孫孤立，幾有西華葛帔之悲。園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歎趙爲知人。

趙名開心湖廣長沙人順治甲戌進士官至尚書友沂名而性
官中書舍人吳名綺江南江都人官湖北知府為治簡靜放
衙後蕭然洛誦喜與賓客游四方
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馮孔博宏獎人才精於鑒別嘗薦原任光祿寺丞蔚州魏象樞兵
部主事成性各以科道用後皆為名臣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
公薦原任布政使法若真副使道曹溶參議道施閏章進士沈珩
葉舒崇中書曹禾陳玉璣知縣米漢雯後皆為海內耆宿故天下
士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焉

馮公爵里見前博學鴻詞之試應召至者皆一時名宿公無不
傾心延攬貧者為授館病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聞人有異才
輒大書名姓揭座
隅汲引如不及

查漸江佐吳三桂幕吳優禮之公察其有異志一日與宴偽為醉
後失儀狀不告而去瀕行題詩於壁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

雞已出關之句。吳亟遣材官往追。公從馬上提材官擲之於地。曰。乃公終不爲汝留也。材官歸報。吳大怒。遣人殺之。微服間道乃免。俄而吳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查名容浙
江海寧人

王阮亭與睢州湯潛菴。初未識面。會徵博學鴻儒。公言於魏環溪曰。足下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君者。乃可應詔。人知湯公之薦。由魏公之特識。而不知自公發之也。

王公湯公魏公
爵里已見前

吳荆山學無涯涘。閱通儒雅。好扶植人倫。與徐健菴、韓慕廬均以宏獎爲己任。方百川兄弟嘗贄以文。公與慕廬擊節不去口。由是二方之名震天下。

吳名士玉江南吳縣人爲諸生卽以文名天下康熙丙辰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宋金明元四朝詩集纂修累官至禮部尚
書詩宗韓蘇所
著有味劍集

孫劍才客年羹堯門下久年建邸術士咸集皆曰百年之業也孫
曰俄頃可墟耳年大怒將殺之孫自陳願一言而死召之至孫曰
大將軍大禍在前而不悟願就死年詰之孫曰大將軍威振中外
然功高則疑主上苛察而羣下構陷非福也且張廣泗岳鍾琪率
軍西征方成犄角之勢所以制將軍也果能遣人往刺張岳自帥
大軍入燕燕破則各省可移檄而定矣此子孫萬世之業也百年
云乎哉年曰成敗不可知吾固握有兵權耳孫由是得釋變姓名
而遁未幾而年果敗

孫名未詳湖廣長沙人孫士去後年眷入京中途遇盜失其子
及雍正乙巳而年賜死子旣爲盜所掠教之讀書學劍盜爲何

人則孫劍才也。蓋逆知年之必不善，終欲存其嗣，故出此劫人之策耳。

錢香樹有知人鑒。諸城劉延清初釋褐時，以行卷請益公，謂其房師王樓山云：「吾賀子及門，得偉器。他日令僕才也。」時延清及錢塘梁薌林俱以筆法自詡，公曰：「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竈耳。」後延清之子石菴、薌林之子山舟，果濡染家學，入法冠時，碑版法書照耀海內，書名突出，乃翁上矣。

錢名陳羣，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左侍郎。劉名統，勳山東諸城人，雍正二年進士，由編修入值南書房，累官至大學士，子名墉，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以書法重於時。梁名詩，正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以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子名同，書乾隆十七年由舉人特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文章書法名世，引疾歸。

劉延清強直勵節，洞燭幾先，事之可否，微發其端，至一二十年後。

始服其精識。士賢不肖亦洞見其將來。初公論劾張廷玉及訥親。直聲震朝野。張果以要求配享。謝恩失禮被嚴譴。訥以大學士視師金川。坐僨事伏法。人皆服公之言若著蔡矣。

劉公爵里見前。其官左都御史時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云張姚二姓占却半部。搢紳查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鏗等十人。雖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皆由科目。薦舉襲廢。議敘然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卽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三年內除特旨擢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任總理吏戶兩部。與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召對。屬官旣奔走恐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復事件。或轉輾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請加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務。或量行裁減。俾免曠廢之虞。疏入。帝皆嘉納之。

郭大昌爲河庫道吏。洞澈水性。且能鑒別人之貴賤成敗。其時河庫道嘉謨和珅之外祖也。珅微時嘗私出都。詣嘉求助。嘉怒甚。欲

治以逃人之法。郭從容語嘉曰：「吏見和郎貴，當出公右。公毋薄其貧，且公以金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爲？」嘉乃出金授郭曰：「速爲我遣之。」郭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旣爲具鞍馬，又自以金助其裝。後十餘年，珙以戶部尚書爲軍機大臣，扈蹕下江南，遣僕劉全約郭相見。郭曰：「吾始以若主爲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從，愿嘉公治以逃旗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之絕。後卒如其言。」

郭字未詳，江南山陽人，雖屈末僚，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持旨，持節治河及河督以下，無不遇事諮詢，倚爲安危蓋，振奇人也。
阿雲巖善拔擢人才，每遇下僚散卒，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

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人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亦不樂爲用。

阿公爵里見前

陶雲汀某年會試落第。無力出都。遂買卜於市。其地近紀曉嵐寓。邱紀出入習見之。一日詢閩者。以湖南孝廉對。命延入。索閱其行卷。亟賞之。謂他日必膺封圻重任。遂以邸中餘屋館之。並授餐焉。越三年而陶入詞林。累官至兩江總督。一如紀公言。

陶公紀公爵里均見前。陶公自是甚德紀公。及貴則厚恤紀公之諸孤。兩家往還如姻戚焉。

左季高禮部試報罷。回湘。侘僚甚。爲醴陵書院山長。修脯甚薄。至無以給朝夕。陶雲汀由兩江總督乞假回籍掃墓。道出醴陵。令假書院爲行館。囑左公撰書楹帖。有一聯云。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

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陶公家有古石一方名曰印心石故書齋卽顏曰印心石屋宣宗嘗從容詢及也陶公覩茲聯激賞不已問縣令知左公所撰亟以輿馬迎之至縱譚至中夜謂左公曰君他日勳名事樂必出老夫上遂延入幕府禮爲上賓

左公陶公爵里均見前陶公得子晚其公子尚在髫齡而左公有一女年與相若陶公一日邀左飲述求婚意左遜謝不敢陶曰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左卽慨然允之未幾陶公薨左爲之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然陶氏族人數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左爲之禦侮得無事陶公家藏書甚富左於暇日得徧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勲業蓋植基於此時也

鄧保之少有大志不屑屑於章句以訪求才俊鑒別人物爲己任王壬甫幼時讀書村塾公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

妙才也。亟訪之。定交焉。王故貧。公資之。使學於名師。又相延譽於鉅公。由是王之學日進。乃大有名於時。

鄧名繹。湖南武岡州人。與兄彌之同有能詩名。

江岷樵初謁曾。滌生於京邸。曾亟賞之。既別去。曾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江果自領一軍。戰功甚偉。遇難於廬州。

江公會公。爵里見前。

王紫銓會上書於太平天國之忠王李秀成。洋洋數千言。皆足致清軍之死命。而屏不見用。乃游歷南洋諸島。息影於香港。李少荃聞而賞識之。欲延爲上賓。聘使數至。王遜謝。答書有此心。久灰。老朽難用。同根相煎。敢再加厲等語。李得書後。數嘆息曰。張元不爲。

宋用誰之過歟。

王名韜一名畹江蘇吳縣人上書忠王一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爲太平天國計始無逾王書所言者乃棄之不用豈非天耶同時香山容閔自美游學回謁洪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洪不能用又歸安錢江上書洪秀全欲其長驅北上洪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光緒乙亥日本與臺灣生番構衅沈幼丹奉命巡臺與日本司令官西鄉從道相見告以兩國海軍方萌芽不宜開戰爲西人盡見底蘊不如各歸益自治軍二十年以後可相見也西鄉大感動遂罷兵及移督兩江奏定各行省歲協南北洋二百萬金專備海軍用期以十年成南北粵三洋艦隊又恐緩不及事先助北洋四百萬金令成軍於是北洋艦隊成立且聘琅威理教練之未幾而慈禧太后盡移北洋海軍費二千萬築頤和園南洋海軍費亦爲左

季高移治朱家山河工。甲午戰後，沈公之孫名翊清者，赴日閱兵。西鄉猶在，語翊清曰：日本海軍之有今日，不敢忘令祖之贈言。惜其不再見，且貴國任事者不能竟其遺志，尤可惜也。

沈公爵里見前

袁爽秋少孤貧，隨戚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袁之文學治行，獨出冠時。庚子之難，從容就義，實薛夫人主持之也。

袁名昶，浙江桐廬人，或云袁公到京適薛慰農，擇婿公預其選。其時慰農所注意二人，一為楊廷甫，一為袁公。慰農之夫人親相之，並閱其文，謂楊必入詞林，袁不過進士而已。且楊貌優於袁，遂欲婿楊。慰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翰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後有督撫之望，為一代名人，遂決婿袁。公云薛名時，兩安徽全椒人，官觀察使。

吳筱軒以光緒乙亥授真定鎮總兵，入覲寶竹坡侍郎，邂逅與之

言遂定交焉。退而語人曰：中興名將，吾見多矣。未見有氣度高朗，若吳君者。異時國家有事，建功者必斯人也。

吳名長，慶安、徽、廬江人。予諡武壯。寶名廷，滿洲人，與張之洞、陳寶琛、張佩綸、鄧承修、齊名。直言敢諫，時號五虎。後官浙江學政，娶江山船女爲妾，自効棄官，佯狂以終。

袁慰亭幼時嗜酒，好馳馬，日飲數斗，游騁郊原。士論薄之。一日往毛公祖熙家會葬，毛公屬爲款待賓客。段學士晴川年已八旬，審視袁久之，語毛公曰：此誰家子弟，酷似李子和。少年時非凡品也。子和者李公鶴年時方督東河也。

袁已見前。幼時以姊喪赴商城會葬，道出潁州，程軍門文炳方退居，與有舊，留袁小住，縱譚兵略，偉其識論，謂似舊歷行間者。

蔡松坡幼時家極貧，無力讀書。同邑樊春徐方授徒里中，從游者甚衆。一日見羣兒爲投瓦之戲，蔡立其中，如雞羣之鶴，遂攜以歸。

飲食教誨未數年而補博士弟子員游學東瀛遂成偉器。

蔡公樊公均見前蔡公功成名立時惜樊公之墓上有宿草矣

唐少川幼習英文聞其戚陳君爲駐朝鮮商務委員往謁之得爲關口西人記室時值朝鮮東學黨作亂陳君困於城中袁慰亭督師往援見一西裝少年騎馬脅槍正擁陳君出詢之則唐也亟相欣慕并約爲兄弟旋袁以道員充商務委員邀唐君相助爲理交誼益篤亦可謂獨具隻眼識英俊於微時矣。

唐名紹儀廣東香山人甲午中日一役袁世凱所以主戰者由君助之也後袁乃舉君自代逮世凱爲北洋大臣請政府任君爲津海關道旋晉三品京堂挈梁士詒爲藏印議約全權大臣召還後充督辦京漢鐵路大臣洊升郵傳部侍郎辛亥起義君以郵傳部大臣充南北議和代表孫文等感君之盡力南方舉君爲總理君於組織內閣時加入同盟會世凱頗疑之以爭王芝祥督直事意見益相左遂辭職及世凱稱帝君居上海與民黨益相結合極力反對之袁死黎繼以君爲外交總長北派督

軍暗相齟齬君
仍辭職不就云

梁燕孫以光緒己亥應經濟特科試。張香濤亟賞之。拔置第一。先是舉行特科。內外大臣所保過濫。已有責言。然慈禧太后求賢意切。視之甚重。照博學鴻詞故事。在太和殿考試。適張入都。遂另旨特派之。閱卷以外臣領首。誠曠典也。閱卷日。慶親王奕劻謂諸閱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輩。一切可請教。閱卷畢。賜乘轎游萬壽山。公賞抬轎。太監僅二十金。太監大譁。然敢怒不敢言。李蓮英乃從而媒孽之。甲乙皆公所定。揭曉後。梁士詒第一。楊度第二。人言嘖嘖。彈章交上。指梁爲啓超族人。且有梁頭康尾之謠。康有爲原名祖詒瞿子玖在樞府。嫉之尤甚。慈禧爲所動。至覆試。遂改派榮慶爲閱卷領銜。頭場所取前五名。乃去其四。梁楊皆落第。公頗憤。賦紀恩詩十

五首中有兩次派閱特科卷一首云。國勢須憑傑士扶。大科匪比選鴻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專求鄭毅夫。蓋用宋孝宗焚香告天求忠孝狀元事。以隱刺當局焉。然至今日梁楊二君皆爲中外知名之傑士。而梁君爲近代大政治家。其財政上之勢力尤足以左右全國。國勢須憑傑士扶之語。張公之識鑒洵不誣也。

梁名士語廣
東南海人

賞譽第八

魏環溪嘗語人曰。生平景仰而絕不得一親。丰采者海內有三賢焉。夏峯梨洲二曲是也。

魏公爵里見前。夏峯爲孫奇逢講學處。故學者稱夏峯先生。梨洲爲黃宗羲之別號。二曲乃李中孚自署爲二曲。土室病夫云。

湯潛菴稱黃太冲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之治水。導水導山。脈絡

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湯公爵里見前

汪茗文嘗言經學修明。吾於並世得二人焉。顧子亭林。李子天生。是也。內行醇備。吾於並世得二人焉。魏子環溪。梁子曰緝。是也。

汪公顧公魏公見前。李名因篤陝西富平人。明季為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以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與李中孚友善。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甲申乙酉。西間與亭林冒鋒刃。間關至燕京。兩謁莊烈帝。攢宮康熙己未。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敦促。公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且病。具疏乞終養。論者謂清初有兩大文章。葉映榴之絕命疏。及公之陳情表。皆使讀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梁公未詳。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西堂目為東海偉人。

宋名琬。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而吳三桂起兵。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

新世說賞譽

三十

憂憤而卒詩古文詞盛名滿天下
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謂愚山也

王阮亭和人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人遂目
爲王桐花

王公爵里見前王詞又有春水平帆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
煙水綠鄒程村嘗曰昔應子紅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耶

朱長孺見徐電發歎其天才駿發語顧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
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耳

朱名鶴齡江南吳江人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著書滿家羣推學
海徐名鈞江南吳江人英姿玉立儻有大志好古博學通
經濟弱冠才名蔚起下筆數千言應博學宏詞試授翰
林院檢討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詞苑叢談三十卷

毛大可稱顧茂倫爲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毛公爵里見前顧名有孝江南吳江人居釣雪灘以選
詩爲事唐律及清初近體詩皆有選本名滿大江南北

馬章民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行卷謁龔芝麓尙書尙書奇賞之

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白金八百。明年乃以第一人及第。

馬名世俊江南溧陽人順治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授修撰公對策稱王者天下為家不宜示同異時論偉之何義門嘗云我朝殿撰前劉後韓公居其間鼎足而三云 龔名鼎學江南合肥人甲戌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好汲引後進學者仰如斗如山

吳錦雯目朱人遠渥注龍種丹穴鳳雛。

吳公爵里見前朱名爾邁浙江海甯人

世目許九日天才雋拔風格雄峭。

許名旭江南太倉州人著有秋水集

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

李名鄴鄞浙江鄞縣人風骨不凡年少能詩 充宗姓萬名斯大浙江鄞縣人

宗定九稱張子羽丰度標舉屣齒皆韻。

宗名元鼎江南江都人恭謹樸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
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罔不手鈔心識家苦貧課一二老僕
耕廢田春而食析而爨著書自娛足不入州府張名翀一字
圖南江南江都人流寓白門以畫名於時性澹簡有塵外趣客
過訪茶酒間進流連竟日不肯去

許彝千少便岐嶷總角風氣更進嘗詣從祖原孝原孝索冠見之
左右曰祖見孫何須著此原孝曰此子是許氏南來之秀

許名先甲浙
江杭州人

吳天章初至京師未知名王阮亭亟賞其詩謂爲天才一日待漏
朝房誦其句於葉訥菴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門前九曲
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卽命駕訪之自是吳之
詩名大噪於日下

吳名斐山西蒲州人進士允升之子授臨潁縣知縣康熙己未
舉博學鴻詞科放歸遊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焉

葉名方藹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右侍郎卒於位予諡文敏著有讀書齋偶存稿

許有介稱周櫟園秋月澹面春風扇人

許名友福建侯官人周名亮工河南祥符人庚辰進士累官至戶部侍郎性好獎借人才有著作不顯著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賓客紛集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皆條分節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有人問孫宇台曰朱朗詣仗氣絕俗揮斥一切何以不罹禍患孫曰朗詣不矯矯立崖岸故能居磨涅之中而無磷緇之損蟬蛻塵垢非凡識所及

朱名士稚浙江山陰人金庭相國之孫爲人慷慨不負然諾貫穿掌故有良史之才

有人目陳其年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才灑瀚而精英其氣盤礴而淑靈

陳公爵里
已見前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

龔名賢一稱柴丈。江西南江寧人。屈名大均。廣東南海人。

朱近修稱丁樂園。風義高舉。雄眎藝林。天爲加絢。地爲加藻。

丁公爵里見前。朱公未詳。

周櫟園稱金冶王。抗厲希古。不可一世。

周公爵里見前。金名鼎。江南鎮江人。好爲古文辭。性不妄交。其在白門。惟周櫟園吳衆香盛此。公相往來。他客值之。瞪目直視。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詈。詬世以此怪之。

張禹木守會稽。言論讜直。顧且菴。目爲暑月懷冰。懍懍有霜氣。

張名三異。湖廣漢陽人。己丑進士。爲政多奇績。有古良吏之風。

邵青門在京師。或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右之得其文。驚曰。今之

震川也拔第一例授以官不就

邵名長蘅江蘇武進人少稱奇童讀書目數行下長乃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文融繹貫穿大放厥詞論者謂清初布衣以文鳴者自南邱寧都外惟公可鼎足而三所著曰青門集若干卷 宋公爵里見前

陸稼書稱范彪西出處不苟守禮謹嚴今之辛復元也

陸公爵里見前 范名鎬鼎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陸嘗與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傳習而討論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

王秋史少有狂名王阮亭田山蘊賞其詩並奇其人。有王黃葉之

目。

王名莘山東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所居聖水泉元于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所著曰二十四泉草堂集 田名雯

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遷江寧巡撫。其時王阮亭負海內重名。田公則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募之氣。欲以奇麗駕阮亭而上之。故詩文皆組織繁富。煅煉刻苦。成一家言。著有古懽堂集。長沙集等書。謝方山有杏村詩。王阮亭稱其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榦。真賞甚希。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賞於弦指之外。

謝名重輝山東德州人
官刑部郎中旋掛冠歸

尤西堂少嘗爲游戲之文。流傳宮禁。世宗親加批點。歎爲真才子者再。康熙戊午。召試鴻博。授檢討。嘗偕諸臣進平蜀詩文。帝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公刻二語於堂楹。曰。真才子。章皇天語。老名士。今上玉音。

尤公爵
里見前

李穆堂博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李晉卿許其與歐曾代興。王

阮亭稱其有萬夫之稟。

三公爵里均見前

方望溪嘗與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友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尙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况在古人。蔡公曰。吾門雷生翠庭。乃後起之賓實也。

三公爵里均見前。雷公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法。蔡旣與方談及公。乃出見望溪於蔡所。蔡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三四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

劉繩菴學問淹博。應詞科時。年裁二十有六。廷試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瞠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硯齋相國故晚公卷。對衆朗吟。始得題解。沈歸愚時亦預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

劉名綸江蘇武進人乾隆丙辰開博學鴻詞科公由廩生應詔試授編修以文章學問受主知未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拜大學士其相業見稱於時

劉海峯少以文謁李穆堂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

劉公李公爵里見前方望溪亦嘗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古文同里劉大櫟乃今世韓歐之才也

金冬心自序其集有云昔赴萊東道經臨淄薛蔚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

金名農浙江錢塘人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老所遇前輩人評詩賞譽之語文頗奇詭無繩幅而感倦知己真氣在胸此則趙所云鄰家雞聲則指王阮亭不忘談龍舊隙也

王蘭泉在京師與朱竹君互主騷壇時有南王北朱之目

王李二公爵
里均見前

程魚門在京師。遇文學人。慄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

程名晉。芳。安徽歙縣人。業。離於淮家。世豪富。公獨好儒術。罄其資購書五萬卷。窮日夜討論之。南巡。戲賦行在。召試第一。賜舉人。授中書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編修。

汪瑟菴嘗督學安徽。聞姚石甫獲鄉舉。語主試劉金門曰。吾昔於皖中佳士無所遺。獨恨未得姚瑩。今君暗中得之。何快也。後汪公督學浙江。姚往謁之。縱譚三日。汪贈以詩云。衆鳥啁啾中。獨見孤鳳凰。其獎挹可謂至矣。

汪公爵里見前。劉名鳳。誥。江西萍鄉人。姚名瑩。安徽桐城人。姬傳之從孫。嘉慶戊辰進士。簡福建平和縣知縣。累官至湖

南按察使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欲有所爲云

李申耆淹通天人學顯而博少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拔置第一復刻其文卷分給九學諸生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

李名兆洛江蘇陽湖人

林少穆以道光戊戌督師廣西道出長沙左季高往見之論新疆事援古證今風發泉湧林公亟賞之至拍其肩曰他日建奇勳於天山南北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負後卒如林言

林左二公爵里見前左公晚年嘗以遇林公事爲平生第一榮幸事林公是時手書一聯贈左公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邱左公常懸此聯於齋壁

江岷樵被圍於鄂曾滌生檄劉印渠自長沙赴援行四日夜達通

城一戰而圍解。曾與江書云：印渠救援之速如神，鷹度漠一擊千里，令人歎賞不已。

江曾二公爵里見前。劉名長，佑湖南新寧人。累官至雲貴總督，外嚴毅而內寬仁，予諡武慎。

曾滌生在京與倭良峯相友善，倭嘗目之曰：滌生乃今之湯潛菴也。

倭名倭仁，姓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九容入手，見過自訟言：動無忘行，己接物絕無偏私，蓋蒙人中之名儒也。

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為清流黨。

張香濤，爵里見前。張幼樵，名佩綸，直隸豐潤人。鄧名承，修劉名恩，溥盛名，昱，滿洲人。陳名寶琛，福建人。寶見前。

李雲軒事母甚孝，母晚年患病，李寢榻旁侍膳進藥，八年如一日。

巴陵吳南屏重風義不輕許可人獨盛推李爲今世之王祥。

李名翥漢湖南平江人從李續賓軍官至總兵 吳已見前

黎莼齋稱黃公度天才瓌特幾如王太尉之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黎名庶昌貴州遵義人少時上萬言書於曾滌生爲曾所賞識官至道員充出使日本大臣 黃名遵憲廣東嘉應州人官至

湖南按察使著有日本國志若干卷

彭雪琴目俞蔭甫其澹如菊其潔如蓮。

彭公見前 俞名樾浙江德清人起家翰林出爲河南學政以事罷歸研精經術著述甚多與王壬甫齊名於光緒中葉

譚組安稱王壬甫之文譚英秀之劇爲近世之二寶。

譚名延闈湖南茶陵人翰林院編修辛亥起義君以湖南響應遂爲湖南都督 王公見前 譚英秀名鑫培湖北黃陂人工唱鬚劇爲北京劇界中之泰山北斗

品藻第九

顧亭林嘗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蹟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

顧公已見前。王名錫。閩江南吳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講濂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楊公未詳。張名爾。岐山東濟陽人。明季爲諸生。入清卽隱居。求志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爲。本學者稱蒿菴先生。傅名山。山西陽曲人。明季諸生。博學尚義。節入清衣朱衣。居士穴課子讀書。康熙舉鴻博。固不應。試授以官。亦不謝。旋放歸。李公見前。路公未詳。吳名志。伊浙江仁和人。志行端慤。博聞強識。兼精天官樂律。朱公見前。王名宏。撰陝西華陰人。張名昭。江南山陽人。精六書。貧而嗜古。究心金石。搜討靡遺。

毛大可目史訥齋雍睦家居事父怡愉不間嘻噏有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梁伯鸞嗜酒疏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鈎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

毛公見前史名廷柏浙江蕭山人弱年蜚聲文林豪蕩無前領袖東南凡人士宴會有所譜記非史不就

萬履安有子八人長孫貞一並稱令器李杲堂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好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野

萬履安名泰一稱悔菴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舉丙子孝廉亂後遂隱居不仕文行爲天下楷模李杲堂論風格比

之東漢郭有道黃徵君云公擇名斯選顏色充豫內朕外豐

業湛思諸經以為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

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著書三百卷 貞一

名言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黃太冲深器其

文謂能摹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已見前

王西樵嘗稱林鐵崖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

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為崢嶸倏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

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

意得忘言如釋迦拈花達摩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又如春雷奮蟄

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語言

王名士祿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員外郎典試

河南以磨勘罷官母憂哀毀卒 林名嗣環福建晉江人己丑

進士官觀察倡議屯田為武臣所中 被逮久得雪寓居西湖以著述自娛

黎媿曾文章雄視海內徐巨源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

黎名士宏福建長汀人
徐名世溥江西新建人
李名昌祚湖廣漢陽人
壬辰進士官廷尉

黃俞卞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如張乖崖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如虞升卿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如歐陽永叔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如張茂先宏獎風流座客恆滿如孔北海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如陶淵明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如朱文季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

黃名虞稷福建晉江人
周公已見前

陸麗京文行彪炳一時事親至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皋

陸名圻浙江錢塘人學既淵茂立志以忠誠自
昂與弟增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

羅隨園嘗言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君祖望博聞強記不妄

許可。吾敬毛君稚黃。雕龍繡虎。與物無競。吾敬丁君素涵。閉戶著書。朗有卓識。吾敬李君東琪。汪洋千頃。能以度勝。吾敬沈君開先。情辭斐亶。波瀾老成。吾敬孫君宇台。

羅名賢。陝西華州人。好吟詠。名重公卿間。參浙撫軍。日與西陵耆舊放情詩酒。

張名綱。孫浙江錢塘人。美鬚髯。恬淡不樂交游。好爲詩古文詞。喜山水。窮幽躡險。著有秦亭集。

毛名先。舒浙江錢塘人。出陳臥子先生門。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

丁名濬。浙江仁和人。藥園之弟。李名式。玉沈名峻。曾均。浙江錢塘人。孫名治。浙江錢塘人。以著述稱於時。其文光怪陸離。如商彝周鼎。

陳其年與汪茗文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鈞深索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辟疆在坐。傾聽不置。陳遽掀髯謂汪曰。與子論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

陳汪二公。爵里均見前。冒名襄江南如。臯人。孝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

宋旣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汪茗文大宋何如人。汪曰：阮思曠都不及真長逸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宋名實穎江南長洲人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早著三十舉孝廉以公車至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名公卿及四方游士日夜持刺到門以得見顏色爲幸疇二名德宏江南長洲人辛卯孝廉汪公已見前

閻百詩天性好罵於宏詞科五十人少所許可獨盛推吳任臣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

閻吳二公已見前徐名嘉炎浙江秀水人由監生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與人不同

陸稼書稱應潛齋高風峻節可比許由陶潛然許雖高潔文采無聞陶之文采表著矣。而眈於麴蘖不可以爲訓。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爲足高視古今云。

陸應二公已見前。陸公嘗兩會應公於武林。與論學術源流甚契。應公亦命二子訪陸公於西湖寓次。其卒也。陸公以文祭之。有高風峻節可此許由陶潛云

有人目王薑齋刻苦似李中孚。貞晦似孫鍾元。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黃太冲與顧亭林。

諸公已見前

錢牧齋序黃忍菴之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綿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間。

錢名謙。益江南虞山人。黃名與堅。江南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菴集。

朱竹垞既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有爲之月旦者。謂王阮亭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大可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公兼有諸人之勝。

諸公爵里
均見前

姜西溟爲文雅健。有北宋人意。魏叔子謂朝宗之文肆而不醇。若文之文純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躡其論。

姜魏二公
已見前

有人評浙中詩派。前推朱竹垞。後推湯西崖。竹垞學博。故能變化。西崖才大。故能恢張。後有作者。莫能越兩家之外也。

湯名右曾。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伉直。以文學重於時。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視學中州。杜絕苞苴。請託累官。至吏部侍郎。即持正議。忌者齷之。

萬九沙識杭堇浦。全謝山於髫年。卽目爲鄭漁仲一流人物。

萬名經。充宗之子。自幼濡染家學。長益奧博。無涯涘。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典試山西。視學黔中。著書甚多。杭谷世駿。浙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通。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數萬卷。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改御史。條上四事。下

吏議尋放還一意著書好
獎借後進全公已見前

杭堇浦嘗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

杭全二公爵里見前吳公未詳厲名鶚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傲居東園讀書不止爲詩精深峭潔截斷衆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康熙庚子舉人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客揚州有馬氏藏書甚富延主其家盡探祕籍主壇坫大江南北者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

鐵冶亭少與百菊溪法時帆並稱三才子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挹至此

鐵名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著有梅菴集敬賢禮士推人倫水鑒爲鄂文端後一人百法二公爵里見前

有人評孫子瀟之詩沈鬱不及張仲治而無其叫囂敏贍不及袁簡齋而無其游戲。

孫張袁三公
爵里均見前

王蘭泉嘗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揚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養時以爲四士三美。

王蘭泉王念孫二公爵里見前引之字伯申登嘉慶四年進士廷試以一甲第三人及第累官至禮部尚書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詞十卷精博過於惠戴二家汪公已見前劉公未詳

許周生博學能文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最盛論者謂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石君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藻等兼之者其許生宗彥乎。

許名宗彥浙江德清人生有異稟九歲能屬文劉文正謂他日必爲名儒授兵部主事後觀政兩月卽假歸生平寡嗜好惟喜

購書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窮其奧。而後已。尤精天文，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朱公王公吳公爵里見前。張字皋文，江蘇武進人，精孟、虞、易說，阮芸台謂與孔廣森之公羊、春秋同稱專家絕學云。

蔣蔣山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詩才尤雄富，弱冠游浙。阮芸台方督浙學，一見傾倒，序其經學齋詩曰：「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蔣名徵，蔚江蘇元和人，伯兄莘、季弟夔均有名於時，稱爲元和三蔣。人各有集。蔣山尤淵博。阮公見前。

曾滌生嘗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百倍，及上胡公死事狀，又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總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

曾胡二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好以諸葛自比，與人書札輒自署曰「老亮」。公督陝甘時，吳

清卿視學甘肅。觀風命詩題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公聞之，掀髯大笑。

左公爵里見前。嘗以軍事料敵奇中，自謂明見萬里之外。某屬吏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諸葛自比者多。某屬吏曰：此葛亮之所以爲諸葛也。公甚不悅。吳名大澂江蘇吳縣人，以翰林院編修官至湖南巡撫。甲午之役，自請出師遼東，無功而還。

光緒戊戌，德宗奮發自強，欲求人材。一日從容問翁叔平相國曰：卿自謂何如康長素？翁曰：康之才勝臣百倍。

翁名同，蘇江蘇人，以翰林院編修官至大學士。軍機大臣戊戌政變罷官歸里。康見前。

光緒季年，新設郵傳部。張冶秋爲尙書，唐少川爲侍郎。其時丞參由部奏簡。張重時望，欲舉張謇、湯壽潛、鄭孝胥、張元濟、唐重寶、駱欲舉梁如浩、周萬鵬、鍾文耀、施肇基，各爲月旦。相持久之，時論不

能分優劣。

張公唐君
爵里見前

孫中山黃克強在革命黨人中爲一時瑜亮。或愛孫言論則疑黃無文。或重黃實行而無取於孫。

孫君黃公
已見前

王聘卿與段芝泉在北洋派中有王龍段虎之評。至馮華甫則不免諸葛誕之譏也。

王名士珍直隸正定人
段君已見前
馮名國璋直隸河間人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being the wid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新世說卷四

易宗夔撰述

規箴第十

汪茗文頗自患懶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甚囂塵上。若無吾輩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詎非缺陷。君亦何必以懶放自患耶。

汪王二公
爵里見前

鄒子先趙砥之。並居吳江之西郊。鼎革時。邑人多謝去。諸生冠服。俄學使者來。傳相告。言不出。且遣戍。趙頗心動。鄒正色規之曰。我輩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於是遂止。趙每爲人言。微鄒君。幾喪吾守。

鄒名甲芳趙名瀚均江南吳江人時論鄒之剛決不撓趙之服義推美君子兩賢之

文與也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汪荅文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頽唐落墨便布人間

文名點江南吳縣人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屢恆滿父意歎之誠曰吾不願爾曹爲名士名如翦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寧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袞之敬褚德豈爲名高哉爾曹其慎之

汪名楫江南江都人康熙己未開詞科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二十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累官至福建布政使父名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復無愧耳嘗築友善菴出米數百石賑飢身與妻子粗糲自如亂後家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卽贖屯營婦女歸其家又埋齒掩幣二十年凡積樁千餘

王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施愚山嘗規之曰。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有未成。得公一言。便自謂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

王施二公爵里見前。施公之語見王公香祖筆記。且云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杜茶村以書翰規人。好作進一步語。嘗答某書云。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即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敗壞者不少矣。

杜名濬。湖北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亂居金陵。刻意爲詩。然不欲以詩人自名。貴人求詩者踵至。公門不與。通年七十七而卒。

姜西溟與翁叔元相善。翁嘗謂公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翁官祭酒。余國柱方排湯潛菴。翁受指使。劾睢州僞學。遂擢少詹。以睢州管詹事府也。公發憤爲文以規之曰。古者輔教太子。有太

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公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而公刊布之。徧傳輦下。翁恨之刺骨。

姜公湯公爵里見前
翁江蘇常熟人

葉星期築室橫山下。其論文以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汪茗文居堯峯。說經經經。與公持論鑿柄。門下士亦互相詆謫。汪沒。公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謬戾於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

葉名燮江南吳江人康熙九年進士出知寶應縣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歸而築室橫山所作詩文意必鉤元語必獨造甯不諧俗不肯隨俗於同時諸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

施愚山嘗規其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不至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右數語見施公所著學餘集

曹厚菴謁館師胡此菴講明善之旨公曰何其言之似王陽明也因與往復討論此菴規之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公乃辭歸益究心深思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趨質此菴此菴望見之大喜曰子今大有得矣

曹名本榮湖北黃岡人幼讀陽明書好之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迹山中夜半月出坐達旦怡然有得順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胡此菴門下

張敬菴按察江蘇時始至未受篆卽過方塔
迫欲一見論學耳方規之曰某未知學但聞
義利也公旣皜然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
無搖張甚躓之

張方二公
爵里見前

陳榕門視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所著
規以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
於民

陳公爵里見前嘗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
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白

朱石君爲侍講學士仁宗時在藩邸公奉命
督學福建之命臨行上五箴一曰養心二曰

新 頻 員 事 蔣 崑 曰 阿 庫

似更不可。諸君行將握篆。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今與諸君約。俟一二月後。余將條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爲嘗試也。自是各官咸講求例案。無敢嬉於博。

蔣名攸。銜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乾隆四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次年授編修。典試督學。游任疆臣。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以嘉慶二十二年任四川總督。

袁簡齋有友富而不仁。嘗作書規之。其言曰。善用財者。財雖寡。除自身享用外。仁粟義漿。皆財爲之。不善用財者。除妻子奴僕有怨言外。招尤致禍。亦皆財爲之。

袁公爵里見前右數語見公文集

王惕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嘗館睿王邸。王器重之。王稍有過。公輒正言規之。使王冠帶謝過乃已。

王名苞孫江蘇長州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不就客京師久嘗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蓋自謂也

吳春麓性忠慤好研究洛閩之學嘗與禮親王書奮與債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虐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危之券謙與滿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王書之座右

吳名廣枚安徽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御史

汪瑟菴督安徽學政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二曰端本三曰敬業四曰裁僞五曰自立一時操觚者奉爲求學之南箴

汪公爵里見前其學約五則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二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

有體有用之學。三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竝時文而小之。過矣。四曰裁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五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仿效之。庸有冀乎公之因文見道。其大指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也。

錢子密嘗客會滌生幕府。乞假應秋試。曾設筵餞之。酒闌語之曰。足下名位。他日必出在座諸君之上。惟操守二字。吾輩應共勉之。錢後成進士。躋卿貳。入樞密。僅言名位。果如會言矣。

錢名應。溥。浙江秀水人。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

會滌生駐軍安慶。有戚某自田間來。行李蕭然。衣服敝素。對人沈默不能言。會頗愛之。將任以事。一日會食。值飯有稗粒。某檢出之。

而後食。曾默然。旋備資遣之行。某請其故。曾規之曰。子食而去其稗。平時既非豪富。又未曾作客於外。輟耕來營。不過月餘。而卽有此舉動。吾鄉人寧復如是耶。吾恐子之見異思遷。而反以自累也。

戚某旋託人向曾求事。自試竝言痛解。前非時曾公喜種蔬。擷鮮而食。以爲至味。卽命某主園事。某益自勵。日與傭保雜作。自朝至夕。不輟。公微覘之。見其始終不渝。乃以他事畀之。其人誦勉。從公克勤厥職。卒官至布政使。

王壬甫有戚串納姬。或規之曰。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惑溺於女色。王曰。此大易事。卽名之曰戈兒。以示不忘在莒之義可也。

王公已見前

郭筠仙以編修參僧忠親王軍幕。拒英法聯軍於天津。僧王密詢戰守方略。郭對以外人志在通商。但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名與戰。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潰敗。乃

服鄭公之言爲有識

郭名嵩。燾。湖南湘陰人。官至侍郎。又嘗與僧王言制敵之策。惟在狙擊。然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卽敗亦不至有悔。王終不能用。敗後嘗語人。朝官惟郭翰林愛我能進逆耳之言。我愧無以對之。使早從其言。何至此敗。

曾滌生旣戰勝洪楊。開府江南。李次青走書賀之。其書累三千言。末段寓規於頌。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况大亂之後。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島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邃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至於內治旣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駭不遑矣。云云。

李公爵
里見前

李木菴有友謁選貸數百金以供日用。李正色告之曰：今日之京債，卽異日之公帑，亦卽末路之贓私也。友拱手曰：戢卿良箴。

李名
未詳

陳石遺寓武昌時，張香濤督鄂久，值中外多故，武昌居長江上游，形勢扼要。張好以陶侃自命，陳未許之。有友某隨鄭蘇龕來漢口，酷嗜賭，陳因以詩規之曰：擄蒲運篲等無用，互訟廷尉難爲平。蓋兼諷張也。

陳鄭二君
已見前

宋漁父被刺於滬上，瀕死，尙致電函於袁世凱曰：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俾國會定良好之憲法。

宋公已見前公以民國二年三月二十
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被槍擊於車站

袁世凱取消帝制仍思戀棧爲民國元首蔡松坡致電函以規之
曰共和與帝制立於極相反對地位自帝制發生則共和瀕死吾
儕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總統之任吾謂公既以
帝制爲生卽宜與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獨生竊爲公不之取
吾儕拚擲生命蓋欲身殉共和公猶不思退位能無愧對帝制耶
僕爲公計能殉帝制仍不失爲英雄云

蔡公見前公發此電未
一月袁氏憤極而死

捷悟第十一

喬文衣居京師嘗於夜半過午門踽踽獨行萬籟俱寂猛思日中
百萬生靈今歸何處頓悟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喬名鉢直隸內
邱人官司城

傅青主徵君善草書。一日醉後作狂草書畢偃臥。置字几上。子眉潛以己字易之。公醒見之。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亟白其事。公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然。

傅公已

見前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解誤書。嘗讀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句。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其第左城中之。

陸公已見前左城名堦
神骨軒朗詞令宏通

任待菴於康熙時。爲上海令。有安西布賈魏丙者。夜就逆旅醉臥。風雨大作。失橐金三百。訴諸任。不能得主名。因禱於神祠。留隸待命於祠中。隸夜夢神座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

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任。任旋悟曰：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逆旅左右，殆有裴姓其人者歟？隸叩頭曰：似也。有裴愛者，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其室，卽欲得裴姓。此當是任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亦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疑。遂收裴拷之得實。

任名辰，日字干之，浙江蕭山人，丁未進士。

胡瑟，菴官湘東司李時，定南王駐師於衡州。一日召胡至帳下曰：軍中有馬數千，需櫪五百具，命若三日爲期。過期，斬胡出已暮。至江壩，適有人跣足立星露中，顧謂非司李胡公耶？何爲至此？胡告之故曰：小人家於江，有漁艇百餘，破其一，可得櫪五六具，請後二

日以報五百具鱗次江濱。胡進之王王大悅。

胡名貞開浙江仁和人。性好任俠。旁通藝流。諸術每雄談四座。辟易己卯。舉於鄉。鼎革後。自甘放廢。尋爲張公所辟。授湘東司。李未幾告歸。工書善畫。石爲文絕類。蘇長公才大用小有志不就。時論惜之。

清聖祖登極。甫八齡。時鼇拜當國。勢甚張。以帝幼。肆行無忌。帝曰。選小奄之強有力者。令習布庫以爲戲。布庫滿語賭力也。拜入奏事。亦不之避。拜更以帝弱而好弄。心益坦然。一日拜入內。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奄立執拜。遂伏誅。其機警如此。

鼇爲清開國異姓功臣之一。世祖臨沒時。受顧命。與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同爲輔政大臣。以聖祖幼。專權恣肆。康熙八年。命康親王傑書等勘問其罪。得三十款論死。

高澹人隨聖祖登泰山。聖祖欲書扁額。已擬定而小天下四字。提筆一揮。將而字一畫。寫太低。以下難再著筆。帝甚躊躇。高曰。陛下

非欲書一覽皆小四字耶。帝欣然一揮而就。

高名士奇浙江錢塘人以布衣受聖祖知遇爲文學侍從之臣官至少詹事

陳滄洲守江寧時。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大吏檄公於江濱。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緝筏。疊石層緝層疊。筏出水。方有基。卽甃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聖祖臨視。益奇之。

陳公爵里已見前

年羹堯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

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羣鳥驚起也。

年征青海日閱地圖知前路有淤泥深坑乃下令云明日進兵各人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此次日遇深溝泥濘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其巢穴云

清高宗性極穎悟一日臨幸和珅家見珅家亭額紀曉嵐爲作擘窠大字二曰竹苞笑諭珅曰此紀昀嘲汝之詞蓋謂汝家个个草包也珅聞而銜之。

紀公爵里見前公好滑稽與和珅同朝恆隱相嘲謔而珅輒不知

盧雅雨爲兩淮運使以好士故賓朋紛集供給甚繁遂至虧帑廷議籍沒紀曉嵐與盧爲兒女姻親常直內廷微聞其說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及鹽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麵糊封固盧得函卽

悟曰。此蓋隱查鹽空三字也。亟將家財寄頓他所。迨籍沒時。所存資財寥寥無幾。

盧名見會其籍沒時和坤遣人偵得紀漏言事白之高宗召紀至責其漏言紀力辨實無一字帝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但詢汝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帝嘉其詞得體爲一笑從輕謫戍烏魯木齊未幾卽賜環

金冬心客揚州。諸齷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某商宴客於平山堂。金首座。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爲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將議罰。商曰。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譏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確切。衆請其全篇。金隨聲誦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闌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服金博洽。其實金乃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

日餽以千金。

金公已見前

順天鄉試四書文題。例由欽定。先期內閣進呈四書一部。命題畢。仍發還。乾隆乙酉鄉試。奄人捧四書發還內閣。和珅就奄與語。探高宗命題時情狀。奄言帝披閱第一本。至半本時。忽微笑。振筆直書。珅不語。遂知爲或乞醢焉一章。蓋乞醢二字。嵌乙酉二字在內也。乃密通消息於門生。倩人預構。雋者甚衆。

和珅此種舉動與高士奇略同

阿雲巖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爲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

羣蟻移穴。知土熱將雨。地勢太低。難免於水耳。

阿公爵里見前。按阿公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為奇門遁甲矣。健兒能不受給歟。

胡興仁官陝西時。長文襄自青海凱旋過境。天氣嚴寒。需火爐甚多。倉卒無以具。胡命取食案數百。鏟其中。置鐵鑊。然柴炭而截其足之半。自是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乃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縷裁之。咄嗟立辦。長大悅。

胡字未詳。以道光中官陝西西安府知府。累官至巡撫。長名長齡。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由筆帖式升軍機章京。累官至大學士。子諡文襄。

黃益齋於道光時為江西義寧州牧。有富紳舉止粗莽。言辭鄙陋。怪之。入其家。書畫典籍古玩。不以次。尤怪之。既而悟其人必為盜。乃微服步行。紳居前。後有婦人抱兒當門立。面有憂色。黃乃作土

語曰。何嫂冤氣之深也。婦變色黃。又曰。吾知相法。嫂來歷大奇。欲鄙人語否。婦忽內顧。面色如土。淚下幾失聲。黃曰。幸無多言。敗爾事。吾去矣。次日廣召賓客。紳亦預焉。至則特延入一室。面詢公懸某聯甚佳。下款某君。是何交情。又詢公鄴架某書爲舊版。不易得。所鈐藏書小印。是公何人。紳支吾不能答。乃出壯士禽之。卽命肩輿召婦至。一鞠而事白。先是粵籍某宦假還。道出鄱陽湖。遇盜家口盡喪。一女失蹤。老僕赴星子縣報案。久不結。至是十八年矣。紳卽盜婦卽宦女。父母兄弟皆死。蓄志復仇。故忍辱爲盜。占上堂之日。擲所抱幼子。立斃階下。時賓客麕集。杯酒之間。咸驚且服。

黃名未詳。湖南人。旣獲盜。後徑關星子縣提案。卷至釋嫌疑者。並咨宦原籍。呼其姪及老僕來。以家事盡委之。婦圖自盡。急救得不死。命姪善視其姊。獄奏遠近稱異。所謂義寧州破十八年盜案是也。

曾滌生治軍時。午膳後必邀幕客圍棋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謂某統領將叛矣。其人卽某統領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誣上官反罪當死。命斬以循。著棋如故。頃之某統領來謝。公召之入。某頓首曰。幸公知我。否則殆矣。公變色。命左右立斬之。幕僚皆諫。謂某果叛。則告密者不宜斬。旣知其誣而斬矣。何又斬某統領乎。公笑曰。非汝輩所知也。亟命斬訖。謂幕僚曰。告密之言確也。然非斬告密者。某統領且立叛。故誘其來而斬之。蓋某統領本擒匪投誠者。此舉雖過於殘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

曾公爵里見前此事係無錫薛叔耘在幕府中所目睹者爲友人言之

曾沅甫圍洪楊於金陵久不下。忽奉廷寄。令李鴻章助戰。曾焦灼益甚。召朱洪章商之。示以廷寄。并曰。倘少荃來克復。我軍多年辛

苦付流水矣。若阻其來。又恐日久無功。無以對上。應如何覆奏。方爲兩全。朱不假思索。卽應曰。斷不可阻止李軍。蓋阻其來。而我或日久不克。必致獲譴。鄙意不如奏請李速來。正可藉此激發三軍之氣。以我軍人人心中。皆不願以一簣之功。拱手讓人也。一面嚴飭各軍。刻期猛攻。或竟指日可以克復。左右咨嗟稱善。曾如其言。李未及至。而金陵下矣。

曾名國荃。湖南湘鄉人。以諸生從兄。滌生治軍官。至兩江總督。其圍攻金陵。因李鴻章且至。奮力克之。人多知者。不知其出於朱洪章之妙悟也。

釋寄禪冒雪往參岐山恆志和尚。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嚮食犬食。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

嘔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記與之交戰。竊入廁中。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覺。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

釋已見前

潘伯寅與翁叔平好射隱語。嘗互出巧題。鬪捷才於寸晷。潘以臣東鄰有女子窺臣三年矣。射總是玉關情。翁以伯姬歸於宋。射老大嫁作商人婦。不著一字。儘得風流。皆隱語中之神品也。

潘名祖。蔭江蘇吳縣人。以翰林起家。官大學士。軍機大臣。翁公已見前。

張香濤亦好射隱語。嘗與黃仲弢同以花落知多少。射易經中心疑者其辭。枝黃之感覺敏捷。一擊即中。張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逾一小時。乃曰。吾已得。令黃別記所射。張亦記之。與黃同。乃歎曰。

吾才竟遜卿一小時。

張黃二公爵里見前張公又嘗以瀟字射詩經一句射中者獎白金五十錢念劬以秉心塞淵射之遂獲重獎亦隱語之巧者
近有伶人某在滬上鏡花園之紹興戲館演三鳳緣一齣演至徐庭玉赴試時試官命其對課脚本老句出聯是風吹馬尾千條綫。偶聯是日照龍鱗萬點金頗嫌俗惡。此日去試官之老外有意戲弄某伶別出心裁竟造出聯曰鏡花園鏡花何在。某伶出不意頗爲錯愕。旋應曰水月菴水月都明。臺下鼓掌稱善。以伶界中有此捷才未易得也。

按鏡花園在上海觀音閣碼頭側

夙慧第十二

毛大可生時母夫人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卽

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週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卽欣然以解。

毛公爵里見前

黃忍菴童年穎悟。詩一目。文二三日。卽能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詩。嘗錄小本。出入輒攜以自隨。十四歲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而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

黃公爵里見前

魏昭士生甫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之。誘以果餌。使歌。歌聲悠揚可聽。詫爲英物。

魏名世。徵江西寧都人。是和公之子。性狷急。勇於事。仲父叔子嘗稱其爲文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云。

徐電發蚤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

徐公爵里見前

章古愚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羣兒告以故。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羣兒。章曰。毋怒也。我猶能約略記之。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章名谷。浙江仁和人。少時瞳神如秋水。膚色如玉。人多比爲衛洗馬。嘗往豫章買舟歸浙。有美姬附舟尾。見章貌而悅之。數以纖足挑章。章起默自念曰。我違父母膝下久。此江有神。倘一涉汚邪。致干神譴。葬於魚腹。豈不永無見父母之日乎。不覺泣下。遂整衣冠危坐。達旦。善八分隸體畫。尤工絕。爲時所稱。

萬季野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

萬公已
見前

李景霽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十齡已通諸經矣。

李名霽。直隸高陽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老成持重。風度端凝。朝野重之。

李湘北自少穎異。七歲即能詩。稱神童焉。

李公爵
里見前

沈漢儀總角時。嘗從父公趾遊苑中。公趾曰。名卉甚多。何以淵明愛菊對曰。淡而能久也。父歎曰。此兒出語可人。

漢儀名家恆
浙江建德人

王丹麓座上有客謂孔子無鬚。衆詰其說。客曰。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座客歎服。時丹麓子鼎六歲在側。轉詰之曰。然則孔子亦無眉

耶客無以答。

王公已見前鼎字應和八歲學詩有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天天少好貌一語爲證以爲天字讀作上聲卽歿義也十二歲卽殤或以爲識云

惠天牧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能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時賢所激賞嘗與各流會座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公朗誦終篇不遺一字

惠名士奇江蘇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黃崑圃始生具夙慧十歲通四書五經從饒先生仲如學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先生述菴究心經世之學總角時卽凝重如成人

黃名叔琳順天大興人年二十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當代推爲鉅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京師首善地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而知其爲公也

陳滄洲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

陳公爵里見前

方望溪四歲時。父口授諸經。卽能成誦。嘗早起聞雞。父以雞聲隔霧命對。公應聲曰。龍氣成雲。八歲時偶竊效爲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

方公爵里見前

劉石渠十歲不能言。狀類癡呆。一日聞父長歎。忽問曰。父何歎。父以其能言也。喜甚。曰。家門不幸。汝兄夭折。汝又不能言。今能言。吾無憂矣。自是教之讀。過目成誦。如有宿慧者。

劉名璐。沈邱人。父學向順。治進士令於浙江。長仲二兄。聰慧而夭。

潘稼堂資稟絕人。幼有聖童之目。覽歷書一過。卽能闇誦。無所訛脫。首尾不遺一字。

潘名耒。江南吳江人。父凱。列名復社。兄種章。能文。負氣節。若中史獄起。蒙難死。公少從顧亭林。徐侯齋。戴耘野三先生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日歷算數。宗乘道藏。悉有神會。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嘉定陸翼王。平湖陸稼書。交口許之。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

趙秋谷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有奇語。里中爲文社。公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成數篇。乃大驚。目爲聖童。

趙公爵里見前。同里孫文定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字之年十四爲諸生。

王阮亭之幼子。乳名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王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有夙慧。少貧無資買書。貸於鄰。每一披覽。無不成誦。

李公爵里見前。公爲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以問之。無不立對。

嵇尚佐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者也。

嵇名璜。江蘇長洲人。文敏公第三子。雍正七年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裁二十。以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後以治水功累官至河東總督。旋遷吏部尚書。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

陳可齋父綵好施。與屢出粟賑饑。夢神授緋衣兒。遂生公。數歲時。性沈敏。強記。初授內則。退卽習其儀。稍長。家益貧。躬耕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爲候門。讀至半夜不輟。

陳名大。受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編修。乾隆二年考翰詹列第一。累任封圻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

士子諡
文肅

錢竹汀是王西莊之妹倩生同時長同學名譽官階亦相頡頏錢
十餘歲時一日在塾檢閱歷書王謂之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
者爲勝錢允之王甫讀一遍已能背誦錢則讀三遍而始能之同
塾之人咸優王而劣錢及翌日請再試之錢一字不誤而王則間
有訛脫是以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

錢名大昕江蘇嘉定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獻賦召試舉人
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侍讀學士遷少詹事
歸則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
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王名鳴盛江蘇嘉定人乾隆
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禮
部侍郎解組居蘇州學者望風麇至聲氣益廣望益高而閉戶
著書絕不與
當道相酬接

戴東原十歲始能言然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

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答。

戴名震安徽休寧人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公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全書館或荐公於朝帝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乙未會試不第帝命一體與殿試授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公爲考究本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校定官書甚多所校水經注最有名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所繪地圖尤精核

孫淵如父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旦遂生。公幼有異稟。書過目不忘。河曲授以文選全部。未久卽能背誦之。

孫公爵
里見前

嚴冬友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之門。

嚴名長明。江南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乞疾歸。築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夕吟哦其中。

趙甌北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

趙公爵
里見前

張度西七歲。遊南嶽毗廬洞寺。寺僧以其貌類先師。乃出句曰。心通白藕。公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句。云有

對者卽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

張公爵里見前易簧時口占有前身南岳一枯僧之句亦相吻合

焦里堂少卽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

皮冰切。不當讀若縫音。阮氏奇之。遂妻以女。

焦名循江蘇甘泉人乾隆辛酉舉於鄉亦不應禮部試閉戶著書葺老屋構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

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

凌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

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

凌名廷堪安徽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從翁覃溪阮芸台游於禮經用力

最深著有禮經釋例十三卷

潘芝軒十二歲應童子試。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令李逢春異

之拔置前茅。因命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紱方來。李決公必貴，後果以狀元爲宰相。

潘名世，恩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管理戶工二部事。相傳封翁好施，多隱德。嘗夜坐聞仙樂鏗鐳，有旌幢羽葆自空而下，遂生公。

翁二銘，幼而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徧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海州唐仲冕州牧，奇賞之，遂師事焉。

翁名心，存江蘇常熟人，十六補弟子員，舉嘉慶丙子鄉試。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予諡文端。

嚴九能，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人號之爲嚴氏奇童。

巖名元照歸安人父
樹萼聚書數萬卷

焦虎王者里堂孝廉之子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
綫之法阮芸台校浙士以算學別爲一科孝廉佐之閱卷虎玉隨
至杭阮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年僅十四歲也

焦名廷琥能讀
父書傳其家

翁祖庚視學貴州某郡有十齡童子羣目爲神童翁面試之舉公
孫丑命對童應聲曰大宗師翁曰未工童曰對大宗師之姓名胡
云不工翁大笑曰誠然童以是入郡庠

翁字未詳江
蘇常熟人

洪大全幼敏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屢應童子試不售乃與洪秀
全同起革命軍

洪字未詳湖
南衡陽人

蔣劍人幼有神童之譽。六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應聲曰：泉。塾師以爲未工。蔣曰：白水泉對黑土墨。胡謂不工。塾師大奇之。

蔣名敦復江蘇寶山人嘗薙髮爲僧後反初服爲諸生著有芬陀利室詞稿

王濤生有異稟。五歲時客以魯男子三字屬對。濤卽曰：徐夫人。四座歎賞。客有難其更對者。濤又曰：莽大夫。客愈驚。方入塾。師教之讀神童詩。濤笑曰：吾能作也。何必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三年而畢。

王字未詳江蘇寶應人後亦無聞於世

張權是香濤之長子。幼敏慧。八歲時座客以鼎甲一二三命對。權應聲曰：盤庚上中下。

張字未詳

易叔平幼慧異常兒兩齡能識門火二字屢試不誤

易名準湖南湘潭人

豪爽第十二

侯朝宗豪邁多大略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次尾夏彝仲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瑜王猛

侯公已見前

宋牧仲從清世祖獵過滹沱河時天大寒河冰闊二丈餘宋揚鞭大呼一躍而渡帝壯之

宋名犖河南商邱人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卽之溫其如玉出判黃州虛己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累官至江蘇巡撫加太子少師著有西陂類稿筠廊偶筆共四十六卷

王于一爲人倜儻自豪。少時於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爲之傾。晚年乃寓浙中西湖僧舍。益奇氣勃勃不可遏。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爲文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巖壓樹。槎枒盤薄。旁枝得隙。突然干霄。書法亦見重一時。

陳其年少甚倜儻。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饋遺累千。隨手輒盡。垂橐而歸。無資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復出雅游。率以爲常。

陳公爵里見前

吳錦雯游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箜篌者。滿座上。日解縵袍。貰酒。酒酣對客揮豪。煙雲滿紙。

錦雯生具異表。身長七尺。目青鬚紫。少言語。遇不平事。輒侃侃不畏。強禦至。推座起罵。與人交。舒鬲要急。友患難。蓋強直敢任。其天性也。

新世

說豪爽

三

謝晝也好施與。數千金都緣手盡。復假貸以濟之。京師謂之窮孟嘗。

謝名晟。浙江山陰人。嘗登大觀台觀錢塘江潮。忽思年五十無成大勳。見者皆笑怪之。

陳興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偽豪傑不值一文錢。

陳名孝威。江西臨川人。

王水雲嘗與茅子鴻同舟渡大江。風濤洶湧。王掀髯稱快。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爲之放膽。

王名舟。瑤。浙江餘杭人。壬午舉孝廉。授興安令。爲詩多幽憂峭激。類佗。僚失志之人。茅名北。儒。浙江錢塘人。孤介。自持詩詞。

書畫涉筆輒工。

王阮亭爲同考。至白門。夜鼓楫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抵燕子磯。

公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湧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公徑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徒步而還翌日詩傳白下和者數十家。

王公爵里見前

吳園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山巔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談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輒忘寢食。

吳公已見前

姚熙之生平慷慨仗義揮金如泥沙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才劍客皆能得其死力。

姚公爵里見前

新世說
豪爽

徐健菴性豪放。交游甚廣。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爲食客。邸舍已滿。則僦別院居之。罷官歸時。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

徐公爵里見前

馮雲生性極豪侈。故家畜小伶。時時使度曲。召親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筮。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樺燭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

馮名沛山東德州人順治辛卯舉於鄉

楊序王家多妓樂。率善歌舞。其園林甚有邱壑。盤匝杯箸精美。異常客至。命酒珍錯紛陳。稍醉卽賦詩聯句。或召冶童歌。自吹簫以和之。

楊名方榮江南武進人父以進士起家累官至巡撫家富於資園林爲里中冠序玉生而習知歌舞又美姿容時比之潘衛每

一出游至傾市以觀顧好爲文章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談笑不爲嫚戲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江陵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時李方坐堂皇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卽出千金贈曹

李名未詳曹名國集

張敕菴性豪侈姿容瓌偉飲酒日可三升興至捕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奮袖激昂大噓不止

張名王治江南太倉人涉獵強記中丁亥進士官黃門兄西銘以經術負盛名從遊者衆敕菴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

翁逢春嘗游武林輦囊中金二千於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大怒遽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徧召故人遊士及

妖童豔姬之屬。期次日集湖上。是日。檣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數。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盡矣。

翁名未詳。江蘇吳縣人。官中書舍人。

譚慕鄴爲名族子。好讀書。家雖中落。而視貨財如土苴。論文之暇。酷嗜奕。親故及四方士。夫樂從之遊。食客滿座。樽酒盤殮。日費數千錢。以是益貧。

譚名士。瓠湖北沔陽人。

文欽明。自號橫塘居士。其先爲韓人。清初入京師。兩傳而富。峙陶頓。居士賦性豪爽。任意揮霍。凡人間服食居處。子女玩好。狗馬之奉。無不備致。

文名思順。天宛平人。

武虛谷性善哭。館朱竹君學士家。值除夕。朱曰：客中度歲，何以破
岑寂？公曰：但求醉飽而已。學士乃饋彘肩二，雞一，鶩一，蒙古酒一
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
士則大笑。

武名億，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
山知縣。時和坤兼步軍統領，聞人言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
蹤跡，持刃橫行。入博山境，公聞即捕而杖之。民皆為快。和囑大
吏以任性行杖奪官，遂客京師。遇洪稚存、黃仲則於天橋酒樓。
酒半酣，公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福瑤林用兵時，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既至，則笙歌
一片，徹旦通宵。福喜，御紫色衣，人爭效之。謂之福色。善歌崑曲，每
駐節，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交綏，血肉橫飛，而餘音裊裊
未絕也。

新世

說
豪爽

福公爵
里見前

袁簡齋居江寧之隨園。地雖僻左。而家儲嘉肴美釀甚夥。有果有蔬。有魚。豢養雞鳧。尤爲得法。美酒旣多。又喜搜羅酒器。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度。始而名瓷。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頗黎。由小而大。遞相酬勸。故有不速之客至。肆筵設席。每咄嗟而立辦也。

袁公爵里見前。公有隨園。食單廚製肴饌極精。

嘉慶時。周海門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爲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時相饋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必就決於周。里鄰有急難。輒周濟之。

周名
未詳

官文恭豪宕不羈。其督兩湖時。節署每夜張燈奏樂。姬妾聚觀。公引羊脂玉巨盃斟酒。俛紅倚翠。藉以消遣。軍報送至。公輒麾之曰。告胡撫臺可也。

官公爵里見前。其時軍書旁午。文恭設軍務處。與胡林翼共蒞其事。藩臬司道參知焉。文恭間日一臨胡。則自朝至夜。寢饋於斯。厥後論功行賞。乃哀然居首。封伯爵焉。

李秀成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時。嘗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久。李恆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有感時詩兩律。豪情勃勃。不減曹孟德橫槊賦詩也。

李在太平天國封忠王。其詩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日斗牛高。擊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

新世說

豪爽

三六一

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脾睨一切之氣象。不讓翼王寄。曾滌生之感懷。四律也。

楊雲階以克復大理府起家。輦致珍寶巨金無算。至上海與貴人爭買名姬。曰凝脂。色藝無雙。斥萬金為聘錢。然姬不肯從。蓋聞公嘗褫某姬和衣。赤身縛烈日中虐之也。諸姬見客不相避。一日友人袁某至。適姬花小寶在侍。袁屢目之。公曰。汝喜之耶。當以為贈。立呼肩輿送之。袁處時人歎焉。

楊名玉。科湖南善化人。寄籍雲南。以軍功累官至高州鎮總兵。記名提督。中法之役。沒於陣。

同光時有許翁者。家故巨富。設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棋布江浙間。翁甚儉約。子弟則豪侈。自喜酒池玉林。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百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備。腹鞅背鞵。亦與相稱。每出前後

導從炫燿於閭巷。旋以家居不樂。乃具舟出游江浙間。挾妓擣菹。日費百萬。悉以片紙至各肆取之。主者或吝之。輒怒曰。此吾家物也。何預汝事。主者大懼。皆以書白翁。翁自度不能嚴束其子弟。乃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受雇者皆大譁。翁遂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多或數千金。少亦百金。主者按籍而計之。四十餘肆。人數幾及二千。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資。一朝而罄。

許名未詳。安徽歙縣人。俞曲園曾於許開肆。後見之於友人處。則其冠戴青金石頂綴鵝羽藍翎焉。而意氣猶甚雄爽也。

孫中山既由十七省代表舉爲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置酒高會於金陵。東南賢豪莫不來萃。孫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炯鑒世界民族潮流。其狀磊落。一坐歎賞。

孫君已見前

黎宋卿在鄂爲協統時。度新歲書一聯於楹曰。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氣躍躍筆端。識者早料其非池中物也。

黎君已見前

容止第十四

李湘北風神局度。典重中有條然之致。皆書卷之氣所積也。

李公爵里見前

梁蒼巖襟期瀟洒。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梁名清標。直隸真定人。癸未進士。累官尚書。篤學不倦。每退食。卽簾閣靜坐。吟嘯自如。

丁大聲軀材雄偉。意識豪放。咳如叩鐘。言若奔河。

丁名克振。浙江蕭山人。以文藝著。

李戒菴美風儀。嘗於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乘月

上湖橋長嘯見者疑爲神仙。

李名文純浙江鄞縣人少好讀書老而不衰詩古文詞各臻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瞭如指掌聽者忘倦所讀之書悉經手鈔

黃大宗狀貌奇偉王昊廬見之歎曰風神超逸卓有父風。

黃名之翰江南山陽人是兵部蘭巖子多才好遊跌宕自喜性尚然諾篤氣誼與貧士交推衣解食無倦容王名澤宏湖廣黃崗人乙未進士官少詹李文孫稱其爲溫然君子

程穆倩眉目深古視下而念沈處治不媒進處亂不易方。

程名邃安徽歙縣人能詩善書畫尤工篆刻蕭森老蒼超然有異

沈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掘一座。

沈名謙浙江錢塘人工詩古文初喜溫李後乃循漢魏以窺盛唐

柏疑山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惠姿照映泉石。

柏名立本江南華亭人畫理精妙欲入宋元之室魏名學渠浙江嘉善人官少參

高芙沼揚休玉色進止嚴重目不能遠視然睽開則精光射人

高名其倬漢軍鑲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聖祖奇其貌欲試以外事命往四川訊獄歸詢打箭爐情形口講指畫甚詳遂器之累官至戶部尚書卒

韋六象神朗貌癯衣布不肉食長夜擁絮被危坐不寐讀書至旦以爲常高簡淡泊彷彿枯巖禪客與人言肺腑傾盡不事表襮塵俗人望之頹然自遠

韋名人鳳浙江武康人與兄劍威並能文章尚氣節

姚熙之身長七尺廣額修髯目閃閃如巖下電

姚公爵里見前

丁文博眉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丁名彥浙江嘉善人
己丑進士官水部

趙慎旃儀狀奇古。圭角岸然。長戶部時。人呼爲冷廟龍王。

趙公爵里
已見前

王西樵嘗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其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王陳二公
已見前

納蘭容若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健菴曰。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納蘭名成德明珠子也。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珣弓牙箭環。列屬帳。以意製器。多巧。陸所不能到。

新世說容止

五九

吳錦雯張祖望並修髯美儀容夏日嘗促膝吟詠意思蕭曠

吳張二公已見前毛雅黃嘗戲以詩云吳公美髯不易得張也于思亦自奇長日吟詩相對坐南風吹動萬莖絲相與大笑

應潛齋右目重瞳左耳重輪生而有文在手如八卦少卽以斯道爲己任

應公已見前

邵念魯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家必正坐酒酣談忠孝事娓娓有致人人感動

邵名廷采浙江餘姚人少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居喪盡哀營窆必誠必信

釋介公風儀蕭散寡言笑體羸若不勝衣而神鑒淵然與諸名士接但以目會四坐盡通退相品題不失分寸

釋名元燈鄞縣天童寺西堂僧

高澹人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漉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侍從諸臣。俱不能及。

高公爵里見前

朱可亭生而宏聲廣額。雙顴插鬢。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九歲中鄉試。主司宋大業見之。卽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君。今復見子矣。

朱公爵里見前。大業文恪子也。

史鐵崖器量宏大。風度端凝。嘗有不時宣召。輒雅步如常。或促之。則曰。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

史公爵里見前

齊次風態度安詳。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嘗與友人登山。見江船如葉。許大。公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卽杯罍壺盤之屬。亦

新世說容止

三十一

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也。

齊名召南浙江天台人。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累官至禮部侍郎。夏栖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掘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

李惺由順慶守告養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鬢髮。華采照耀。陞辭日。高宗大爲歎賞。令赴政事堂。使諸大臣觀之。

李字未詳。乾隆辛丑進士。以錢塘令。洊升順慶守。

楊時齋修髯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人。

楊公爵里見前

龔璫人生有異表。頂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凹下而頰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

龔公爵里見前

曾滌生年逾六十。精神奕然。身長約五尺。軀格雄偉。肢體大小咸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棱。光極銳利。兩頰平直。鬚髯甚多。鬚鬚直連頰下。披覆於寬博之胸。益增威嚴。

曾公爵
里見前

李少荃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如雲中之鶴。

李公爵
里見前

瓜。胡潤之精神四溢。威棱懾人。目光閃閃如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

胡公爵
里見前

左季高貌如老儒。而侷儻好奇。議論風生。

新世說容止

左公爵
里見前

駱籲門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

駱名秉章。廣東花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湖南巡撫。四川總督。以知兵聞天下。卒於官。予諡文忠。

彭雪琴。恂恂儒者。和氣藹然。

彭公爵
里見前

鮑春霆。軀幹不逾中人。弱不勝衣。而有萬夫不當之勇。

鮑名超。四川奉節人。以軍功官湖南提督。

閻丹。初短小精健。不改關中敦樸氣象。

閻公爵
里見前

丁穉璜。狀貌修顏。綽有威棱。

丁名寶。棧貴州平遠州人。咸豐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母憂回籍。旗軍功累官至四川總督。予諡文誠。

吳南屏貌甚樸野而氣韻高潔。

吳公已見前

岑彥卿面目黧黑而雄姿沈毅。

岑名毓英廣西西林縣人以軍功官至雲貴總督

倭良峯體不逾中人而灑然出塵清氣可挹。

倭公爵里見前

田忠普美秀而文一時有玉人之目每臨陣則又雷奮颯舉橫厲無前。

田名興怒湖南鎮寧人年十八即握兵符所至之處萬人空巷繞觀之以軍功官至貴州巡撫年四十即卒貌猶昃麗如弱冠

張香濤身材短小面瘦如猿其起居大異於人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倦容無論寒暑臥不解衣帶每觀書則睡眠朦朧或兩

三時。或一晝夜。左右屏息環立。不敢須臾離。侍姬輩亦於此時進御。從者反扃其扉。遙立而已。

張公爵里見前

吳趼人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爲高逸之士。惟目甚短。視每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以酒爲糧。或逾月不一飯。

吳名沃堯。廣東南海人。光緒時以小說名於滬。

袁慰亭額廣顴高。目有威棱。軀幹亦宏偉。而兩足甚短。舉步遂有蹣跚之態。故或戲稱爲半截皇帝。

袁已見前

岑雲階面廣額高。短衣匹馬。有英雄之概。

岑君爵
里見前

陸幹卿額凸頰仰。兩顴甚高。面貌頗似明太祖畫像。

陸名榮廷廣西武鳴人曾任廣西督軍兩廣巡閱使

孫慕韓體癯而氣腴。長髯飄飄。有鶴立雞羣之概。迎賓館有君畫像。栩栩欲動。

孫名寶琦浙江杭縣人前清官山東巡撫入民國後屢官外交總長國務總理旋任稅務處督辦熟悉歐洲情狀在外交界有重名

孫伯蘭鬚眉甚古。衣履樸素。廓落之中。寓密緻之意。

孫名洪伊直隸天津人衆議院議員初爲進步黨以反對袁世凱帝制遂爲民黨盡力恢復國會一爲內務總長官僚派極力斲之去官居滬上與岑雲階譚石屏唐少川譚組安等同繫東南之人望

自新第十五

郭華野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巡撫湯潛庵將疏劾。立誓自新。且曰。琇所以貪者。以供前任某撫軍少廉自矢。請寬我一月。如不痛改前非者。任公處分。隸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曰。前令郭琇。琇也。吳江賦煩俗悍。號難治。自後果操行峻介。弊東南冠。湯乃薦其居心恬淡。莅事精銳。宜與行取。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國棟結黨營私。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嚴抗直之聲。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康熙三十八。德州見公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是可知公之丰裁。

必已不凡。特年少闕疏。爲白圭之微玷。遇湯公傲厲而獎掖之。遂成此晚蓋之功名也。

郭名琇山東卽墨人少時厲志清苦讀書深山絕壑中四無人迹公蘊火中宵讀弗輟米鹽爨汲皆自任之康熙九年成進士越十年授吳江縣知縣莅事七年有惠政行取御史直聲震天下任湖廣總督一時貪墨吏皆投劾去而公益以鎮靜爲先條除煩苛務治大體罷歸抵里門盡出俸金周族黨賑饑民鄉里德之卒於家

陳滄洲守蘇州時郡有觀音山以竹輿代游屐食其力者三百戶公概禁之。或詣公訴。公僞游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游。誠當。不當禁客游。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其禁。亦可謂改過不吝者。

陳公爵里見前

李敏達精明強幹。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

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金。納之爲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

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李名衛。雍正一朝疆臣最蒙恩眷者。莫如田文鏡。李衛而信任之。專似李尤在。田上李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癸卯管理銅廠甲辰擢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乙巳授浙江巡撫。管理兩浙鹽政。丁未授浙江總督。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其請封五代對於田芳之面折。廷爭不僮不罪之。且獎厲之。可云勇於改過矣。

胡潤之年少時風流跌宕。好爲冶游。封翁詹事公患之。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負才氣。不甚措思也。尋客兩江總督陶雲汀幕中。游益恣。秦淮畫舫。逐日徵歌。陶方禁僚屬冶游。顧獨不責胡公。或請其故。曰。潤之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一操事權。頓改前態。刻苦厲行。屏絕絲竹。英雄之所爲。固迥異乎常人矣。

胡公爵里見前

王益吾有才無行。賄結李蓮英。得江蘇督學。選拔才俊。幾與黃漱蘭侍郎齊名。既瓜代。乃深悔。階進之由。慮他日名爲李汚。具疏嚴劾之。並謂李非真閹。醜詆備至。孝欽后覽奏震怒。王遂以是罷歸。而王之直聲震於朝野。

王名先謙。湖南長沙人。以翰林起家。官至祭酒。既罷歸。則闢葵園於長沙之北郭。以著述自娛。間與湘中豪紳阻撓新政。年七十餘而卒。李卽皮硝。李直隸河間人。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也。本一無賴子。因內監沈蘭玉引之入宮。以梳新式髻。見寵於孝欽。旋晉爲總管。權傾朝右。營私納賄。無惡不作。奔走其門而得顯位。內官如陳璧。外官如袁某。督其彰彰者也。當時慈眷之隆。至與孝欽后并坐聽戲。賊私之積。以千萬計。王先謙既出京。李嘗語人曰。吾閱人多。從未見如王之狡者。昏暮而乞。吾憐明白。而攻吾短。彼謂可以掩其過。吾謂適以彰其醜耳。南人多詐。王其表表者乎。或謂李既銜王。故作是言。以損其譽也。

新世說卷五

易宗夔撰述

企羨第十六

魏叔子兄弟治古文中。鄒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不絕口。海內知有三魏。實自程村始也。

魏公兄弟已見前。鄒名祗。謨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性穎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公即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史子集。及天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名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其於詩文。乃益工。

王阮亭兄弟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西堂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王公爵里見前。兄指西樵。士祿言。尤公爵里見前。

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爲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

郎。輒自愧儻父。

彭名孫通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七年御試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公作為冠嘗步游蕭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為賦公諾之僧退煑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

趙秋谷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馮大木所師承者為馮定遠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

趙公爵里見前馮大木名廷槐山東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平生深契者為秋谷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兩人各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酬唱詩為二妙集馮定遠名班江南常熟人著有定遠集其說詩力排嚴羽尤惡江西宗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詆獨折服定遠一見鈍吟雜錄即歎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即塚前焚之

申鳧盟道生平有兩憾事一未覩滄海二未見周櫟園

申名涵光直隸永寧人父端愍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一名涵煜一名涵暉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頽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公已見前。公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後去。

李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特爲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無恙。李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與泣。下霑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宋公爵里見前。李名曰景山。東淄川人。

閩中邱則飛。以賣錠爲業。游於山水之間。喜吟詠。集成求雲間張洮侯作序。過虔州關。以詩謁權使者。見張序曰。詩能張洮侯作序。

豈尋常商賈耶。輒免其稅。

張名彥之江南華亭人卓犖知大節深沈好書尤喜自負使酒好侵人然實無他腸人以是原之詩歌與董黃齊名

吳天章晚年買圃鄭谷之口蒔梅種橘吟詠自如王阮亭謂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號爲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本朝作者如林不得不推天章爲仙才焉

吳公已見前

徐電發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沒謂梁真定相國曰奇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徐公龔公爵里均見前

尹元孚督學江南親操几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於清涼山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

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旣乎。

尹公爵里見前方公時。方治儀禮。因屬尹公。欲共成一書。尹公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飢。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當廷議。非忘身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望溪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

胡稚威。驚才絕艷。獨冠一時。袁簡齋同應詞科。甚羨慕胡公。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

胡公袁公已見前。元木姓周。名大樞。浙江山陰人。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著有居易堂稿。循初姓萬。名光泰。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辭之學。詞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書。

沈東甫。幼牧兄弟。著書最多。皆博而能精。同應乾隆丙辰召試人。

謂庶幾厚齋盤洲伯仲之風。李穆堂侍郎見其所著書，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

沈東南名炳，震浙江歸安人，其著書之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及讀史四譜、唐詩金粉等書。

幼牧名炳謙。

吳蘭雪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國，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日本賈人斥重金購其詩扇以歸。

吳名嵩，梁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貴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與樂蓮裳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

王侯公卿間。

張南山最服膺黃仲則之詩，及王仲瞿之文，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初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

乾隆二仲。

張名未詳
黃王已見前

歐陽礪東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嘗謂作詩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鄧湘皋之輯沅湘耆舊集也。於有清二百年間。惟稱張度西及礪東二先生爲詩老云。

歐陽名輅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屢試春官不遇
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梧門曾賓谷相唱和

張熙河性倜儻。好游名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三。足跡所至。賢士大夫如袁簡齋洪稚存孫淵如輩。皆傾衿倒屣。相見恨晚。

張名誠浙
江平湖人

高爽泉以善書著於時。愛交游。查刺史棗史郭明經。頻伽彭上舍。

甘亭朱漕督茶堂咸相與推襟送抱跌宕文酒蓋重其書並器其人也。

高名壇浙江錢塘人查名初揆浙江仁和人郭已見前彭名兆蓀江蘇鎮江人朱名爲弼浙江平湖人

莫子偲少與鄭子尹齊名精許書工篆籀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滌生訂交於海王村書肆中曾遺莫書云閣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攬之於一掬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羨可謂至矣。

莫名友芝貴州獨山人鄭名珍貴州遵義人著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諸書

金友筠家園養晦以著述自娛甚羨俞蔭甫之學問文章然素未謀面光緒丁亥戊子間忽上書於曲園與訂神交而不署真姓名如漫郎聲叟之類自是尺素往來辭意肫摯時而爲文字之商量時而爲編紵之投報拳拳敬愛歷久不渝通問之明年始以真姓

名告

金名未詳青浦人自號無礙翁又號林陰仰雲翁 俞公爵里見前曲園其所居也

林暉谷以翩翩華胄年少美才詩文皆臻上乘弱冠入洛一時名流羨之爭與訂車笠之盟如陳右銘伯嚴父子梁節庵黃仲弢沈子培嚴幼陵康長素梁任公諸人其最契者

林名旭福建侯官人為戊戌死難六君子之一 陳名寶箴江西義寧州人官至湖南巡撫戊戌政變去官禁錮於家伯嚴已見前其長公子也 梁名鼎芬廣東南海人 黃公爵里見前

沈君已見前 嚴名復福建侯官人英國某大學校畢業生精於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嘗著譯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書於新文學界有重名 康梁二君已見前

陳阜蓀懷才不遇落拓京華為詩多幽渺哀怨之音詠秋海棠至數十律然極企羨譚壯飛之為人嘗獨立譚公就義之菜市歎歔憑弔甚至痛哭不已亦奇人也

陳名阮湖南湘潭人。民國元年有燕臺雜詩二十首，中有一首云：「鸞鸞黃月透，藜床遼海悲。風萬里長，莫歎焦桐音響絕。朝衣誰哭蔡中郎，自注云：余少有高世之志，自比管幼安。是時劉陽譚壯飛才學閎肆，心儀其人。戊戌政變，死菜市。譚名嗣同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博學多才，識見尤卓。著有仁學一書，士林稱之。光緒戊戌春夏之交，與熊希齡、唐才常等在湖南創立南學會，及湘報館。湘人士始競趨於新學。旋奉召來京，以四品卿為軍機處章京，與康長素、梁任公、林暉、谷楊、叔嶠諸人佐德宗。一意變革，朝政至八月而孝欽皇。后垂簾，康、梁遠颺，公遂為死難六君子之一。

傷逝第十七

魏伯子遇害於賊將劉大任許。其子興士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劍自刎，左右持之。遂日夜椎胸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眵，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有三。時人比之何炯。謝蘭云：

魏伯子已見前與士名世傑著有梓室詩文集

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貧才蚤世，乘醉達其家，哭之失

聲從子儂胡隨往亦一哀出涕。

陸公已見前沈名炳浙江錢塘人

趙山子既沒有人議其短長吳聞瑋擲杯謾罵曰斯人不死鼠子敢爾。

趙名濡江南吳江人癸丑孝廉吳名鏘一字玉川吳江人好游喜為詩每遇名流勝集言論娓娓可聽娶龐氏字蕙纓亦工詞翰嫁時奩具頗厚以吳不問生產傾奩佐之情安淡泊晨昏或不給唱和自如

王異公賦十二哀詩追數舊游多化異物纏綿悱惻各竭思盡致能令讀者傷神。

王名撰江南太倉人古懷落落生平不妄交交必終身以之

陳緯雲云鄒程村董文友相繼殂謝蘭陵舊游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矣。

陳名維岳其年之弟江南宜與人鄒公已見前董名以寧
江南武進人少負才望豪邁感慨不可一世博覽強識著書滿
家執經問難弟子恆數百人

彭中叔與同邑溫應搏友善應搏死於兵難時兵燹蒼黃人莫敢
晝行公獨往購其尸痛哭而殮之

彭名任江西寧都人結廬巖山
所居曰一草亭足不履城市

劉稚川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孺子泣遂以岷思名其堂所著曰

岷思堂集

劉名克嶽湖北黃岡人順治六年
廷對第一官修撰與熊伯龍齊名

世宗在潛邸聞閣百詩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
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旋卒於京寓世宗哭之慟遣官
經紀其喪自製挽詩四章中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

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閻公不能當也。

閻公已見前。公疾亟時。請移邸外。就醫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床簣。不覺其行也。旋卒。爲康熙四十四年六月也。

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萬充宗葬之南屏山。並乞黃太冲誌其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者十餘年。

萬公已解見前。

毛大可侍史曼殊。豐臺賣花翁女也。豔麗而能詩。諸名士爲文以繩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

毛公已見前。

計甫草有才子曰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宋氏準

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

計公已見前

趙秋谷篤於故舊。生死不渝。同年生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地依公。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生依公十九年。卒於館次。爲位以哭。并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

趙公爵里見前

姜西溟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阮亭尙書哭之慟。且曰。某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

姜王二公爵里見前。湛園姜別字也。

翁朗西晚與沈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

多失聲者。

翁名照江南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厲樊榭無子沒後四十餘年與其妾月上栗主並委榛莽中何春渚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聞其事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

厲公已見前何名淇浙江錢塘人王公爵里見前

程魚門以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秋帆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而卒畢與幕府諸公哭之甚哀並經紀其喪厚賻之以歸。

程畢二公爵里見前

黃仲則在京爲債家所迫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往畢秋帆許次

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業富官署年僅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洪
稚存料簡其喪送柩歸里誄詞哀愴又檢其詩及樂府四大冊封
送畢公囑其刪定付梓卽兩當山房集是也

黃畢洪三公均見前黃公有出關與畢侍郎賡有云日在西隅
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
吟案則阿嬰之遺牋尚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去蓋相
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
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
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又云此
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
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旨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
加朱墨皆封

送閣下云云

洪稚存客西安使院得其弟自京師來書知適汪氏仲姊之喪爲
位而哭之作誄詞一章中有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
遂拱女嬃之里等句極爲沈痛

洪之仲姊適同里國
子監生汪君德渭

孫淵如之妻王夫人。工詩善書。年未三十而卒。孫情逾於分。哀過其禮。卽其棲止之所。署曰長離閣。繪遺像懸之。終日焚香對坐。誓不再娶。

孫公爵里見前
王夫人名采薇

孔驥軒喪其同榜友林子宣。哭之甚哀。其誄詞有云。郢人亡而輟斤。鍾子逝而息引。丹旄一去。白雲千里。寄縑二匹。空慕於往哲。過車三步。有待於他年。未幾孔亦隕謝。殆如支道林之喪法虔。精神實喪。風味轉墜也。

孔公爵里見前。林名澍。藩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與孔公交好。極篤。故誄詞極哀。

朱石君清德素修。爲時宗仰。死之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

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大哭。且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蓋棺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京。

朱公爵里見前。公四十餘卽獨居。迄無妾媵。故有半生獨宿句。

薤上蒿里。古有挽歌。其語簡質。降而爲誄詞。哀文。洋洋數千言。短亦數百字。文繁而哀殺矣。近世有所謂挽聯者。不知始於何時。道咸以降。諸名人率優爲之。字之多寡無定。語之長短亦無定。對偶必工。語意必哀。亦誄詞中之別開生面者。曾滌生最善爲此。其名句有八年九子四登科。萬里孤雲一回首。及無可奈何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也。

曾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與曾滌生以洪福瑱事意見相齟齬。久之月會公卒於官。左公乃寄聯挽之云。謀國之忠。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措辭甚爲懇摯。生死交情。於是乃見。

左公爵里見前

福瑱字未詳爲洪秀全之長子。事詳輕詆門。勅剛名紀澤爲曾滌生之長子。

彭雪琴在咸同諸帥中。人格頗奇。晚年不肯任封爵之概。又好與名流酬酢。其沒也。王壬甫哭之以家。更兼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樓船欲橫海。忍說江南血戰功。梅花句。以彭公善畫梅花。血戰贊美其殘殺同胞之功。已在言外矣。

彭公王公已見前

王子展與文芸閣學士爲莫逆交。文謝世後，王之挽詞運用成語，且極沈痛。其詞曰：追思往事，感不絕於予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憎茲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王名存善，浙江錢塘人。文公爵里已見前。

張香濤之沒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張公爵里見前。

張冶秋被命管學，延攬一時名流，頗受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改任郵傳部尚書。又與唐少川不相能，遂鬱鬱而卒。士

林爭惋惜焉。如皋冒鶴亭挽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巴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

張公爵里見前冒名
廣生爲辟疆之遠孫

吳劭之博通經文。能爲詩賦駢文。尤工於挽章。湘人盛稱之。沒後其門人彭次英。爲梓行綺霞江館聯語。偶存。彭亦工此。其挽某君之妾云。錦瑟惜年華。淒然湘浦晚春。冷夜鶻聲驚短夢。玉簫能再世。遙望揚州明月。何時鴛侶續前緣。妾蓋竹西產也。其吐屬之雋雅。幾有青勝冰寒之喻焉。

吳名熙湖南湘潭人以優貢生考取知縣晚爲邑書院山
長侘僚不得意 彭名闈異湖南湘鄉人博學能詩文

陳伯平以名御史出爲知府。累官至江蘇巡撫。因與滬道蔡乃煌

相齟齬鬱鬱而卒。王壬甫挽以聯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鼯鼠千鈞；駑治生讓諸弟，歸贖鵝羊二頃田。

陳名啓，泰湖南長沙人，居鵝羊山。其弟某某善營商業。蔡字伯浩，廣東人，死於民國五年，在粵反對義軍也。其與陳齟齬事

詳輕詆門

某君在京師，聞其妹適呂氏者，沒於湘中，爲位哭之哀。寄一聯挽之，惻愴動人，亦典雅可誦。哀哀予妹，竟隕天年。記曾問疾，殷勤雷岸。寄書渾若夢草，草勞生滯留京國。此後歸田著述，蘭臺續史，慟無人。

呂名鑫，字筱山，湖南湘潭人。積學早，世未十年，其妻亦卒。

秋璿卿以徐錫麟案牽連被殺，母族草草收葬，嗣石門徐寄塵桐城吳芝瑛二女士下地西湖西泠橋畔，築石葬之。題其墓曰鑑湖。

女俠秋瑾之墓。其風義非鬚眉男子所可及。

秋名瑾。浙江會稽人家。世仕宦。意氣雄邁。絕無巾幗氣。與表兄徐錫麟友善。語及革命事。慨然以光復爲己任。留學日本。歸國主辦大通學校。徐旣槍斃。皖撫恩銘紹興府知府貴福以大通學校爲徐所創辦。遂拘秋女士殺之。臨死。僅書秋雨秋風愁殺人七字而已。徐名自華。能文章。爲秋女士撰墓表。吳爲汝綸。摯甫之姪女。廉泉南湖之妻。博學能詩文。尤工書法。嘗手寫楞嚴經。欲就西湖山麓建七級浮屠。以藏之。謂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居滬上萬柳堂。人稱萬柳夫人。

劉炳生以光緒丙午歸湘舉義兵。謀洩被逮。巡撫岑春蓂使人殺之。乃兄霖生在江戶。聞變憤不欲生。作哭弟八章。其語最痛。有云華域顛危。親又病。天涯游子更何之。魂飛雨雪梁山夜。人去池塘春草時。又鶴鴿原野空。荒草龍虎關河自夕陽。四鎮千戈傷閣部。連營烽火弔荆襄。及荒江旅櫬隨萍水。破廟靈幃空雪霜。烏台蝦席收兒骨。蟲院鶉衣斂父屍。不忍卒讀。

劉名道一湖南衡山人隨兄揆一游學日本江戸密謀舉義於湘中被逮時以佩章鋤非二字定讞

林述唐天姿卓異年少能文章醉心革命事業因而捐軀黃克強與之交最深死後爲搜輯其遺集題一絕於卷端云漢上風雲紀後先中原光復信淒然不知何處萇弘血祇賸遺編是昔年其惓惓故人見於言表矣

林名奎湖南湘陰人弱冠入時務學堂究心經世學譚嗣同嘗稱爲造時勢之英雄庚子舉義於漢上與唐才常同日就義

陳勒生峻潔尙氣節詩文勃勃有奇氣癸丑討袁軍之起公頗有所謀劃素善治爆烈彈義師旣敗益腐心切齒磨礪以須卒以失慎自炸死柳亞子不忘死友乃徵求其遺文哀爲一集而序之

陳名子範福建侯官人少習海軍旣投身蕪湖稅關爲傭書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與人交出肺腑相示壯志未酬糜其軀幹

吁可
惜已

蔡松坡既以義師推翻袁世凱。轉戰數月。喉疾益劇。赴日本就醫。遂以不起。凶問至。國人震悼。爲位於中央公園。而奠之。公嚮所眷。妓筱鳳仙。素衣哭臨甚哀。其挽章云。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劇憐憂患傷人。萍水因緣成一夢。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蔡公已見前。筱鳳仙。河南張氏女。年十六。隸京師樂部工皮簧。善酬應。豐肌玉貌。笑頰生渦。初未甚知名。值蔡將軍解滇督印入京。項城忌之。將軍懼禍。乃以醇酒婦人自晦於樂部中。獨眷鳳仙。命席徵歌。殆無虛日。鳳仙慧黠。曲意周旋。帝制議興。將軍一日約友人飲。長安酒樓飛箋召鳳仙。席半稱腹疾如廁。遂往天津。

湯濟武於清末請開國會。旋隨黎宋卿起義武昌。言論丰采。傾動一時。然薄議長而不爲。遂兩爲國務員。值南北戰爭。糾紛不解。聯帶去職。鬱鬱不怡。漫游海外。遇刺於美洲。時論惜之。或挽以聯云。

不爲魯仲連。一世縱橫。畢竟褰裳游海外。何似來君叔。百年悲憤。倉皇脫屣去人間。

湯名化。龍湖北蘄水人。辭衆議院議長。職一爲教育部總長。再爲內務部總長。

棲逸第十八

魏和公登華山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志。

魏公已見前。公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個儻畫策。林確齋以爲有太史慈之風。

徐俟齋以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忠節將殉國。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與宣城沈眉生。嘉興巢崆峒。稱海內三遺民。書宗孫過庭。畫宗巨然。間

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得其遺墨者。視如拱璧。豢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以所作之畫卷置籠於驢背。遣之。驢獨行及城闔而止。見者爭趨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籠。驢輒負之歸。以爲常。

徐名枋。江蘇長洲人。父忠節。公。汧明崇禎戊戌進士。官少詹事。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橋下死。俟齋遵父命。隱居貧甚。南岳僧洪儲時。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訪。出手中書扇。使童鬻於市。無售者。則曰：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俟齋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輒返其值。

沈眉生於劾楊嗣昌疏中。兼劾阮大鍼。吳次尾。陳定生等。推公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阮。阮恨之。次骨。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公爲首。公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迹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

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皮置壁中未嘗一發視也
溧陽陳名夏雅善公既入相欲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公不發函對
使焚之陳意猶未已公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
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陳乃歎
息而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

沈名壽民江南宣城人性孤峭不好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
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
維以公應詔時流寇亂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
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公乃伏闕上疏而
之劾

汪魏美嘗舉明崇禎己卯鄉試娶太守錢飛卿之女盛飾入門誠
之乃屏侍婢躬操作明亡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
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受此金也嗣因兵亂

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居北郭外。室如懸磬。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汪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之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汪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卽汪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以汪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公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寧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公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云。

汪名瀾。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偕。人號曰汪冷。既隱於北郭。足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能卻者。埋之。貴人請銘墓。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庵。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遇好友飲酒。

一斗不醉氣象蕭洒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書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已也年四十八終寶名僧舍臨終書五言詩一章云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日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投筆就寢而逝

王酉山爲井陘令與上官迓解印綬逕去高臥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乃綸竿籥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老較陰晴課蟹稻以爲樂

王名章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

郭天門於甲申以後祝髮爲僧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於嘉魚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公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清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公於山中旣得見餽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公見承疇時

故作目眊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公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

郭名都賢湖南益陽人。幼穎異。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累官至江西巡撫。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公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爲戍。會有足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祝髮爲僧。號禎石。又號此菴。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寶。重之。晚年客死於江寧。

李潛夫自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迹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村學究。石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蠶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棕鞋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蠶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蠶園歸之。始復

與妻居。時年七十矣。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爾。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蠶園僅存兩楹。公耳既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叔子來自江西。公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貧。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侯齋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也。已而公果堅拒之。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

李原名天植。後改名確。浙江平湖人。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慾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子觀卒。公自以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并改名。

劉賸菴於鼎革後。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公乃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湖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歲荒得食愈艱。雜糠糟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於粵。音問阻絕。女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公既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間。時從諸遺老游。嘗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

劉名永錫河南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國變卽隱居不出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公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故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耶卒不往

邵得魯隱居潭上園黃澤望志節相同亦來居園中夜共讀謝皋羽游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岳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豈不快歟公於是偕黃公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頗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

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未幾黃公卒。公乃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尚有一妾。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

邵名以貫浙江餘姚人性狷潔國難作公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云

申鳧盟自見孫鍾元於蘇門匿迹山中。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眠。

申公已見前

張覆輿與申鳧盟。同學齊名。甲申後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迹。穴而進食飲。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入夜時有泣聲。

張名蓋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僚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間歸則自閉

土室中申鳥盟與殷宗山至延
入土室談甚洽旋以狂疾死

余若水隱居山中草屋三間不蔽風雨至以鼈甲承漏聚村童五
六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豚苴雞埒無下足處晨則秉耒出與
老農雜作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公辭以疾天錫披
帷直入公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
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
歎息去冬夏一阜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嘗慨世途偪仄遂疑
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

余名增遠浙江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晝江之
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與疾
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疾亟時黃太冲造其榻前欲爲切脈
公笑曰某祈死二十年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黃法然去

周思沂與余若水爲同年生國變後棄官歸遜入剡源盡去其髮

爲髮塚。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玉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

周名齊曾浙江鄞縣人知廣東順德縣事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同

杜茶村隱居雞鳴山下。足迹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炊煙常絕。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食頃口占一絕。有看君咀嚼葉龍泉。有人詢以近狀。答書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此其別耳。

杜公已見前

張瑤星爲千戶。於流寇陷京師。遇賊將不屈。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號。以文行相高。惟徐俟齋沈眉生躬耕窮

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公則躬親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中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

張名怡。江南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公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

陳狂農遇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厓峭壁。人迹所不到。公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癖。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間有來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卽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

陳名南箕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第觀字二止公弱冠時卽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中通以櫺窆死後得時時相見暇則攜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王倫表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所著巢父許由論魏雙鳳見之歎爲當世軼才

王名大經江蘇東台人其巢由論略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其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驚聲華者必借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天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然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父者皆治亂之聖人也云云

鄧丹邱任俠尙氣國變後竄身黃冠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

友之卒無所遇。順治辛丑，黃太冲讀書雙瀑寺。寺在萬山中，人迹殆絕。公忽走訪，太冲問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奚自，曰：甬東也。唱和旬日，偕至武林。公又獨上玉皇山去矣。

鄧名大臨，江南常熟人，受業於江陰黃介子之門。介子以起義軍死於獄，公贖其首棺，斂送歸，旋遁於黃冠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絕少，公可謂別開生面者。

八大山人者，世居南昌。明亡，棄家遁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二十年，臨川令胡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居。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伴狂市肆間，嘗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踟躕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猶子某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

雁汀鳧。脩然無俗筆。醉後墨瀋淋漓。不甚自愛惜。數往城外僧舍。雖僧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裾。不拒也。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韞。以故貴顯人求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泣下。

山人初爲僧號雪。個後更號曰人屋。又曰驢漢。或以山人爲明宗室。朱奪亦未得詳。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以筆書几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祕不令人見。題跋尤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人語也。

柴虎臣隱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遺。賣藥自給。其爲學於象緯律。

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兵戎賦役莫不研究康熙己酉詔舉山林
隱逸之士浙撫范覲公親謁公於山中請以應詔固辭之

柴公已見前

紀伯紫自稱鍾山遺老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青溪舊事娓娓不
倦一日與大梁周雪客楓江徐電發痛飲燕市城西有絕句云風
雅松陵勝昔時力裁僞體出偏師徐郎本事從珍重始信無情未
是詩謂電發所輯續本事詩也徐亦和云人物南朝賭酒時過江
僕射是吾師猶餘鷺叟風流在悵絕青溪數首詩

紀名映鍾自號鷺叟江南上元人與方丈林古度齊名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無被夏無帷意恬如也其冬夜詩有云無被
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傳誦一時夏日無帳或遺之則以

易米施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貧料理
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亦佳話也

林名未詳江南上元人

魏某隱於米商當陳滄洲被逮入都除夕市米潞河魏某問客何
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值問
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宜
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而知其姓訪之
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右一則見陳鵬年列傳

李鐵君是太傅索額圖之壻當索氏柄政時聲勢隆赫李公遠避
之蓋以先世產業屬二兄偕其婦隱於盤山買田豸峯下構草舍

雜山吐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取。蔬材果實。與衆共之。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處。輒掃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烟也。

李名錯。號豸。青山人。隸漢軍旗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尚史稿若干卷。

厲樊榭性耽閑靜。愛山水。以孝廉銓。選縣令。將入都。候選。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南歸客揚州。馬秋玉兄弟延主其家。結邗江吟社。後遂絕意仕進。

厲公已見前

圖鞞布貌清癯。不樂膺仕。中歲以疾乞假。築室京師西郊外數里。茆屋竹籬。軒窗精潔。院中疊石爲山。奇峯突兀。徑迂折。饒幽趣。後

圃時花種蔬。親灌漑之。春秋佳日。偕宗丞曹學閔。徧覽西郊蘭若。又嘗風雪中。共策蹇。訪潭柘戒壇諸勝。短裘笠帽。望之如神仙中人。

圖公滿州人。官至待讀學士。性好吟詠。有靖節放翁之風。築墓宇旁。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昇入城中。言訖。端坐而逝。夫人從其志。

何春巢隱居不仕。雅好花竹。尤愛梅。園中梅數百株。各種皆備。嘗倩人寫一小影。簪笠芒屨。席地坐。旁置梅花一擔。自題云。賣花叟。擔花走。賣得銅錢復沽酒。花兒賣罷擔兒丟。賣賦還如賣花否。賣花叟。擔花走。

何名琪。浙江錢塘人。嘉慶間有名於時。

何蓮舫自廣信罷官。隱居邗上。託業淮甌。自刻悔餘庵全集行世。

胎息莊騷。曾滌生極嘉許之。嘗書一聯以貽之曰。千頃太湖。偶與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合隨何遜共移家。

何名昉。江蘇江陰人。官廣信府知府。

葛謙山與洪秀全楊秀清皆有交好。洪楊舉兵。葛以爲時機未至。恐無成功。遂隱匿於深山絕壑。因友人介紹於鍾駿聲。聘爲西席。鍾至其家。依山爲牆。導澗爲池。屋百餘椽。甚爲壯麗。葛待師有加禮。徒二人亦至。馴謹。一日語鍾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闖人不能峻卻。而闖入書室。善爲我辭。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曹焉。雖然。余等非受給者。請以一言爲證。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鍾亟攜僮登樓視之。葛所向之坐。所閱之書。不爽。

毫髮。葛乃語鍾曰。若輩素與余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遂開盛筵餞之。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大魁天下。此時兵禍蔓延天下。惟胡人氣運未衰。漢族仍歸失敗。爲足下計。宜速整歸裝。自此至浙。巨數千里。滿地荆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輶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鍾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某省。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而湖石巋然獨存。迹葛之語言。與行徑。蓋隱君子而明術數者也。

葛字未詳。廣西潯州人。
鍾字未詳。浙江仁和人。

汪笑儂。自號伶隱。光緒中以孝廉銓選知縣。需次京師。偶購一妾。

不知其適爲宗室女也。事聞於臺官，奏之朝。例當死，家奴願任其罪，乃出資賄朝貴，坐奴買獻罪。汪遂挂冠往滬上爲伶，所編黨人碑，哭租廟等劇，最有名於時。

汪名儻，安徽人，以明經得鄉選，嘗自書聯云：墨笑儒韓笑佛，司馬笑道儂。惟自笑也。舜隱農說隱工膠鬲，隱商伶亦可隱乎。

賢媛第十九

顧亭林之母王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公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公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魯王監國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公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誠公勿事二姓云。

顧公已見前公之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公爲之後

杜茶村之母性方嚴生平不肯見畫師一日茶村遇善手曾鯨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也

杜公已見前母某氏未詳

吳岩子是卞楚王之妻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

吳青山人以詩名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悉成名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朱顏奕然作丹砂之色

李中孚之母彭氏聞其夫死於軍欲身殉以子幼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

公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公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

李公已見前。其父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江公喬年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亦死。

宗定九少時，奉母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遣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於時，以爲名言。

陳江都人。歸太學宗景巖，少嫻家教，讀五經、周禮、孝經、女孝經諸書，兼通通鑑二十一代史，有訓子詩六章，盛傳於世。今未見。

張履祥九歲喪父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夫人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祇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汝勿自棄。

也。

張名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母某氏未詳

洪承疇入清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承疇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承疇疾走而免

洪母某氏未詳

沈百五之妾張氏美而多能沈盡義後張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

沈為崇明人識洪承疇於幼時延至家飲食教誨之洪嘗呼沈為伯父承疇降清百五乃脫身走欲起義兵為清兵所獲洪諭之降百五曰子為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汝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耶遂披洪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乃被害於江寧之淮清橋下初百五結合義兵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

天一時同殉無異
於田橫之客云

柳夫人於錢宗伯死時已有殉意。值諸惡少以責逋爲口實。環而譟宗伯之門。搗撞詬誅。極於蹴辱。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魂魄喪失。莫知所出。夫人乃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預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烏獸散。構盡得釋。孝廉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合殯某所。吳人嘉其志烈。爭作詩以美之。

柳字如是。錢牧齋宗伯之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台日。色藝冠絕。一時才俊奔走其門。投詩銜技。柳視之蔑如也。獨心許宗伯。曰。錢某卽未負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亦雅重之。遂因緣委幣。柳歸宗伯時年二十餘。錢已黜。顏給背雙鬢斑。

白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夕錢曰我
黑膚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愛君髮如妾之膚
相顧大笑傳爲美談宗伯與柳相得甚歡題花
每宗伯句就遣婢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
伯之作氣骨蒼峻柳未能到而柳之幽豔秀發
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宗伯生平
益就窶感鄉里豪黠又嘆宗伯之牆
宇孤峻結侶伺釁故死後責逋云

馬錫蕃之姬顧氏本吳中士族女精小學說文馬堉
二卷姬皆手爲旁訓吳三桂遣人收兩粵馬死之姬

馬名雄鎮漢軍鑲紅旗人康熙八年由山西巡撫調廣西

紀阿男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
以節聞王阮亭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
詩紀阿男其兄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卽史也公
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王改容謝之後爲

閻曰。吾以儼少年綺語之過也。

紀名映淮
伯紫之妹

李雲孃嫁密雲參將汪某之僕王忠。康熙時。汪解任將歸。行李纍纍。懼盜掠。謀於忠。忠與雲孃言。雲曰。予請效武士裝。衛主以歸。途屢遇盜。常以一身卻敵。汪得歸故鄉。德雲孃留之於家。其子欲逼之。雲給之曰。妾有夫在於公子。不利。若善遣忠。而以禮納妾。幸也。公子厚賜。忠而遣之。擇日治筵。賓客滿堂。將行合卺禮。雲孃忽戎裝操白刃出。立堂上。以刃儼公子。數曰。汝家建高牙大纛。不能爲國家衛百姓。靖寇氛。至以囊橐累予。予一婦人。奮身爲爾衛輜重。千里跋涉。主臣之義。爲報者至矣。今乃欲行不義。污我清白身。其速受予刃。奮起欲斫。公子長跪自投。客相率不敢動。雲孃向門外。

大呼云。汝曹速入。卽有貧民數百人魚貫入。雲以刃指公子曰。予爲爾家衛財。爲庸旣多。然予不願受報。今宜出三之一惠此貧民。違者血此刃。公子唯唯。卽發篋以財帛贈貧民。雲孃遂出門。門外立二長鬚客以待。扶之乘馬去。

李爲密雲人。其父賣酒。自給年十八嫁於王忠去。汪家後二十一年有人見之。京師忠設鑣局。雲孃爲客保鑣。往來關西積資。致富。所至羣盜畏懾不敢近。

朱氏女以吳三桂之役爲營卒所掠。朱矢志堅決。衆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尸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之門前。爲其父母所見。慟哭收殮。解其襦於懷間。得絕句十章。重緘密紉。字不沾濡。有二絕爲最悲痛。一云。小小伶傳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瀟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云。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

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朱氏女爲
長沙縣人

吳絳雪幼慧。色絕美。工詩善琴。長嫁邑諸生徐明英。早寡。耿精忠部下總兵徐尙朝攻處州。游兵至金華。宣言於永康曰。以絳雪獻者免。衆議獻之。以紓難。勢洶洶。吳念徒死無益。桑梓乃佯請行。以誘敵出境。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

吳名宗。愛浙江永康人。死時康熙甲寅六月也。年二十有四。

馮珊兒者。張硯齋相國之妾也。本農家女。憨態曼妍。迥異凡質。公以七十致政歸。體至強健。侍姬數十人。無一當意者。悒悒寡歡。清明掃墓。獨攜小僮步行。過小溪。竹籬茅舍。桃花數枝。有一女子年十四五。折花嬉戲。秀色可餐。問之。則珊兒也。尙未許字。詰朝遣人

以雙璧聘之。及入公家。懃嬉如故。見者皆笑爲癡頑。然侍起居。獨勤。且情意肫摯。公年八十而沒。他妾皆淡然。獨馮仰藥殉焉。

馮爲張公佃人之女。行三。故名珊兒。

尹元孚之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以論語。及長。服官。太夫人每夕必詳詢一日之所措施。有不愜意者。則嚴責之。公撫河南。值水災。太夫人率公規畫賑恤。至廢寢食。故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

尹公爵里見前

阿芸爲海蘭察之寵姬。海性粗疏。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海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海沒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甚感其言。是夕

芸投繯殉矣。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海公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海鍾愛之。爲脫籍挈之去。寵以專房。

袁素文幼許字如皋高氏子。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狹邪。資不足。日扑撲。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旣欲鬻素文。以償博負。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檢其篋笥。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三卷。中有詩云。有鳳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三更夢。曇花頃刻身。何如蜩與鷺。鳴噪得天真。

袁名機。簡齋之妹也。

香妃爲回部某王妃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或稱於高宗。西師之

役將軍兆惠陛辭。高宗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兆惠卒生致之。密奏以聞。帝大喜。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帝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令宮人婉諭之。妃慨然出白刃。袖中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不肯徒死。思得一當以報故主。帝如逼我。則素志遂矣。聞者大驚。欲奪其刃。妃笑曰。吾袖中尚有數十刃。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強犯我者。吾先飲刃。宮人具以語白帝。帝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衰也。妃既不得志。乃思自戕。而侍者日夜邏守之。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下。帝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帝毋往。

西內會長至園丘大祀帝赴齋宮太后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
既至則命鑄宮門雖帝至不得納乃問妃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
爲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曰太后天
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間關萬里忍辱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
得一當以復仇耳今既不遂所志此身真贅旒無寧一瞑不視從
故主地下之爲愈矣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
旁室中縊之是時帝在齋宮聞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
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啓傳太后命引帝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
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香妃之不肯屈志已屬難得而懷刃衣中時思報仇以雪恥則
尤爲奇特或謂讀亡國之史至於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
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卽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
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巽詞自解潛

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孰謂遠夷巾
幘中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洪承疇錢牧齋之徒可以愧死矣
洪稚存之母蔣太夫人讀書明禮洪幼孤而貧蔣太夫人教之讀
羣經一日讀儀禮至夫者妻之天慟絕良久曰吾何天矣遂廢此
句洪後入詞林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同時鉅人長德咸
有詩以美之

蔣太夫人武進人嶧峨公女
洪午峯先生之配中歲守節

楊誠村之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楊任寧陝鎮總兵夫人
歸焉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旋寧陝鎮兵以停餉
兩月嘖有叛言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
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
擾攘官民眷屬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未叛者以死衛夫人已叛者

亦不敢驚夫人。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匿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奴婢及避難婦女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與官眷同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而猶循此虛文耶。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志盪益。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此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

爲此益饒汝。明日抵石泉縣。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月。始就興安分娩。時典興安郡者。夫人從兄燮堂也。楊公在固原聞變。急馳至盩厔。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叛衆。叛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公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鬩。夫人入廳署。訊明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公。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

都守探候主將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公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楊出語都守歎服而去其智略英果類如此

楊名芳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充書識楊遇春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公從遇春累戰累勝積功官至提督晉封一等侯以嘉慶九年署固原提督龍夫人四川華陽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方叛兵就撫廷議以楊公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楊公嘗襪職自捷爲南歸舟子愆愆買鹽謂至黔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知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

杜憲英者。以勇略聞於咸。同時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學少林拳法。及生女。愛若掌珠。授以書及拳法。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死。母爲擇對。戚有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密商於女。女曰。鄭優於文。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年荒盜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旣嫁。伉儷甚篤。踰年而洪楊之兵至。開封。周與女領鄉兵二百人擊之。周被敵縛去。女乃刺死敵之驍將左山虎。敵旋潰去。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沒。乃買一勇婢。教以武事。攜之出游。由皖北至江南。密訪周生消息。一日泊舟江干。見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檣懸帥字旗。詢知爲總兵帥水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見兩女子乘一船。裝束亦異。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

問我何爲。語未畢。一人忽自樓船躍登女舟。問英娘何在。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似曾相識。而鬢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今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彈金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也。問答旣合。女不覺泣下。遂爲夫婦如初。

杜爲河南人。周爲總兵。時已易王姓。乃被虜。後說主將王公降於清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一一告之。周生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李素貞是孟羣方伯之妹。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澗之檄。督師與洪楊之軍戰。招女至營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

累建奇功。方伯常失利。被圍十餘里。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敵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耳。報至。舉軍皆哭。

李子孟羣字鶴人河南固始人以進士選廣西知縣從軍累官至安徽布政使死於軍中作絕命詩四章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之句素貞死後陳子壯有詩弔之曰百騎連翩襲敵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沈幼丹之夫人林氏少穆之女也。幼隨父讀文字秀雅兼通武事。膽識不凡。咸豐八年隨沈守廣信。值洪楊大兵下江西諸郡。清吏望風而靡。沈自往河口募兵。洪軍乃乘虛圍廣信。夫人部署城守。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釜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遲之又久。

四無援兵。情急刺指血作書。致其父舊部浙將饒軍門以乞援。圍

始解。

沈夫人書略曰。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為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祇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為玉山屏蔽。敵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為謀。賁育不能為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得以越境各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為心痛。氏今得死。此為厲殺敵在天之靈寶。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此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敵氏指劍與井誓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必歸。歸後再當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執炊以犒前部。敢對使再拜為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夏氏女父爲舟人。生而絕慧敏。咸豐庚申。洪楊之軍破江陰。兵所至肆焚掠。婦女少女者莫能幸免。兵至城南。見女脅而欲掠之。女曰。吾雖細民女。旣締姻於士族。固不辱於若輩也。遂躍入十方菴前池水中死焉。時年僅十七也。

夏氏女與士族
曹朗軒締婚

張朗齋之夫人博古通今。嫻吏事。常爲公閱案牘。批竅導要。咸驚爲老吏。公固不知書。任河南布政時。御史劉毓楠劾公目不識丁。遂改總兵。公憤甚。就夫人學。執業如弟子。夫人時呵罵之。公怡然也。後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頗不平。數偃蹇朝命。左季高督師。勦回。奏請公領兵。公不應。時嚴旨趣公。門下客多方說公。皆不應。夫人乃謂公曰。汝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公聞

言蹶起。卽往從左。公咋舌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左復奏改公文職。後遂巡撫山東。與屬吏輒言其夫人之能。

張夫人某氏未詳。父爲固始令。適捨圍城度城。且破隨死。無益乃榜於衆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當是時。捨張甚咸莫敢應。衆以推張。且曰。此豔福。非公無可消受者。張笑而起。進謁令。籌守禦。陰念敵衆我寡。非出奇不足取勝。乃以壯士三百襲捨營。大破之。僧王適至。大加歎異。因奏署縣事。并爲公作伐。令遂以女歸公。卽夫人也。

譚壯飛之夫人李氏。幼嫻內則。博極羣書。譚嘗歎爲明達。集歷朝列女傳。各繫以論。於明楊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論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學無術。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嚴嵩魏忠賢相繼而起。流毒善類。卒以亡國。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屢被廷杖。血肉狼籍。筋斷骨折。備諸慘酷而死。方是時。賊黨布滿朝列。暗無天日。楊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雖十上。必不能達。爲楊

夫人計。惟有以疏結諸髮際。懷七首詣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壯飛殉。光緒戊戌之難。夫人輿入湘撫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頸血濺陳右銘中丞衣袂而死。

李名閏。湖南長沙人。篁仙觀察之女公子。

毛芷香隨父宦游於皖。因歸桐城汪楷。芷香性慧。知書史。明大義。光緒庚子。楷挈其弟堯臣與唐才常林奎等倡革命。往來湘鄂間。每困乏。則芷香輒質釵珥以助。事敗。楷與堯臣被逮於長沙。堯臣仰藥死。楷下獄。時官吏上首功。株累衆。無倖免。芷香不忍見夫死。乃仰藥自盡。前三日生一女。棄之。後二年。楷得釋。而芷香死矣。

毛名未詳。湖南湘鄉人。少園之女也。

胡貞女讀書知大義。幼字同邑祝峻望。隨父宦游蜀中。祝往迎娶。

途經曹湖舟覆溺焉。訃至，貞女佯不知。自是不御綺繡之服，食常避葷鮮。及其父挈眷歸里，貞女乃泣請曰：「曩者諸弟幼，母多病，兒未敢自言其情。今諸弟成人，娶婦矣。祝壻客死道路，魂魄無所依歸，宜爲之立嗣奉禋祀。」兒請行，因哀慟欲絕。父不得已許之。卽日肩輿如祝氏，送者咸素衣冠。春嫗販夫見之，莫不輟業太息。旣至，事姑嫜，接族人，怡怡如也。撫夫兄子爲子，授詩書，嚴禮法。里黨稱之。

胡爲河南光州人，父字鐵臣，其甥固始張瑋爲之作傳而繫以論曰：自貞女歸祝氏，吾鄉女子許嫁而壻先死者皆守真相習。成風余思據震川歸氏說以矯之。歐俗東播習尚移焉。隙末凶終往往生於禮義，隱情欲熾之日，其粗通文字者又相率以爭政權，嗚呼！一國之中無復令妻賢母生人之道大窳矣。又不禁因貞女事而歎其誠有裨於世教也。何必中庸。

李纒，蘅幼承母教，早習詩書，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五經四史

靡不曉澈。長適灌陽唐氏。主持家政。清季女學漸萌。都門士女。創設振憫女學。縷蘅募捐獨多。並任講席。造就女生數百人。著有浣薇軒夢餘吟草。雋逸可誦。畫亦有名於時。

李名恆。江西萍鄉人。薊垣宮保之長女。適清學部尚書唐春卿之子。溫齋春卿尚書。以病致仕。女士朝夕侍奉。輒通夜不眠。積勞成病。及尚書逝世。女士隨沒。女界惜之。

秋璿卿幼工吟詠。隨父宦游湘中。嫁湘鄉賈人子某。鬱鬱不得志。漫游京師。寓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隻身赴日本留學。組織共愛會。旋被舉爲會長。與徐錫麟等提倡革命。會取締留學生事歸國。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循序而進。成績爲各校冠。復倡辦中國女報。冀以提倡女權。作家族良導師。迨錫麟事敗。紹興知府貴福並拘女士殺焉。年僅三十有三。

海內寃之。

秋已見前父名星侯其所擬檄文略云嗟乎吾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獨不自知其危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剴切勸諭者也夫魚游釜底燕處危巢日夕偷生不自知其瀕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途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而漢人盡遭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操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隅之地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民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乎吾父老子弟盍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於滿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得不革命者用是張我旗鼓殲彼醜奴爲天下倡

徐激馨少多疾病爲父母所鍾愛然能孝事父母先意承志爲男子所難能兄嫂劉病癱瘓侍湯藥彌年無怨色光緒丁酉戊戌間

海上志士痛言纏足之害。湘中見聞錮閉。迄無應者。激馨乃自釋帛纏。著革履。以開風氣之先。

徐名令。興湖南湘潭人。臨澧知事。承基之長女。于歸易氏。有賢聲。

吳芝瑛爲廉南湖之夫人。解詩書。工八法。嘗以所書與余。北熊妻沈壽繡工。同蒙清慈禧太后稱賞。廉官清度支部郎中。夫人隨之京師。與故交劉鐵雲爭一碑帖。竟至失歡。後居滬上。與詩妓李蘋香至暱。出家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謀爲脫籍。無過問者。又嘗倡導國民捐。還各國庚子賠款。事雖未成。志誠可嘉。有所動作。輒登報自鳴。恆署桐城女子吳芝瑛。故名噪遐邇。南湖轉爲所掩。其與徐寄塵收葬秋璿卿一事。尤爲人所稱道。

吳已見前。父名寶。三嘗爲山東縣令。獨生夫人鍾愛逾尋常。

術解第二十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氏易學於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麗京決晴宇台斷兩次早瞳瞳日出晚即滂沱雨來人咸異之。

陸孫二公已見前孫公既精易課又善潛虛嘗與陸公同在臨平沈去矜座陸舉之字問孫云今日當得幾客孫應聲云之文十一也已而果驗

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坐客莫不歡悅。

方名其義江南桐城人天才橫溢不讓其兄力矯健能騰身屋上如履平地時推爲兼才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亦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遇一卜者叩以吉凶卜者曰吉但恐不終問其故曰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王曰豈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乎。卜者曰：後自有驗。王曰：究竟天下是誰，則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王曰：然則非我所有乎？乃識其言。故至燕，既逐李自成，即迎世祖母子入京，意謂天命有在，且恐不能終局，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王本有自取之意，至是竟讓大位而不居。

此讖亦驗。蓋至宣統辛亥十二月，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而隆裕太后率宣統帝遜位，亦寡婦孤兒也。

清世祖入關，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世祖問異日事，答曰：我身不缺，我國不滅。又問國祚，答曰：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當時且以爲二十傳也。

此讖至德宗被囚瀛台，宣統帝辭政，實有非常之靈驗。我身二字，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爲儀臣民固須敬避，惟當鐫刻書籍，於必不可避之儀字，則我字即缺末筆也。

張曼胥於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嘗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旣而世祖入關從龍勳佐果皆遼左產也

張名儲江西南昌人明大學士位之弟也

清世祖嘗校獵遵化至後爲孝陵之地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鬱蔥非常可爲朕壽宮因自取佩鞞擲之諭侍臣曰鞞落處定爲穴卽可因以起工

後有善青鳥者視之相驚以爲吉壤也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

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能。其大將劉國軒。卒以計殺之。

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固佛地位。人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蝶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級激然落矣。成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

朱先生精異術。嘗架箸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八陣圖。又嘗翦紙爲魚。置之盆中。卽游泳矣。

朱名字未詳。康熙時隱於浙。或曰明宗室也。

范文園工相術。邑中有隙地。或塑太歲。范以爲威儀具足。應享巍

峨未幾遂成巨剝。又指禾中千佛閣。肖型慘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災。

范名。隸浙江海寧人。事親孝。與兄弟友。恭於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與拯濟人之艱厄。嘗夢神人付以右髻。自稱右髻道人。遂精相術。入京師。後名動公卿間。

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占卜多奇中。李吉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爲誦聯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尤西堂。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李名字未詳。利津人。李名呈祥。靈化人。官詹事府詹事。

劉泰齋聞滇南吳三桂之變。海內震動。時皖中大擾。民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劉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而果無事。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闐闐之間。皆視劉爲安危。

劉名若宜。安徽潛山人。

吳志伊甚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鐘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鐘也。後滌視款識云。古大呂之鐘。

吳已見前。

孫文若隱於杭。所居爲梅園。性極簡靜。一介不取。間爲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爲僧。順治初。范觀公撫浙。孫固預知之。蓋孫與其大父雅故。范幼時嘗撫其頂曰。兒當

建節吾土。至是范奉母命物色而得之。屏驕從往謁。時浙西多虎。孫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尋奉命督閩。孫誠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范死焉。人遂以孫爲前知。爭趨問之。孫避去。不知所終。

孫名文。浙江會稽人。自稱水月老人。

呂晚村精奇門壬遁之術。常夜出訪友。必三更始返。僮籠燈導之。一夕訪友笑而告之曰。今夕有不速客來。問爲誰。不答。再叩之曰。梁上君子也。漏三下。門闢矣。有二人。不得出氣。喘汗流。憊極欲死。呂笑曰。蠢蟲何苦。乃爾。賊伏地稽顙。哀呼乞命。呂含笑釋之。蓋二人竊物出。覺非前路。亂山崎嶇。愈走愈遠。則以呂之預布奇門故。

也。

呂名留良石門人治東埭溪有風雨菴爲呂之別墅屋數十間曲折有致庭有紫薇盤困離奇古物也呂死後以文集中有犯忌諱語僇其屍罪其子孫並禁燬其書云

吳三桂之稱兵也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圯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圯非向內也至夜果然

吳開藩滇中最好術士故方伎之家趨之若鶩

陳其年年四十餘猶困於諸生一日過京口有術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康熙己未其年以諸生應博學鴻詞薦授翰林院檢討年五十六矣

陳公爵里見前
術者姓名未詳

史胄司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攜家入都。舟泊水驛。生子貽直。胄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問其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貽直已官清禁。胄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晷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卽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鑄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

史名夔。江蘇溧陽人。官詹事。貽直官大學士。

江慎修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嘗館同里某富人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人厭而辭之。

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人集客爲茱萸會。江適過其門，富人邀之入席。江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人留，則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後櫺，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竟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祇啖兩饅首。

江名永安，安徽婺源人，爲經學大師。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志，聞慎修名，擔簦往學。兩人遊隴上，見黃牛與黑牛鬪，江問之曰：牛孰勝？正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江曰：不然，今於令爲孟冬，於日爲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於一定而學，所以貴於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正大悟學日進，名遂與江埒。雍正初，大吏薦江於朝，世宗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正。正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世宗大悅。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館少宰朱鼎延家中。朱詢其子應順天試，獲雋否。李書曰：有四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榜發，解

首乃田種玉而末名則馬成龍也。

李名字未詳山東人梁尚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十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片紙置燭檠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視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東背李因取紙出示衆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者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者再

蔡必昌守重慶乾隆甲寅秋謁督部福文襄福適征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藏事必速冥中僅造冊數月後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冥中已造冊數年今尙未已福詢以冊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卽畢秋帆制府也

蔡字未詳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教匪繼之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徐念祖通壬遁術宰蒙陰時有犯越獄逸課之謂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乃率役追捕行經小村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

一池中有叢草浮動。回顧則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投入池覓之。果獲。蓋犯立池中。手擎衆草覆其頂也。

徐字未詳。桐鄉人。乾隆乙丑二月。錢嶼沙方伯問以得與春闈分校否。徐曰大吉。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將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

嵇尚佐善風鑑。百不失一。嘗主乾隆乙未會試。揭曉中式者初見。卽鑒別無爽。分日讌之前一日。皆丹毫簡任者。內有二人不符。由榜下卽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惟許紫垣孫寄圃一內一外。祿位崇厚。後果然。

嵇公爵里見前

高宗訓政稱上皇。一日早朝已罷。專召和珅入對。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杌。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

有所語久之。忽啓目曰：其人姓名爲何？珙應聲答曰：高天德。荀文明上皇忽閉目誦不輟。移時揮出不更問。仁宗大愕。越日密召珙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汝所對作何解？珙曰：上皇所誦爲西域祕密呪。誦之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

和已見前仁宗既知和亦爛此祕密呪益駭故俟高宗賓天而卽賜和死

嘉慶時有馬敬六者。性淡泊。終身家食。精數學。朝風夕雨。推測而知。小至家用什物亦預知成敗。家貯瓷盤。歷有年所。戲占之。應碎於卽日。午刻顧未明其致碎之由。置之案。自守之。適夫人呼令午膳。敬六注目凝視。無暇他顧。催之再四。竟若罔聞。夫人怒。揮盤於

地碎至百片。敬六笑而起曰：驗矣。

馬名巖嘉慶元年進士

嘉慶初，湖南三廳苗變。福康安督師勦之，招致奇異才能之士。戴尚文以羅典之薦，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於手，問之曰：聞先生神算久矣，亦知吾握中何物耶？戴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待以軍師之禮。凡事必咨之。時苗甚猖獗，夜恆撲營，戴輒預知之，遂有備無患。嘗於五月進攻旂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師出不利，福偶惑人言，弗聽。及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拳如卵，如甄擊，傷士卒無數。伏苗乃四起乘之，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尚文言，而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爲兵家所忌。苗圍

之斷水軍不得飲危甚戴請設壇鑿池已被髮仗劍作法以劍劇地清泉湧出軍心遂安己未駐師天心寨戴夜觀天象知將星有異乃作書潛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薨衆乃悟其歸意固預知有此也。

戴字未詳湖南淑浦人幼穎異十五爲諸生與同邑嚴如煜從鴻臚卿湘潭羅典游岳麓稱高才生經史而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贄僧盡以所習秘訣授之歸長沙同舍生金爲人竊尚文占之曰君金若干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者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之於大西門外可獲也如其言果驗又嘗待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泥塗竈門書符封之偷兒不得出遂就擒尚文既歸未幾病卒自知某日當死母取其書焚之

湖州菽港有純陽宮乩壇道光癸卯浙江鄉試前有人請乩忽關羽降壇羣羅拜求示闈題乩筆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衆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曰吾不讀春秋乩寂然羣謂不可解及入闈題爲

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惟闕春秋。始悟乩語之隱切也。

術士以珠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決休咎。卽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爲迷信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初亦有文人弄筆自託於女鬼仙靈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有仙壇花雨一書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西青散記亦多述其事。

道咸間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垂十餘稔。一日忽語人曰。比年以來所見村夫牧豎多文武大吏狀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遂自疑其術。舉所有書籍付之一炬。

某甲之言未久而驗。蓋洪楊之役湘軍楚軍興薦剡。累累三湘子弟居其十九。人始知其術之不謬也。

曾滌生好相術。嘗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脚筋。若要看看條理。全在語。

言中又云。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着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嘗閱兵於徐州。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已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數日。某弁果以墜馬隕命。

曾公爵里見前

天眼通者。內典六通之一也。日人譯之曰。千里眼。卽催眠術之一。光緒時。慈谿某氏子。於無意中得之。凡未來景象。荒遠動作。如在目前。然自謂生年不至三十必夭。嘗居室中。恍惚見屋廬被焚。火勢蓬勃之狀。家人倉皇急遽。奔避號咷之聲。及四鄰吶喊。鳴鑼奔救之事。而當時居室固無恙也。惟言於家人。使急圖遠避。家人嗤以鼻。不顧。越旬日。果不戒於火。其一切情狀。與先所內視者無異。

於是人咸驚以爲神。

當時某氏子已見庚子拳匪起難及八國聯軍激鬪兩宮西幸人民遭難狀自是對人無一言日惟慟哭家人問之始略言其故未數日竟死年僅二十有八也家人檢其枕畔有文一篇而皆不識字莫解所謂越二年拳匪果發難其家中人乃取枕畔一文與識字者觀之則兩宮之自罪詔也其時廷諭猶未到省後取以相核非特字意無異並其款式行數紙色亦無一少差羣乃至其墓祭之自是香花供養歲時不絕其墓在淹浦塊下

黃建剛嘗游歐洲得催眠術於德國竝習魔術以手指人呼之人輒迷惘嘗以其術眩於衆遊日本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心大鄙之出其術日人皆驚欲從之學黃不可拂袖去既歸國乃益驕性放蕩不羈頻以術蠱婦人由是爲衆所惡一夕火其廬黃倉卒挈其妻走不及施術衆執而撻之或救之得不死乃西走辰沅間辰沅地僻而民好巫黃乃以巫自給漢苗多信之者苗民雷某

家殷實其妻病乞拯於黃黃往有少婦絕艷坐榻前侍湯藥雷之
戚也黃睨之心蕩施術畢陰以暗示動婦遂行是夜少婦奔於黃
將旦復還久之益肆令竊財物來婦漸有省告其家人謂此身往
還都不自主離奇恟恍若隱有約束之者家人責雷雷怒詰黃黃
施以術雷歸而臥床不起醫診脈無病象其家復延黃黃要挾千
金家人難之請少減亦不可久之或語黃雷家已入黔請祖師祖
師使女弟子逸鸞來將與君鬪術黃笑曰我自文明國來奚憚此
野蠻者無何聞雷病已愈於是稍稍疑慮不更招婦至鬪術之說
久而杳然月餘故態復萌一日晨起妻方曉妝有美少年向之招
手妻不覺從之行黃亟逐之兩人挽臂行如風頃刻不見喪氣而
歸則妻方與少年交頸於室也大忿急以手指少年少年亦以目

視黃。黃覺少年目光冷射毛髮。幾欲眩暈。知將中術。爰力持之。手不能舉。勉爲支持。視少年亦目光黯淡。如嬰重困者。於是彼此互競。約一時許。少年拍手笑曰。君術真高。今如何。黃不覺退倚榻下。口噤不能聲。少年笑時。梨渦生頰。儼然一女郎也。黃大悟。然不能起。目送其去。日午乃蘇。

黃名未詳。湖南邵陽人。旣蘇。問其妻。妻亦言。惘恍如夢。身不由己。幸不爲所污。黃令秘之。而市中已遍傳矣。黃大窘。幸薄有所蓄。乃攜妻更他適。改行從善。數年後復歸於鄉。鄉人亦安之。黃復入黔。欲求苗人所謂祖師者。竟不可得。

光緒朝。易哭庵游宦河南。遇一星士。爲推鐵板神數。言其以前經歷無一不驗。推至五十七八歲時。有兩句云。賴有吉人扶。當今復用吾。當時以爲不可解。後乃奇驗。

易君爵里見前。前清官道員五十餘歲。值民國改元。京華潦倒。徵逐歌場。至五十七歲。袁某爲印鑄局長。忽薦任易爲參事。至

次年袁世凱稱帝適袁某
南旋世凱遂用易為局長

近有人在西湖某莊請乩忽有女仙降壇自述係明孝女楊雲友
蜀人隨父宦游浙中父死誓不嫁以養母母旋卒卽以死殉之墓
在葛嶺下並題詩一律影射蜀中近事或叩其詳細履歷欲為作
傳則書生平無可紀處惟好學董其昌書嘗臨董之舞鶴賦一紙
末未署名好事者勒之放鶴亭清高宗南巡亟賞之遂命石工鐫
御筆二字於首後鐫乾隆某年月日臨等字殊為憾事云

此事為友人鄧某所述其詩云白帝荒城帶雨昏瞿塘高浪挾
雷奔雙崖積鐵封三峽衆水排山爭一門魚腹浦懸魚鳥陣虎
鬚難變虎狼村臥龍躍馬
空回首壯士當關欲并吞

新世說卷六

易宗夔撰述

巧藝第二十一

八大山人有仙才。善書畫。題跋多奇致。不甚可解。書法有晉唐風格。畫之所長者。擅山水花鳥竹木。筆情奇恣。不泥成法。而時有逸氣。所謂拙規矩於方圓。鄙精妍於采繪者也。襟懷落落。慷慨嘯歌。世目以狂。既逢知己。十日五日。盡其技乃已。

八大山人
已見前

陳章侯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陳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關侯。既長。書法遒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

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齊名。京師號

南陳北崔

陳名洪。綬。浙江諸暨人。自稱老蓮。好縱酒鬻畫。所致金隨手盡。喜爲窶儒畫。豪家索之。雖千金勿得也。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座。勿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者。輒應之。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陳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爲章侯也。亟稱其畫。陳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

王石谷童時無嗜好。嘗引荻畫壁作山水。卽生動。會王元照道過虞山。於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爲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王煙客。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秘奧。而一以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阮亭、宋牧仲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有詔徵召。以布衣供奉內廷。嘗繪南巡圖。天下能手畢集。咸逡巡。

莫敢下筆。王至則口講指畫，咫尺千里。令衆分繪，而已總其成。圖成，御覽稱善，授以官，不就。晚歲煙雲供養外，吟風弄月終其身。

王石谷名翬，江南常熟人，館西田時，倣古入神品。王元照推服曰：石谷非吾弟子也。三百年來罕覩此人矣。王元照名鑑，江南太倉人，官廉州太守，善畫山水，摹古尤精。王烟客名時敏，其指授無不知名，其孫麓台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爲獨絕。人稱太倉三王，又與石谷號爲四王。石谷雖烟客弟子，烟客目爲畫聖云。

黃尊古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登岱，歷燕趙，韓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乃還。後居黃山，游匡廬，羅浮，九疑，陟嵩衡，升峨眉嶺，攀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具有淵源；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

氣並稱大家焉。

黃名鼎江南常熟人較石谷稍晚出畫師王麓台及邱壘雪與石谷齊名

王煙客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跡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沈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牀大叫拊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嘗擇古跡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爲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鉤勒斫拂水暈墨瘴悉有根柢於大癡墨妙早歲卽窮闡奧晚年益臻神化焉。

王公已見前

王元照於四朝名繪見輒臨摹務肖其神而後已故其筆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於董巨尤爲深詣皴擦爽朗嚴重暈以沈雄古

逸之氣誠爲先民遺矩。後學指南。視煙客爲子姪行。而年實相若。互相砥礪。並臻其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公有開繼之功焉。

王公爵里見前祭酒吳梅村送元照還山詩云始興公子蒨諸侯丹荔紅蕉嶺外遊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王麓臺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畫齋壁。煙客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捷南宮煙客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大進。而於黃公望淺絳法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是時石谷以清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

王公爵里見前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卽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鑄石爲印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烟墨曰三者不一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

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
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

矣漁山畫與石谷齊名嘗再至歐洲晚年作畫好參用西法然畫
中時有雲氣絲渺凌虛嘗曰歐人之畫全在陰陽向背形似窠白
上用功夫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白謂之神逸卽款識論彼喜
識下我乃題上用筆亦不相同也

吳名歷江南常熟人久奉耶穌教嘗曰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
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
觀漸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
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惲壽平少年山水學王蒙既與王石谷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
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荃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
絕宋牧仲嘗語人曰南田畫暗中摸索卽能辨之世多僞作其至
處必不可僞也性甚嶽奇遇知己或卽月爲之點染非其人則百

金不能市一花片。所居甌香館。與倡酬者皆一時名士。

惲名格江南毗陵人自號南田老人少時流離瑣尾嘗爲某軍帥所獲其父以計誘令出家始得相聚長以父兄嘗仕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

查二瞻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跡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瀟散氣韻荒寒逸品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蓋有所取法也晚年技益超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冊宋牧仲得之以爲快

查名士標海陽人自號梅壑散人明末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

傅青主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光墨跡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

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松雪何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青主，非止言書也。

傅公已見前

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始晤王阮亭，揖甫罷，卽出一端石相遺，視其側有銘八字曰：獨漉所贈漁洋寶之。陳工漢隸，此其手書也。王甚珍之。

陳公已見前
白號獨漉

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軒者，屋五間，窗

外有隙地數丈。悉種短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凌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墨於軒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置身其中。幾疑仙境。

吳已見前

張閒鶴性簡傲。嗜飲。少進輒醉。醉輒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蘭。懸之齋壁。忽香發滿室。陸異之。因額其齋曰蘭堂。

張名道岸。浙江湖州人。即茗南四隱之一也。

蘇遺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筆意。間寫山水。成卽毀之。人莫測其意。後以窮困死。

蘇名遜。江南華亭人。

萬年少多材。多藝。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

刺繡。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曰。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君具何種慧性。乃能至此。

萬名壽。棋江南淮安人。己卯孝廉。

順康時。顧二娘以善製硯。稱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相傳以鞋尖點石。卽能辨別瑕瑜。亦奇技也。其言曰。硯爲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所作之硯。古雅而兼華美。當時實無其匹。

顧係德麟之兒。婦姓鄒氏。江蘇吳縣人。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於金陵市上得一硯。背鐫劉慈一絕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然不知劉慈爲何許人也。

陸麗京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

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之諧音。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卽迎麗京。至下藥立愈。由是名聞吳越間。爭求其治疾。戶外屨無算。

陸已見前

毛稚黃有小姬。嘗病瘵。勢日殆。瘠甚。見骨矣。遣人速沈去矜臨診。沈至曰。毋恐。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曰。曾聞敵二豎難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何竟具神力乃爾。

毛已見前。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爲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久。遠若侯子孫。恐故紙片不足當二分直也。

清初奕手以過百齡。盛大有吳瑞澂。諸人爲最著。過曾著奕譜。變

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爲傑作。

過名文年江南無錫人生而慧穎十一歲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輒勝於是里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持福清葉台山奕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鄉人以百齡應至則尚童子也葉已奇之及與奕葉輒負自是名噪江以南越數年至京師與國手林符卿奕三戰三勝之於是百齡甚品遂第一歸隱錫山出遊輒得數百千金復盡之於是百或勸之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資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

周嬾予天資超卓少好奕家故貧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皆勿願也輒竊出與人奕禁之不可與人博彩屢獲勝夜則纍纍負金錢歸後遂以奕遨遊郡邑時過百齡方負第一手之譽嬾予不爲下屢與對局嬾予多勝焉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爲某國王師旣而歸以奕終其身

周名未詳浙江嘉興人徐星友有兼山堂奕譜具道過與周之工拙

張得天性敏博學。最工書法。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卽今觀其迹。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

張名照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雍正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旋授撫定苗疆大臣乾隆元年落職逮問二年授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七年再擢刑部尚書十年奔父喪卒於徐州旅次

梁山舟善書法。名滿天下。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之。蓋不欲以僞欺人也。論者謂清中葉善書者。劉石庵樸而少姿。王夢樓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規模稍隘。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師茗張得天後。

一人而已。

梁公爵里見前公之書名歷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波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劉石菴之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也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其少年時爲趙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臺閣則絢爛歸於平淡而臻爐火純青之境矣世人每譏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妙處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始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劉公爵里見前公平生書楹聯嘗用紫毫筆尤好用蠟箋高麗箋公有三姬皆能代筆外人不能辨其但署石菴二字及用長

脚石菴印者皆代筆瑛夢禪亦其一也或會見其與三姬人論書信說筆法甚詳

王夢樓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朝鮮人嘗以餅金易其字當時有諺曰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其隨手所作行書尤饒天趣

王名文治江南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爲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書法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

錢獻之邃經學小學及金石之學篆書尤空前絕後嘗習李陽冰城隍廟碑三月不能成字忽夢至石室一老者指授筆法書遂大進時都中能作篆者惟翁覃溪聞是事索觀所書歎爲神授自是遂以篆名天下

錢名坵竹汀詹事之猶子

鄧石如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

四方展轉至壽州。梁巘主講壽春書院。以工李邕書名天下。見公書。歎曰。此子未諳古法。筆勢渾鶩。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獨步一時。因爲函致江寧梅氏。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弄藏甚富。文穆公得內府秘珍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公旣得。縱觀推索其意。窮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窮日夜。忘寒暑。五年而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而分書成。嘗自謂吾篆不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蓋篤論也。包慎伯生平最服公書。其行書亦有盛名於

時

鄧以字行自號完白山人安徽淮寧人客梅氏八年學既成編
 游名山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歙驚篆於賈肆張皋文編
 修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鄧書語修撰曰今日
 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兩偕詣公於古寺修撰
 延為上賓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
 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也及見公書即鳩工磨治
 其聯額屬公重書之其傾服至此公既交編修修撰遂展轉與
 曹文敏劉文清陸耳山副憲畢秋帆尚書周旋握手而絕藝傳
 矣惟翁覃溪夙擅篆分以公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而涇人句世
 臣慎伯推公為神品嘉定錢獻之自負其篆為直接少温與慎
 伯同游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似百年
 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在吾不復擗管矣既知為公二十年
 年前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坻魯斯故服公
 之篆分推為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楊少師神境也遂因慎伯
 見公及與論運腕法不合助獻之詆公甚力
 而陽湖李兆洛申耆獨以慎伯所推為當

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真蹟漸少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學其

體足以亂真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皆書也蘭竹則理氏昌鳳能

新世說巧藝

九

爲之板橋初學晉帖。旋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後因其夫人之言。自爲一體。卽蔣心餘指爲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鄭公爵里見前。公學書時常載指劃空狀。若中魔夢中手書觸夫人體。夫人呼曰。人各有體。何溷我爲。公驚醒。默會其言。知摹仿古人之不足有成也。遂自作一體。曰亂石鋪街。以名於時。

黃癭瓢幼貧。無以爲生。遂學畫。母曰。兒爲是。良非得已。然吾聞此事。非薰習詩書。有士夫氣韻。則成畫工耳。黃乃寄居蕭寺。以畫爲晝。夜無所得。燭從佛燈光隙讀書。後漸工詩。善草書。出游吳越。人爭客之。得其片縑尺楮者。皆奉爲瓌寶。

黃名慎。福建閩縣人。老畫師也。

惲清於善寫生。芊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朵。俱有光。作已輒題小詩。乾隆初。尹望山曾以進呈孝聖后。高宗見而賞之。題詩數獎。

聲譽大起。夫爲毛鴻調。不應舉築小樓。伉儷居之。以吟詩作畫老焉。

暉名冰鍾嶽之女。壽平族曾孫女。世或誤爲壽平女者。非也。李穆堂贈詩二首云。黃筌妙筆吟花鳥。不用徐熙落墨花。忽地展圖識。佳製寫生生。氣更橫斜。畫家今日重南田。閨秀猶誇得祖傳。共道花王勝姚魏。沈香亭畔最嬋娟。紀實也。

金冬心畫梅竹。蒼勁絕俗。長幅短卷。日可竟十數。晚又畫佛。其畫竹之自題曰。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字亦奇古。

金已見前

馬江香習於庭訓。善畫。早寡。以苦節聞。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甚多。常蓄美婢數人。悉令調鉛刷粉。時暉清於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稱爲雙絕。

馬名筌。江南常熟人。畫師扶曦之女也。

新世說巧藝

十

羅兩峯是金冬心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蚓陳章侯相頡頏。

羅名聘揚州布衣重寧寺爲高宗祝釐之地其壁有畫蓋兩淮鱈商以重金求兩峯繪也

邊頤公善潑墨寫蘆雁。有聲於江淮。嘗語其友人王孟亭曰。我以畫爲活。今年六十。老將至矣。爲置一篋。外圓內方。及吾手能爲時。得佳者投入篋中。以備吾老。孟亭爲文記之。

邊名壽民江
南淮安人

奚鐵生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專精繪事。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爲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秀絕。詩之清曠等。於畫性高而僻。嘗自造紙曰古雪齋紙。畫煙潤墨如溼。然易退。或

問曰君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

奚名岡浙江錢塘人

童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童名銖浙江山陰人又善書墨雅而不輕繪蓋二樹迷信甚重必於端午午時始畫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爛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莈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薌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曰楊湛思琴山

十六畫人爵里多未詳
見法時帆十六畫人歌

徐靈胎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
槊靡不研究而尤精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
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
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

徐名大椿江南吳江人晚自
號泗溪老人電發之孫也

葉天士以醫名於乾隆時自年十二以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
人善治某症卽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所
存者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
爲一書附以論斷者非盡天士本意也

葉名桂江蘇吳縣人治疾奇效甚多不遑枚舉一日乘輿過市
見貧家送葬棺底滴新血數點急呼止其棺問死幾何時曰昨

夕曰男乎女乎曰未產婦也曰速歸可治其夫叩首哭泣隨天
士真後而觀者隨往甚衆至其家命啓棺昇尸至床去殮服按
右手脈曰可救取長針一枚解胸前衣當心一針哇然一聲產
一子而婦有嘆息聲觀者歎服或問之曰術固神矣然何以知
其不死天士曰此無他適見之血鮮而不敗故知其未死及按
其脈細審乃知腹中兒手將母之胞絡擱住絡近於心痛暈
絕特以針刺兒手畏痛手縮焉得不媿兒既生母亦不死矣所
險者針之分寸耳天士言未已衆中一少年伸臂求診天士診
視良久曰當速歸今晚必死觀者大愕有進而詢其故曰公等
視之彼固健康人也然吾以脈理審之其腸已寸斷矣安得不
死蓋少年乃產婦對門某店之夥聞衆口一聲言天士有如神
之技心不平午膳方罷跳櫃而出排衆入室求診視爲戲詎飯
飽不宜跳跳則腸斷至晚果死於是喧傳
天士之死而知生生而知死也名益振

薛一瓢亦吳人與葉天士齊名而相忌病者就天士則必詢之曰
曾就一瓢乎就一瓢則必詢之曰曾就天士乎天士憤大書榜其
堂曰掃雪一瓢聞之笑曰人謂天士不通今果然矣彼云掃雪與
我何干縱其大掃可也因亦書二字榜其堂曰掃葉

薛名未詳有甲乙二人賭食寒具甲啖至七十有難色遂自承其負乙見甲負大喜強爭勝竟盡百數甫下咽而病作昇就天士診之曰無可爲矣復昇就一瓢亦如天士言家人固哀之一瓢忽問曰曾就他人求治乎曰天士耳曰天士云何曰如先生言曰果如是乎其姑留此一試吾技亦以規汝家運之窮通克濟與否尚未可知言畢遽入內室有頃手出藥一器其色純白以飲病者復以黑色藥一器繼之病者腹如雷鳴大瀉而愈天士聞之曰我詎不知此特不樂爲耳蓋病者患寒具充塞不化法宜消導而又慮其不勝必先之以人參固其元氣然後得化奏效病者家貧不能備參故告以無能爲一瓢意亦如天士實爲嫉妬所迫自出參湯食之耳

黃月天在奕家稱第一流自出新意窮極變化且其奕時冲和淡泊好整以暇雖有他人之奇兵異陣應之怡然也

黃名龍士乾隆時國奕也

徐星友初遇黃月天黃授以四子漸進乃授三子星友殫思竭力終勝之嘗撰兼山堂奕譜評核精當其論奕謂用虛不如用實用

巧不如用拙。制於有形。不若制無無形。臻於有用之用。不如臻於無用之用。斯言何其雋永歟。星友性好稗官家言。常乘人握子布算時。出以觀之。既下。輒應。應已。復觀。當危迫之際。其人或汗流浹背。星友則從容如故。局甫半。輒語人曰。若負幾路矣。及竟。如其言。徐名未詳。浙江錢塘人。星友與月天同時供奉內廷。月天誠樸不苟。星友則結納內監。大內之事。輒預知之。一日語月天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君勝局已不少矣。明日御前相較。能讓一子。以全一日之名否。月天笑應之曰。是亦何難。明日內廷忽召二人入。高宗指案上一珠漆盒曰。內有一物。奕勝者取之。遵旨對奕。奕畢。星友勝。月天負。蓋預得內監之報告。知匣中爲知府文憑也。

徐之後奕名最噪者。爲梁魏。今程蘭如。施定菴。范西屏。世並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尙多。蘭如後起。星友耄矣。嘗奕於某處。主者忌星友盛名。嗾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敗。大

怒遂歸武林。不復出。

梁程名未詳。范名世勛。施名紹。闈均浙江海寧人。同學奕於俞長侯。范十六成國。奕施十四成國。奕。

袁簡齋稱范爲海內奕家第一。惟施定菴差相亞。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昃未下一子。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云。論者以此言揚范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奕品如雙峯並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奕家謂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奕。實由天賦。李松石云。范之於奕。如將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奕品也。范所著桃花泉奕譜。及施所著奕

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矣。

范又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亦俱刊行范施對壘奕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有鄧君奕潛者刻四大家奕譜於梁程施范極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奕品實皆不逮范施矣

嘉道以降何子貞爲海內第一書家。早年學魯公懸腕作藏鋒書。日課五百字。大如椀。旁及篆隸。旋得張黑女墓誌。誌字筆氣峻樸。意態宕逸。公視若瓊寶。至以名其書室。晚更好摹小歐。故其書沈雄而峭拔。行體尤於恣肆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壯士鬪力。筋骨湧現。忽又如銜杯勒馬。意態超然。非精究四體熟諳八法。無以領其妙也。尤所難者。先後爲人書楹帖。以數千計。句無雷同。於臨池時。觸興口占。靡不新雋工切。語妙天下。且其構句。或紀宦迹。或言名勝。或按合時序。或對晤琴書。讀之可見其作書時身心。

之所在。及身世之所當。故不徒其書有中晚之別。卽聯語亦有壯老之分。此不爲藝林諸前輩所罕見者耶。自蜀歸。再返道州。雖農野婦孺亦踵門求書。僻邑無良紙。悉書之。不拒也。某常困於酒。爲書聯語。則云愛書不厭如平壑。戒酒新嚴似築隄。勸其業。亦止其飲也。邑有老監生某。爲同學友。晚而失明。來索書。則云老來尙讀華林略。闇裏能摹有道碑。蓋以祖珽嘲其目。以中郎喻其勤也。

何公爵里見前。公至永州訪楊翰。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食村店。食已。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腰纏。無以應。請作書爲償。主人勿許。竟典衣而後行。楊聞之。笑曰。何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楊字息柯。書法酷似公。不觀其署名。輒疑爲公書也。公晚年省墓。回里里。人有問以字學。極於右軍。奚爲棄晉法。而重唐帖。公曰。晉世已遙。右軍神品。真迹難覓。存者模糊。於轉輾翻刻中。求右軍神妙。是何可得。魯公書雖天資遜右軍。一籌而真力彌滿。渾然天全。去今尙近。完好宜摹。且魯公爲人剛勁。不阿。觀其書如覩其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寶儀其立身之峻。右軍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學之。必遺其神。而得其粗。是爲妍皮裹。

癡骨趙董諸人皆是觀一時人士書法足見其風尚之柔靡豈得謂六藝之未不闢挽回風會其論書陳義之高足以起衰破俗有如此

道光時風尚柔靡歐底趙面之字流行一時翰苑中人爭相摹習徐柳臣尤爲此中能手旋與何子貞遊學益進蓋徐之書法不僅拘拘於歐底趙面其初以善寫柳誠懸名通籍後又參以右軍襄陽各體而獨具匠心運之以神久之遂自成一家都人士目爲徐派曾滌生書法山谷挺勁絕俗且傾倒不置至欲其子劼剛專習徐派連平顏氏新建夏氏亦爭相倣效各以徐派書法教子弟於是柳臣之書乃大著於時人得一縑爭寶貴之

徐名思莊江西南昌人

鄧完白以後篆書之有名者一爲陳東之一爲莫子偲稍後則有

吳清卿其官翰林時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書札與人均用古篆座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成四巨冊一日謁文勤坐甫定卽言曰老弟以後寫信還宜稍從潦草我半年付裱所費已不資矣越數日復柬之曰老弟古文大篆精妙無比俛首下拜必傳必傳兄不能也出而撫湘有時判事亦書大篆胥吏不能識往往奉牘進質乃手講指畫以告之

陳名潮廣東人
莫吳已見前

翁叔平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之名家相國生平雖辦香翁覃溪錢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清代書家劉石菴外當無其匹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禪曰天放閑人

翁公爵
里見前

張廉卿之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得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康長素推爲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清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菴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

張名裕。釗。湖北武昌人。道光時進士。曾學古文於曾滌生。其爲書也。中筆必折。外筆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實爲一代之書家。康氏所推。未免過當。蓋同時趙撫叔之書已足與張相頡頏也。

康長素工書法。其執筆主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於南北朝。氣韻胎格與寫經爲近。廣包慎伯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亦精警絕倫。顧其作書轉折多圓筆。誠有如沈子培之所譏。殆述學篇所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

之歟。

康君已
見前

李梅盦以善書名於光宣間。鼎革後居滬上。鬻書以自給。其鬻書之辭曰。瑞清幼習訓詁。鑽研六書。考覽鼎彝。喜其瑰偉。遂習大篆。隨筆詰屈。未能婉通。長學兩漢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習今隸。博綜六朝。既乏師承。但憑意擬。筆性沈臆。心與手午。每臨一碑。步趨恐失。桎梏於規矩。縛繼於氈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勞。光緒甲辰。看雲黃山。觀瀾滄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每自歎也。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昧其醜拙。競相請乞。余拙於爲宦。歲俸所入。僅足自活。鬪智爭時。誠非所能。賣書力作。儻亦末業。比之灑削馬醫。或無慚焉。云云。讀其自述。更知其書法之崖略。觀李君之

書摹擬雲峯石刻四十二種。筆法酷肖。然食古而未化。或以字匠譏之。未免過矣。

李名瑞。清江西臨川人。以翰林起家。官江南提學使。民國成立。居滬上。改黃冠爲道士。自號清道人。每歲鬻書所入。可致萬金。然非其所喜。雖以重金求之。亦不書。如朱瑞求其爲母壽書屏。袁樹勳之子求其爲父書墓誌銘。皆嚴拒之。其高潔不可及也。

曾季子美鬚髯。晚自號農髯。嘗與李梅盦同官京師。同學書。梅盦喜學鼎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梅盦於時賢書無所可否。獨好季子書。以爲有晉人風。季子亦獨喜梅盦書。每作書。各出相示。議論以爲笑樂。同鬻書於滬上。李盈而曾稍絀。然識者謂曾書有變化。異日有自成一家之望云。

曾名熙湖南衡陽人光緒中進士官主事篤於孝行

近世書家已自成體格者厥惟鄭蘇龕其書初學柳誠懸後參以黃山谷瘦硬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惜變化太少又不能爲篆隸耳。

鄭名孝胥福建閩縣人

京師自前清道咸以後漸知搜求古碑以救帖學末流之敝能書者遂相繼而出迄民國而風流歇絕日者偶過法源寺僧寮遇一能書者曰楊潛龔詢其淵源則幼承庭訓學書從鐘鼎篆隸入門而尤得力於鄭道昭復與李梅龔曾季子相往還商確碑拓其論書每有獨到處嘗跋王晉卿甄文拓本云古人作書隨器制體金石各自爲貌陶甃抑又不同例如石鼓鼎彝皆有周之物一則整

飭茂密。一則縱橫奇肆。秦權量詔與琅邪泰山諸刻同出。李斯之手而險峻適肅。判若兩人。魯孝王刻石。周永喜造槃。並爲五鳳二年所作。或以寬博爲宗。或以瘦勁取勢。凡若此者。派別至多。更僕難數。驟見之似嫌不倫。徐察之極爲合理。蓋石文義尙莊嚴。金文義取變化。器物旣異。體制斯殊。自然之道也。

楊名昭儻湖南湘潭人其父芷生先生爲何道州高足弟子同光時有書名湖湘間

嘉道間李築夫以畫名。初爲漆工。綵繪棟宇。人物花鳥。厥狀惟肖。故得值恆倍常工。旣而悔曰。瘁我心力。僅得一日之飽。徒供僮父玩賞。烏能傳名不朽耶。吾十指自有可託。遂改習繪事。用筆濃密。名噪一時。

李名巖江蘇人

金雲門女士。通文史。尤善畫。其畫人物。逼似劉松年。趙千里。仇實父諸家。故嘉道之間。海內稱女士畫爲大宗。所畫佛像尤多。傳世者有西王母降集靈臺。班婕妤好辭輦。唐昌觀女。仙觀玉蕊花。吳彩鸞寫韻。江采蘋作樓東賦諸圖。而建安七子圖尤著。

金名禮。藏浙江山陰人。

戴醇士善畫山水。最有名於道光時。筆墨清腴。神采秀逸。在有清一代。以之繼武王暉諸家。自稱後勁。但骨氣稍形脆弱耳。然公以殉難杭州。節義彪炳於一時。近世士大夫。往往不惜巨資。以求得片縑尺楮爲幸。其價值乃至軼宋元諸家而上之。則又畫因人而更重也。

戴名熙。浙江錢塘人。道光辛丑爲鄉人沈文忠畫雙桂圖。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馨香和韻。兩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

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戴賀詩道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

吳讓之多藝刻印第一次畫花卉次畫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行楷畫多贗本佳者幾於亂真偶見所繪淡墨荷花澹雅得宋人意乃真迹也蚤歲以畫負盛名恆塗抹數紙以博一醉咸豐庚子亂後生計日蹙一家十數口恆空乏無藉其婦不賢時以家庭細故相勃谿至賃僧廬鬻字以爲活自書楹聯云有子有孫鰥寡孤獨無家無室柴米油鹽其遇亦可哀已

吳名熙載江蘇儀徵人

費曉樓工畫仕女初甚貧在杭州城隍山設攤售畫偶爲湯貞愍所見審非凡品時某家方鼎盛主人某好賓客四方名俊輻輳其門湯因言費必能成名家盍有以裁成之某卽延費至其家月奉

金若干。某家富圖籍。因得縱觀古名畫。畫日益工。某家又爲延譽。於是費畫名著東南諸省。

費名丹。旭。浙江烏程人。有依舊草堂遺稿行世。

郎蘇門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爲郎蟹。其自題詩亦多佳者。有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杯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郎名葆辰。官觀察使。

招子庸工繪事。畫蟹最佳。儼有秋水稻芒。郭索橫行之致。潤有定格。酬不及格者。爲之繪半面蟹。自石罅中微露半體。神采宛然。生者。人皆歎爲絕筆。

招名未詳廣
東南海人

項維仁善畫嗜酒性孤僻不樂與人交人屬以畫輒大怒其畫無師法每當大風雨輒飲酒極醉破笠赤脚登山頂觀岡巒之冥濛雲樹之迷漫鼓掌狂叫疾走歸據案伸紙奮筆直追濡染淋漓烟氣猶溼畫已張壁間取斗酒賞之良久忽大哭立毀之他日風雨復然有尚書督軍者閱邊至温州語及維仁畫兵備道立遣人召之時方大雨維仁破笠赤脚至道降階相迎與抗禮維仁曰某庶人耳辱公厚召故來將奚役道以情告陳百金几上維仁直視曰某不知畫卽畫豈用以媚大府者不謝走出

項字未詳浙
江永嘉人

尹和白中年始作畫專宗宋元規矩謹嚴神采煥發傳樞移寫尤

其特長。其畫梅也。學逃禪老人。道鍊高古。三百年來無此作。冬心二樹。不足與之比肩。老年畫蟲魚花鳥。細入毫髮。殆亦得天獨厚。歟。性高潔。意所不可。雖以重金請。不繪也。曾滌生開府兩江。招之往游。爲作蒼茫獨立圖。寫其小影。作漁翁垂釣狀。披蓑戴笠。在湖之濱。曾大喜。傳示幕僚。命各爲詩紀之。劄剛年十七。詩先成。詩云。尹子丹青畫英妙。指揮百物呈榮枯。卽今寥落無餘子。爲寫蒼茫獨立圖。大海波濤揭地起。高秋雲物漫天鋪。舉頭四望渾無際。夢想人間顧與吳。

尹名金陽湖南湘潭人。晚年居長沙。抑鬱無聊。門下多女弟子。皆精繪事。其女亦能畫。嫁楊重子鈞。重子善書。自謂不減梅盦。
彭雪琴温温儒雅。善畫墨梅。俞蔭甫主講杭州。詰經精舍。彭借寓湖樓。許畫梅一幅。以當屋租。俞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

點梅花萬古春也。

彭公爵里見前。其畫梅也。每畫必題一詩。參觀或瀨門可知。

羅子文善六法。嘗從任伯年游。晚更潛研獨索。山水大幅。有米襄陽筆意。人物襖褶。得吳道子家數。然不苟作。或終年不著點墨。作則窮日竟夜。至廢食息。嘗畫慈谿山水圖。二大幅。坊紙狹小。黏數百紙成之。每幅大廣畝餘。來山去脈。巨浸細流。纖悉無遺。鄞縣方楨得之。作四明宅山水利考。時稱柔艷所不及。後轉入翁叔平相國家。

羅名文。子浙江慈谿人。好飲酒。能談詩。嘗曰。願終身不負己。刻不負人。年六十游湘鄂間。不得志。鬱恨之餘。發爲詩歌。悲壯淋漓。竟卒於鄂。

何詩孫字承家。學渾樸而有秀韻。畫尤有名於時。嘗見其所畫山

水細碎處瘦而不纖。揮洒處濃而不濁。長卷短幅。書味盎然。僑寓滬濱。酌取潤筆資。得其片縑者。人爭寶之。

何名維樸。湖南道州人。子貞之孫也。

齊蘋生初爲雕工。精妙絕倫。繼與同里黎松龔遊。得縱覽古名人畫卷。遂以寫意花鳥稱於時。寫意花鳥者。清初八大山人優爲之。康熙時有李復堂。甚工此。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乾嘉時孟麗堂亦工此。齊乃由孟李以規仿八大山人。率意塗寫。皆生氣盎然。間自題跋語。亦歷落有致。尤工鐫刻印文。非其人求之。不肯爲也。

齊名璜。湖南湘潭人。自號白石山人。黎名培。鑾。

京師近來以畫名者。姜穎生善畫山水。摹石谷有酷肖處。大學校

教員賀履之之畫。吾未之見。林琴南之山水。用筆濃密。而仍有蕭疏澹遠之致。貢樂亭之花卉。疏落蒼秀。不掩其沈雄之氣。

姜名筠安徽人 賀名良樸湖北人 林已見前 貢名貢桑諾爾布蒙古喀喇沁王

鄧湘皋精醫術。道光時程春海視學湖南。鄧嘗下榻署齋。爲程之太夫人診視。春海有句贈之云。造膝每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

鄧公已見前

醫者顏某。邃於岐黃。然僻處鄉谷。不以醫炫。會揚州富人魏某病篤。縱橫數百里。凡醫之稍負時望者。悉延診。終不效。或薦顏往。則素履布衣。狀貌古拙。衆皆輕之。而顏亦傲氣陵人。俄侍者導顏詣病榻就診。診已。僕予以紙請擬方。紙爲八行書。乃多至數十葉。顏

知其侮己。乃伸紙作脈案。陳其病之所由起。某日傳某經作何狀。書時羣醫中有窺者。見所述皆不爽。固已咋舌。不半日。紙已盡。乃擲筆起。告去。衆挽留讀脈案。皆吻合病狀。而文復古奧。上溯素問。下迄名家。洋洋數萬言。窮源索隱。無蘊不發。知爲名手。遂請其擬方。顏笑曰。請我來治病耶。抑試我耶。夫擬方而予紙至數十葉。此何爲者。且慢侮見諸辭色。尙信其術而服藥乎。予不敏行矣。病家老少環跪。哀請至再三。乃擬方。數日遂痊。贈三千金。送之歸。

顏名未詳江
南高郵州人

李海濤。名醫也。疑難險異之症。屢試屢效。某某爲李舊交。有子四歲。患痘甚劇。延李來。其子已狂熱神昏。顛門下陷。李曰。不可爲矣。命在頃刻。奈何。黃大痛。李沈思良久曰。此兒萬無生理。雖然不能

救之於生。試救之於死可也。黃曰：死救奈何？李曰：可勿遽問。但俟其死後，依吾言行之，或可有救。既而子果死，黃泣曰：請救之。李乃褫兒衣，欲抱置後園豬欄中。黃不忍，李曰：非此無以救之。黃乃聽之。李又曰：但置之耳，不可往視。如夜半聞啼聲，急來喚吾，無何果聞呱呱聲，自豬欄中出，急奔告李。李命黃抱之來爲診脈，喜曰：是不難矣。乃投以溫補之品，一劑而愈。

黃旋叩李起死回生之故。李曰：此兒痘毒已深，攻固不可達，又不及矣。旋思時方伏暑，蚊蚋最多，若以兒置於穢惡之地，使蚊蚋吸其毒血，或可望生。此傲倖之計，竟得奏效。君之福非予之徒也。黃曰：君來時何不卽行之？李曰：兒死後，君尚不忍置之汚穢之地，況未死時乎？吾更知此兒入夕必暈厥，乃利用此時機以行吾術。黃服其神餽，重金焉。

嘉道以後，奕家有所謂十八國手者，其事迹多不可攷。李湛源最有名，性疏放而桀驁，王公大人招之奕，科頭跣足如平時。貴人陰

賄之求其讓一二局以全名譽而李不允也。世稱奕家不藉奕爲
稻梁謀者。惟湛源一人云。

李名未詳
南通州人

周小松亦十八國手之一。嘗應曾滌生之召來營中對奕。曾好奕
而不工。奕時則所患之癬益癢。伏案上爬搔之。小松授曾九子。裂
其碁爲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小松行時。遂一金不之贐。

周名未詳。江蘇江都人。周卒後迄今尚無
國奕故。前清一代國奕實以周爲之。殿云。

近世雖無國奕。而能奕者固不乏人。如陶子方。肅親王。康長素。俞
恪士。何辛叔。段芝泉。段駿良。顧水如。汪雲峯。姜作梅。諸家雖奕品
高下。微有不同。而流風逸韻。固猶未漸滅也。

陶名模。浙江人。官至陝甘總督。肅王前清宗室名善。耆官民
政部尚書。康已見前。俞名明。震。浙江人。何名積。煒。湖南

道州人詩孫之子也

段芝泉已見前

段駿良即芝泉之子

寵禮第二十二

世祖嘗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帝科頭跣足著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鞋命三人登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小說傳奇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冊畢具廡下蘭花茉莉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羣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草茅新進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社會良久始遣出

徐公爵里見前
張華二公未詳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宋文康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帝左右帝愛重之常

賜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帝怪問。牧仲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故臣懷以獻。帝喜。自是每賜食。必盡勅以歸。

宋公爵里見前

杜純一以荐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自公始也。後以疾未預宴。聖祖特遣中使賚酒饌賜之。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名立德。癸未進士。康熙八年拜國史院大學士。明年授內三院爲三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二十一年乞休。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頌宸翰云。十載資賢佐。深勞致太平。訂謨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

伴軒冕有餘清又賜洛社怡情圖
書一方御書唐詩三軸墨刻二冊

范蘇公以陞見至京師。值聖祖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帝見范。諭曰。汝盛京舊人。汝父兄累朝效力。汝兄又爲國盡節。朕見汝。思及汝兄。心爲慘切。不見汝幾八九年矣。汝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汝。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並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范名承勳。文程之子。康熙癸酉。以雲貴總督陞見。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某日。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味美異常。因宋撫是年老大臣。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宋撫廚人。俾其享用。

宋於此時又得旨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蘇活羊四隻。糟雞八隻。鹿尾八個。糟鹿舌六個。鹿

新世說 寵禮

五

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

康熙二十年。琉球中山王請封。帝慎於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善詔令者。廷臣會推翰林汪舟次。乃膺正使之選。汪才質端偉。專對具宜。入見。帝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旆飛揚。都亭張設。不絕於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汪名楫。江蘇江都人。康熙己未。應詞科。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吏累官。至福建布政使。工書能詩。文著有悔齋詩文集。及觀海集。

史遠公精繪事。鎮國公某延之閣中。屬以縑素。時方暑。史濡毫。脫冠於案。公來縱觀。戒令勿起。史遂忘冠。坐爲應對。蔣馭鹿從旁笑曰。山野之士。疏放自然。若史君者。真所謂脫帽露頂王公前矣。公

笑應曰。君不見揮毫落紙如雲煙耶。

史名鑒宗江南金壇人
蔣名鏞江南武進人

查初白隨聖祖駕幸南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查詩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

查名慎行浙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尋授編修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即告歸

世宗御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游讌。泛舟三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每賜游讌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晰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

香襲衣。屆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罾。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得。卽攜歸於是。迤邐達瀛臺門。

史鐵崖生有幹局。神識超俊。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纒紫駟。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史獨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鞚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已易他馬。並轡入國門。

史公爵里見前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世宗問汝亦羹堯黨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皇上也帝領之遂免於禍

詩人寵遇。唐宋以來。以沈歸愚爲第一。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其賜詩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諾。况在君臣間。己已

請告。賜以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詩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又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其恩禮始終。誠異乎尋常之遇合也。

沈公爵里見前

錢香樹於乾隆二十七年。偕沈歸愚迎駕於常州。御製詩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帝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公和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巖畔當童扶。帝賞其超逸。親爲扶鹿圖。賜公南歸。明年公抵家。疏謝。帝時駐蹕香山。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卽景猶思扶鹿人之

句。

錢公爵里見前

阮芸台嘗於予告後往遊平山堂。方丈某僧勢利之徒也。時方據几書楹帖。阮著布袍葛履。僧以爲村叟也。不甚禮之。漫呼曰。坐具。茶書罷。問其姓。阮以告。僧以爲芸台之族人也。遽加禮云。請坐。並呼泡茶。坐定。問何字。阮以實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請上坐。亟令泡好茶。待以上賓之禮。旋以所備紙墨乞阮作書。阮濡毫據案沈吟曰。無好聯語。俄書云。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

阮公爵里見前

勒襄勤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卽不愜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語人曰。我初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

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新督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若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裼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狀態見予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叩頭。回顧侍者曰。爲勒三爺脫去衣冠。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

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仍然故我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

勒名勒保
滿洲人

戴蓮士以嘉慶朝入直樞廷。甚膺寵眷。其季父可亭相國亦受殊禮。時方督南河。積勞邁疾。假歸里門。河工尙未竣。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仁宗命蓮士偕長麟赴工審度。並諭之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歸家。一省叔父。故蓮士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

戴名衢。字江。西大庾人。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仁宗嗣位。凡大典禮。諸鉅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十六年卒於官。可亭名均。元官東閣大學士。

松。湘浦清。勤正直。宣宗在潛邸。卽聞其名。嘉慶二十五年。仁宗梓宮自熱河回京。宣宗步送。郡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甫半。宣宗忽趨至甬道旁。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松公也。時公以事謫。驍騎校。宣宗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加以殊寵。非夙重公不及此。

公名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屢官兩廣兩江陝甘直隸總督。各部尚書。後以都統休致。

戴醇士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學廣東。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

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乙覽。帝奇賞之。畫家評戴作。亦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戴公爵里見前

大臣薨後。賜卹賜祭葬。賜諡而已。未有賜挽聯者。惟林少穆卒。文宗自製聯挽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違。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亦殊禮也。

林公爵里見前

羅羅山未領軍時。授徒於賀耦耕家。曾滌生治軍長沙。偶與賀談。

時事深以缺乏軍事人材爲慮。賀謂吾家有教讀羅某喜閱兵書。會卽託賀介紹求見。羅以課徒無暇拒之。會愈敬其品節。越日再求見。羅延之入。會一見卽頓首再拜爲禮。羅乃許。會効馳驅焉。

曾羅二公已見前賀名長齡湖南善化人

李少荃始以翰林供職京師。愚荃封翁與曾滌生爲同年。嘗以年家子從曾習制舉文。後洪楊軍起。李出謁諸帥。落落無所合。聞曾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意曾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託同年陳作梅言於曾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曾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艤艫巨艦。非浮灘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陳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曾乃令李掌批稿奏稿。甚被禮遇。

數月後。曾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亦自謂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以爭劾李元度事。辭職去。閒居江西。適曾軍復安慶。李馳書往賀。曾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卽來。李乃東裝赴安慶。曾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來迎接師。曾奏遣李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自後績望日隆。勛名幾與曾埒。

李公爵
里見前

范肯堂於光緒初年。就李少荃直督西席之聘。李尊師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日奉魚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厭膏粱者。力卻

之。李遂以乾翅寄奉其二親。故事。節幕得用居停輿馬。李蒙賞紫韁。范嘗假用之。訪友於天津紫竹林。或告李曰。范乘紫韁作狹邪游。李曰。既用紫韁。不可缺擁衛。立命戈什八員護之。

范公已

見前

張香濤督鄂時。梁崧生時方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分班行禮。梁在諸生之列。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一日。張瞥見之。自曳其手。使廁文案委員之列。汝班次應在此。衆大愕。此後文案委員見梁。皆刮目視之矣。

梁名敦彥。廣東人。後爲外交部尚書。

袁世凱稱帝。一時朝士大夫。幾有悉主悉臣之勢。默計在前清時。比肩事主者。有四人焉。不可屈之臣。工之列。一趙次山。一李仲仙。

一徐鞠人一張季直於是寵以嵩山四友之目別議一優待之禮節時人以比之商山四皓

趙名爾巽山東人

李名經義安徽合肥人

徐名世昌直隸張君爵里見前

天津人民國七年被舉爲總統衆望甚孚

任誕第二十三

袁韞玉工度曲性甚放誕以西樓記樂府馳譽於時守荊州晉謁觀察使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蓋諷其耽音律也袁以訕笑語應之坐是罷免吳梅村祭酒贈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彈絲法曲楚江情可見其文采風流矣一日出飲歸月下乘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度征喜谷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都有六朝煙水氣也

袁名于令江蘇吳縣人一字令貽官荊州知府其撰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能馮覽畢置案頭不加可否袁惘然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韞玉女媿我百金矣誠閣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在更餘可徑引至書室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尚洞開問其故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大行錯夢尤膾炙人口

金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獲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耐菴水滸傳王寶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議論透關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馮獄成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金臨刑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又曰黃豆與鹽菜合食其味至美聖歎可死此法不

可不傳。

金名喟一名人瑞江蘇吳縣人哭廟之獄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道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朱撫院於是朱必殺金等而後快遂以特符抗納任令追比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發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旣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於是同時死者爲倪用賓等十八人嗚呼專制國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況放誕不羈如聖歎哉

金穀似詩歌頗有唐調汪茗文北游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坐金都不敘語竟出其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徧捧腹謂汪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汪領之而已

金名式祖江蘇吳縣人

劉公戡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輒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劉名體仁江南穎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

梁公狄初與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一篇成不卽示草率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歸

梁名以樟直隸宛平人庚辰進士官太康令每在酒坐主客獻酬獨據席出袖中摺紙扇高聲朗讀王見前

李笠翁性極怪誕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誌怪坐中三疊舞迴

波前身合是元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西堂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語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於是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

李名漁。浙江錢塘人。著有十種曲。爲隣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皇。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十種運筆。靈活科白。談諧逸趣。橫生婦人。孺子能解。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嚙哈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芋耶。陸亦不能辨。

陸已見前。徐名介。浙江仁和人。

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作聊齋誌異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甕。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菘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

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而訪之。避不見。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

蒲已見前

柏斯民性癖山水。嘗寓西湖。一日冒雨執繖。獨上北高峯頂。引領四望。衫履淋漓。見者咸笑其癡。柏意愈自得。

柏名古一字雪松江南華亭人蓬蒿滿徑簞瓢屢空工古文詩詞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

陳其年未遇時。放誕不羈。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陳偕紫雲俳

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即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即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陳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汝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

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使公爵里見前

杭堇浦以編修里居時。性極誕率。酷好博。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於望仙橋下。時武進錢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訪杭。前驅過橋下。錢已從輿中遙見之。披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錢遽出輿揖之曰。前輩在此乎。時杭方以扇自障。至是知不可掩。卽回面語曰。已見我耶。錢曰。正詣前輩宅耳。曰。我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錢固欲前。杭固却之。遂別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詫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吾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

姓名而去。

杭公爵里見前

汪容甫少狂放肆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孫志祖、蔣士銓皆爲所窘。在院中徧觀藏書，遂爲通儒。然性卞急，無容人之量。商總某嘗報効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蘿蔔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冥鏹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寢其事。

汪已見前。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樞，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卽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日。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書二十年，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詭類此。又嘗致書陝撫畢秋帆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

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卽以五百金馳送其家汪之達曠畢之禮賢時兩稱之

龔璫人狂誕嗜博尤喜四君子之戲嘗於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爲極精而每博必負一日揚州某鹺買家大開宴會名士巨商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作擲菹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誠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與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博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士假我金錢耳王本慕龔文名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龔怒甚遂狂

步出門去。

龔公爵里見前

龔半倫性冷僻怪誕。寡言語。稠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滬上。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荐。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所至。輒飭巡捕護衛之。月致萬金爲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滌生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滌生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

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淡風月。請勿及他事。滌生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頽。放不自振。居恆好嫚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旣而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者。

龔名橙。瓊人之長子。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尚愛一妾。故以爲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而父之藏書無所不窺。爲學浩博。無涯涘。旣長。隨父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特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胡兒矣。居海上數十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菀。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之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還也。

咸同間。南河總督潘雲閣。豪縱荒誕。寵姬數人。俱精音律。豔婢皆嫺歌舞。演劇之化。裝咸備。時或命酒展紅氍毹。令諸婢演劇。寵姬

理絲竹於後。自衣及膝之短綠襖。冠便帽。紅線成握。長尺有咫。斜披肩背。白鬚如帚。拂胸支頤。疊股而觀。遇劇中關目可噱者。則入場與諸婢狂騁。以爲樂。屬吏亦得縱觀之。

潘名及邑里未詳。當五十歲前受制於妻。無後。房之寵既失。偶乃大縱。所欲治南河時年已七十。矍鑠逾壯年。

吳彥復者。光緒時四公子之一也。能詩文。工書法。篆刻。性跌宕。不羈。好冶游。納海上名妓金菊仙爲妾。復姓彭。更名媽。吳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媽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曾被武壯澤者。亦不過問。挾媽走天津。怏怏不樂。自署曰癯公。媽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媽。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陳伯嚴嘗贈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瘴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媽。彭媽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媽萬劫

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

吳名保初安徽廬江人武壯公長慶仲子也

吳綬卿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跡弛自熹有不衫不履之概。朝飲麀血夕走臙坡。歌臺舞榭中無日不有其蹤跡。最賞女伶尤鑫培。尤以豔媚蜚聲一時。吳旣眷之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石家莊之變。吳旣遇害。尤在津門仍理舊業矣。

吳公爵見里前

楊蓮甫爲直隸總督。跌宕不羈。尤好戲劇。嘗呼茶送客。客未下階。輒引吭高唱。然有季常之癖。不敢納姬妾。疾亟時自挽云。平生可入游俠傳。到死不聞羅綺香。

楊名士驥安徽泗縣人其猶子毓瓚字瑟君以詩名於時

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肅親王雅號明達，亦不能免。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去，石秀、楊去，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辨不屈，巧雲厲聲呵曰：「即令汝是王爺，也非逐汝出去不可。」四座觀者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肅邸乃更樂不可支也。

肅親王已見前庚戌夏間各省代表以請願國會集京師晉謁肅邸談次肅忽取帽擲案上大聲唱我本是以龍岡閒散之人諸代表悚然驚異肅徐笑曰諸君無爾我輩都是好朋友汝等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趁此時光行樂耳其放誕有如此者

簡傲第二十四

王山長嘗讓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枕好睡。縱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

也。

王名岱湖廣湘潭人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崎磊落以氣節自命髮甫燥名滿海內己卯孝廉官學博靈槎賦最有名杜已見前
陳散木才勇氣銳落落寡合與同好堅則金石意所不屬望望然去之性嗜飲善治觴政生平博覽強記每與座客會隸事肆應不竭弱冠舉於鄉久乃得官新安令終以不肯折腰解組歸益獨行其意託興於詩詞雅好游名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家人生產不問也。

陳名世祥直隸通州人

汪茗文性狷介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稱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

汪公爵里見前

新世說簡傲

周櫟園好客。然不耐俗士。間有過從者。周便率意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

周公爵里見前

何蕤音與張祖望友善。或短張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耳。

何名元英。浙江秀水人。順治乙未進士。授編修。官侍御。張已見前。

王邁人自京外放。事上官強項不屈。好爲其難。在官八年。不通京師一字。所遷皆極邊。命下。卽單車就道。不顧利害。家計蕭條。幾不給朝夕。亦不問也。

王名庭。浙江慕興人。

萬季野在史局。周旋諸貴人間。意態倨傲。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

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某之姻人方居要津。請少寬假。噤不答。

萬已見前

葉星期以強項落職。時陸稼書亦被劾。葉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既歸。移家入橫山。築小圃。顏曰獨立蒼茫處。著書其中。宋牧仲中丞聞其名。減從往訪。辭不見。牧仲曰。獨立蒼茫處。能容我一立否。留二絕句而去。葉不往報也。

葉公爵里見前

申彥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茗文。微訊王吏部阮亭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疏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申汪王均已見前

吳天章性簡傲。在京應詞科。馮益都相國以箋索書。吳提筆濡墨。大書二絕句應之。不以拘守繩墨爲足恭也。馮亦不介意。

吳已見前

王白田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之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既入官華要。而無日不以山林爲志。旋以老病辭官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卽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不肯以寸箋答復也。

王名懋。江蘇寶應人。嘗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此書。世稱爲紫陽功臣。洵不誣也。

杜旭初善畫。水墨花草。灑落自適。有徐青藤風。性高傲狷僻。善飲。醉後落墨不肯休。遇俗客則趨避。或掩面仰臥。求一顧不可得。客恆索然去。

杜名曙河
南杞縣人

丁敬身韜晦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研金石之學制府方恪敏愛其鐵筆或欲得一印以媚方微露其意而惡聲殷牆屋其人驚而逸去

丁名敬浙
江錢塘人

吳改堂性耿介嘗作諸侯賓客倦游歸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夕陽映樹四壁無聲咿唔不輟也遇達官名士則以前輩自居兀傲據上座闔兩目如線抗顏論講古今不稍遜

吳名燮江
蘇吳縣人

褚筠心爲沈歸愚弟子少與趙文哲曹仁虎結社稱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性鯁直和坤兼權欲羅致之褚傲不爲

禮和銜之。褚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

褚名廷璋，江蘇長洲人。

奚鐵生性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久而相忘，不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猶左右叫喚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座有俗客，醉後白眼睨之，繼以嫚罵。生平以友朋爲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輒拒不納。

奚公已見前。

鄧石如爲曹文敏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強之同入都。鄧獨戴草笠，鞞芒屨，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鄧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

鄧怡然不屑文敏遙見之趨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鄧仍傲然不肯同行

鄧公已見前

李季眉性恬曠不樂仕進其兄石梧嘗官總督從子輩亦皆顯達而季眉乃於宅旁構園雜蒔花木嘯傲其中時或賦詩與二三貧士酬唱遇達官貴人則白眼相加不能須臾共座也

李名星漁湖南湘陰人其兄文恭公星沅官總督

左季高佐駱籲門幕事無大小專決不顧駱日與諸姬宴飲爲樂左嘗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綫以牽之何能動耳駱但微笑而已嘗於夜半撰一奏草叩駱內室呼起讀傲然叫絕更命酒豪飲而出

左駱二公
爵里見前

朱棟坨學行高岸。張香濤督粵時。禮賢下士。首延其入幕。朱岸憤
嘯詠。睨視一切。而張數日不出晤。朱乃留書於几。拂袖逕去。

朱名啓。連浙江
人流寓於粵

新世說卷七

排調第二十五

易宗夔撰述

姜如須與徐侯齋友善。嘗客吳中。一日偕入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大笑。

姜名垓。陝西華陽人。徐名枋。江南長洲人。

順治甲午。張爾唯自京曹出守吳郡。同官龔芝麓。孫北海。曹秋岳三人。設宴爲別。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相與贊羨不已。欲各裂二千五百里而分之。張大窘。孫集古句戲之云。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衆乃大笑。

張名學曾

龔名鼎孳

孫名承澤

曹名溶

陸麗京飲陳際叔家半坐欲起謂主人曰陳家惟卜晝耳際叔弟魯季對曰君不聞孟公投轄耶陸更入座

陸已見前

陳字瞻雲浙

江錢塘縣人魯季名未詳

陸麗京嘗遭危疾宛轉牀第間猶喜滑稽語陳際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

陸陳均

見前

劉公戩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嘗築堂孫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阮亭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閒聞者便爲絕倒

劉公已見前

順康時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而萬短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爲謔萬徐曰左氏云筮短龜長殆爲兄言耳

龔萬名字均未詳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妻張夫人謔之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計公已見前

清初定制三品以上得衣貂及捨獬獬乃任葵尊爲御史時所疏定也王阮亭戲爲詩曰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捨獬獬昨夜五更寒透骨舉朝誰不怨葵尊

任公爵里見前

宋禹域短而多髯嘗同沈漢儀燕集沈曰吾爲監史當以兩官界

一人因指宋曰。汝以主簿兼參軍。衆客皆笑。

宋名嗣京。浙江仁和人。丁未進士官。令沈已見前。

黃唐堂嘗飲范笏溪所。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黃舉禮記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綏曰。君姓是蠶。范大稱賞。

黃名之。雋江南華亭人。范未詳。

毛大可與會侯同。詣李湘北。李笑曰。不謂今日初見二毛。

二毛及李均見前。

有人語杜茶村曰。某之生平。一介不與。可謂一邊伊尹。杜曰。某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

杜公已見前。

董蒼水之子晴川。甚癯。其友林南華甚肥。夏日肉袒坐。林曰。子真

骨董董曰。差勝肉林。

董蒼水已見前。林未詳。

康熙辛未奉旨開局。專修尚書。王司空顓士爲總裁。纂修協修諸員皆特簡。一時蒼萃名流。支給官物。按卷進呈。及夏秋則封達熱河。行在東華珥筆。中禁蜚聲。稽古之榮。不可一世。惟尚書卷帙無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頗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堅持雅操。故宦囊不豐。其長君圖炳。官春坊庶子。恆以分產不給爲憂。或戲爲之語曰。尚書祇恨尚書少。庶子惟嫌庶子多。

王名頊。嶺江南華亭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旋授編修。纂修明史五十二年。擢工部尚書。五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予諡文恭。

方南堂以族人望溪侍郎事牽連。隸旗籍。雍正癸卯放歸。客揚州。著有南堂詩鈔。其戲示小婢詩云。可能便結垂簷子。自顧將爲就

木身好似遠行舟楫具得卿來作挂帆人。

方名貞觀江南桐城人

乾隆時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誤將翁仲二字倒置坐降通判瀕行高宗爲賦一絕云翁仲如何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工從今不許爲林翰貶爾江南作判通蓋每句末二字均顛倒也。

又某祭酒出試題誤以瑀弓作弓瑀太學生某嘲之曰瑀弓難以作弓瑀如此詩才欠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與高宗詩異曲同工

高宗南巡駕次毗陵一日遊天寧寺聞住持僧某僧不遵清規因詢之曰汝有幾妻僧以兩妻對帝異其言又詢之則曰夏擁竹夫人冬懷湯婆子寧非兩妻乎帝一笑置之。

某僧名未詳

朱石君性喜談諧。乾隆乙丑除夕。客有訪之者。問度歲事如何。因舉胸前荷囊示之。曰。可憐此中空。空尚無一錢也。有頃。聞人以節儀呈報。曰。門生某某。節儀若干。朱因謂客曰。此數人太笨。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

朱公爵
里見前

尹望山詩才敏捷。督兩江時。與門生袁簡齋倡和。每得句。必快馬飛傳。袁頗憚其神速。某年除夕。已三鼓矣。袁遣人持一詩至。曰。知公得句。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尹乃大笑。

尹袁二公
爵里見前

紀曉嵐有陸士龍癖。每笑輒不能止。嘗典某科會試。試畢。左右傳

新科狀元劉玉樹來謁見之。便詢其寓何所。劉對曰：現住芙蓉菴。紀聞此語，忽笑不可仰，旋退入內，久不能出。有頃，命劉暫歸府第。劉退，惴惴然。他日再見，探其故，始知紀是日適成一聯云：劉玉樹小住芙蓉菴，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借用小說回目作偶句，而屬對絕工，深自贊喜耳。

紀公爵里見前

黃霽青者，道咸間詞人也。同年生某投札致候，誤書黃爲王，乃答以詩曰：江夏琅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

黃名安，壽浙江嘉善人，官知縣，能爲詩文詞賦。

曾滌生性嚴正而好諧謔。嘗於退食之暇。與幕僚閒話。談及才難。因太息久之。乃曰。遺大投艱。固非常人所能。然亦未可概期之賢者也。當於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之外。別設一科。曰絕無良心。科善化何應祺侍坐。起而言曰。明公果設此科。其以不才爲弁冕歟。曾乃大笑。

曾公爵里見前

郭意城爲湘中名儒。中興諸老咸與交好。爭欲羅致幕下。郭戀愛其婦。不能遠離。頗有高柔之意。曾滌生嘗寄書謔之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掃榻以俟。迨郭至。曾乃命其媵返書曰。燕雁有代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得書一笑置之。

郭名出昆燾湖南相
陰人嵩燾之弟也

左季高體胖腹大嘗於飯後茶餘自捧其腹曰將軍不負腹腹亦不負將軍一日顧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貯何物乎或曰滿腹文章或曰滿腹經綸或曰腹中有十萬甲兵或曰腹中包羅萬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聲曰將軍之腹滿貯馬絆筋耳左乃拍案大贊曰是是因拔擢之蓋湘人呼牛所食之草爲馬絆筋左素以牛爲能任重致遠嘗以己爲牽牛星降世曾於後園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狀并立石牛於旁隱寓自負之意及聞小校言適與夙志符合故大賞之也

左公爵
里見前

李芋仙有才名工詩詞集句成對不煩思索脫口而出嘗客游河

南周翼庭太守方居祥符。宴集同人。李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皆分嵌名字。翼庭曰。吾號殊不易對。李曰。不難。卽舉長恨歌一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良久不言。客亟詢之。李以手拍其股曰。隔江猶唱後庭花。舉座大笑。翼庭不悅。後李行時。贈遺甚薄。李告人曰。爲一聯巧對。換我三百金也。

李名士。秦四川忠州人。久居會稽。生軍幕。生平好哭。曾嘗戲呼爲李文哀。公官至觀察使。

江建霞風流倜儻。最好談諢。然寓意甚深。嘗爲人畫紈扇。作二鼠。旁有一胡桃及花生數枚。題其上曰。老鼠哥哥。你底事終宵鬧我。臘燭已殘。油燈又破。忍使俺無端悶坐。剛到新年。福橘烏菱。早飽哥哥肚。只賸得幾莢花生。還有胡桃一個。些些桐子。不值今宵小喫。恐教受餓。勸哥哥明日還來。預備乾糧。細嚼五更鼓。

江公爵
里見前

輕詆第二十六

錢牧齋在明季以詩文鳴海內居恆自命登黃閣修青史爲必得
之事業乃終明世官不踰禮尙入清爲禮部侍郎命修明史而夙
願漸償未幾牽連黃毓祺詩詞一案被逮放歸一日游虎邱見壁
間題詩云入洛紛紜興太濃蒹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
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折盡
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卽譏其出處者爲之不怡者累日

錢名謙益江南常熟人
明萬曆庚戌科探花

吳人有爲正錢錄者攻摘牧齋不遺餘力計甫草戲語客曰僕曾
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悚慄忽欲溲焉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

潛匿而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泰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吳梅村聞之。頗是計言。

計公已見前

王阮亭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茗文相值高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王汪二公爵里見前

順治初。張某善疊假山。人咸禮之。不以石工相遇。一日。吳梅村赴某家宴會。張亦在座。優人進院本。請點劇。吳命演爛柯山。蓋以劇中有張石匠調之也。伶人唱張石匠諱張爲李。吳點首笑曰。甚有竅。後演至張別古寄書。有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張搖首曰。此太

無竅矣。吳不覺面赤。

吳名偉業。江南太倉人。以明臣降清。官祭酒。

龔芝麓。嬖顧橫波甚。然時爲所制。一日有僕以事至橫波室。語笑間。龔排闥入。疑其有私。謂僕無禮。罰令長跪。及龔出。橫波閉戶大哭。以長齋禮佛。不欲接見。相要龔再三勸慰。終不啓扉。大窘。適錢牧齋以事至金陵。乞其作調人。橫波曰。渠能作孫武公。則妾亦能作葛嫩耳。錢嗒然而退。

龔已見前

徐健菴被議放歸。欲聘潘次耕於家。而顧亭林馳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

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

徐潘顧三公均見前

趙秋谷本與王阮亭有隙。罷職後。益相輕詆。嘗游吳中。與吳修齡論詩。曰。爾來詩事。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牧仲撫吳。聞是語。以告王。王寄詩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趙宋王三公爵里見前

康熙丁巳戊午年。入貲得官者甚衆。繼開博學宏詞科。隱逸之士爭趨輦轂。姜西溟太史有句曰。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一時以爲寶錄。

姜公爵
里見前

宏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主司爲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癡獸被虎欺。宿構零拚璇玉賦。失黏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

按是科試題爲璇
璣玉衡賦省耕詩

鄭寒村與潘次耕遇於柯都諫家。鄭以日向朱門乞薇蕨。夷齊陸續到皇畿。一絕詆潘。潘答以詩曰。蒲東回首事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卻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潘詩所使之事。切合鄭姓。每句皆然。

鄭名梁。浙江慈
谿人。官太守。

毛大可嘗與閻百詩論地理。語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毛閻汪李四公均見前

宋牧仲撫吳十九年。嘗修滄浪亭。刻滄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施政多不愜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亦謔而虐矣。

宋公爵里見前

方望溪以古文自命。有不可一世之概。李穆堂意甚輕之。方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卽還之。方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方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五。桐鄉。桐廬。桐

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方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

方李二公爵里見前。金壇王若霖嘗言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識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錢竹汀亦不滿之云。

龔明水嘗謁方望溪。望溪議論風發。龔拱聽久之。避席贊歎曰。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矣。方爲之瞿然。問第一第二何人。龔徐曰。貴老師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非歟。方爲之不怡者竟日。

龔名未詳。浙江錢塘人。

蔣茗生臨川夢隱。奸一折。寫陳眉公上場。有一七律。調笑眉公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懶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論者以爲譏仲醇太過。不知其乃借仲醇以詆袁

簡齋也。所云年未四十焚棄儒冠。自稱高隱。事實皆與袁合。實卽趙甌北控詞之先河。

蔣袁趙三公
爵里見前

汪容甫爲諸生時。肄業揚州安定書院。山長沈祖志好爲詩。往往誇示座客。一日宴會。酒酣出詩示客。客譽之不絕口。次至容甫。容甫擲不觀。大言曰。公爲人師。不以經世之學。詔後進。而徒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於生民。况不必耶。沈夙負時名。聞言愠曰。僕雖不賢。猶若師也。師可狎乎。容甫復摘三百篇疑義叩之。沈面赤不能答。容甫撫掌曰。詩人固如是乎。拂衣大笑。出一座驚忤。不知所爲。

汪已見前。汪鏡口辨好罵。當代盛名之人。聆之者輒掩耳疾走。或規之。應曰。子謂吾善謾罵人乎。人得吾罵亦大難。或言吾罵某某不通者。妾耳彼方苞袁枚輩。吾豈屑罵之哉。

阮芸臺爲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祭酒穀人同座。互論詩詞。吳帽忽墮。阮出句云。吳祭酒脫帽談詩。斯文掃地。吳應聲曰。阮太史居喪觀樂。不孝通天。

阮吳二公
爵里見前

嘉慶某年。翰詹大考。賦題爲正大光明殿。試後有部郎數入小集。偶論及此題之難。而忘其韻脚。方俯首凝思。龔璣人適在座。曰。吾當憶之。俄頃則曰。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八字耳。

龔公爵
里見前

道咸間。許雲巖以侍郎督學廣東。改授漕督。道出長沙。邑令某主供應。爲營辦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糟。許作詩譏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麩部。漫勞明府作糟邱。

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是馬牛。聞說頭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釭州。蓋兵部尚書爲漕督兼銜。某令將由長沙遷武岡州牧也。

許名北椿湖
北雲夢人

胡潤芝撫鄂時。候補知府續立人者。充保甲總局會辦。爲政嚴厲。一日出門。其肩輿中忽揭一聯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上句用貂不足狗尾續。下句用豕人立而啼也。續大怒。告之胡。胡亦以此風萬不可長。札飭首府縣嚴拿重懲。越日。續又謁胡。胡一見卽拱手道歉。謂此聯乃某所戲撰者。彼有此美才。而令沈淪於下。是吾過也。已令其入幕爲上賓矣。蓋胡愛其語雋。以物色得之也。續乃不敢贅一辭。

胡公爵
里見前

王壬甫主講尊經書院。資陽某生解經釋陽字義曰。陽與多通。王批云。陽與多通。則資陽可作資多。資多有此人才。不可陽得矣。

王公已見前

曾滌生於攻克金陵時。據諸將之言。謂洪福瑱已死於亂軍中。頃之餘股竄入湖州。左季高諜知福瑱在內。會李少荃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曾疑浙帥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詞氣激昂。亦詆曾甚力。未幾福瑱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

曾左李三公爵里見前

蔡乃煌任滬道時。陳伯平任蘇撫。蔡恃樞眷輕陳。陳不平。適因某事下札嚴詰。蔡怒。亦騰書醜詆。以陳嗜阿芙蓉。又喜鬪雀牌。故書

中有又八圈之麻雀橫一榻之烏煙等語。陳益不堪。嚴章參劾。事下江督端方查辦。故事督撫參劾司道無查辦者。陳以樞府袒蔡。氣厥遂死。案亦漸消。當端氏奉查辦命時。語幕府此事可作燈虎射四書一句。幕府不解。所謂端徐笑曰。厄於陳蔡之間耳。

蔡陳端爵里已見前

王壬甫以晚傷黷鼠千鈞弩一聯挽陳伯平。蔡聞而恨之。然無如何也。適王之戚某以謀事來滬。上謁蔡。乃煌並贈以湘綺樓詩文集。蔡即見之。詢某曰。王某是令戚耶。醜詆其詩文。呼僕片片裂之。置火盆中。付之一炬。

王公聯語見傷逝門

假譎第二十七

新世說假譎

洪承疇晚年謝事。獨居侘條。有同鄉士人往謁。洪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洪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四壁皆珠簾繡幕。華燈輝熠。庭列盛筵。肴酒備陳。洪延士人首坐。陪席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續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命酒數行。洪起告辭。士人送出。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行李蕭然。破壁頽垣。蟲聲間作也。洪蓋久蓄將略。無所施爲。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

洪已見前

諸乾一與董蒼水。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卽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吳梅村在座。連遣人覓女郎倩扶。不可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

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豔射人。若薄雲籠月。人皆却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

諸名嗣鄧江南青浦人
辛丑進士董吳已見前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爲雅人深致也。何義門曾跋讀書敏求記後云。絳雲樓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餘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旣成。局之篋中。出入必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旣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黃金翠裘賂其侍書小史。啓局得之。豫置善書者數十餘密室。半宵寫成。

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爲竹垞所詭得，甚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朱公爵里見前。錢名曾江蘇人。牧齋族孫也。藏書於述古齋甚多。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爲癡，且以統袴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桑林中。捕者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火搜林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卽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脫於難。

侯名性，河南商邱人。兩兄大司徒恂、大司成恪，蚤貴。兄子方鎮，方夏、方岳、方嚴、方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輔之。和雅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爲貴介驕蹇之態。獨好飲酒，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交游，意泊如也。

高澹人鬻字爲生。納蘭太傅薦入內廷。聖祖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高同禁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高性巧譎。遇事先意承志。皆愜帝心。一日帝獵中馬蹶。帝不懌。高聞之。乃故以瀝泥污其衣履。趨入侍側。帝怪問之。高曰。臣適落馬墮積澹中。衣未及浣也。帝大笑曰。汝輩南人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

高公爵里見前

高澹人以文學結主知。無論何書。聖祖偶詢及。高輒能對大意。益得異寵。帝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其實高以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以出。以是內廷隱祕事。皆得聞。或覘知。帝方閱某書。卽抽某

書翻閱故能對答如流也。

高初因明珠進後置身勢要明轉向之訪消息及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高踏步入門若勿知久之延明相國入語良久始出其餘則請俟異日蓋聯歡內侍之效也。

田文鏡以吏員出身素惡科目撫河南時一疏劾甲科牧令數十人王士俊適選祥符令庭參曰田問出身王攢眉囁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有意刺己益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則咨嗟太息幕友獻計謂詳請免除河南鹽地稅雖罷官尙可得名田果疏劾時楊文乾方爲布政使司譎詞請於田曰王某請免稅欲邀譽耳公劾免之轉以成孺子之名也盡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王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王乃代其任。

田已見前王字未詳
平越人楊字未詳

袁簡齋性喜滑稽。黃廷桂督兩江時，袁為屬吏。黃本惡儒者，謂袁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袁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袁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袁乃研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以意增。水旁須臾而就。黃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副其實也。

袁公爵里見前

鄭板橋工書，自創一格。齋商某乞書，願以百金為壽。公性傲，固不可以利動者，唾棄不顧。某亦無如何。公生平酷嗜狗肉，一日出城游，薄暮歸，忽覺狗肉香，蹤其所在，則見竹籬茅舍，柴扉半掩，因徑入焉。主人方訝不速之客至，公曰：余板橋鄭某是也。適聞狗肉香。

新世說 假譎

不覺信足而入。唐突之罪。自知不免。還乞鄭靈之鼎。許我一嘗異味。主人大喜。曰。久耳鴻名。邀恐不至。今乃賜光。幸已揖讓入室。公據案大嚼。撫腹呼飽而止。主人導入書齋。茗話四壁。懸名人書畫。案上琳琅滿軸。紙墨橫陳。知主人亦精於書者。謂曰。飫君佳饌。請酬以書。主人笑領之。公援筆狂書。腕頽始去。一日。公偶至某商處。見所懸條幅。皆曩在城外某處書者。大驚質商。商具以告。並出一僕曰。先生識此人乎。公視之愕然。蓋卽當日狗肉主人也。

鄭公爵里見前

畢秋帆撫陔時。喜搜集秦漢碑碣。值生辰。某令特獻古甌十數。方爲壽。并將甌名搦出。裝成冊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喜。出勞其僕曰。我生日。惟爾主所贈。特風雅。甚荷厚意。然未免勞苦矣。僕遽應。

曰。然。卽。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倣。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著。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之。術。一。一。言。之。不。稍。諱。畢。面。頰。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人。皆。匿。笑。

畢公爵里見前

道咸間。錢子明饒於貲。好藏古器。嘗以巨鎚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恆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攜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至今。聞君精於鑒古。特請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

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織爲文綿。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物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三千金爲贈。否則亦以數縑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腊。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三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僞物。盍減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旣得。視爲至寶。終亦不敢入火。

錢名未詳。江西南昌人。後有洩其謀者。蓋同好者。因其言甚誇。故僞造是物以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

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

園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借以飾觀。曾未寓目。同邑某於郡中。覓得鈔本書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卻其書。某窘商於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者。問某須價幾何。曰得五百金足矣。全曰。然則當售千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尚有百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一觀。後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將書去。並授以言。且曰。如我教。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佯詫曰。此籍何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問也。全曰。速與議價。遲恐爲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相國懸萬金求之。不可得。不意今入賈人之手。因於架上取四庫書目提要。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

予費金鉅萬。藏書充棟。恰愧無祕本。今始得矣。末幾某往取書。詹問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爲其子弟所竊。昨已有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詹曰。旣不欲售。何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解矣。時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也。詹令某卽往商。價固無論。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勸詹給之。詹旣得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詹遂祕之。其謀終不洩。

聞四庫書目提要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之書
嵌鈔本名僞撰提要仿原樣鐫頁以易之耳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翁視之。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

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玩賞。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熏染硬紙而成者。衆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棄之。

翁公爵里見前

張香濤於光緒中。以鄂督入覲。偶游海王村。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爲陶製者。形旣奇詭。色亦斑斕。映以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爲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張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人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張難

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昇回命工搨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家僞飾以欺人者也

張公爵里見前

端午橋性詼詭好嘲弄人上海某中書者發起一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提倡端正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督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頽喪予不少一行作吏茲事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法均未涉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髣髴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

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笑曰。足下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語已大笑。呼茶送客矣。

端公爵里見前

袁世凱自遷居三海。卽密謀帝制。每庖人烹魚。袁命姬妾收藏鱗片之較大者。云以製藥。後創浴池於居仁堂側。入浴後。從者刷池。輒見巨鱗數片。雜垢膩皮屑中。相傳以爲真龍。其變詐皆此類也。

袁已見前

黜免第二十八

清初入關。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慄。奏稱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

逢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二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雍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譟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嗚呼。專制國君主之淫威。固非口舌所得爭者矣。

孔字未詳山
東曲阜人

趙秋谷倚才傲物。人多憾之。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六鴻據實彈劾。先是洪太學昉思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演之稱善。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得纏頭無數。班主語洪曰。賴君新製。獲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卽演是

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咸集，而忘是日爲忌辰。黃之彈章旣上，得旨下刑部獄。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趙其最著者也。京師有詩詠其事，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蕙苾明珠謗偶然之句。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

趙公爵里見前。洪名昇，浙江錢塘人。京師有詩三首詠其事。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迴絕傳，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伶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

彭古愚抗疏敢言。直聲震朝野。康熙三十三年。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

彭名鵬。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授三河知縣。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二十八年行取。授給事中。建議甚多。累官至廣西巡撫。

郭華野爲御史時。嚴劾河督靳輔。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頊齡等。皆罷免之。靳高陳王皆號稱名人。郭公痛詆之。論者或謂少過。然帝旣不以爲非。用作敢言之氣。而爲所劾者。亦未嘗以一眚掩大德也。

郭公爵里見前

郭華野之劾明珠也。徐健菴實陰風之。明珠旣罷相。其黨徧布中

外欲殺健菴兄弟以洩憤。於是江督傅臘塔劾立齋子姪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立齋具疏力辯求去。帝許之。即日辭朝。舟過臨清。關吏大索。雖醬瓿之屬皆發視。僅得圖書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嘖嘖歎清官不置。

徐健菴立齋二
公爵里見前

張敬菴撫江寧。夙重陳滄洲。事無鉅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張有隙。益忌陳。密奏陳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錮。陳於鎮江。初陳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陳曰。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之。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旨來京修書云。

張陳二公
爵里見前

張硯齋於世宗賓天時奉遺詔配享太廟乾隆十四年堅請致仕。召見時奏及配享事謂上年奉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之諭。恐身後難邀異數。外間亦有此論。免冠叩首請帝一言以爲券。帝問外間議論爲誰。公對史貽直卽有此論。帝知公素與史公不洽。遂允特頒諭旨。並賜詩以安其心。翼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特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齋摺奏謝。未親詣宮門。帝不懌。將傳旨詰問。次日公早至。帝疑軍機處有洩漏者。屢降旨切責。下廷臣議奏。且曰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乎。廷議以公大不敬。請奪爵。

職留京待罪。公具疏引罪。有旨削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

張公爵里見前。家居六年而卒。壽八十有四。既卒。仍得與侑享之典。聖主優老。成全國體。可謂恩禮始終矣。

李穆堂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至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會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束於例。乃取夾帶中姓名。廣託九卿。有吳江王藻者。尙無舉主。浼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跪謝。允薦。乃已。語聞。坐妄舉。鐫二級。

李公爵里見前。

張得天以刑部尙書爲撫定苗疆大臣。久無功。八月。高宗卽位。命張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之。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

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張照亦預議。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諭旨。轉告哈元生。殊屬乖謬。可諭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立意阻撓。詔落職逮問。論死。特旨原之。命直武英殿修書。

張公爵里見前後
仍擢刑部尚書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稿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筆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嬾鳴高。何以爲庶僚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

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爲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卽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世臣字未詳滿洲人

嘉慶丁卯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皆具摺陳賀。提督仙鶴齡摺中乃用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帝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機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仙字未詳滿洲人爲湖南提督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妃取而裂之。翌晨遣出。然亦不加以他罪也。

妃名未詳

林少穆總督兩廣。以焚英吉利鴉片事。爲忌者所中。卒不安其位。而議戍道出陝西。門下士某迎謁之。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

林公爵里見前

寶竹坡爲侍御時。與張香濤。張幼樵。陳伯潛。盛伯熙。齊名。抗疏敢言。京師目爲清流黨。後因張幼樵失敗於馬江。名流氣沮。寶時爲浙江督學。娶江山船妓女。復上疏自劾狎妓曠職。部議奪官。歸京後。往來西山。以詩酒自娛。灑然有遺世之念。嘗有句云。微臣好色誠天性。祇愛風流不愛官。其侘傺可想。

寶公爵里見前當時有詠其事者盛傳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句

閣丹初以光緒辛巳與張香濤同被召命掌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旋入樞府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係論者謂慈禧太后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閣吝不與款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閣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閣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尚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爲尚書則又進福錕於閣閣亦器其才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福旣同得志遂朋比而傾閣所以齟齬者備至閣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

閣公爵里見前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駭然莫喻其故此時閣雖管部而權力已大遜爲尚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被疆臣劾罷二李皆一時廉吏爲閣所舉閣方在告遽奏辨贛

陝兩撫之誣請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及其卒也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焉

翁叔平之去官言人人殊其實甲午戰後慈眷尙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間是年九月間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排雲殿綵柵以萬壽期近也翁持不可內務府大臣希后旨遽撥百萬與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見內府大臣時尙申申詈翁不置也未幾翁竟開缺或謂爲剛毅所齷康有爲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原因實在於此

翁公爵里見前頤和園一綵柵之價何致需百萬之鉅緣排雲殿爲頤和園內最宏廓之處殿前方廣數十丈以四大柱支柵上用金線織成之綴雜奇花異卉珍禽奇獸四周以金玉壽字相間絡繫卽從實報銷亦須三四十萬宮中興作以三成到工爲正例此柵尤爲實用實銷清季宮闈之豪侈實出人想像之外然翁素恂謹宦京多年何以鋒銑暴露如此蓋亦有激而然

甲午之役常熟主戰合肥主和其事世人之所知也戰敗乞和常熟派人頗以喪師失律咎合肥合肥派人謂戰敗乞和由於海軍戰敗由於籌備未周連年海軍經費竭大半助修頤和園事實本係如此常熟無以難之自是心中恆不直慈禧所爲其門人若文芸閣之徒又愆愆之是以有此急激之舉一念之萌幾致殺身然其心事則昭然可揭日月也

光緒末年瞿子玖方罷職岑雲階亦謝病張香濤與袁慰亭新入軍機事事推袁專主首席軍機慶親王奕劻亦言聽計從張以無事日集名流以詩鐘自娛一日爲詩鐘之會袁與慶均在座張特拈蛟斷二字有粵人蔡乃煌者以湘省道員挾金入都希大用於末座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戾謀杜斷兩賢同下句指袁張交驩上句卽影射瞿岑也慶袁張皆大悅卽日擢放蘇松太道云

蔡已見前後以忤載澤去職民國國成立蔡復來京希起用袁氏鄙其爲人頗不理之一日蔡復集客爲詩鐘拈申鑑二字客曰今時未必能申鑿往事真堪作鑑龜蔡失色不語翌日襍被出都覆觀兩事誠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

楊蓮甫既死。朝旨命端方署直督。端自負才略。出語尖刻。戲侮屬僚。屬僚恨之。會慈禧奉安。隆裕后扈行。端沿途遣人拍照。又藉陵寢樹木。安設電線。屬僚囑李國杰嚴摺參之。以廷議落職。端家居。意甚不懌。有某朝士獻詩爲之開脫。詩云。高廟何曾盜玉環。長陵坏土穩如山。漢家若用張廷尉。定把無名法令刪。端得詩大喜。立贈重金。

端楊二公爵里均見前

袁世凱在軍機時。專擅政權。醇親王載灃。後入軍機。幾如伴食中書。袁亦不甚禮之。載灃滋不悅。未幾。德宗晏駕。慈禧亦崩。宣統帝入承大統。廷議以載灃監國。袁見局勢忽變。遂以足疾請假。大喪尚未告竣。詔袁回籍養病。當袁鼎盛時。內而親貴。及各部尙侍。外

而各省督撫幾無不如蟻附羶。洎一朝罷免，恐尙有不測之禍。前門登車時，自嚴修楊度外，無敢送者。世態炎涼，亦可慨矣。

袁已見前 嚴字範，蘇直隸人。時爲學部侍郎。楊已見前。

儉嗇第二十九

王子雍祭墓不用牲牢，嘗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王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爲太儉。日後子孫儕於庶人，則易於措辦。若教氏之鬼，可不至餒而。

王名熙，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子諡文靖。

湯潛菴爲蘇州巡撫時，夫人及諸公子皆衣韋布。行李蕭然。夏日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歟？市者

僕曰公子公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以爲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欲啖雞便當歸去焉有士不能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並答其僕而遣之

湯公爵里見前康熙二十二年授蘇州巡撫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

于北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趨人買蘿蔔數石或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直隸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袖錢數十文食宿投旅舍未嘗煩驛遞行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數把江南人至呼爲于青菜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煎之卒之日寮吏入哭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鞞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斛鹽

鼓數盜而已。

于公爵里見前

趙慎旃嘗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就養官署寄家書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所用僅白金五十耳。

趙公爵里見前

張敬菴歷官二十餘年所至以節儉率屬撫閩時官廨帷幕皆錦繡悉命撤去奢侈之風爲之一變。

張公爵里見前

朱可亭撫浙除供億減儀從食糲衣粗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宴會止五簋俱有常品人呼爲朱公席偶出行見一婦盛妝問其夫爲賣菜者命入署使人導之至廚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女

奴雜作婦莫之辨。指示之曰：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

朱公爵里見前

汪周士性極儉約。有質庫在茗溪雲間。徒步往來。按行執事。人有衣美服者。聞汪至。必敝素而出。烟黨具常饌。欣然一飽。或設盛筵。則不樂。嘗曰：財當爲有用。徒侈衣食。是委諸壑也。

汪名文桂。桐鄉人。康熙戊子己丑間。邑中旱澇相繼。設粥廠立藥局。全活甚衆。丙午被水災。首倡振濟。以食飢民。蓋一鄉之善也。士

先農壇在京師永定門內之西。周六里。繚以垣。歲三月。帝率王公九卿躬耕。舊制設綵棚於田。高宗頗崇儉德。乾隆戊寅。上諭藉畝所重。勸農。黛耜青箱。畚鍤蓑笠。咸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設棚懸綵。

新陳修陳 容矯邵 少滋以

木屑之意焉。

陳公爵里見前

朱石君崖岸峻絕。一介不取。歷官中外。無敢以苞苴進者。及陟正卿。清貧若寒素。某歲新年。值大雪。往賀裘文達。公曰。修裘見其所衣。爲棉袍褂。乃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某欲效古人。以絺袍贈君。卽呼僕入內。取貂裘一襲奉之。公辭謝曰。良友多情。固所深感。然朱某固一介不取。生平未嘗失節。且貂裘亦僅壯觀。若云禦寒。則已著重棉矣。君不見道旁雪中。尙有多數赤身僵臥者乎。裘急謝過。呼僕持貂裘付質。以質價購棉衣數十襲。至市給貧民。

朱公爵公見前

劉繩菴官工部侍郎歸。買宅僅數楹。自後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

襪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吾不敢褻朝章也。王侍郎蘭泉爲樞曹時。嘗以要事繕疏稿。夜半詣公。公起燃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得白棗十餘枚。侑酒。其清儉類此。

劉公爵里見前。居海淀。賜園每退朝。寂不聞聲。同人覘之。則方飯脫粟已手一編。兀坐器具。桷略蕭然。如布衣時。

王書城操守廉潔。屢歷臚仕。貧如故。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入內進餐。惟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飢而已。履親王與之善。嘗傾助之。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

王名安國。江蘇高郵人。雍正二年會試第一。以一甲第二人。賜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吏部尚書。管工部事。自巡撫入爲尚書。起居服御。猶寒素。自公退。食榻禿。管點竄丹黃。矻矻著述。專以經學訓子孫。不雜世事。中年喪偶。無姬侍。門館寂然。子念孫最有

名於
時

董益甫強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董力矯之。務爲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保以春酒召董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勒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懽。風尚爲之一變。

董公爵
里見前

乾隆末。和珅當國。窮極奢侈。翰苑部曹多效所爲。衣褂袍褶爭妍鬪奇。其悃悞無華者。皆視爲異物。惟劉石菴做衣惡服。周旋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禮貌。無一相宜。乃能備位政府。不致墮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可憬然矣。

劉公爵
里見前

湯敦甫性質樸。悃悞無華。官詞林時。寓光明殿左廊房。爲童子師。

及任祭酒。尚居地安門外文昌宮。後躋卿貳。不蓄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有飾。故問何物。答以寶石。曰。寶當藏之於心。不在冠也。

湯公爵里見先

曾滌生承其祖竹岡公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之八字家訓。治家力崇節儉。駐師安慶時。歐陽夫人及其家婦劉氏在署中。每夜同紡棉紗。以四兩爲率。二鼓後卽止。一夜不覺至三更。長子劼剛已就寢矣。歐陽夫人謂劉氏曰。今爲汝說一笑話。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婦紡至夜深者。子怒詈。謂紡車聲聒耳不得眠。欲捶碎之。父在房應聲曰。吾兒可將汝母紡車一併捶之爲妙。翌日早餐。公爲笑述之。坐中無不噴飯。

曾公爵里見前時有鄧伯昭孝廉者性古執在江達川方伯幕中聞之贊歎謂可以破除官場家人驕惰之習力勸方伯製紡車強其夫人效之終日不能成一紗人笑以爲迂

彭雪琴力崇儉樸偶微服出布衣草履狀如村夫子巡閱長江時每赴營官處營官急將廳事陳設之古玩及華煥之鋪陳一律撤去始敢迎入副將某以千金購玉鐘聞公至捧而趨砰然墮地公見之微笑曰惜哉副將悚伏不敢仰視嘗飯友人處見珍饌輒蹙額終席不下箸惟嗜辣椒及豆醬有人謁之於西湖退省菴公衣繭綢袍加羊皮外褂已裂數處冠纓作黃色室中除筆硯外惟竹簾二事久之命飯園蔬數種中置肉一盤而已

彭公爵里見前

閻丹初性喜儉樸撫山西時躬御布袍所著鞞下緞上布其夫人

紡績於大堂之後。僚屬詣謁者。惟聞爇閣旁機聲軋軋而已。冬月衣緼絮袍。出示僚屬曰。此中之絮。內人所手彈也。

閻公爵里見前。將至山西。語其戚某曰。宜多攜搭連布。此布至粗且厚。抵任首製以爲袍褂。屬員有用綢緞者。輒斥之。謂方今軍書旁午。汝輩何尚奢侈。審如此者。必多財可捐資充軍餉。屬員等乃皆以搭連布爲袍褂。戚所攜布且盡。價大漲。有知縣某新到省。徧假華貴之衣。及佩物服。以入見公。責其奢。對曰。卑職初到。購此種衣物。價甚廉。購搭連布。價乃倍之。實無多金。以購彼故服。此入見。雖被參劾。亦不敢避。公慚不復語。自後雖有著綢緞者。亦不窮詰矣。

衛靜瀾撫浙。以節儉著稱。其便服多補綴痕。蓄一羊裘。鞞矣。衣以見客。不易也。夜於簽押房閱文牘。案僅竹燈檠。熒熒如豆。嘗召客晚餐。肴三簋。客出。方呼燈送。僕以無燭對。客逡巡去。一日。其僕購燒餅油條二大拌。幕僚問之。則曰。今爲夫人誕辰也。

衛名榮光

汰侈第三十

吳三桂奢侈無度。後宮之選。殆及千人。公暇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流讌會。酒酣。三桂擲笛。宮人以次高唱入雲。旋呼頒賞。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相率攘取。三桂輒顧之以爲樂。

吳已見前。吳又輕財。結客寧都會。應遴於吳。有恩其子。傳燦游滇。吳以十四萬金贈行。巡撫袁懋功內召。饋以十萬金。李天洛予告。亦以三萬金爲贐。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

顧威明之曾祖。明時官少。參富而好禮。曾出十萬金。置義田四萬八千餘畝。合郡皆食其德。事聞於朝。命復其家。再傳以後。家漸落。至威明已。饘粥不給矣。朝廷忽下所司。盡還其產。威明性喜博。又酷好劇。以賽人驟擁多金。遂聘四方伶人。演湯臨川牡丹亭記。有一伶工飾杜麗娘。已蓄鬚矣。進曰。俗語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不

乃從命。威明撫掌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數之，削鬚四十餘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其家。

顧名未詳。江蘇松江人。後不四五年以逋賦爲縣官所拘，縊死於獄，而四萬八千餘畝之田不可考矣。

景三岳豐於財，嘗出重資爲人排大難，人呼爲景三俠先生。其子亭北，性亦磊落，不拘小節，嘗集畫舫數十，招詩人酒徒劍客，遨遊禾中之鴛鴦湖，故通音律，方鬪飲，援笛作數弄，聲高入雲。有奴曰青援，最矯捷，酒酣耳熱，起射林薄間，命青援取箭爲樂。赴友難，白晝刃人都市中，散萬金如流水，難得紓，家業如洗，猶自侈以爲豪。

景名邦，鼎浙江仁和人。亭北名星，杓布衣。

尚之信酣酒嗜殺，壺罇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牛飲，醉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

者雖寵僕豔姬亦癩瘡滿體焉。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鬪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癩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豕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者爲把竿之戲。二竿長大以篋篋爲之。繫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親笑爲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墮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尚封俺達公平南王可喜之長子也

耿精忠初開靖南王府於粵東。門前兩獅必用玉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楊自西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煩。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艦。

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惟俯首隱忍而已。

楊名雍。建浙江人。未幾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後其府已開將軍第。而猗獮列峙於門者。猶是楊令經營之石也。

順康之時。海內富室。以季姓爲最。季氏居季家市。族人三百餘家。皆有複道門戶。可通。每夜擊柝巡行者。至六十餘人。蓄女樂兩部。服飾至值百萬。滄葦侍御。以藏書著清初者。卽其族也。

季氏江蘇泰興人。滄葦名振宜。

亢氏籍山西。相傳李自成西奔時。所攜資重。皆棄之山西。盡爲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長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卽能演之。器用衣飾。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

山西至今談富室猶推亢氏爲巨擘云

京師祝氏業米起家。康雍之時富逾王侯。其巨屋千間。園亭瓌麗。游十日不能竟。

現今京北祝氏尚多富人。米市胡同疑卽其遺址也。

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乾隆帝嘗駐蹕其家。進奉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於輿僮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

郝氏未幾卽中落。然變置器皿爲值猶數百萬云。

陝西尉遲氏積資無算。鑄銀如甄式。以四健兒舁之。不能動也。散置牆陰。不加檢點。所居儼然城郭。有四門。不時啓閉。藉防寇盜。仰給於其家者人數萬。皆自稱奴隸。

尉遲氏爲尉遲敬德之後。

王賈望撫浙時。奢淫無度。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傳言。燂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剗一鬣。烹以獻。驢剗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卽止。其食鴨也。必食填鴨。填鴨者。飼鴨不使鴨動。法以鴨入瓦罈中。以泥封之。使鴨頸伸於罈外。用脂和飯飼之。罈底留孔。遺糞。六七日。卽肥大可食。美嫩異常。王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熬湯。煮腐以獻之。寵妾甚多。籍沒時。篋有四足禪。繡字於上。曰鴛鴦禪云。

王以資郎起家。累官至浙江巡撫。丁艱。以督辦海塘奪情視事。又不遺眷。回籍三保督閩。惡其蔑倫。密疏劾之。王因獲罪。伏誅。

查小山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以三髒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資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贗參半。要以物聚。

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弄。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落。一日取所藏硯資千金。徧歷歌臺舞榭。金盡矣。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爲第一人。復縱聲狂笑不止。查敬禮名士。聞張船山太守詩名。延爲上客。張醉後時詈之。不以爲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爲潤筆資。

查名有圻。浙江海寧人。稱其名。或有不知。小山則中國皆知。三標子則外國靡不知也。

乾嘉盛時。鹽綱徧天下。而以揚州爲總匯之區。業鹺者競尙奢靡。凡宮室飲食衣服輿馬之所費。輒數十萬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備十數席。臨食。夫婦並坐堂上。侍者置席於前。茶麪葷素等。凡不食者。輒對之搖首。侍者審色。則更易他席。有好馬者。蓄馬數百。每

馬日費數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入。五花燦著，觀者目炫。有好蘭者，自門以至內室，置蘭殆遍。一盆或至數十金，或以木作裸體婦人，動以機關，裝烟遞茶。座客往往爲之驚避。至其所延之賓客，所蓄之奴僕，支給月俸，初不爲厚，乃不數年而悉致小康者，則以每一奉命採辦貨物，沾漑甚多。且凡隸門籍者，主人必次第使之，不令向隅也。

其先以安麓村爲最盛。後起之家，則更奇矣。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使門下客以金盡買金葉，載至鎮江金山寺塔上，向颺之。頃刻而散，沿綠草樹間，不可復收。又有以三千金盡買蘇州不倒翁，傾於水中，水道爲之塞者，有喜美貌者，自司閨，以至竈婢，皆選十數，齡清秀之男女，或反之，而盡用奇醜者。自鏡之以爲不稱毀其面，以醬塗之。有好大者，以銅爲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時爭奇鬪異，不可勝計。

黃均太爲兩淮八大鹽商之冠。晨起餌燕窩，進參湯，更食雞卵二

枚。一日無事。繙閱簿記。見卵二枚。下注每枚紋銀一兩。黃詫曰。卵
值卽昂。未必如此之巨。呼庖人至。責以浮冒。庖人曰。每日所進之
雞卵。非市上購者可比。每枚一兩。價猶未昂。主人不信。請別易一
人。試嘗其味。言畢告退。黃遂擇一人充之。其味迥異於昔。一易再
易。仍如是。意不懌。仍命舊庖人服役。翌日。以雞卵進。味如初。因問
曰。汝果操何術。而使味美若此。庖人曰。小人家中畜母雞百頭。所
飼之食。皆參朮耆棗等。研末摻入。其味故若是之美。主人試使人
至。小人家中一觀。卽知真僞。黃遣人往驗。果然。由是復重用之。

黃之名字未詳
均太其商號也

汪太太當高宗幸揚時。與淮之鹽商先數月。在北城外擇荒地數
百畝。仿杭之西湖風景。建築亭臺園榭。以供御覽。惟中少一池。太

太獨出十數萬金。夜積工匠鑿之。池成而翌日駕至。高宗大讚賞。賜珍物無算。由是太太之名益著。門下多食客。有求於太太者。咸如願以償。嘗演劇自遣。賞賜伶人甚鉅。

汪太太者鹽商石公之妻也。石公既歿。內外各事歸其主持。故人稱爲汪太太。

和珅貪黷枉法。僭侈踰制。世多知之。相傳和每日早起。屑珠爲粉。作晨餐。餌珠後。心竅開朗。諸事了了。凡已舊及穿孔者。屏不服。卽服之亦無效。珠價極昂。一粒二萬金。次者萬金。

時有吳縣珠賈石某。專司其事。牟利甚厚。藏珠之法。搓赤金箔爲丸。裹以綿。襲以錦。囊貯以精美小篋。海上採珠者。日涉風濤。得美珠必投石。石裝潢之以時獻和。

高谷蘭嫁女於張得天。新婚廟見後。循例視庖。張父語之曰。廚下諸人執事尙勤否。曰甚勤。然未免太勞。卽如執爨一役。傳薪必再

四翁曰。媳家不如是乎。曰。媳家止架薪於陘。將熄則以膏沃之。其奩贈甚豐。卽圖章亦一千具。玉石晶瓷咸備。他物稱是。一日張赴座師家祝壽。帽珠爲人竊。父性嚴。慮有呵責。乃謀諸婦。婦云。珠本二顆。每顆三千金。一裝君帽。一綴余幘。無辨也。張大喜。然苦珠祇一穴。命婢以錐穿之。不入。擊以石。珠裂爲二矣。歲餘舉一子。谷蘭貽外孫者。有正龍頭刻絲衲百幅。婢媪卽以此供兒溺焉。

高名未詳。澹人之子也。與陸雙柑善。陸薦一客往高方內。值旬餘不見。供給至豐。一日接見。語之曰。有所欲。幸以告。雙柑與我一也。客乃請曰。願効力門下。高呼紀綱來。囑之。則對曰。府中事。事有主者。惟近畿蘆臺一帶。逋租已及三萬。無暇料理。但瑣甚。無以爲也。高俯仰久之。語客曰。敬以奉煩。可乎。客曰。幸甚。乃檢點而往。客頗練事。往索月餘。得五千金。造冊篋金歸。又候之。旬餘復得見。奉冊呈金。方將陳說。高略一勞苦。初不省視。擲蹙久之。客曰。此後當漸有生色。高搖首曰。何可再也。重勞長者。殊深惶悚。卽以五千金爲壽。幸勿嫌也。客拜賜而歸。小康矣。高一身揮霍。及沒。張挽以詩云。文人承世寵。弱冠紫宸前。性命杯中酒。

生平語外禪會揮萬鎰盡不着一絲牽誰最傷知己
詩人孟浩然浩然以況雙柑紀實也子孫漸中落

嘉慶時兩淮鹽政以阿克當阿爲尤侈任淮鹺至十餘年人稱爲
阿財神過客之酬應至少無減五百金者阿所藏書籍字畫值三
十萬金金玉珠玩值二三十萬花卉食品几案值十萬衣裘車馬
直三十萬僮僕以百計幕友以數十計每食必方丈非國忌鮮不
演劇卽鼻煙壺一種亦有三百餘枚無百金以內物紛紅駭綠美
不勝收真伽楠朝珠用碧犀翡翠爲配件者每掛必三五千金皆
膩軟如泥潤不留手香聞半里以外司書籍者僕八人隨時裝潢
補訂者又別有人宋元團扇多至二千餘柄每柄值十餘金全唐
文館卽其奏請開設者也吳穀人吳山尊孫淵如黃仲則石琢堂
洪桐生皆爲座上客極一時風雅之樂其飲饌精美他不具論

魚初出必派數小艇張網於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得魚卽投之釜雙漿馳歸至平山堂則正熟與親在焦山烹食者無異也。

阿爲滿洲人仁宗亦眷之派查河派查賑乃竟未能游擢封疆蓋其時政體尚嚴也至道光時則同爲內務府員之鍾雲亭卽

任閩督及魯撫矣

潘士成盛時姬妾數十百人。以一大樓處之。人各一室。窗壁悉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姦。又禁不使下樓。有所需。則婢媪致之。潘別居一室。至夜欲召人侍寢。則按其次第使人召之。潘敗一日。將遣諸妾。則令人樓下呼之曰。某姨。主人召汝。可扃門來。至則潘諭之曰。今不需汝等。汝欲留者。吾仍月給汝金若干。否則給汝四百金。任汝所之。惟不得復上樓。散者十之九。諸姬初不預備。故房中貴重物。纖悉未取也。

潘名德與廣東南海人廣東富室在嘉道之間
首推潘盧伍葉諸家盛時飲食起居倍極豪侈

潘梅溪爲蘇城鉅富與之相埒者惟楓橋汪姓而已嘗謁汪服貂耳毳外褂汪之不識問潘潘告之面有得色汪大恚潘去乃令其僕遍至巨室搜覓且懸重價每一襲償千金一夕而得八襲詰朝折柬招潘飲潘至則八僕立於大門之左所服與潘無異潘慚而退。

潘名未詳江蘇吳縣人

南河某督嘗設宴座客或贊豚肉之美酒闌一客起去見院中豕尸數十枕籍階下異而詢之典廚始知席次所陳之一簋寶集衆豕背肉而成其法閉豚於室屠者持一竿追而撻之豕負痛叫號奔走愈走愈撻力竭而斃急剖背肉寸餘需五十豕方足供一席

之用。蓋其背受撻。以全力護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甘腴無比。餘肉腥惡。失味矣。至烹鵝掌之法。則用鐵籠籠鵝。熾炭其下。旁置醃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醃醬自救。及死。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餘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峯者。選壯健橐駝。縛於柱。以沸湯澆其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峯。一席所需。恆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慘酷。選俊猴。被以錦衣。穴案爲圓孔。納猴首孔中。以刀薙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號極哀。乃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手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數勺而已。他如食一豆腐。製法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恆歷三晝夜。不能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

按治河總督當銅瓦廂河決以前有南北二缺駐山東濟寧者
事簡費絀遠不如南督之繁劇也南督駐江蘇之清江浦以有
歲修費五六百萬金治河官吏常乾沒其十之九驕奢淫佚遂
著稱於道光時即飲食一端已如上述幾有非帝王所可及者
奕經以道光辛丑鴉片之戰率兵南來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
間營帳中器皿珍饈窮極瑰異其幕客鄂某復濫支軍餉費用無
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簾幕壁衣之屬皆以貂狐灰鼠爲之
圍爐飲酒侑以管絃說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風

奕爲滿洲人以協辦大學士揚威將軍帥領蒙古吉林及京師
火器健銳營兵南來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時英人
要索條款不已參贊或請進兵將
軍酒半啓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洪秀全定都南京服用奢侈嘗選珍珠之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
銀絲聯爲帷帳暑日寢其中自能清涼爽健也

或以爲李秀
成所獻也

楊秀清所寢之牀。以玻璃片鑲嵌。中貯水藻。養金魚焉。其餘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則以黃緞爲之。

楊之館前有女傳宣十二人。均朱冠黃帽。有人進謁。悉由傳宣通報。楊之出也。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三十六人。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以託里。數旗旛簇擁如雲。

勝保性豪侈。聲色狗馬。皆酷嗜之。食輒方丈。每肴必二器。食之甘。則曰。以此賜文案某。蓋仿上方之賜食也。

勝嘗帥軍次同州。忽謂文案曰。今午食葑黃甚佳。晚餐時與諸君共嘗之。及就坐。詢非黃則棄其餘。於臨潼矣。大怒立斬庖人。於席前期明晨必得庖人大駭。立策騎往。取往復二百餘里。明晨亟以進。

郭子美以身歷戎行。家資累數百萬。大興土木於長沙。飲食衣服之事。一時無與並者。花園尤極靡麗。鑿一穴室於池中。盛暑不知熱。率姬妾入而消暑。又好博。呼盧喝雉。一擲輒巨萬。好交文士。嘗

以千金貽何子貞。何壽以聯云。古今雙子美。前後兩汾陽。

郭名松林湖南湘潭人
子人漳最有名於時

淮商洪某。同治戊辰仲夏。約客爲消暑會。客至。委婉曲折。約歷十數門。至一院。小山玲瓏。列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數十種。白石琢盆。梓楠爲架。入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帀。窗戶盡懸水紋蝦鬚簾。壁懸董思白雪景山水。及墨搨名人楹聯。下鋪紫黃二竹。互織卍字地氈。左右棕竹椅十六。瓷凳四。瓷榻一。以龍鬚草爲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欄細密。以錫作屨。面嵌玻璃。中蓄綠荇。金魚游泳。可玩。壁皆以紫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空其隙。以通兩夾室。室貯香花。排五輪大扇。典守者運輪轉軸。風自隙入。涼氣襲人。逡巡入苑囿。邱壑連環。臺亭雅麗。處處綴以葡萄之棚。藤蘿之架。

不見天日。於是遶水穿林。前有平池。滿栽芙蕖。紅白相間。緣堤而東。則垂楊無數。別有舫室。渡板橋而入。爲頭亭。爲中艙。爲舵樓。宛然船也。窗以鐵線紗糊之。延入荷香。几椅皆湘妃竹鑲青花瓷。爲之。就船設筵。陳榴荔梨棗蘋婆果哈密瓜之屬。多非淮產。食器皆鐵底哥窯。每客侍以嬾童二。著綠紗衫。一執壺。一供饌。饌則人各一器。常供之。雪燕冰參外。有駝峯鹿筋熊蹯象白諸珍。俄而妓至。妙舞清歌。酒數行。洪命洒雨。則池面龍首四出。環船屋而噴。宴畢。雨止。徐察龍之所在。乃製皮爲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者也。

洪名字未詳。爲淮商巨擘。以助餉百萬賞二品銜。其時尚未有電氣扇及噴水管。運輪轉扇製龍噴雨。亦可謂獨出心裁矣。

英果敏撫皖。蓄女僕甚多。皆年少美風姿者。暇時輒以白銀碎爲

一二錢重之塊。拋擲於地。使婢子與女僕爭攫之。以爲己有。如撲
蜨戲英。顧而樂之。幾日以爲常。

英翰字未詳。果敏
其諡也。滿洲人。

胡雪巖以商致富。驕奢淫泆。居杭城元寶巷。姬妾極多。於所居之
宅。作數長巷。諸妾以次處其中。各占一室。若大內永巷。胡不甚省
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儲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
卽按牌上所鐫之姓名。呼入侍寢。又喜作微服游。過街市。見有姿
色美麗者。卽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身價多寡。不計。且
允與其家人一美事。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無不惟命是聽。而
各省營業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誑騙。無所不至。遂至
於敗。久之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大喜。蓋其

他祕方。皆爲煎劑或丸藥。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但貼於湧泉穴中。其性不經由臟腑。故較他藥爲良。每歲派人挾數萬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

胡名光。塘浙江仁和人。江西候補道。胡旣敗。自知不能再如前。之揮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次等者。令家屬領歸室中。所有亦攜去。所得不亞中人之產。迨將籍沒。乃亟留其最愛者數人。餘皆遺去。所攜已不及前。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疾亟則并所留之姬。亦遺之。遂徒手而出一無所得。

慈禧太后垂簾以後。手握政權數十年。納賄數千萬。一切飲食服御。奢侈絕倫。其用膳無定所。每飯約精饌一百五十品。列成長式。大碗小碟。相間排列。別有二几。置果盤。皆糖蓮子。瓜子。核桃等乾鮮果品。爲餐後隨意掇食之用。米飯以玉田稻米爲之。長及寸。有胭脂碧粳諸名。常膳必備粥。乃至五十餘種。稻梁菽麥。無所不有。

常御之服。爲黃緞袍。上繡粉紅大牡丹花。珠寶滿髻。左垂珠絡。中盤粉紅牡丹。皆以寶石配成。項下披肩。形似魚網。以三千五百粒真珠綴之。粒大如烏卵。圓而且光。手帶珠玉鐲各一。右手三指五指。悉罩金護指。左手兩指。罩玉護指。各長三寸。復帶寶石戒指數枚。鞋亦有珠絡。鑲以各色寶石。其宴外賓時。衣更華美。衣以孔雀毛織成。鳳凰。每一鳳凰口中含珠纓絡一串。約長三寸。略一行動。前後左右。均放異彩冠巾及鞋。都繡鳳凰。

按太后宮中儲藏珠寶之屋有三面木架。由上至下各標名稱。凡三千箱。又有珠鞋一雙。四圍均鑲大珍珠。乃袁世凱督直時所進。獻者綜計購辦及宮門費都凡七十萬金。

蘇子熙駐龍州時。每年七月。召集僧道。設壇建醮。追薦陣亡之從征將士。自爲焚香奠酒。所費輒萬金。又廣交游。凡京朝官之貧有

資望者。歲必以珍品相貽。嘗遣人至暹羅。采置燕窩。大如瓢者。始合格。貯以錦篋。飛遞至京。王公大臣。無不普及。光緒己亥。入都陞見。所贈京朝官之金表。多至三百餘枚。他物稱是。

蘇名元春官
廣西提督

德曉峯喜藏鼻烟壺。多至千餘品。此壺舊以五色玻璃爲之。其後改用套料。有套至四五彩者。雕鏤極精。以壺底題有古月軒字者。爲最著名。後則以美玉寶石水晶象牙瓷黃楊木椰樹等物爲之。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爲上也。德所儲之玻璃壺。多值千金以上。有一最奇者。乃金珀所製。中有一蜘蛛。頭足畢具。

德名馨官至
江西巡撫

程長庚爲京中名伶。一日至某王府演戲。王知其嗜鼻煙。因盡出

所藏分裝各色烟壺使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得聞如許名烟程惡其謾己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盍往臨一評其優劣乎次日王至程以所蓄各種烟列於几烟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類至十數種五光十色紛陳王前笑謂王曰此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程以鬚生著王公大臣家凡堂會戲幾以無程爲缺憾

立豫甫爲京師巨族家有朝珠三百六十餘掛劣者猶值千金平時除國忌外每日易一掛一歲不至重複所蓄古玩值三百萬

立山姓楊漢軍旗人庚子拳匪之亂旣被難聯軍入京家資喪盡寶器大半西去矣

榮祿美風儀有玉人之目衣裳雜佩皆極精好每歲自十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襲無重複者其衣袂內標明號

數。是。可。知。其。多。矣。趨。朝。遇。風。雨。恆。服。四。不。露。褂。不。出。風。毛。價。尤。貴。重。

榮爲軍機領袖慈禧極信任之其寶物遭拳亂亦多散失後益廣收賄賂未幾仍充實如前嗣子某酷好聲色日揮千金不稍惜遂漸中落

民國以來一切飲食衣服多尙西式無所逞其侈靡惟唐少川爲國務總理時曾購地毯二鋪鋪於會議室每鋪白銀五千圓一時傳爲談柄。

唐君爵里見前

新世說卷八

易宗夔撰述

忿狷第三十一

劉伯宗下第甚以爲忿。孫阿匯歎曰：九華奇秀，不入江上名山誌。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感憤。

孫名汧如江
南六合人

汪茗文性卞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爭辯，歸而恚曰：吾奈何與彼同名。

汪公爵
里見前

汪武曹性伉直，嘗與趙秋谷會廣坐中。趙年少負才名，傲睨一世。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公忽大忿，面數其失。趙雖交誼，而氣爲之

奪

汪名份江蘇長洲人爲文辭氣雄邁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以母憂歸居家十年後授編修官至學政

周青士遭亂棄舉子業受塵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手握箕筥斗斛夜則撥亂書讀之有郡丞行署與周鄰以吟誦達旦丞不能寐忿甚遣吏勾攝將扶之有士夫解而免。

周名箕浙江嘉興人其爲詩超儁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翊范路交賞公詩朱竹垞朱一是李麟友皆與公相唱和

馮幼將與周櫟園書云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馮名肇杞浙江會稽人

王仲昭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鬱抑不得行其志日偕友人散

髮袒裸。浮拍糟邱。意極興酣。嘻笑怒罵。不復知人間事。

王名及邑里未詳

翁仲謙性狷介。不與俗諧。家酷貧。值歲儉。不能餬口。終日啜水而已。鄰有招之食者。謝不赴。嘗曰。耐飢易。耐俗子難。惟徐介白顧茂倫餉之。方受。後病卒。茂倫賣古琴殮之。

翁名遜江蘇吳江人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忿火中燒。移家居鄉。未嘗至柴門外。或入郡。或客至。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

宗公已見前

汪魏美甘貧不仕。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食宿無定處。與人

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當道或割俸金爲壽。不得卻忿而埋之。

汪公已見前

劉古塘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地。而名滿天下。諸大府嘗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忿然而行。無能留者。

劉名捷。江南懷寧人。年羹堯撫四川。聘劉以往。初不允。再三請乃與之。偕年議加賦力爭而止。仍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耶。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不辭而歸。

謝梅莊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而坐於堂。命諸生踞以呈卷。謝忿不從。學使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兒何罪。今日爲一領藍衫。屈他日仕宦。窺狗竇。爲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之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

謝名濟世廣西全州人
雍正時諫垣直臣也

朱東臣僑居蘇州之楓橋善畫山水人物尤工荷花得朱巨山秘傳性耿介頗嗜酒嘗有貴介挾重金以索畫朱忿然曰若殆以我爲賈豎耶急揮之去有載酒至者則罄其胸臆奮筆爲之輒淋漓滿幅

朱名棟江
南休寧人

王宜秋有清操善作擘窠書家貧甚不干人嘗以藝應人請然稍不合輒拂衣去一宦家嘗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匾王艷然叱使者曰而主視我爲何等人耶遂不復往

王名諧江
蘇鎮江人

奚鐵生性介僻所作書畫必其人之可與者乃與之錢塘有貴官

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徑至。則貴官猶高臥未起。奚已不怡。及見。命僕持絹素出。索畫。且限期。奚大怒。謾罵之。貴官亦忿。愬於錢塘令。令語奚。宜稍貶。往謝。過。奚堅不肯。令亦素聞奚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

奚已見前

鄧石如身長修髯。遇人落落無款曲。嘗居集賢關。得一鶴。畜諸僧院中。某太守見而愛之。攜以去。石如大怒。立致書索之。卒得還。其書辭絕傲兀。某太守亦不以爲忤。石如有詩云。草漫衙門春復秋。年華如水趁東流。朝朝兩件閒功課。放鶴晴空理釣舟。卽居集賢關時作也。

鄧公已見前

胡莘莊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甚以爲忿。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舉子業。終身不赴試。

胡名香。吳江蘇昆陵人。

龔璣。人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旣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忿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必艷然作色。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女。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晚歲學佛。平居無事。非訪妓。卽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

龔公爵里見前

曾滌。生駐軍祁門。一日忽欲自攻徽州。歐陽匏叟力諫止之。不聽。至徽一戰大敗。退駐休寧。羞忿不肯回營。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

中皇皇莫知爲計。匏叟乃寄書與之論死生之道進退之義。其略云。死有重於泰山。凡欲求死者。必得死所。休寧非死所也。又云。公爲兩江總督。兩江之地皆其地。何者謂之進。何者謂之退。愚謂祁門居萬山之中。况是絕地。不如退至東流。兼顧南北兩峯。亟應捐除忿氣。早回定計。何必以退爲恥乎。此書去後。數日果回營。又十數日。移節東流。而於匏叟之書一字不報。蓋欲自作主張。不以人言爲行止也。

曾公爵里見前 歐陽

名兆熊 湖南湘潭人

琴師張春圃。蘊直而樸野。以彈琴爲都中士大夫所賞。光緒辛巳壬午間。慈禧太后病。將學琴。以自遣。召入寢殿授琴焉。張與闈約。面太后不能聽。必坐彈。始成聲。皆許之。故與太后異室而坐。設琴

七八具。金徽玉軫。窮極富麗。取以彈。皆不中節。太后乃以御用者令彈之。張落指。覺聲甚清越。贊曰。好好。閹人在旁語之曰。好好。自爲之。異日可得一官供職於內府。不患不富貴也。張忿然曰。吾豈希冀此齷齪富貴哉。拂袖而出。竟絕迹再不往。

張名未詳。嘗應肅王招。受月俸。彈琴於其邸。恆晨往而夕返。一日。王以雨止。其勿歸。張出言有所忤。王逐之。怡然也。張有女。兄亦善琴。以孀居。就養於張。

崔聘臣精疇人家言。光緒時。嘗於京師大學堂。南京高等學堂。教授算學。負時名。溥玉岑以江蘇學政任滿回京。特疏保荐。崔至都。由總署命題試之。閱卷者爲席某。席謂崔造詣精深。時張樵野方爲總署堂官。雅重崔名。遣人示意。欲羅而致之門下。崔大忿曰。何物儻荒。乃欲我師事之耶。張怒。遂黜之。

崔名朝慶靜海人溥
名良滿洲人張見前

張香濤督鄂時見客不以次微特上謁之客屢謁不能見甚至函電紛馳所招來之入亦攜襪被於官廳兼旬而月名刺不能上達一日任紹國自奉天來持奉督某介紹函進謁在官廳坐候數小時任已不耐旋有一外人來投刺俄頃即傳見任乃大怒拳擊几上茶碗碎又以几撞窗上玻璃紛紛墮地口中痛詆張之洞媚外張亦無如何命沈孟南婉辭謝任任始拂衣而出

任字未詳湖南長沙人
沈孟南任之座師也

唐少川以盡力於南北調停爲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初在南京本與民黨約定以王鐵山爲直隸都督袁世凱堅執不允唐以內閣不能舉責任之實忿恨非常逕乘火車至天津始上辭職書時

教育部長蔡鶴卿。農林部長宋漁父。司法部長王亮疇。工商部長王儒堂。亦聯帶去職。終袁之世。民黨尠入閣者。於是帝制之念。油然而生。

唐君已見前 王名芝祥北通縣人 蔡名元培浙江山陰人
宋公已見前 王亮疇名寵惠廣東人 王儒堂已見前

讒險第三十二

湯潛菴撫吳。窘辱明珠家。隸隸慚沮而去。歸訴之珠。珠謀所以傾陷者。甚至。而公聲績甚偉。聖祖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等公輔導皇太子。帝然之。授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哀留。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入朝。溫諭褒其廉。時余國棟已爲

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以告明珠曰。曩議皆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畢講。東宮入侍。帝問所肄。具以聞。帝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之象。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帝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慎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無死法。且所言重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明珠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公奏。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帝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旨仍切責之。未幾卒於通州。仍視尙書例予祭葬。踰月。帝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帝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所讒間也。非帝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

湯公爵里見前

徐健菴以授意郭琇。劾罷明珠。其黨徧布中外。欲傾陷公。兄弟以洩憤。於是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公子樹穀。炯俱考科道中選。劾公

有所請託。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鐫級。三禮益恚。復訐公贓罪。帝仍嚴飭之。公再疏乞骸骨。帝允所請。命以書局自隨。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罪。入子姪名幾盡。帝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令之事。濰令朱敦厚者。以加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並劾公會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閱時二年矣。令忽承會遺公子樹敏金而卻之。遲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體恤之意。諸齟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云。

徐公爵
里見前

王季友兄弟以郭琇疏劾與高士奇招權納賄得旨均休致未幾江寧巡撫鄭端希權貴意再疏劾之以爲落井下石之計聖祖特諭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禮下逮曲全終始卽因事放歸仍令各安田里近見諸臣黨同伐異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雖業已解職投閑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朕總攬機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夫媚嫉傾軋之害歷代皆有而明季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宜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如或不悛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時公方就質詔至得釋

王名鴻緒江南華亭人。顧士之弟。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被劾。時官左都御史。後仍來京。修書累官。至戶部尚書。

顧用方之爲河南觀風正俗使也。有密奏豫省歲荒者。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賑之。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旣運以來。存之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費不能動官項。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卽山東官民也。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宜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陵其上。意滅其下。帝以問公。公曰。觀察爲欽差官。與督撫平交。無所爲上也。地方官吏皆隸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旣無上下。臣何陵滅之有。世宗曰。奏汝者田文鏡也。無乃

爲爭米事。忤汝乎。

顧公爵里見前

岳容齋督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而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旋獲奸民盧宗誅之。

岳公爵里見前

方望溪初在蒙養齋。與河督高某共事。旣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帝卽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愆。河督入對。帝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

以書託之。帝稍不直公。而禮部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

方公爵里見前

李穆堂署吏部侍郎時。因議敘年羹堯之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命往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巡撫任。成鼎解原銀至。因公具疏。送直隸巡撫李維均會奏。維均匿不以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公據實陳明。帝洞悉羹堯維均等捏誣傾陷狀。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卽留充公用。

李公爵里見前

張得天死後。高宗見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下詔宣示。以身後免其追論。帝後見一統志於松江府人物。不列張名。復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於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頊齡鴻緒輩。而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憤。經朕宣示。遂不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照之人。迨後出之囹圄。不數年。仍擢尙書。朕之終始成全。原不以一胥相掩。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純儒。然其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并列焉。此言旣可爲張公之定論。亦可見鄂氏之讒險也。

張公爵
里見前

福康安之解嘉義圍也。總兵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
韞之儀。福遽劾其前後奏報不實。帝曰。柴大紀死守孤城。已逾半
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
城。其言糧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
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
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已而侍郎成德。總督李侍堯。仰承福旨。
所奏皆同。柴卒遽問。坐法死。論者多以此短福云。

福康安爵
里見前

咸同間用兵。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成中興之
業者。駱籲門也。公鎮楚蜀。經畫輜糧。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

爲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東南。諸省雖戰略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賽尙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甚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駱遂奉命內召。時粵軍已抵湘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駱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清廷者甚大。設當日楚疆不警。被劾入都。非列閑曹。卽淪廢籍。二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賽尙阿一言。豈不長城自壞歟。

駱公爵
里見前

吳甄酋之死於武昌也。實爲巡撫崇綸所齟齬。先是楚督張亮基旣罷。崇綸任巡撫。久自謂當代總督。而朝旨以吳代之。則大懟。吳旣履任。簡軍實。明賞罰。銳以平定粵軍。自任。崇不得有所爲。益憾之。粵軍攻田家鎮甚急。崇謀督兵出禦。實欲與吳分權也。面請吳

主稿會奏。疏上。奉批曰。汝等竟皆欲出城耶。崇遂不果行。及田鎮既陷。粵軍進逼武昌。崇復欲藉出兵以逃。而吳止之。崇益爲蜚語傾吳。會吳疏報守城狀。奉硃批。又曰。汝等竟皆不出城耶。崇知上意已不悅吳。乃草密疏劾之。謂其擁兵自守。不肯分軍出剿。致失田鎮。敵既圍城。又不許晝守禦。臣欲有所爲。而無權無勇。徒扼腕而無如何。清廷得疏。益震怒。數嚴旨責吳。擁兵玩敵。吳不得已。率孤軍出城。遂一戰而沒。

吳公爵里見前

尤悔第三十三

吳梅村祭酒病亟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又祭酒詞集載其病中

賦賀新涼一闋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
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洒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
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
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
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完缺。至其
詩集中。弔侯朝宗。寄房師周公芮。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
沈悲。殆難言喻。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
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

吳已
見前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
易老。白頭南渡又南都。此諷洪承疇之背明歸清也。洪功成歸里。

稱觴林下。坐客如雲。乃有朗誦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詞者。此其雋快。不在漁陽三弄之下。當遼陽兵敗。洪氏生降之日。徵特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汗漉漉。下不能仰視。洪以受此冷嘲熱罵之故。心中亦悔悟頓萌。當滿漢一家之日。乃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馴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視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而移其祚。此則洪氏之

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

洪已
見前

順治乙酉。豫親王多鐸下江南。惟禮部尚書錢謙益出城迎降。未幾至燕京。管祕書院事。充明史副總裁。繼以疾乞假。馳驛回里。以黃毓祺事。幾遭不測。旋得釋。匿迹家園。詠歌自適。甚悔前此之失節。刻有學集行世。詆譏薙髮滿語二事。文如高會堂酒闌雜詠序云。歌聞敕勒。祇足增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詩如次韻別友沂云。髡鉗疑薙削。壞服覓儔侶。袁節母壽詩云。碣石已鑄銅狄徙。天留一媪挽頽綱。又云。馬飮市場餘苜蓿。婢膏胡婦賸燕支。簡侯研德云。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孫郎長筵勸酒云。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

天關漢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鳧魚杜宇猶君臣。歸立恭畫像云。周寃殷尋又劫灰。緇衣僧帽且徘徊。次林茂之韻云。茫茫禹迹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又云。先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嚴祠云。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西湖雜感云。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又云。青衣苦效侏僂語。紅粉欣看回鶻人。題丁老畫像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羅。其一種戀戀故國之心。時時流露於行間。宜身後猶被禁書燬板之禍也。

錢已
見前

王西樵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鮮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垂反。

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歎絕。

王公爵里見前

袁重其將出游。母爲脫輕容衣。浣濯密絰以衣子。袁衷之裒以褻衣。久之脆。時就客飲。有鑷工爲之按摩。誤爲所裂。初不覺。歸寢。解外衣。露母前。所改衣。襪襪不可卸。大驚。捧衣長號。悔痛終身不能釋。

袁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袁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旁。聲出金石。歲暮一卷裝之。積五十餘軸。陳眉題其幀曰。霜哺篇。錢牧齋爲作識。字行一篇。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祇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年大將軍羹堯軍法極厲。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輿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墜指。將軍下

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各出佩刀。自斷其手。血泔泔徧雪地。將軍雖極悔。出言之誤。顧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

年已見前

紀曉嵐之房師孫端人。文章淹雅。而性嗜酒。其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影。注視壺琖。狀若朵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琖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影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椀。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

氣豈真能飲。公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鬼時。勿將來徒歎其氣。觀公之風韻。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孫名未詳。此則見紀曉嵐之槐西雜誌。

蔣戟門爲文肅公孫。承先代家世。帝頗優眷。侍郎乃附和。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分庭抗禮。頗自墮其家聲。朱石君曰。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蔣聞而悔之。然已無及矣。

蔣名賜。梁江蘇常熟人。

潘芝軒年十六。舉於鄉。伉儷至篤。不欲計偕遠出。父母督趣再三。弗聽。乃使夫人僞爲反目。因強遣之。旣貴而夫人卒。潘以計偕之行。頓成永訣。悲不自勝。遂欲遁入空門。以資懺悔。婦翁堅沮之。使

富室汪氏女子爲爲己女俾作鸞膠之續婚後始覺角枕錦衾縈情故劍數十年如一日也。

潘公爵里見前

羅思舉少無賴數爲劇盜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甦匍匐至一老嫗家賴以存活乃痛自改悔誓滌前非投身營中驍勇冠儕輩遂歷保至專閩封子爵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

羅字未詳四川東鄉人爲嘉道兩朝赫然名將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擢川陝湖北各州縣所捕劇賊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出身

江岷樵年少跌宕不羈好冶游又嗜擣蒲之戲旣而悔之與曾滌生郭筠仙馮卓懷諸人交折節讀書究心經世學不屑屑於章句。

磨盾草檄。颯颯若風雨。獨有遠識。洞察機先。

江公爵里見前

端午橋於戊戌新政。亦參預其事。八月。慈禧太后垂簾。端甚悔前此之孟浪。乃進勸善歌。且獲擢陝臬。端有一詩詠此事云。誤矣公羊學。危哉死鹿音。側聞誅正卯。誰實佐僉壬。智識羞葵足。劬勞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賊漫相侵。

端公爵里見前

袁世凱潛謀帝制。蔡松坡時在京師。袁頗防閑之。蔡首署名於軍人勸進表。以自污。且日縱情於狎邪游。防閑漸疏。蔡卒以計脫離虎口。袁聞蔡已至日本。乃拊膝而歎曰。悔不早撲殺此獠也。

袁蔡已見前

新世說 尤悔

紕漏第三十四

郭華野在康熙時直聲震朝野。與彭古愚齊名。權要爭思陷之。佛倫巡撫山東。誣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謂公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并奪公冠帶。後以入覲具疏訟冤。言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合邑皆知。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蔑若此。佛倫時官大學士。清帝親詰問之。佛以誤疑舛錯對。遂仍給還誥軸云。

郭公爵里見前

徐兩峯爲江蘇巡撫。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志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頰盡赤。蓋

誤殊爲飴筆箸交下。不復能辨也。

徐名士林山東文登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五年授江蘇巡撫疏陳便民之事甚多後入祀京師賢祠良

雍正乙巳年夔堯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奏賀奉旨此本字體潦草且將朝乾夕惕誤寫作朝惕夕乾年夔堯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耳年夔堯旣不以此四字許朕則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今降旨詰責年夔堯必推託患病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卽他人代爲烏有不寓目之理觀此則夔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迹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著將原木發還令其明白回奏年遂以此伏誅

是時議政王大臣旋奏年夔堯反逆不道欺罔貪殘彈章如邱山之積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擬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

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罪十八侵蝕罪十五殘忍罪四忌刻罪六共犯九十二大罪請立正典刑以伸國法奉旨
年羹堯
令自裁

陳榕門雍容持下。時尹望山居首揆。素所推仰。陳病劇。尹往視之。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陳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不自覺其言之紕繆也。尹默然。及陳予告。方戒途。而尹已先騎箕矣。陳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沒。

陳尹二公
爵里見前

嘉道間有高桐村者。善談諧。一日以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外以候之。時塾師方教於緝熙。敬止句。於字作本音。高推戶入。師倨傲無禮。問何事。高曰。以族人交易。去聲事來。師曰。何謂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入聲高曰。然。先生於於

字上少一圈。我故於易字多一圈以補之。師自知已教別字。諄囑勿宣。並爲調處其事。

高名景光浙江錢塘人

張若霈以部郎出爲山東濟南府。善談論。時藩司爲阿某。胸無點墨。好以門閥自矜。一日於署中演劇。徧招同官歡宴。時演孔明借箭。阿笑謂座客曰。孔子之後。乃有孔明。可見善人自有善報。衆知其誤。莫敢置對。張獨進曰。豈獨善人有善報。試觀秦始皇之後。乃有秦檜。豈非惡人亦有惡報乎。藩司點頭稱是者再。

張字未詳。安徽桐城人。文和公之子也。

某科會試第三題。民事不可緩也。會元卷內有臣請爲王言之。一語。數日後會元赴某戲園觀劇。忽見戲目大書某日准演滕文公

晉封王爵。心異之。良久始悟其卷中有是語也。急叩園主。知爲某伶所書。次日贈以百金。屬寢其事。

按道光丁未會試第三題爲民事不可緩也

太原夏某賈於陝。致富矣。思得一官以誇耀儕輩。乃於同治初。納粟爲陝西候補知縣。既稟到。將衙參。慮有隕越也。聘一友爲顧問。某日至撫署官廳。衆見其舉止動作而竊笑之。時長安令爲唐李杜善滑稽。突前揖之。詢其姓。則對曰夏。唐又肅容問之曰。夏徵舒。是君家何人。夏心目中以爲必是貴顯者。乃曰。是先祖也。事畢歸。具以告其友。友曰。休矣。夏徵舒乃龜子。君何爲引爲貴胄。夏大怒。翌日。又衙參。復遇唐。卽揪其領而詈之。曰。汝何詈我爲龜子。拉之見巡撫。至二堂。文巡捕具以狀入稟。時巡撫爲曾望顏。命傳二人。

入會問唐。唐曰：可問夏令。乃問夏。夏以昨所問答縷述之。而夏徵舒之徵字言時又不明晰。曾大笑斥之出。卽懸一牌示。謂夏某識字太少。難膺民社。著仍回籍讀書。

唐字未詳
四川人

麟趾生長京師。且係世族。爲國史纂修時。僅二十餘歲。在館校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於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記名布政使。死且請謚。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直闖無天日矣。時同座者者爲憚。次遠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天下非清廷所有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昇平。與誰戰者。老前輩

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憚笑曰。卽與太平戰耳。南北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憚知其不足與言。遂不答而出。

麟字未詳。滿洲人。同治甲戌。翰林。憚名彥彬。江蘇陽湖人。官侍郎。

清廷視滿御史至輕。但保送卽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間或上疏言事。亦他人爲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卽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孫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

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大臣前往該兩國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德宗閱此疏。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

滿人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至多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

光緒時。某科春闈後。張香濤與潘伯寅大集公卿名士。譙於陶然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恩雜。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無不興高采烈。飛辨玄黃。或評書論畫。或對奕聯吟。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潘問張曰。今日肴饌。令何店承辦。張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

飭從者赴近市酒家辦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
敗飯尤粗糲衆已倦憊則勉強小啜狼狽而歸都人至今以爲笑
談。

張潘二公
爵里見前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香濤權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相約
踏青訪袁簡齋隨園故址謁其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
石碣所鐫者爲王夢樓之撰序姚姬傳之題名咸摹挈憑弔久之
歸途集顧石公家園縱談游事石公亦秣稜耆宿也某觀察夙有
通才之目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
姬傳讀作去聲字樣此傳公會見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歸而告人其
人諷之曰君於聲音訓詁之學思過半矣

顧名未詳江
南上元人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曰與諸司員言稱皋陶爲舜帝爺駕前刑

部尙書皋大人皋陶

陶字讀本音

此事早膾炙人口不知猶有令人發

噓者其在刑部曰提牢廳每報獄囚瘐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報奏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面獨向北乎翁叔平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剛字子良
滿洲人

新世說

說

紙漏

有粵人某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書何秋輦中丞稱何爲秋輦老伯。又其中草管人命作草管人命。秋輦因作聯嘲之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管管爲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

是時又有一留學生致書秋輦亦誤書輦爲輦字又研究之究字誤作究字秋輦嘲之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究共蓋九九難將八八餘或戲改其聯云輦輦同車人知其非矣究究共蓋君其忘八乎則謔而虐矣

端午樵奉令出洋。考查憲政。遇吳樾拋炸裂彈於前門。雖五大臣皆得幸免。而心中恆惴惴不定。迨恩銘爲徐烈士錫麟所斃。滿大臣更風聲鶴唳。咸懷戒心。端督兩江。適藩司瑞澂擢蘇撫。陳子礪學使暫理藩篆。一日晉見。值天氣酷熱。學使就靴內取扇。端誤以爲取手槍圖己也。驚悸不知所爲。遽躍起。退數武。詰之曰。子礪將何爲者。陳一面取扇出。從容答曰。覓扇取涼耳。端始知誤會。緩緩

歸座而喘息尙未定。有知其事者。嘲學使爲陳驚座。謂其家風宛在云。

瑞公已見前光緒季年督兩江陳名伯陶廣東東莞人

瑞澂識字無多。其任蘇撫時。某提學使以學校畢業公文面呈請示。瑞故詡其能。當大庭廣衆。持此公文。高聲朗誦。至肄業之肄字。乃讀作肆音。合坐軒渠。一日接見水師統領某。臨行叮囑曰。太湖一帶土匪出沒之處。宜遊戈遊戈。蓋遊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讀矣。

瑞字莘儒滿洲人

惑溺第三十五

歌妓陳圓圓。聲色甲天下。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未幾李闖將迫

畿輔清師亦集於遼瀋。明帝命吳守山海關。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田憂甚。圓圓勸其締交於吳將軍。田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一淡妝者。率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吳不覺神移而心蕩也。顧謂田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田不知所答。圓圓行酒至吳許。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送至。田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者。保公家先於保國。田勉許之。吳卽命細馬馱之去。田爽然。帝促三桂出關。而留圓圓於府第。吳去而闖拔城矣。明帝死。社稷闖據宮掖。廣徵聲色。是時三桂父驤方降闖。闖聞圓圓美。卽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驤。俱從命。進圓圓。闖甚嬖之。遣

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矣。曰：吾至當自釋也。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絕父。隨效秦庭之泣。乞清師入關以勦寇。先敗之於一片石。闖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窮追不已。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闖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擒。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窮。

追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溺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復君父之大仇。曷知其乞師之故。在此不在彼。吳梅村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

陳圓圓玉峯歌妓也。吳梅村圓圓曲云。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蕪。讌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篋。篋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游。宮娥引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

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說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
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偏索綠珠圍內第
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
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
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
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
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
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花
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
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
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
啼屢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
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李香君風調皎爽能歌玉茗堂四傳奇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侯朝宗來金陵卽甚愛之時阮大鍼託王將軍通意於侯欲解陳
定生吳次尾之指斥香君私語侯曰妾少從假母識陳君其人有
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

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也耶。侯乃大呼稱善。益敬寵之。未幾。侯下第。香君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詞所傳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

香君母曰貞麗。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君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兩稱之。

顧眉生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態勝之。家有眉樓。綺窗繡幃。几案堆書籍。左右設琴笙。香烟字繞。簷馬丁當。余澹心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

聞座無眉娘不樂。尤豔顧家廚。食品精美。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龔芝麓一見傾心。以重金聘之歸。字曰橫波夫人。擅專房之寵十餘年。

顧名媚江南人後歸合肥以病卒

馬湘蘭年五十時。有烏陽少年惑之。少年春秋未半也。欲娶之甚堅。姬笑曰。外間以我私卿。猶賣珠兒。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真堪絕倒。

馬名守真以善畫蘭故有湘蘭之名能作詩有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殘懶下樓翦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

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曲

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冒辟疆極寵之。娶爲副室。形影交儷。情好甚篤。後以勞瘵死。或云被北兵掠去。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卽遣五臺爲僧。觀辟疆所作影梅菴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一飲食之細。一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辟疆蓋有難言之隱也。然冒鶴亭孟心史辨之甚力。姑誌之以存疑云爾。

董名白一
字青蓮

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能

吟詩十八九時。保國公甚嬖之。貯以金屋。

寇名湄甲申保國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
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
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笑亦自
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

卞玉京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
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斐几地無纖塵侍兒柔柔承奉硯
席亦靜好女子也歸於東中一諸侯侯惑之然玉京不甚滿意進
柔柔當夕乞身下髮焉。

卞名賽一曰賽賽後爲
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

王于一晚歲客湖上狎一妓頗麤陋或嘲之柔笑曰近代美人尙
肥

王公已

見前

朱竹垞浪游天下。於歌筵舞席。時一涉足。寓代州時。有妓名白狗者。朱甚愛之。晨往曲中相訪。不見。戲投以詞。調寄步蟾宮云。疏簾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山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

朱公爵里見前

趙秋谷游天津。友人爲招致名妓曰蕊枝者。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翻然而來。明豔奪目。吳天章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諢。屬和者至盈帙。時蕊枝適有所避。於秋谷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秋谷東歸。未幾再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秋谷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敘舊傷離。數

語而別。猶持秋谷前時。
秋谷者曰。蕊姬何如。秋
自失。及是秋谷又若自
音人間不信。月終沈如
芝偏有豔。先霜病葉已

趙公爵
里見前

湯西崖爲孝廉時。客江
多言也。天下有幾西崖
坐邑有妓紅娘子者。已
之甘。客裝所蓄。罄之而
以爲西崖念舊交。不以

感謝者。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採芹入泮否。雲士大怒。

湯公爵里見前

馬如蘭少未有名。袁簡齋過吳門。乃爲之命名。簡齋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者是也。瀕行與之約。返吳當作兩月留。至梁溪。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品題羣花。必如其分。獨於馬莫得形容。語嵇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歟。袁擊節歎賞。

袁公爵里見前

黃仲則綺懷詩十六首。蓋爲其意中人而作也。意中人所適者。爲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尺鯉魚。又云。忍見青娥絕。

塞行是其證也。其人僅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其美。

黃公爵
里見前

濮小姑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吳頡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不敢自薦。一日薄暮，密雨如注，小姑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佯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移寢，何如？」吳睨之，媢焉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昌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

便百年。

吳名鴻浙江仁和人贈詩後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呼小姑爲殿撰夫人矣小姑益自矜貴不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焚香禮佛後聞吳逝設位哭奠不食而卒

曾春姑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孤峻不喜見客金聽濤爲諸生時嘗客潮州聞其名訪之春姑睡因朗吟梁簡文低鬟壓落花之句驚回幽夢倦眼斜注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鄉試旋里祖錢江邊攬衣揮涕金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攜此而來留不相負春姑珍之如趙璧後十餘年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適乘曾舟春姑聞學使姓名里居甚悉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遂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宴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

用盤承硯獻之。金就燭取視。驚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春姑
嗚咽不成一語。金作詩二章。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詩曰。含顰憶
昔倚樽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
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
滿硯田。

金名未詳江蘇吳
江人官至尚書

彭雪琴徵時。有鄰女字梅仙者。具殊色。慕其才學。願委身焉。將有
成議。格於他故。不果。梅仙旋怏怏卒。彭慟之。誓寫梅花十萬幅。以
報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曰。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
又曰。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又曰。一枝留得江南信。
頻寄相思秋復春。又曰。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殆皆

因梅仙而發者歟。

彭公爵里見前或云梅仙他嫁彭既顯貴梅仙猶在而彭常至其家出金周之或酒或奕如伉儷惟不及於亂耳

楊小匡能文精拳勇幼隨父宦游蘇州鄰有海鹽查姓者眷屬相往來查女幼而才與楊固兩小無猜也兩人唱酬無虛日時女已字吳縣潘祖同祖同父侍郎曾瑩在籍時楊曾受業門下及長聘彭氏彭官京師楊往就婚館於潘時女已于歸祖同亦入翰林咸豐己未楊中順天副榜已與女通至甲子又中鄉舉其年祖同因事革職遣戍兄祖蔭又由侍郎降編修驟失勢楊遂無所忌然其師曾瑩固在也以侍郎退休就養京邸一日見楊與女唱和詩語多狎褻逐楊出次年楊會試不第乃夜踰牆入潘宅負女遁潘乃徧告同鄉故舊會場若得楊卷即抑之不使淫凶得志然楊猶中

戊辰進士得主事。分工部。自知不容於清議。遂歸築精室於淮河下。與女日夕唱和。享閨房之樂者二十年。女死。楊挽以聯云。前世孽緣今世了。他生未卜此生休。有曾見女者。謂女不美。面且麻。惟多才耳。

楊名鼎來江蘇山陽人

清穆宗御極時。春秋鼎盛。好徵服冶游。然微行時從者僅一二內臣。苦無便給之士。爲其狎邪侶。未能曲盡游興。京師著名之飯莊。曰宣德樓。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樓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既終。隔坐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視其人氣度高華。口吻名貴。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忽

有二華服少年立簾外探望見客則肅然拱立俄而車馬喧闐人傳恭王至行馬數十擁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某部郎皆心驚不已知遇帝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遷秩某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數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蠱惑上者無所不至帝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

王字及邑里未詳帝崩後有人撰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後爲陳六舟彈劾革職永不敘用陳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詞又含蓄得體惜不記憶云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母居滬洪文卿以殿撰典試江西銜恤歸一見悅之斥重金置爲側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

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歐洲。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德。六珈象服。儼然敵體。德皇后嘗偕其並坐照像。文卿旋攜之往俄。彩雲在某公園。與德國陸軍中尉瓦德西相識。文卿代歸。從居京邸。俄而文園消渴。文卿竟天天年。彩雲遂再墮煙花。往來津滬。光緒庚子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改名曰賽金花。不數月。入國聯軍入京。統帥適爲瓦德西。彩雲乃重續墜歡。侍瓦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諸大臣皆瞠目結舌。賴彩雲言於瓦。稍止淫掠。謂琉璃廠爲文物薈萃之所。未遭焚燬。尋議賠款。勸瓦減少其數。此其惠及國家者不尠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瓦會歸國。德皇詞察其事。卒被褫譴。而彩雲則執燕京歌樓之牛耳。裝束新奇。神光四射。一時親貴趨之如蟻。蓄駿馬數十。出

則乘之。前導後擁。見者稱之爲賽二爺。旋虐一雛妓死。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回原籍。樊樊山作前後二彩雲曲。都五千餘言。傳誦一時。至比於梅村之圓圓歌。樊又謂禍水何能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爲鑒。其論近於迂。十餘年來。又不知偃蹇幾夫。近乃歸參議員魏阜甌。雖半老佳人。仍不減當年風韻。並屏除一切嗜好。殆欲以晚節蓋前愆歟。

洪名鈞江蘇吳縣人。魏名斯吳江西金谿人。傅彩雲一名曹夢蘭安徽人。近人有孽海花一書。於其事迹最詳。樊之前彩雲曲敘其嫁洪游歐。再落平康。各節無關重要。後彩雲曲則著意於庚子之變。沈子培至以爲的是。香山斷非梅村。茲錄之於下。云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謁御香金。淋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會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

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殊施并
 寫真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瓊
 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雲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
 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
 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
 綃長拂地鴉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細馬遙遵輦路
 來鞵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
 攜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詬李
 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善提心操
 縱夷獠在織手肱篋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
 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螻虺此日能言賽鸚鵡
 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纒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
 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閨中有女登
 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紫瓠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
 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談韶燔
 雞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
 度娘尋鑿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金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
 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
 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頗
 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
 威金符鐵券趣銷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為舊院蛾眉累蛾眉
 終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

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裏裳涉玉堂鷓鷯行
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闕樂府休歌
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
北門學士最開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關
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
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民國以來都中女伶頗盛最有名者爲鮮靈芝劉喜奎富竹友劉菊仙諸伶一時名流多溺之爭爲詩歌相鼓吹如易哭菴之鮮靈芝歌所云生男一蟹輸一蟹生女一雌勝一雌牡丹嫩蕊開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甚爲膾炙人口劉少少冊封喜奎爲劉王尙爲文人遊戲之筆至作同姓不爲婚辨幾欲唐突西施則近於猥矣樊樊山之於竹友李直繩之於菊仙或認爲寄女或納爲窻室流風所煽馴致儇薄少年寒酸學子踰閑蕩檢舉國若狂推原作俑易劉樊李諸公不能辭其咎矣

易樊二君見前 劉名和 嘉湖南長沙人
李名準 四川人 前清廣東水師提督

仇隙第三十六

李太虛者。吳梅村之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正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舛變。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官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

兩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之以雪此仇。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

李名未詳江西南昌人徐已見前

趙秋谷天才駿厲。俯睨一切。時有黃六鴻者。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遂銜之刻骨。未幾而趙有國喪。觀劇之事。黃遂據以彈劾。趙因以落職。偃蹇終身。

黃邑里未詳趙公爵里見前

吳漁山自號墨井道人。畫與王石谷齊名。同居常熟。總角卽相友善。嘗借石谷所摹大癡畫卷。屢索不還。漸成怨隙。石谷遂與絕交。

吳王二公已見前

陳滄洲官江甯知府。值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阿自是滋不悅。公乃以他事讒害之。繫江寧獄。欲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槌石蓄需金巨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目不知所以。公笑曰。諸

君不賀我乎。盍進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餐罇。出資而餽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滿斟之。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治之。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敕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座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

陳公爵里見前

徐冠卿少聰慧。從孝廉周雲陔游。冠卿得鄉舉。與其師同入京。應禮部試。師約束太嚴。遂成仇恨。冠卿以百部食之。卒於逆旅。其年

冠卿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呼冠卿爲藥師。佛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詩集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冠卿有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司員胡宗琳侍立案前。與其師面貌無異。乃大驚愕。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無他言。

徐名駿江蘇崑山人
健菴司寇之幼子也

岳容齋之入朝也。紀成斌權大將軍篆。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牧駝馬。廩性懦。憚畏邊地寒。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爲樂。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不久卽

散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棄官去。過總兵曹勳壘。呼曹救之。曹卞急率兵往。爲賊所敗。單騎奔賴提督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敵始却。廩見紀。皆委罪於曹。紀笑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耶。收縛將斬之。岳歸。紀告以故。岳驚曰。君今族矣。滿族爲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廩縛。以善言論之。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轉仇岳。刺骨會查郎阿巡邊。其戚也。因控岳諸不法事。及紀掩敗爲功狀。查郎阿據以入告。世宗大怒。斬紀於營。置岳詔獄。而廩竟得免。

岳公爵里見前

杭堇浦與全謝山。以才學相投契。爲最親密。客京師。及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數十年無間言也。旣而謝山膺

粵東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遺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謝山不知也。謝山旣卒。其弟子蔣樗菴。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乞之銘墓。堇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鮎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不解所謂。細譯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堇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旣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

菴始恍然大悟。其後檇菴弟子有鈔鮫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檇菴見之大怒。乃手紀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此書後歸煙嶼樓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

全杭二公爵里見前。按檇菴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据辨論之作頗與鮫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賣良友於死後亦可唏矣。

乾嘉時朝貴盛行奕藝。以此四方善奕士咸集京師。而以范西屏爲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黃與角藝。卒死范手。於是慕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春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奕。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奕。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某奕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

復邀黃與韓對奕。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卽極力防拒。而輒爲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余今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奕。自辰至日中，連和三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爲囑。韓欲博王歡，而又不墮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恨韓成仇，偵知其故，韓出卽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奕。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頓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爲范乘，若相報復焉。

范已見前相傳。范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子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

新世說

仇隙

三七

乎黃忽色變曰孽也天奪我矣又
何爭爲方推枰起遽倒地而死

陳國瑞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游讎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墟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勾通苗沛霖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雪宿仇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謔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有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洲之四里鋪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下黎明澤培登其大舟取世忠

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游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尙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會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來謁會。會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舢板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會乃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

陳湖北人。李安徽人。兩人齊名。悍亦相似。然以人格論。則世忠不及國瑞多矣。國瑞不失爲粗豪之丈夫。世忠祇成反覆之小人耳。其尋仇互鬪也。世皆直陳。而曲李亦足見公論之在人也。



壬戌之秋偶過書肆見此書喜其於前清一代人物故實多
所記載遂購以歸逐日翻閱越一月始盡其大較世
說新語雖未及其其深而其有裨于掌故蓋
可與劉氏書並垂久遠矣是歲乃月望日肉
澤

蔡跋

右新世說八卷。吾友易君蔚儒所作也。昔漢魏之際。漸尙清談。逮晉宋而極盛。臨川王義慶乃仿劉子政世說之例而作新書。務以標領新異已耳。得博聞強記之孝標爲之作注。而其書始有裨于掌故焉。有清之初。王丹麓承明代詩社之餘習。作今世說。頗多雋語。而讀者頗以稱許。溢量標榜聲氣爲言。易君後王氏二百年。而有是作。自采錄王書數十則外。皆以見聞所及。精擇而雅言之。幾乎無一字無來歷。昔人評唐語林曰。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尙清談者不同。吾於是書亦云。七年九月十二日蔡元培跋。

